武俠世界

金劍紅梅（湖海詭秘恩仇錄）　危中堅・著

武林黑白二道第一位盟主，突然被二個來歷不明的黑衣人帶走，失踪了十年，之後，他的兒子亦在同樣情況之下被請去。此際，弄到武林黑白二道，人人自危。後來發現可能是傳說已久的詭秘莫測、武功蓋世的"紅梅宮"人所爲。可是它是爲了什麼……這個謎當然是會有揭開的一天。但是你必須要讀完本文……



$4.00

第25年

24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湖海恩仇錄故事「金劍紅梅」。是篇不但題材中肯正確，對江湖上之恩怨情仇過節也有數不盡剖析，娓娓道來，刻劃入微。本文內容講述一個黑白二道的第一位盟主任期內，突然被兩個來歷不明的黑衣人帶走，從此踪跡渺然……十年後，他的兒子亦在同樣情況下被人帶走，於是黑白二道武林中人，人人自危，惶惶終日。後來發現可能是詭秘莫測、武功蓋世的「紅梅宮」人所爲，可是，它爲了甚麼呢？這個謎團一般的因素，當你看到結局時就有答案。

** ** **

「追捕」故事今期刋出一篇「捉鬼」記，名捕手蕭原在盂蘭鬼節之夜，隱伏在一所銀樓及一爿藥莊附近，發現鬼影幢幢，陰森恐怖，後來靈機一觸，終於給他發現了一個秘密，欲知詳情，請看本文。

** ** **

下期除了刋出巨型小說「豹隱仇踪」外，還有很多篇新作推出，包括了膾炙讀者口味的四大名捕故事「骷髏畫」、神槍雙傑故事「人間魔鬼」、兩期完精采小說「飛鷹」……琳瑯滿目，保証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4期
（總號12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劍紅梅

湖海詭秘恩仇錄

危中堅・文
可飛・圖



怪客蒞臨　盟主失蹤

離大喜的吉日已有七天了，可是整個莊子中仍然洋溢着那股難以形容的喜氣，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不是嘻開了口的，那七天的熱鬧，固然將莊丁忙了個暈頭轉向，五湖四海來的賓客究竟有多少，也沒有人數得清，只是總管彭大叔在事後算了一算，光只是好肥羔的黃牛，便宰翻了三四十頭，各欵美酒飲去了六百多罎，整座岳陽城中，足有三天沽不到酒喝，因爲所有的美酒，全叫城東十六里金劍莊的莊丁挑走了。

岳陽金劍莊，在武林名氣極响，早幾年，各門各派未曾結盟之前，莊主的金劍令，已儼然可以號令江湖黑白兩道，正邪各派的人見了莫不承讓三分，那自然是莊主金劍白震東仁俠過人，武藝超羣之故。

後來，各門各派結盟，正邪分明，金劍白震東順理成章成了第一位盟主。

根據各派協議，盟主七年一任，可是奇怪的事就發生了，在第五年夏天，一個風雨之夜，金劍莊上突然有兩名蒙面人來訪。

那兩名蒙面人到的時候，正是大雨傾盆之際，他們的身上穿着魚皮水靠，頭上又戴着極大的頭笠，騎着兩匹黑馬，直奔到莊前，要見莊主。

金劍白震東本來就是非同等閒的人物，再加成了武林之中，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的盟主之後，更是身份極高，普通人也難以見到他的，尤其來的兩人，裝束詭異，兼且蒙住了臉，是以一到莊前，便被人攔住了。

金劍莊的莊丁，一面攔住了來人，一面已去飛報莊上的總管彭大叔，那兩個蒙面人也不發作，也不下馬，只是在大雨中等着。

彭大叔是金劍莊中的總管，他的來歷沒有人知道，只知是多年之前莊主自關外帶來的，莊主對他十分尊敬，而他對莊主也同樣敬重，莊中事無大小，彭大叔都要經手管的。

這時，彭大叔冒着雨來到了莊前，他身形矮胖，看來十分滑稽，和易可親，他來到了那兩個蒙面人之前，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兩位是——」

那兩人不等他講完便說道：「我們來見白盟主。」

彭大叔笑道：「外面雨很大，請兩位進莊後再說。」

那兩人却搖頭道：「不，我們等着，請告知盟主，我們要見他！」

彭大叔仍是滿臉笑容，道：「那麽，兩位尊姓大名，請告知在下以便通報。」

那兩個蒙面人却不肯講出自己的姓名來，其中一個人，一欠身伸手在馬鞍旁邊的袋中，取出了一隻盒子來，向彭大叔一拋道：「接住。」

彭大叔一伸手，將盒子抓住，那人又道：「你將這盒子交給白盟主，他自然會來見我們的。」

彭大叔當時也沒有多說什麽，拿了盒子就走。

在莊子大門口的莊丁，在彭大叔離去後，心中還在好笑，在想着如果莊主就這樣會冒雨出來和這兩人相見，那未免太好笑了。

可是，他們正在這樣想着，却看到莊中，一前一後疾掠出兩個人來！

掠在前面的，正是金劍白震東！

這時，雨勢極豪，而白震東向前奔來的勢子，又急驟到了極點，雨點落在他的身上，又一齊飛濺了起來，宛若他的身前，罩着一個雨水組成的罩子一樣，儼爲奇觀！

而跟在白莊主之後的，却是彭大叔。

那時，彭大叔在金劍莊上也有十多年了，可是莊上的人從來也未曾見他漏過功夫，唯有這一次，他跟在白莊主之後，身法之快竟不下白莊主之下！

但可能是白莊主先走一步，是以他和白莊王之間，始終隔着兩三丈。

一看到白莊主奔出來，馬上的那個蒙面人中的一個，立時飛身到了另一匹馬上，變成了兩人共騎，而空出了一匹馬來。

白莊主飛掠而前，只講了一個字道：「走！」

隨着這一個「走」字，他身形掠起，便落到了那匹黑馬之上，緊接着兩匹駿馬，各自撒開四蹄，向莊外疾馳而出。

那時，彭大叔剛好追到莊門口，只聽得他大吼道：「莊主何往？」

等到他這四個字出口，兩匹黑馬已在六七丈開外了，只聽得白莊主道：「不必等我！」

也沒有人知道他這「不必等我」四個字是什麽意思，總之，金劍莊莊主，武林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結盟的盟主，威震天下的高手，武林泰斗金劍白震東，在雨中一去就一直沒有囘來過。

那一年，少莊主白玉龍十七歲。

白玉龍是金劍白震東的獨子，但是那件怪事發生的時候，他却並不在金劍莊上，在他十歲那年，他就被白震東送到湘西大俠，一手擎天魏非子那裏，去習魏非子的擎天劍、「一柱功」兩般絕技。

白震東在離開之後，當天沒有囘來，第二天也沒有囘來，第三天仍然沒有囘來，莊中的人已亂成了一團，一直等了足足二十天，偵騎四出，仍然未曾有白莊主的音訊，像是白莊主這一去，就此便消失了一樣。

彭大叔在第二十一天頭上，派人到湘西去將少莊主叫了囘來，少莊主囘到金劍莊，白盟王失蹤一事也就傳了開去。

這是整個武林都爲之轟動的大事，武林之中稀奇古怪的事情本來就很多，可是像金劍白震東那樣身份地位的人物，居然會在一件如此神秘的事件中失了踪，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在接下來的半年之中，各門各派的高手，幾乎全自動地聚集在金劍莊之中，一面派人偵騎四出，一面知會天下所有的武林中人，不論是正派邪派，黑道白道，偵查金劍白震東的下落。

可是，不論人們怎樣努力，白震東始終如同石沉大海一樣，一點消息也沒有。第二年，便在金劍莊上，公擧崆峒派離山道長爲代盟主。

在金劍莊上來往不絕的人，一直到了第三年頭上，才漸漸地少了下來。金劍白震東失踪既然已有三年，那麽一般人認爲他已然死了。

可是，盟主之位却是七年一任的，是以崆峒離山道長在未滿七年之前，一直是代盟主。

在這三年中，彭大叔和當日大雨之中，守在莊門口的那幾個莊丁，不知接受了多少次盤問，盤問他們當時發生的情形。

那幾個莊丁，根本說不出什麽所以然來。因爲當時豪雨如注，他們之中雖有兩個人出來攔住兩個蒙面人，可是那兩個蒙面人却自始至終，未曾下過馬。

而且蒙面人的身上，穿的是魚皮水靠，他們原來的服裝如何也不得而知，根本無法知道他們究竟是何等樣人。

而彭大叔却可以說出多一點綫索來。因爲那兩個蒙面人，是曾經將一件東西交給他，讓他去轉交給金劍白震東的。

而白震東則是一看到了那東西，就立時離去，就此一去不回的。

於是，每一個來到金劍莊的人都問彭總管，那究竟是什麽東西？

彭總管自己也記不清究竟將那幾句話說了多少遍，那是一隻竹根鑲成的竹盒，看來年代已十分久遠，已然泛着紅色，在盒上似乎有一個字，但是也未曾在意，只覺得這盒子拿在手中十分沉重。

至於金劍白震東看到了那盒子之後，反應如何，彭總管也不知對人講過多少遍了，當時，金劍白震東正背負雙手，站在簷下看雨，彭總管一將那竹盒交到他的手上，他立時全身一震道：「人在哪裏？」

彭總管只答了一句：「就在莊外。」

白震東一聽，身形立時掠起，向外掠去，彭總管跟在後面追了出來，這情形是很多莊丁看到的，在上了馬之後白震東又叫了一句：「不要等我！」

在整件事件中，金劍白震東，只講了「人在哪裏」和「不要等我」這兩句簡短的話，然後，他就再也不回來，神秘地失踪了。

×　×　×

今年，少莊主白玉龍已二十七歲了。金劍白震東失踪的一事，早已被人淡忘，只被當着一件極神秘的事，偶然地傳說着。而離山道長在代任盟主期滿之後，又公擧了華山派的掌門大俠吳塵雲爲盟主，武林中人也很少齊集金劍莊了。

而這次金劍莊又大大地熱鬧起來，那是因爲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的婚事之故，新娘魏金鳳是白玉龍的師妹，也就是大俠魏非子的女兒。

而他們兩人早就相戀，只不過白震東神秘失踪一事，近這六七年來，他們兩人聯袂走遍天下尋找白震東，是以才將婚事躭誤了，直到白震東失踪足足十年，任何人都認爲再也沒有找回他的希望了，這才回到金劍莊來安排婚事的。

這一雙新人，不但他們的上代是聲震武林的人物，就是他們本身在這近十年的南闖北蕩之中，也不知幹了多少鋤強扶弱的俠義之事，聲名也早已大噪，提起「龍鳳雙俠」四字，誰人不知？

他們的婚事，可以說是白震東失踪之後，武林中人自動會齊在金劍莊之後的第一件大事，來賀的賓客究竟有多少，也根本無人知道，岳陽城中有整整三日沽不到美酒，算來也絕不是什麽出奇之事了。

大喜吉日之後的第二天，來賀的賓客便絡續地離去，到第七天，幾乎所有的賓客全都走了，只有幾個和大俠魏非子生死之交的老朋友，還和魏非子一起在金劍莊上，但是他們却十分知趣，絕不去擾及新婚夫婦，只是自顧自喝酒論武。

第七天早上，在金劍莊喜氣洋溢中，少莊主白玉龍和新夫人魏金鳳手携着手，來到大堂之上。

大堂的一角，堆滿了賀客送來的禮物，而彭大叔則指揮着十來個莊丁，正在搬那些賀禮，衆人一看到少莊主夫婦出現，都停下手來叫道：「少莊主，魏女俠！」

彭總管「呵呵」一笑，道：「你們也太不會叫人了，現在還叫魏女俠麽？」

十來個莊丁也笑了起來，又補叫道：「少莊主夫人。」

彭總管又道：「少莊主已成家了，也不該再叫少莊主了，你們以後還是改稱莊主吧。」

那十來個莊丁湊趣，又齊聲道：「莊主，莊主夫人！」

白玉龍心中暗嘆了一聲，那是他聽到了「莊主」這個稱呼，就想起了他離奇失踪了十年生死不明的父親之故。

但是魏金鳳却是對自己已獲得的這個新稱呼，感到了羞意，她身形頎長幾乎和白玉龍一樣高，容貌清麗，這時微微羞紅了臉，更見嫵媚，白玉龍的心中自然也是喜氣洋洋的成份居多，他也笑了起來道：「彭大叔，這幾天可眞辛苦你了。」

彭總管笑道：「這算什麽？我與你父親——」

他才講到這裏便想起在這樣的場合之下，提起老莊主來似乎不大適合，是以他立時住了口，改口道：「莊主，各方好漢送來的賀禮，我已看過了，有幾十件特別名貴的，也已搬過一邊，請莊主過目。」

白玉龍揮了揮手道：「收起來就是了，無非是金銀珠寶有什麽好看的。」

彭總管道：「是，可是有一箱東西，却是十分怪異，在禮簿上竟查不出那是什麽人送的，莊主可要看看這箱子麽？」

白玉龍劍眉微揚道：「那多半是送禮人太多了，一時漏記也是有的。」

他一面說一面拉着魏金鳳，又待向外走去，可是彭總管却說道：「莊主，我看這箱子，總有點怪異之處，我正準備將箱

子打開來，莊主既然來了，何不一齊看看呢？」

魏金鳳道：「究竟有什麽異處啊？」

彭總管道：「我也說不上來——來人，將那隻鐵箱子抬過來！」

立時有人答應，向大廳一角走去，白玉龍和魏金鳳，一起抬頭看去，只見大廳的那角落上，放着一隻約有兩尺高，六尺長，兩尺寬的鐵箱子，那鐵箱子磨得精光錚亮，一點銹跡也不見。

那樣大小，那樣的形狀，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一看，便不禁暗皺了皺眉，因爲那樣子，太像是一具鐵棺了。或許彭總管所說的怪異正是指此而言的吧。

而他們看了之後，也的確升起了一種十分怪異之感來，不論箱中放的是什麽珍貴的東西，用這樣的一隻箱子裝了來，這總是有點說不出的詭異的。

這時，足有十二個莊丁，圍在那鐵箱之旁，用牛筋搓成的索子，繞住了那鐵箱，才將這鐵箱抬起來。這十二個莊丁全是身強力壯的漢子，既然是金劍莊的莊丁，自然也都練過武功的，可是他們抬起那鐵箱子，却仍然額上青筋暴現，脚步踉蹌！

由此可知，這一隻鐵箱子實是沉重之極！

白玉龍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中更是起疑，忙道：「放下！」

那十二個莊丁一鬆手，「砰」地一聲響，鐵箱子落了下來，他們齊齊吁了一口氣。

白玉龍問道：「彭大叔，這鐵箱如此沉重，抬來的時假，至少也有四五人才能抬得動，難道是什麽人送來的，竟無人發覺麽？」

彭大叔搖了搖頭道：「沒有，直到前天起，開始清理禮物，才發現它在禮物堆中。」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一步踏了過去，只見那鐵箱子上，有一柄十分結實的鎖鎖着，白玉龍一伸手握住了那柄鎖，道：「你們讓開些，或許是有什麽仇人要來暗算我，也說不定的。」

給白玉龍這樣一講，衆人都大是緊張起來，一齊向後退去，只有魏金鳳和彭總管兩人，還在箱子之旁，魏金鳳已然接過了一個莊丁遞過來一柄長劍。白玉龍手上用力一扭，「卡」地一聲，已將鎖扭斷。

魏金鳳忙道：「你退開！」

白玉龍向後退出了一步，魏金鳳劍尖向箱蓋上一挑，已將箱蓋挑了起來。

在箱蓋被揭開的那一剎間，大堂上的氣氛，實是緊張到極點，人人屏氣靜息一聲不出。

可是，等到箱蓋被揭了開來之後，人人向內看去却又不禁一呆。

箱子之中有另一隻箱子，那箱子也是鐵的，只不過較小而已。

彭總管忙道：「莊主，魏大俠和幾位高手，正在後院飲酒，可要叫他們一齊來麽？」

白玉龍這時，心中也已感到了極大的疑惑，但是他搖頭道：「不必驚動他老人家了，彭大叔，我和你一齊將這箱子提出來！」

彭總管道：「只怕我沒有那麽大的力道。」

白玉龍道：「彭大叔何必客氣，你是眞人不露相而已！」

彭總管「呵呵」一笑，道：「莊主既然這樣說，我倒非露一手不可了！」

他們兩人一齊伸手，抓住了箱旁的鐵環，各自發出了一聲大喝，竟將那隻鐵箱，硬生生地自大鐵箱中，提了出來！

他們兩人一將那隻鐵箱提出，魏金鳳踏前一步，手起劍落，一劍向箱上的鎖削了下去！

她手中的那柄長劍，本來只是普通的青鋼劍，但是魏金鳳自幼習武，內功極深，她內力到處，金石爲開，只聽得「錚」地一聲響，火星四濺，那柄鎖已被削落，白玉龍一脚將箱蓋踢了開來。

箱蓋一開，衆人又是「咦」地一聲驚呼！

那箱子中是什麽東西，仍然看不見，所看到的，仍是一隻箱子！

魏金鳳的脾氣十分烈，一見這等情形，已然大怒，「哼」地一聲，道：「這人倒也大胆，竟來和我們開這種玩笑！」

白玉龍沉聲道：「看來不是開玩笑，彭大叔，再來！」

他們兩人一伸手，又將第三隻箱子提了起來，仍由魏金鳳一劍將鎖削斷，可是箱子之內，却仍然是一隻晶光錚亮的鐵箱子！

箱子之內是箱子，箱子之內是箱子，不到半個時辰間，大堂之內已擺滿了鐵箱子，鐵箱子一隻比一隻小，到了第十隻，已只有兩尺來長，三寸來高，三寸許闊了，白玉龍將那箱子托在手中，冷笑道：「我就不信這箱子裏面，還是箱子！」

他話一說完，猛地身形一轉，手腕一翻，將托在手中的鐵箱，用力向另一隻大鐵箱上砸去，只聽得「砰」地一聲巨响，那隻小鐵箱被白玉龍那一砸的大力，砸得裂了開來。

那第十隻鐵箱中，果然不再是鐵箱了，只聽得「錚」地一聲，自箱中滾出了一件東西來，剎那之間，人人只覺得金光奪目，幾乎睜不開眼來。

而一看到那股金光，每一個人都由心底裏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之聲！

而白玉龍，魏金鳳兩人在一怔之後，立時足尖一點，一陣風也似，向前掠了過去。

當他們掠向前去之際，他們已看得清清楚楚，自第十隻鐵箱之內跌出來的，乃是一柄通體純金的金劍！那金劍之所以令得每一個人都大吃一驚，那是人人都一看便認出，那正是老莊主白震東使以成名，珍逾性命，寸步不離，十年前之前和老莊主一齊失踪的那柄金劍！

在人人都認爲白震東的失踪，已成定局，幾乎已無可挽回之際，這柄金劍突然出現，那自然是震人心魄之極的事情。

是以，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不約而同一齊向前掠去，一掠到了近前，便立時一齊伸手，俯身去拾那柄金劍。他們兩人出手一樣快，眼看他們一起抓住劍柄時，突然之間，斜刺裏一股極大的力道撞了過來。

那一股力道竟然將已然名滿武林的龍

鳳雙俠，撞得不由自主向外跌出了一步！而緊接着一隻手疾伸過來，已將劍握住！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更令得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齊皆一呆，他們連忙定睛看去，却見握住了金劍的不是別人，正是彭總管！

這時的彭總管，和常時庸庸碌碌的彭總管判若兩人，只見他握劍凝立，氣勢非凡的雙眼之中，精光四射，望定了那柄金劍！

金劍劍身上所發出來的光芒，十分燦爛奪目，但是彭總管的雙眼，却一眨也不眨，金光映在他的臉上，更顯得他的神情極之肅穆！

這時候，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心中盡皆駭然，剛才那股力道，令得他們跌出了一步，雖說力道是出其不意撞了過來的，但是也可見對方的武功之高。

而白玉龍雖然是從小就和彭總管在一起的，可是彭總管究竟是什麼來歷，他却也一無所知，他也曾向很多武林高手問起過，但却沒有人知道。

白玉龍一直以為彭總管雖然會武功，但一定不如自己遠甚的，却不料今日方知，彭總管的武功，竟然在他之上！而且如今，那柄鋒銳之極，削金斷玉的金劍，正在他的手中，這更是如虎添翼了！

看他臉上的神情如此異特，誰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麼？

兩人互望了一眼，各自全神戒備，只見彭總管衣袖忽然一捲，「呼」地一股勁風，將一隻鐵箱捲了起來，緊接着，只見他手臂一揮，一股金虹過處，「錚」地一聲響，那隻鐵箱已被剖成了兩半！

那更證明他手中的金劍，就是莊主白震東的東西！

直到被剖成兩半的鐵箱，「砰砰」兩聲響跌到了地上，彭總管才恢復了常態，將劍遞了過來，道：「莊主，你看，這是老莊主的金劍！」

他將劍遞向白玉龍，白玉龍本來是應該立時伸手去接的，可是這時候，他的心中已然對彭總管生出了無限的懷疑，是以竟猶豫了一下。

還是魏金鳳立時踏前一步，彭總管倒轉劍柄，魏金鳳伸手接過，只見那金劍長雖不過兩尺，但是却極其沉重，也不知是什麼鑄成的，只覺得金光奪目，令人幾乎不能逼視。

魏金鳳接劍在手，才道：「彭大叔，原來你武功如此之高，遠在我們之上！」

彭總管像是不願意談及這個問題，是以立時岔了開去，說道：「莊主，夫人，這件事非同小可，我看非要請魏大俠來不可了！」

這件事的確是非同小可。當年，白震東的失踪一直是一個謎，如今，和白震東寸步不離的金劍，却又突然被當作白玉龍結婚的賀禮送到了莊上來，這不是更令得事情撲朔迷離了麼？

在白震東失踪之後的十年，多數人都認為白震東當時，不知被什麼引了開去，一定是中了埋伏，死於非命了，只不過他的仇家做事十分乾淨，是以才歷十年之久，也一點綫索都找不到。

可是，如今這柄金劍，被送了回來，這種推測，却又要改變了。

這柄金劍乃是武林之中，數一數二的稀世奇珍，有天下第一神劍之稱，有什麼人得了手，肯將這樣的利器輕易放棄的？

若說有人害了白震東之後，不敢用這柄劍，怕引得各門各派的人，一齊為白盟主報仇，那也是說不過去的，因為白震東若被人所害，那麼害他的就必然是旁門邪派中的一等一的高手，窮凶極惡之徒。這等人得了金劍還有什麼忌憚的？

金劍被放得如此之好送了回來，可是金劍莊上却連劍是什麼人送回來的都不知道！

旁的不說，就這一點，金劍莊就算是栽了一個老大的觔斗了。

白玉龍聽得彭總管這樣說，沉聲道：「請魏大俠！」

兩個莊丁立時一聲答應，向外便走。

可是那兩人還未曾跨出大堂，忽然聽得有人一面叫，一面奔了進來叫道：「彭大叔！彭大叔！」

叫的是兩個人，奔進了大堂，面色蒼白，氣急敗壞，道：「彭大叔，噢，少莊主……他們……竟然又來了！」

白玉龍、魏金鳳和彭總管三人，異口同聲問道：「什麼人又來了？」

「那……那兩個騎黑馬的蒙面人！」

兩個莊丁喘了好幾口氣，才掙扎着講了出來。

白玉龍等三人一聽，又失聲叫道：「什麼？」

「就是……那兩個蒙面人！」

彭總管的面色首先一變，一揚手道：「莊主，夫人，你們快去和魏大俠他們會齊，待我先出去會這兩個蒙面人。」

魏金鳳一聲長笑道：「彭大叔，這是什麼話？他們都居然敢找上門來了，難道我們還怕他們不成？」

彭總管雙手連搖道：「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若不是有恃無恐，他們怎會有那麼大的胆子先送金劍後再現身？」

那兩個自外奔進來的莊丁，一直在喘着氣，直到此際，才插了一句，道：「那兩個蒙面人說，要少莊主出去見他們。」

白玉龍一聲冷笑，道：「彭大叔，你別攔着我們，若不出去見他們，以後還如何能在武林之中立足？」他說着，一拉魏金鳳兩人身形，一齊掠起，便向外竄了出去。彭總管一頓足道：「快去告知魏大俠，請他們速速趕來莊門口！」

幾個莊丁，心知事情非同小可，立時拔脚奔了開去，彭總管邁開大步，身形如飛，也向莊子之外直撲了出去，刹那之間闖莊皆知，十年之前帶走了莊主的那兩個蒙面人又來了！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携手奔出，轉眼之間便到了莊門口，隔老遠便看到在兩排本柵之間，兩匹極其高大的黑馬。

那兩匹黑馬全身上下，一根雜毛也沒有，烏光水滑，一望而知是非同小可的神駒，在馬背上的，則是兩個黑衣人。

那兩個黑衣人的全身上下，也是除了黑色之外，什麼顏色也不見，他們的頭上，套着黑布頭套，除了從兩個指頭大的圓孔之中，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珠之外，別的什麼也看不到。

人是純黑的，馬是純黑的，以致遠遠看去，人和馬簡直就像是混為一體一樣。

有十來個莊丁，一字排開，攔在這兩個人的面前，可是却相隔有兩三丈遠近不敢逼近去。那十來個莊丁，一看到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趕到，齊齊鬆了一口氣，發一聲喊道：「少莊主來了！」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越過了衆人，向前又踏出了四五步，方始站定。

他們兩人才一站定，便見那兩個蒙面人在馬上，略欠了欠身道：「少莊主，請恕我們有急務在身，不能下馬相見！」

白玉龍趕出莊來時，心中實是充滿了敵意的，可是這時那兩個蒙面人一開口，却是十分客氣，這令得白玉龍也不禁一呆。他沉聲道：「兩位何人，要見我，却是有什麼事？」

那兩個蒙面人立即道：「少莊主，此處不是說話之所，請隨我們來！」

白玉龍聽了，心中又驚又怒，一聲長嘯道：「這是什麼話？我是金劍莊莊主，何以在我的莊上，反倒不是說話之所？」

他們只講了幾句話，彭總管首先趕到，只見他身如怪鳥也似，直拔了起來，越過了木柵，落在莊門口，倏地轉過身來。他這一來，又將蒙面人的退路截住。

而且，彭總管分明是一路向前奔來，一路已吩咐好了的，在他一翻出了木柵之後，立時又有三五十名莊丁，各執兵刄，迅疾無比地翻了出去，分成兩行排開，將蒙面人的去路一齊堵住。

那兩個蒙面人却連頭都不回，仍然端坐在黑馬之上，沉聲道：「其中原因，少莊主如今自然難明，但是若肯跟我們前來的話——」

他們齊聲發話，可是才講到這裏，只聽得一下巨喝聲，自莊內傳了出來，那一下巨喝聲，乃是迅疾無比地自遠而近，逼了過來的，而且來勢之迅疾，實是難以形容，宛若是天際响起了一個巨雷一樣，聲隨人到，五條人影已突然到了近前。

只見在最前面的一個，一身灰布長袍，身高足在八尺開外，灰鬚灰髮，氣度非凡，約有六十上下年紀，正是湘西大俠一柱擎天魏非子。

而在魏大俠身後的另外四人，兩個是矮老頭子，頭大手大，樣子十分滑稽，頂門光禿，面色紅潤，滿面皆是笑容。

這兩個人，便是黑道邪派中人聞名喪胆的祁連二老。

除了祁連二老之外，一個瘦個子，一身青衣，却是神行無影蔣無方蔣大俠，一個却是頭陀，一臉苦相，像是隨時可以哭了出來一樣，那是浙東苦竹林的苦頭陀，佛門神功非同小可。

這五個人，無一不是頂兒尖兒的高手，他們一齊趕到，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若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還會給那兩個蒙面人走脫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想像了！

魏大俠一到便厲聲地問道：「你們是誰？」

那兩個蒙面人，像是根本不知道疾趕而來的五人全是頂兒尖兒的武林高手一樣，仍是端坐馬上，竟像是無動於中一樣。

魏非子一喝，他們也並不回答，只是再次道：「少莊主，請跟我們來，實有要事相告。」

魏金鳳的脾氣十分暴烈，但是她却只有一分像她的父親，魏非子的脾氣，更是又急又烈，他一問得不到回答，又是霹靂也似一聲大喝，一提真氣，整個人如同怪鳥也似，直拔了起來。

他離那兩個蒙面人，本就極近，這一掠而起，已到了兩人的身上，只見他雙臂疾伸，十指箕張，已向兩人的肩頭直抓了下去！

看他的情形，像是想將這兩人，硬生生地從馬上一起抓了下來。

那兩個蒙面人在魏非子拔身而起之後，只是略略地抬頭向上望着，及至魏非子的雙手，帶着「嗤嗤」的風聲，疾抓了下來，他們才各自伸出一隻手指來，向上指着，但却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動作。

在不明底細的人看起來，魏大俠那一抓的勢子如此驚人，那兩人只伸出一隻手指來又有什麼用呢？定然要被抓下馬來的了。

可是，這等情形看在幾個會家的眼中，他們却盡皆吃了一驚！

他們一眼便看出，那兩個人豎起了手指來，實在是以靜制動，極其上乘的功夫！不論魏非子抓向他們的任何地方，他們的手指，一定可以先一步，彈中魏非子脈門要穴，使得魏非子那一抓變成毫無力道的！

而衆人之中，心中最吃驚的，自然是身在半空之中的魏非子，因為他已然看出，自己那兩抓根本已沒有法子發出來了！如果他不顧一切向下抓去的話，那麼吃虧的一定是他，而不是對方！

可是，他一拔而起之後，隨着雙手抓出，真氣下沉，身子已然向下壓去，急切之間，武功再高也不能再立時提氣上升的，是以他在倏忽之間，五指忽然張開，變抓為掌，「呼呼」兩掌，便向下拍出！

他在發出那兩掌之時，身子已在兩人的上面，是以那兩掌一發，掌力立時將兩人罩住。

只聽得兩人所騎的黑馬，顯然也感到了魏非子那兩掌強大之極的壓力，而急嘶了起來。

那兩個蒙面人的身子，向後一仰，五指也是一伸，翻手一掌，迎了上去。

電光火石之間，魏非子的雙掌，已各和一個蒙面人的手掌相交，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魏非子發出了一聲怪嘯，身子又騰空而起。

這一次，他足足騰起了丈許，方始真氣下沉，向下疾落了下來。

這一下雙方對掌的結果，却是令得衆人的心中大為駭然，魏金鳳忙道：「爹，你……沒事麼？」

魏非子已然站定，他面色十分難看，也不管魏金鳳的話，但是從他剛才那一聲怪嘯，聽來依然真力充沛，綿綿不絕這一點上看來，他並未受傷。而他的身子之所以騰空而起，也只不過是因剛才對掌之際，他已然身在半空，是以無處着力之故。

魏非子一落地，祁連二老便向前走來，一面呵呵笑着，道：「兩位原來是高人啊！」

那兩個蒙面人冷冷道：「高人之稱愧不敢當，但我們此來，只是想請少莊主借一步說話而已！」

祁連雙老仍是笑聲不絕道：「十年之前，你們引走了老莊主，現在又想將少莊主引走麽？」

那兩個蒙面人似乎十分不耐煩道：「事情和兩位無關，兩位何以喋喋不休？」

祁連雙老笑道。「你們講得對了，我們兩個人出了名的討厭，而且最喜歡管閒事，越是有人不想我們管，我們便越是要管。」

他們一面說，一面漸漸地向前逼去，他們向前的去勢十分慢，可是話一講完，他們的動作却突然變得快疾無比！

只見他們身形一矮，身子忽地一閃，竟然閃到了兩匹馬的馬腹之下，緊接着只聽得他們一聲大喝，雙手向上，雙臂一振，竟然將那兩匹黑馬，連人帶馬一起托了起來。

那兩匹黑馬，四蹄亂踢，亂嘶不已，而馬上兩個蒙面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喝，一翻身落了下來，手指揚起，嗤嗤有聲，便向祁連二老點來。

祁連二老各自雙手托住了馬腹，對於那兩個蒙面人的這一招，急切之間，却是難以還手。

但是，就在蒙面人向祁連二老攻出之際，苦頭陀和蔣無方兩人，也早已大踏步向前走了過來，齊聲道：「看掌！」

他們兩人全是名門正派中的高手，因為他們出手之際，蒙面人是背對着他們的，是以兩人在出手之前，都叫了一聲，那是不願意背後偷襲之意。

果然，他們一叫，兩個蒙面人便顧不得再去攻祁連二老，立時轉過身來，「砰砰」兩聲，和苦頭陀、蔣無方兩人，各自對了一掌！

苦頭陀和蔣無方兩人，都看到這兩個蒙面人適才和魏非子的情形，心知對方的武功極高，是以這兩掌，運足了七八成功力。

可是，及至雙方四掌相對，那兩個蒙面人却像是不堪一擊一樣，身子立時向後，疾退而出。

他們兩人一退，祁連二老也將兩匹黑馬，向外疾抛了出去，抛開了七八尺，那兩匹馬當眞神駿非凡，被抛出了七八尺遠後，仍然挺立，馬腿並未斷折！

祁連雙老一抛出了黑馬，剛好兩個蒙面人的身子，向後疾退而來，兩人也同時大喝道：「看掌！」各自一掌，向前疾推而出！

那兩個蒙面人反手還一掌，也像是不堪一擊，陡地又打橫竄了出去。

看來，他們像是被祁連雙老的掌力，震得向外跌了出去的。可是也就在他們向外跌出之際，只聽得守在門外的彭總管大聲叫道：「莊主小心！」

白玉龍在魏非子等五大高手一到之後，早已不將這個蒙面人放在心上，心中以爲他們一定會就逮的，而他們一被擒住，他們究竟是什麽身份，父親十年之前跟着他們離去，究竟身在何處，一切的一切自然也可以了然了。

是以事情和他雖然最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却一點也沒有動手的打算，直到彭總管忽然一叫，他才陡地吃了一驚。

就在他一驚之間，那兩個蒙面人已挾着一股勁風，漆也似黑的身形，已向他疾撲了過來，來勢之快簡直難以形容！

原來剛才那兩個蒙面人，和祁連二老對掌，和苦頭陀、蔣無方對掌，一觸即退並不是掌力不如，而是早有預謀的！

看起來，他們像是被人家的掌力震退，但是，事實上他們早已算好了方向，一退再退之後，身形已變得向白玉龍疾撲而出！

白玉龍一聲怪叫，百忙之中雙掌一起向前疾拍而出，他年少英雄，這兩掌的力道也着實不弱，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叭」兩聲響，他那兩掌，已一齊擊中了兩個蒙面人的胸前！

可是那兩個蒙面人，却還要厲害，竟然硬受了他的一掌，就在白玉龍的手掌擊中他們的胸口之際，兩人動作一致，一伸手就抓住了白玉龍的左右手腕！

這一切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一剎那所發生的事情，離得白玉龍最近的自然是魏金鳳，魏金鳳一見夫婿被擒，心中又驚又怒，一揚手金劍蕩起一股金虹，又向前疾攻而出！

那柄金劍她自始至終抓在手中，這時疾攻而出，勢子實是猛烈無比！

然而，她的動作快，那兩個蒙面人的動作却更快！

就在她一劍攻出之際，兩人的身子，已向上疾拔了起來。向上拔起的力道，只是那兩個蒙面人的，但是向上拔起的却有三個人！

因爲白玉龍已被那兩個蒙面人一面一個，抓着手腕，脈門被扣，連掙扎的力道也使不出來。蒙面人橫在半空，兩人之間相距約有五六尺，在他們之間，便是被拉住了雙手，成「大」字形的白玉龍！

兩個蒙面人一到了半空之中，立時撮唇尖嘯，只見那兩匹黑馬，揚起馬蹄向後狂奔了過來，兩人的身形立時下沉，竟恰好一人落在一匹馬上，黑馬立時向後，狂衝而出，兩個蒙面人也不坐下，就站在馬鞍之上，白玉龍仍然在他們的中間！

在場的幾個人可以說全是一生闖蕩江湖的高手，但是像這樣的陣仗，他們却也是未曾見過，一時之間盡皆呆了一呆。

那兩匹黑馬的去勢，何等之快，就在衆人一呆之間，已然衝出了莊門口，來到了彭總管的面前。

彭總管見了大叫一聲，道：「莊主莫怕！」

只見他一面叫一面一伸手，在身旁一個莊丁的手中，搶過一柄刀來，身形着地便滾，刀光霍霍直向馬蹄上砍去！

這種地趟刀法，本是專砍馬蹄，十分有用的，然而那兩匹黑馬，却在彭總管一滾向前之際便立時躍了起來。

兩匹馬一齊躍起，彭總管的一連幾刀，齊皆砍空，馬已然越過了他了。

彭總管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怪嘯聲，猛地一刀，那一刀勢子之猛，實在難以形容，簡直就如同他是連人帶刀，一齊向前撲去的一樣，幾乎連他整個人，也成了那柄刀的一部份！

刀光如虹，只聽得「唰」地一聲過處，血泉狂湧，那一刀竟將左邊的那匹黑馬的一條後腿，活生生地砍了下來！

然而，這一刀却仍然未能阻住那兩個蒙面人！

就在一匹黑馬倒地的一剎間，馬上所坐的蒙面人，身形已疾拔而起落到了另一匹黑馬之上。

而那匹黑馬的去勢，並不因有三個人在馬背上而變得慢些，只見蹄下的塵土揚了起來，等到莊中的人紛紛竄了出來之際，已在十來丈開外了。

魏金鳳急叫道：「快備馬！」

魏非子叫道：「現在備馬來還來得及麽？」

他一面說，一面「颼」地已向前掠了出去，去勢快絕，祁連二老、苦頭陀、蔣無方、魏金鳳等六人，也連忙跟在後面。

這六人之中，蔣無方號稱「神行無影」，輕功之高允稱獨步天下，六人中雖是魏非子最先向前追去，但是追出了三二十丈，蔣無方身形如烟，便已「唰」地在魏非子的身邊掠過！

前面是一匹黑馬，黑馬之後，離得最近的是蔣無方，再後面便是苦頭陀等三人，魏非子爲照顧衆人之中，輕功最差的魏金鳳，反而落到了最後。

衆人在眨眼之間，便奔得看不見了，向前望去，只見路面之上，烟塵滾滾却是不見人馬！

直到這時，被嚇呆了的莊丁，才一齊向總管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問着，可是十人之中，倒有九人都是問的「彭大叔，怎麽好」這句話。

彭總管在一刀將馬腿砍了下來之後，一直呆立不動，直到衆人圍了上來發問，他才陡地一聲大喝道：「你們都替我滾開去！」

彭總管平日爲人極之和藹可親，莊丁也都十分敬服他，金劍莊上的莊丁，却是從來也未曾見過彭大叔發那麽大的脾氣過的！

一時之間，誰也不敢出聲，都悄聲退了開去。

彭總管喘了兩口氣，來到那匹馬旁，那馬早已死去，血流得滿地皆是，死得極慘，彭總管伸手在馬頸之間摸索着。

馬頸上的鬃毛極長，彭總管的手伸了進去，摸索了片刻便拉出了一條極細的金鍊來。

他一用力將那條金鍊拉斷，拉了出來，只見金鍊上，有一面指甲大小的金牌繫着，在那金牌之上，刻着一個「龍」字。

彭總管只向那金牌看了一眼，一看到了那個「龍」字，臉色便已大變，一伸手拾住了金牌，身子向後，連退了好幾步，呆立不動。

這時，有幾個莊丁好奇心重的，實在想問個明白，但是看看彭總管的面色大爲不善，却是沒有人敢出聲。

彭總管一直在莊外呆立着，莊中的人也個個六神無主，足足過了近一個時辰才看到有人奔了過來，在最前面的正是祁連二老。

跟在祁連二老身後的，是苦頭陀、魏非子，魏非子扶着魏金鳳，魏金鳳面色慘白，雙眼紅腫，她的手中，則仍然握着那柄金劍。

衆人來到了近前，停了下來，魏非子沉聲道：「金鳳，你不必太傷心，你蔣三叔已追了上去，就算追不到，也必然可以獲得多少綫索的。」

魏金鳳本來是強忍着哭聲的，這時經父親一勸，反倒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試想，她新婚才七日，正是兩夫婦如膠似漆之際，却突然生出這樣的變故，想起十年之前，白莊主也是被這兩個蒙面人引走，一去之後便無音訊，如今，同樣的事，又臨到了自己丈夫的身上，自己有可能從此便失去了白玉龍，她如何不哀痛欲絕？

魏非子看着愛女痛哭，也是心如刀割，可是，自己這方面，高手如此之多，却仍然被那個蒙面人將白玉龍強搶了去，若不是彭總管出手，只怕連對方的馬脚也傷不了一隻，那還有什麽話好說？

他長嘆一聲，却見彭總管已向他走來，一攤手，道：「魏大俠，你請看，這是從馬頸上解下來的。」

魏非子拈了起來一看，他面色本就難看，可是當他一眼看到了那塊指甲大小的金牌，和牌上的那個「龍」字之後，他的臉却整個成了青灰色！

他一震之後立時抬起了頭來，道：「什……麽？是……是紅梅宮中的……龍仙子？」

一聽得魏非子這樣講，祁連二老和苦頭陀，三人也是一呆。

非但他們三人一呆，正在痛哭的魏金鳳，也突然止住了哭聲。

彭總管緩緩點着頭，道：「是。」

祁連二老齊聲道：「那定然是人僞托的，紅梅宮的傳人，傳了幾百年，人人都道紅梅宮中，龍姓一家數代只生女子，武功絕頂，可是有誰見過來？世上根本沒有什麽紅梅宮龍仙子！」

苦頭陀道：「二位說得是，那定然是僞托的，藉口紅梅宮龍仙子之名好叫我們不再追查此事，世上焉有這樣的一座紅梅宮？」

魏非子「嗯」地一聲，面色略好看了些，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彭總管沉聲道：「各位錯了，紅梅宮眞是有的，而宮主人龍仙子的武功之高，也可以說是普天之下，無人能及！」

魏非子厲聲道：「你怎知道？」

彭總管的聲音，却是十分鎭定道：「因爲我曾在紅梅宮中做過事。」

魏非子一聽倏地伸手，便向彭總管的肩頭抓來，他那一抓發得突如其來，可是彭總管的身子一縮便避了開去。

魏非子一抓不中大喝道：「往哪裏走？」只見他踏步進身，第二抓又已抓出。

彭總管怪叫道：「魏大俠且聽我說，金劍白莊主於我有救命之恩，是以我才冒生命之險，將自己曾在紅梅宮中一事講出來的。」

魏非子的那一抓，已經將要抓到了彭總管的胸前，可是他聽得彭總管這樣講，便硬生生地收住勢子道：「你究竟是什麽人？」

彭總管呆了半晌，只見他伸手，向他

自己的下顎之上摸去，不一會，便見他已然慢慢地揭起一層「皮」來。那被揭起的，自然不是眞的是他的面皮，而是一張製作極其精明的人皮面具。

那張人皮面具被慢慢的揭起，在面具之下的，是雪白得極其可怕的臉色，等到整個人皮面具被揭下之後，只見在各人面前的彭總管，容貌和衆人熟知的彭總管截然不同！

而祁連雙老首先叫出來道：「鹿兄，是你！」

魏非子也大吃了一驚，叫道：「你……閣下莫非是十多年前遠走關外，從此便未見在武林中露面的青城掌門，聖手劍鹿威？」

彭總管——聖手劍鹿威，緩緩地點了點頭。

這實在是駭人聽聞之極的事！

要知道金劍白震東，雖然是武林之中三十九門，七十六派的盟主，但是那些門派，是絕不包括青城、峨嵋、少林等大派在內的。

諸大門派的掌門人，在武林中的地位十分之高，而若不是武功極高的人，自然也不能當此重任。是以，青城掌門早數十年，便已有「聖手劍」之稱的鹿威，當然也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物！

雖然說金劍莊的總管，也不是普通人能當得了的，但是青城掌門比起來，身份却是相去得太遠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爲什麽青城掌門聖手劍鹿威，竟會銷聲匿跡，戴着人皮面具，在這裏當了十五年總管，而不回青城山去呢？

祁連二老和鹿威本是舊相識，這時心中也更加駭然道：「鹿兄，這却是爲何，這却是爲何？」

聖手劍鹿威長嘆一聲道：「還不是爲了紅梅宮！」

衆人又問道：「紅梅宮又怎樣？」

鹿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各位，我此際眞正身份已然暴露，隨時隨地可以有殺身之禍，至於紅梅宮的一切，我也不會對諸位說的，因爲若是對各位說了，無異是害了各位。」

魏金鳳哭道：「那麽……玉龍他……難道……就此一去不回了麽。」

鹿威踏前一步，向魏非子拱手道：「魏兄，若是你信得過鹿某人的話，請將令嫒交給我，我帶她到紅梅宮去見少莊主，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魏非子的心中爲難之極，有關紅梅宮的傳說，武林中不知多少，那就像民間傳說陰間閻王殿一樣，雖然人人傳說，而且人人提起害怕，但事實上却是人人皆以爲那是並不存在的。

如今，突然知道那原來是眞的存在的，而且似乎比傳說中更加可怖，這時的心情，實是難以形容，魏非子伸手抓住了女兒的手臂，他雖是縱橫江湖的大俠，但這時却也有些不知所措！

還是魏金鳳她立時一抹眼淚道：「彭大叔，既然只有這辦法，那我跟你去！」

苦頭陀忙道：「鹿施主，那紅梅宮和金劍白震東之間又有何瓜葛？」

鹿威搖頭道：「這我也不知道，若是我知道白莊主早和紅梅宮有瓜葛的話，那麽十年之前白莊主離莊而去，我便可以知道他是到紅梅宮去的了。」

各人吸了一口氣道：「他……在紅梅宮中？」

鹿威道：「我想是如此，魏姑娘，你却要知道，你跟我前去却是凶險絕倫。」

魏金鳳斬釘斷鐵道：「再凶險我也要去，若是我失了玉龍……」她講到這裏，凄然一笑，未曾再向下講去。

然而，她根本不必再向下講去的，因爲誰都知道，若是沒有了白玉龍，她定然是絕無生趣，而如今她不畏凶險，無非是死中求生！

魏非子苦笑了一下道：「鹿兄，那麽你——」

鹿威道：「若不是昔年遇救，我早已死了，如今已偷生了十多年，還有什麽好說的？來人，備八匹健馬來！」

不多久，八匹健馬被牽了出來，鹿威和魏金鳳翻身上了馬。

仙宮雖好　絕藝難求

八匹健馬向前疾馳而出，他們是日夜不停的，每當一匹馬奔得口噴白沫倒了下來之後，他們就立即換上另一匹繼續向前疾馳。

四天之後，八匹馬已只剩下兩匹了。

而在這四天之中，他們兩人，也向西趕出了近七百里的路程，已然到了湘西一帶，崇山峻嶺，人烟不到之處。這四天的急馳，奔死了六匹馬，聖手劍鹿威和魏金鳳兩人也是疲憊不堪。

第四天傍晚時分，他們來到了一個滿是楓樹的山谷之中，楓葉紅若烈火，映着漫天晚霞，觸目處更全是一片紅色，說不出的凄厲奇幻。

一到了那個山谷，鹿威便翻身下馬，魏金鳳神色憔悴，勒住了馬道：「彭大叔，到紅梅宮了麽？」

鹿威却並不回答，只是緩緩地搖了搖頭，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魏金鳳忙也下了馬，來到了他的身前，又叫道：「彭大叔……不，鹿掌門——」

鹿威揚起手來苦笑道：「你還是叫我彭大叔的好，你叫我彭大叔，這可以使我自以爲身份還未曾暴露，那樣……我晚上睡也睡得安穩些。」

魏金鳳此際，聽得聖手劍鹿威如此說法，心中的駭然，實是難以形容，同時，她心中也是感激之極，因爲鹿威對紅梅宮是如此之害怕，但是爲了帶她去找白玉龍，他却又毫不猶豫去犯凶險！

她呆了半晌才道：「彭大叔，那紅梅宮……當眞這樣可怕麽？」

鹿威閉上了眼，晚霞映在他的臉上，反映出一層微弱的光芒來，以致他的臉容給人以看來十分怪異之感。魏金鳳又問道：「那麽，你當日又是何以會到那麽可怕的地方去的？」

鹿威仍是木然地坐着，過了好半晌，才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魏金鳳呆了一呆，道：「彭大叔，你是爲了求財，上紅梅宮去的？」

鹿威搖頭道：「當然不是，我這樣說，只不過是一個譬喻，人家爲財死，我輩

武林中人，財是不求了，但爲來爲去，爲的什麽？」

魏金鳳道：「自然爲的是武功！」

鹿威道：「是啊，我就是爲求武而去的。」

魏金鳳乃是性子十分烈的人，心直口快，他一聽得鹿威這樣講，立時不以爲然道：「彭大叔，你是青城掌門，青城內功、劍術，皆天下馳名，你還去求什麽武功呢？」

鹿威的雙眼，仍然閉着，這時，暮色四合．他的臉容，已然有點看不清楚了。但是他的聲音，聽來却還是十分清楚。

他緩緩地道：「武學之道，豈有止境？青城派的武功，固然已不錯了，但是和紅梅宮比較起來，却又相差得太遠了！」

魏金鳳反駁道：「彭大叔，我仍然不明白，武林相傳，都道有一座紅梅宮，紅梅宮的主人，全是絕色女子，但是究竟是不是有紅梅宮，却始終沒有人肯定知道，何以你會立意去尋找的？」

鹿威又苦笑了兩聲道：「這其中的原因，原是外人難明的，只有歷代青城派掌門人知道。」

魏金鳳吃了一驚，因爲青城派乃是武林之中，勢力極盛的派別，而今這件秘密，當然也是和整個武林有關的了。是以她屏住了氣息聽鹿威講下去。

鹿威緩緩地道：「青城派的劍法，本來不是出類拔萃的，但自第九代掌門人青雲上人之後，青城劍法奇招百出，聲名大著，你可知道是爲了什麽？」

魏金鳳說道：「這位前輩乃是百年之前武林中的異人，他創了許多招精妙之極的招數，是以才使得青城劍法，大放異彩的。」

鹿威點着頭道：「是的，武林中人人都是如此說，但是事實上，青城派歷代掌門人，却都知道事情絕不是那樣的，那些精奇之極的劍法，絕不是青雲上人自己創出來的，而是有人傳授他的。」

魏金鳳吃了一驚，失聲道：「人家教他的？」

鹿威道：「是的，但青雲上人却也沒有說出，那幾招使得青城派有劍法獨步天下之譽的劍法是什麽人教他的，他只是留下了一隻盒子，和幾句遺言。他的遺言是，如果青城派以後的掌門人，若是自信將他傳下的劍法，全已練成了，而青城派又有極大的危機之時，方可打開這隻盒子來觀看。」

魏金鳳聽得十分緊張起來，青城派乃是武林中的大派，差不多有關青城派的事，一直都是武林中人談話的資料，但是却也從來沒有一個人，提起過青城派之中，還有這樣一段秘事的。

她忙道：「那盒子中的是什麽？」

鹿威慢慢地道：「你且聽我講下去。在青雲上人之後，又傳了兩代，這兩代的掌門人，資質較差，一生勤練青雲上人所傳的劍招，及至全部練成，也已垂垂將老，是以也未曾去動那盒子的腦筋。」

魏金鳳又忍不住插口說道：「再傳下來就是你了，你不是青城派的十二代掌門麽？」

鹿威長嘆了一聲，這時候，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他臉上的神情如何，已完全沒有法子看得清了，他道：「是的，我師父在七十二歲的一年，將掌門之位傳了給我，在他將掌門之位傳給我之時，當然也將那隻盒子，和太師祖青雲上人的話傳了給我。」

鹿威講到這裏，苦笑了幾下，停了好一會，未曾再向下講去。

魏金鳳好幾次想要催他，但是，魏金鳳却也聽出，鹿威的話，講到後來，已然十分傷感，可能已牽動了他的心事，是以她也不去提及。

過了足有半盞茶時，鹿威才又道：「我當掌門之際，才只不過三十歲，究竟年紀太輕，不知厲害，自以爲是，幾乎當時就想將那隻盒子打了開來，但碍着師父尚在，我却不敢，一直到我師傅八十一歲那年去世，我葬了師傅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打開了那隻盒子！」

魏金鳳聽得心頭怦怦亂跳道：「那麽，彭大叔，你當時可是將青雲上人所傳的劍招，全都學齊了麽？」

鹿威苦笑着，道：「若是學全了，也不會有今日了。青雲上人當年所傳的劍法，雖然只有七招，但是每一招有七式變化，每一式變化之中，又有七種不同的使法，變化之多，實是難以言喻，以我的資質而論，就算學上一生，也是學不全的。」

魏金鳳道：「那麽，你……爲什麽打開了青雲上人遺下的盒子？」

鹿威「嘿嘿嘿」地笑了起來，他的笑聲，十分怪異，顯見得他的心境，十分複雜，他笑了好一會，才道：「魏姑娘，我不信你不知道我爲什麽要打開這盒子，貪婪之心，是人皆有之的，雖然青雲上人的那七招劍法，已够我練一生的了，但是我却希望，在那盒子之中，有更多的精妙劍法。」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道：「這其實一點不怪，世間有不少人，早已有了他們一世也吃着不盡的金銀，但是一樣希望獲得更多的金銀，這不是同一個道理麽？」

魏金鳳也不禁嘆了一聲，道：「人爲財死，似乎是沒有止境的。」

鹿威續道：「我打開了那隻盒子，裏面是一張地圖，和一封信，那地圖上註明紅梅宮的所在處，而那封信却是青雲上人，寫給打開盒子的後代青城派掌門人的，在信中，他說，他昔年因爲一個極其偶然的機緣，在紅梅宮中住了一年。在那一年中，他學會了七招劍法。然而，這七招劍法和紅梅宮博大精深的武功相比，只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後代青城掌門，若是將這七招劍法學全了，那麽，依循地圖上指出的途徑，到紅梅宮去，或者可蒙紅梅宮主人接見，再傳七招，那麽，青城劍法就更可以發揚光大了！」

魏金鳳不由自主，吐了吐舌頭，說道：「紅梅宮的武功，竟然這樣厲害，這似乎不大可能，這多半是青雲上人過甚其詞吧！」

鹿威又「嘿嘿」地笑了起來道：「當時，我一看完了那封信，所想的全然與你一樣，而且我比你更甚，我根本不相信有那麽一座紅梅宮，我決定依着地圖上所說

的地點前去，然後再同來，告訴世人，世上根本沒有什麽紅梅宮！」

魏金鳳道：「你立即去了？」

鹿威的聲音，更變得十分緩慢，道：「是的，我去了，在離開青城山的兩個多月之後，我找到了紅梅宮……不，我可以說始終未曾見過紅梅宮……」

鹿威的話，令得魏金鳳莫明其妙，而鹿威自己，却又苦笑了起來……

×　×　×

鹿威所說，他找到了紅梅宮，但是却又始終未見過紅梅宮，那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當年，他離開了青城之後，在路上絕不招搖，也根本沒有人知道青城掌門聖手劍鹿威，已經不在青城了。他照着那地圖上所繪的地點，首先，到達了湘西的山區，在山區中又走了四五天。

在那四五天之中，他簡直一個人也未曾遇到過，直到那天下午時分，他聽到了潺潺的水聲，循聲來到了一條小溪之旁才看到了兩個少女。

那兩個少女，正坐在那道小溪之旁，各持着一枝青得如同碧玉也似的鈎竿在垂釣。

鹿威一看到那兩個少女，心中便不禁一奇，因爲這一帶崇山峻嶺，猛獸不絕，再說山中的毒蛇，可以說隨處皆是，他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仗劍而行，尚且要十分小心，如何會有少女在此釣魚？

而且，着那兩個少女的裝束，也十分異特，都披着輕紗，竟像是王公臣卿府中的公主小姐一樣，絕不是普通獵戶或者苗女！

鹿威的心中，呆了一呆，立時停了下來。

那時，他離那道小溪大約還有三四丈，而那兩個少女，却是背對着他的，鹿威停了下來之後，那兩個少女也沒有什麽異動。

鹿威本來是不相信有什麽紅梅宮存在的，但是他如今看到了這兩個少女，又想到照那張地圖上的指示，此處離紅梅宮，已只不過十來里的路程了，他的心中，也不禁動搖起來，立時想到：會不會眞的有紅梅宮，而這兩個少女，正是紅梅宮中的人呢？

他一想及此，眞氣一提，身形陡地掠起，落在離小溪丈許的一塊大石之後。

那時的聖手劍鹿威，接掌青城掌門已有九年，武功已然極高，他倏起倏落，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沒有。他是一派掌門，這時隱身在大石之後，窺伺那兩名少女，當然也不會存着什麽惡意的。

他只不過是心中好奇，想弄清楚那兩名少女，究竟是什麽來歷而已。

他才一躲起，便聽得那兩個少女，都「格格」地嬌笑了起來，左首的那個道：「看來，我們今天，倒可以釣到一條大魚了！」

另一個道：「是啊，怕不有一百多斤重！」

鹿威聽到這裏，便不禁一呆，那道山溪，寬不過兩丈，水也並不深，若說在溪中，竟然有一百多斤重的大魚，那是絕難令人相信之事！

那麽，那少女這樣說，却又是什麽意思呢？

鹿威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他一聽出對方的話中有因，便立時想到，不管怎樣，自己見了人，不去打招呼，却躲到了石後，這總不是一件應該的事，而且，還大失自己一派掌門的身份！

鹿威一想及此，連忙準備自大石之後轉出身去。可是，他只不過直起了身子，便突然聽得「嗤，嗤」兩下，極其勁疾的破空之聲過後，眼前兩點精光一閃，兩枚暗器，已然襲向他的肩頭！

那兩枚暗器的來勢之快，實是無以復加，而且，暗器來勢，也奇特之極，並不是平平向前飛來，而是自上而下，突然罩了下來的。

鹿威一見暗器射到，身形立時一躬，向後疾退了出去，可是一退，那兩枚暗器竟然直追了過來！

鹿威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吃了一驚，暗忖這是什麽功夫？暗器發出之後，竟然還會自動追人，這豈非匪夷所思之事？

他一面吃驚，一面定睛向前看去，一看之下，他心中實不禁啼笑皆非！

原來那向他飛來的兩點精光，並不是什麽暗器，竟是兩隻精光閃閃，約有寸許大小的魚鈎，甚至在魚鈎之上，還有魚餌在！

而由於釣綫極細之故，是以當魚鈎向前飛來之際，鹿威只見兩點精光，向前飛來，並未曾見到釣絲，便以爲是暗器了！那兩個魚鈎，是有釣絲連着的，那麽鹿威在向後一退間，當然也會向前追來，似乎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但是，鹿威繼而一想，心中却又是駭然之極！

因爲那釣絲是如此之細，當然極難着力，而且那兩隻魚鈎，能有多重？越是輕的東西，要將之揮動如意，當然也越是難，可是，那兩隻魚鈎，却像是活的一樣，他才退出，便追襲而到！

鹿威見對方一聲不出，便已然動了手，心中自不免有氣，他身子再退，連忙大聲說道：「兩位姑娘，且慢動手，我有話說！」

這時那兩個少女早已站起身，轉了過來。她們兩人俱都只有十六七歲年紀，十分俏麗，一聽得鹿威大聲呼叫，一個道：「你瞧，魚兒叫我們別釣他呢？」

另一個道：「那可不行，難得有這樣的大魚，怎可以罷手！」

那一個則道：「說得是！」

她們一面語言清脆，咭咭咯咯地講着，一面手上却是絲毫也不慢，只見釣絲抖動，魚鈎已向鹿威連攻了三四下！

鹿威是何等身手之人，這三四下，自然也被他避了開去。

只不過他雖然避開了那三四下攻擊，却也不免手忙脚亂，狼狽非常了，這時，他也顧不得對方是兩名少女，他是一派掌門，一反手，「錚」地一聲，已將長劍，拔出鞘來，「颼颼颼」便是三劍，削向那兩根釣絲！

他那三劍，劍招何等緊密，劍花朵朵，那兩根釣絲，就在他的眼前幌盪，看來實是萬萬沒有削不中的道理的，可是，他

三劍一出，那兩根釣絲，仍在緊密之極的劍影之中幌動，非但他的劍鋒，削不到釣絲，而且，釣鈎先後疾欺了近來，一左一右，「嗤嗤」兩聲，將他的兩隻衣袖，一齊扯了下來。

鹿威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連忙身形疾展，向後退了開去，而那兩個少女，各釣去了鹿威的一隻衣袖之後，也連忙向後退了開去。

只聽得她們一個道：「咦！剛才這一招，不是『梅枝斜動』的幾式變化麽？」

另一個道：「像是很像，但是這人苦練得不够好，若是他練得好，那我們就釣不下他的衣袖來啦，咦，這人怎麽會這招劍法的？」

那一個道：「是了，我曾聽得宮主說過，好多好多年前，破例有一個學武之士，在我們宮中住過，那人是什麽青城派中的。」

另一個立時抬起頭來，道：「喂，那麽，他可是那個什麽青城派的人麽？」

那一個立時道：「呸！他怎麽會是？這件事，有近一百年了，他怕就是青城派的什麽傳人！」

她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講着，而鹿威的狼狽尷尬也可以說到了極點！

他乃是一派掌門，而且劍法精奇，武林馳名，由他「聖手劍」的這個外號，便可見一斑了。可是如今，對方只是兩個少女，却不但在評說他的劍法練得不到家，而且，只憑兩根釣竿，便將他的兩隻衣袖扯了去，這實在使他無地自容！

但是，在她們的交談之中，鹿威却也可以明白，這兩個少女的確是紅梅宮中的人！

他想起青雲上人遺函中的話，倒也不敢發作，只是勉強一笑道：「兩位姑娘可是紅梅宮來的麽？」

那兩個少女眼珠轉着，黑白分明，看來稚氣未泯，十分天眞。

只聽得她們道：「是啊，你是青城派的麽？」

鹿威忙道：「是，在下是青城十二代掌門聖手劍鹿威！」

他通報姓名，道出了自己的身份，這實在是正常之極的事情，可是那兩個少女一聽，却突然前仰後合，嘻嘻哈哈地大笑了起來，笑得鹿威忍不住問道：「你們笑些什麽？」

那兩個少女漸漸止住了笑聲，道：「你……名字叫鹿威也就罷了，那『聖手劍』三字，却是何意？」

鹿威一怔道：「那是江湖朋友送我的外號！」

兩個少女仍然抿着嘴笑，道：「你叫聖手劍麽？這可是糟蹋了這個那麽好聽的外號了，照我們看來，你該叫無袖劍才對！」她們一面講，一面仍在笑着。

而鹿威却已然忍無可忍了！

要知道武林中人，爲利、爲義，但是皆不如爲名之甚，那兩個少女剛才的那番話，可以說是對鹿威極大的一種侮辱！

鹿威聽了之後，心中勃然大怒，那乃是必然的事！

可是，那兩個少女却像是一點也不覺得事情的嚴重，反像是十分有趣一樣，仍然笑之不已，鹿威實在想發作，但是却又不知對方的深淺，而且，他自己的確是一上來，便被人鈎去了兩隻衣袖，人家要嘲笑他，他也是無法可施，是以只得亂瞪着眼。

正在這時，忽然又聽得有人叫道：「你們兩人，在這裏作什麽？」

那聲音十分柔和，也是出自一個女子之口，可是來勢却十分之快，轉眼之間，已到了近前，鹿威忙定睛看去，只見來的是二十出頭的女子，一樣罩着輕紗，飄然而來，幌然仙子下凡一樣。

那女子一到，兩名少女笑得更是有趣了，指着鹿威，道：「陳大姐，這個人……的外號，竟叫聖手劍，可是我們和他開了個玩笑，他的兩隻衣袖就被我們扯了下來，你說可笑不可笑？」

那女子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但是她却叱道：「別不懂規矩，這位聖手劍，那想必是第十二代青城掌門了！」

鹿威一聽得有人叫得出自己的名頭來，心中總算略鬆了一口氣，忙道：「正是在下，青城和紅梅宮之間，早年有一段淵源——」

那女子不等鹿威講完，便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是的，我聽得宮主說起過，百年之前，有一位青城派中人，獲傳七招劍法而去，當時的宮主曾答應他，是他或是他的傳人，若將這七招劍法練成了，來到紅梅宮中，可以再獲傳七招劍法的，閣下莫非就是爲求劍法而來麽？」

鹿威聽了，心中已不是味兒。他來的時候，萬丈雄心，想證明紅梅宮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但是如今，這個目的已達到了。

然而，他却做夢也想不到，對方只來幾個少女，自己的地位，便低得像是走投無路，前來求取劍法的人了。他乾笑了兩聲，道：「相煩姑娘，帶我去見紅梅宮主人。」

那女子態度十分溫文，聽了之後，微一笑，道：「宮主輕易不見人，現在，你要見她也沒有用，先得給我看看，那七招劍法，你是不是眞的練成了！」

鹿威此際，當眞是啼笑皆非，他也是武林中「第一高手」了，但這時，却要被人考驗起他的功夫來了！

鹿威心中生氣，說道：「怎樣給你看法？」

那女子道：「你喜歡一個人施展，就一個人施展。」

鹿威「嘿嘿」冷笑，道：「若是不願呢？」

那女子側頭一想，道：「照說呢，那七招劍法，你若是練成了，那麽，我站在這裏不動，你應該可以削下我的一個袖角來。」

鹿威越聽越不成話，因爲對方這樣說法，根本是未曾將他放在眼中！

他冷笑道：「只是一隻衣袖？」

那女子仍然十分溫和地笑着，道：「是啊，若是你劍法未精，那只怕一出手，便給我將劍奪了過來啦！」

話講到這地步，鹿威實在是不能不出手了，他自後踏前一步，道：「如此，在下獻醜了！」

那女子却一擺纖手，道：「且慢，有一件事，閣下是已知道的了？」

鹿威問道：「什麽事？」

那女子說道：「當年，我們早幾代的宮主，答應你們青城上代掌門人的話是說，必需將七招劍法練全了，才能够再前來的。」

鹿威沉聲道：「我知道了。」

他在講這句話時，心中不免自己打了一個突。因爲那七招劍法，有好幾個精奇的變化，他根本未曾練成，他自己自然是知道的。

但是，他却不能不硬着頭皮那樣說。

那女子緩緩地說道：「那麽，若是你不能够削去我的袖角，後果你也是知道的了？」

鹿威一呆，道：「什麽後果？」

那女子輕描淡寫地道：「那便要在紅梅宮中做上二十年苦工！」

鹿威心頭更驚，那女子又已道：「你若是自感不能，那麽儘可以囘去，我和她們兩人，定然在宮主面前，替你遮瞞你曾前來一事的。」

鹿威心想，自己對那七招劍法，雖然未曾全部練成，但是也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敗在自己的劍下，對方若是站着不動，自己連發七劍，要是不能削下她一隻衣袖角來的話，那實是不可能的事！

是以他一聲長笑，道：「姑娘的一片好心，鹿某人心領了。」

那女子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好！那麽，你就請動手吧。」

鹿威一振手臂，身形斜轉，突然之間，反手便是一劍，那一劍的劍勢奇絕，劍身顫動，乃是自下而上，倒削上去的！

這一招，也是青雲上人得傳七招中的「梅影扶疏」。

那一劍，鹿威削向那女子的纖腰，他心中已打好了盤算，這一劍削出，那女子若是身形不動的話，必然身形向後仰去，來逃他的這一劍的。

那麽，他立時改招，改招爲「暗香流動」，就立時可以將對方的衣袖，削下一角來了。

兩招奏功，那麽，對方自然可以帶自己去見這個紅梅宮的主人了。

他心中算得十分好，而在他一劍削出之後，那女子果然上身向後一斜，仰了下去。

一見這等情形，鹿威的心中，更是大喜，他長劍在那女子的腰際陡起掠過，他手腕一沉，一劍已打橫削了出去。他在削出那一劍之勢，已將這一劍的好幾個變化，一起使上。

刹那之間，只見劍影縱橫，看來不但可以將對万的衣袖削下一角來，而且，可以將對方的衣袖，整個削了下來一樣！

可是，就在他的一招使出之際，那女子的身子，竟軟得像是沒有骨頭一樣，她身子仍向後仰着，但是却突然向旁，轉了過去。

鹿威「颼颼颼」幾劍，竟一齊削了個空！

那女子即道：「可惜，這一招，最後兩個變化，若是你練成的話，已然可以成功了！」

鹿威的心中，實是震驚之極，但是他的手下，却是絲毫不慢，長劍一挺，「古枝突出」，「颼」地一劍，已直插對方的腰際！

那女子剛才在說話之際，身子已直了起來，鹿威有三劍刺到，眼看劍尖挾着「嗤嗤」的勁風，直逼了過來，電光火石之間，離她胸前已只不過兩三寸，她的身子又突然側了一側。

她身子一側，「颼」地一聲响，長劍便在她的胸前擦了過去。

也就在這時，那女子嘆了一聲，伸指在鹿威的長劍，劍背之上叩了一下。

那一叩，並沒有什麽力道，但是也使得長劍發出「錚」地一聲响，只聽得她道：「最後三個變化，却是何處去了？」

鹿威大叫一聲道：「還有第四劍！」

他身子突然向前衝來，但衝出了一步，却突然反手橫劍，長劍竟攻向那女子的頸際，那女子一低頭，鹿威身形再移，已到了那女子的身側，手起劍落，一劍向那女子的衣袖疾削而下！

當他的長劍削下之際，是對準了那女子的衣袖的。可是，他的長劍才一削下，那女子的手背却已向上直揚了起來。手背揚起，衣袖自然也跟着揚起。

長劍下削之勢十分凌厲，衣袖上揚，却是輕輕飄動，兩下勢子一急一緩，眼看衣袖就在鹿威長劍的劍鋒之旁擦過。

由於鹿威這一劍，是疾向下削去的，是以衣袖向上掠起，在劍鋒上擦過，等於是劍鋒在衣袖上飄了一下，並不能將衣袖削下的。

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鹿威手中的長劍，只要有小小的一個變化，可以打橫或是反挑，削出一劍的話，是一定可以將對方的衣袖，削下一角來的。

然而，鹿威却難以做得到這一點！

那一招，的確還有一個變化，是使劍打橫的，但是他的劍法却未曾練到這一地步。

看來，那女子對他所練的那七招劍法，實是了然於胸，而且此際，還是特地在給他機會，但是鹿威藝技未精，却是無法領情。

鹿威眼看着那女子的衣袖，向上飄了上去，他急忙後退了一步，第五招「梅花五出」，已然倏地攻出！

他變招也不能說不快，那一招，也使得極其佳妙，刹那之間，像是有五柄長劍，一齊向前刺來一樣。

那五柄劍影，任何一柄刺中了對方衣袖的話，再一翻手腕，衣袖也定然可以被割下一角來的了。

但是，當鹿威那一招使出之際，那女子的手背猛地一揮，却已到了身後，鹿威的第五劍又一齊刺空。等到第五劍走空之後，鹿威的心頭已怦怦亂跳，身子一斜，第六招接着使出。

那七招劍法之中，一、三、五、七招簡，二，四，六三招繁，那三招繁的，鹿威更是練得不到家，這第六劍自然未能奏功！

他連發六劍，那女子的而且確，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連一動也未曾動過，只不過身子側轉，後仰，如此而已，可是鹿

威不要說未曾削下她的一塊袖角來，竟連她的衣邊，也未曾沾着一點！

眼看只剩下最後一劍了，鹿威由於心頭亂跳，已不由自主喘起氣來，他心想這一劍若再是不中，那自己一世英名可說是完了！

他一面心中焦急，一面心念電轉，突然間，他先不發劍，却是身子一側，整個人向着對方，直撞了過去！他的意思是，他一撞了過去，對方的身子非讓開不可，對方的身子一動，那麽，他就算第七劍再削不中，也有話可供下台了！是以，他在向前撞去之際用的力道也十分大。

這種打法，當然有點跡近無賴，尤其像他的身份，更是大大地不該，所以他才向前撞出，那一直在旁旁觀的兩名少女，便嘩然叫了起來。

就在那兩個少女的嬌呼之中，鹿威的身子已快要撞中那女子了。

那女子雙眉微蹙道：「這算是什麽劍招？」

她一面說一面疾伸手，竟按住了鹿威的肩頭，鹿威的肩頭被她按住，身子便再難向前逼出，鹿威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但是他看出有機可趁，還不肯就此罷手，身子雖不能再逼向前去，手起劍落，却一劍向對方的衣袖，削了下去。

然而，他這一劍，才削到了一半，那女子已然揚起手來，食中兩指竟然將一柄長劍緊緊挾住，一用力，鹿威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那柄長劍已被那女子硬奪了過去！

那女子奪過了長劍，仍以兩指挾住了劍尖，發出了一聲冷笑，手一抖，只聽得「啪啪啪」三下聲响，那柄長劍，已經斷成了四截！

這時候，鹿威已是面如死灰了！

他實是想不到，自己不但失敗，而且，敗得如此之慘！

那女子的聲音，這時也不像一開始時那樣溫和了，而且變得十分冷峻，她冷冷地道：「你將這七招劍法，學得如此走樣，竟然敢閲先人遺函？你先人遺函中，必然指明這七招劍法，是自紅梅宮得來的，若是放你離去，豈不是壞了紅梅宮的名頭，你只好終生在此做苦工了！」

鹿威一面心頭黯然，一面早已在凝聚眞氣，在那女子講話的時候，他不動聲色，那女子才一講完，他陡地用力一掙，後退了半步！

他一退出了半步之後，雙掌一搓，掌風轟然，兩掌向前疾推而出！

他雖然已向後退出了半步，但是他和那兩人之間的距離，還是極近的，這兩掌的去勢又凌厲，實在是萬無一失的！

他心中也早已想好了，這兩掌一中的話，翻身便走回青城山去。

可是，他求全身而退，却竟也在所不能！

眼看他那兩掌，已將要按到了那個女子的胸前了，只聽得那女子一聲嬌叱道：「大胆！」

隨着那一聲嬌叱，鹿威却覺出雙腕突然一緊，一時之間，他連對方是怎麽出手都未曾看清，左石雙腕，已被那女子牢牢扣住了！

他脈門被扣，如何還掙扎得來？只見那女子面有怒容，雙手突然向前一送，五指一鬆，鹿威的雙手，不由自主「叭叭」兩聲，在自己的臉上，重重打了一巴掌。

而不等他再有什麽動作，肩頭之上一麻，那女子衣袖拂起，袖角已然拂中了他的「肩井穴」，而他的身子，也咕咚栽在地了！

× × ×

聖手劍鹿威一直在講述着當年紅梅宮中的事，魏金鳳越聽越是駭然，像是鹿威所講的那女子，隨時會從黑暗中冒出來一樣。

她在鹿威突然停止了敍述之際，吸了一口氣道：「彭大叔，那麽……那女子的武功之高，你是無法抵抗的了，她可就是紅梅宮主人？」

鹿威又苦笑了起來道：「她是什麽人，我一直不知道，但是後來，我却知道，在紅梅宮中像她那樣功夫的，只不過三四流而已，至於紅梅宮主人……嘿嘿……」

他的乾笑聲變得十分苦澀道：「我却始終未曾見到過。」

魏金鳳呆了片刻，才道：「那麽，你在被點倒之後，又怎樣了呢？」

鹿威呆了好半晌，他站了起來，在黑暗之中，可以看到他的身形，正在緩緩地來回踱着。魏金鳳屏息靜氣，等着他講下去。

× × ×

鹿威一跌倒在地，那兩個少女就奔了過來，齊聲道：「這人如此可惡，不如將他去餵狼吧，我們養的狼，好久沒有嚼吃活人了！」

鹿威穴道被封，動彈不得，也出不得聲。可是他聽得那兩個少女講述將活人餵狼這等殘酷之事，說得如此輕描淡寫，若無其事，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劇烈地發起抖來！

只聽得那女子道：「這人若不是青城派的，那還用說麽，他既然是青城派的，那我却先要去問一問宮主，但你們先將他抬到狼谷中去，等我同來再說！」

那兩個少女道：「好啊！好啊！」

片刻之間，找來了山籐，將鹿威的雙手反縛了，又用一根樹枝，穿過了他的雙手，一前一後將他抬了起來，向前飛奔而出。

鹿威這時也已四十歲了，而且他是一派掌門，在武林之中的身份地位何等之高，可是這時他却像是失手被擒的小毛賊一樣！

他被那兩個少女抬着，面向着地離地只不過尺許，有高出路面的石塊，頭便撞了上去，他也不知被抬向何處，以及走了多少路，只是在不到半個時辰之間，他便已被撞了十七八次，撞得鼻青臉腫，吃了

不少苦頭。

可是，他一路上所吃的苦頭，比起他以後的遭遇却完全不算什麽了。

那兩個少女在奔出了近半個時辰之後，便停了下來，鹿威直到此際，才能看清眼前的情形，他是在半山腰，離地約有兩丈許的一塊大石之上。

向下着去，下面是一個小小的山谷，約有畝許方圓，乍一看，那山谷似乎空蕩蕩地，什麽也沒有。但是當鹿威定睛再着清楚時，却不禁魂飛魄散！

原來山谷之中，動也不動，或蹲或伏，少說也有近兩百頭青狼！

那種青狼，每一條足有七尺來長，默然伏着不動，但是白牙森森却是露在外面的，而且，滴溜溜的眼珠子，這時也一齊停在鹿威的身上！

鹿威想起那女子去請示宮主，若是宮主一聲令下，將他活活餵狼，那麽他的死法……鹿威想到這裏，實是心胆俱寒，身子又忍不住發起抖來。

只聽得那兩個少女的一個道：「咦，你看，他在發抖，莫非是害怕麽？」

另一個道：「自然是了，如果就此將他放下去，多半軟成一團，不一會便成了一攤白骨，那有什麽好看，悶死了。」

那一個道：「我倒有一個辦法了，陳大姐還沒有同來，我們先用山籐，將這人吊了下去，去引那些青狼的饞吻可好？」

另一個拍手道：「好啊！好啊！」

鹿威一聽得兩人這樣講，心中的驚駭，實是難以形容，他心中一驚，氣血翻騰，體內的眞氣運轉，陡地快疾了好幾倍。

他內息運轉一快，突然之際只覺身上一鬆，已將穴道衝了開來。

鹿威一將穴道衝開，便尖聲叫了起來，他一面叫一面喘着氣道：「兩位……兩位姑娘……千萬不能如此……千萬不能！」

那兩個少女道：「怕什麽，現在只不過是玩玩罷了，又不是眞的將你餵狼！」

竟不由分說，將籐穿過了他被縛的手腕，便將他向下縋了下去。

鹿威的穴道被他自己的眞氣衝開了之後，本來已可以一躍而起的，但是，也不知是那兩個少女中的哪一個，始終將一隻手，按在他的背心「靈台穴」上，令得他的心頭狂跳，却是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

及他至被縋了下去，雖然他氣力恢復了，可是却已身在半空中，而且他雙手被反縛，除了雙腳飛踢之外，一點別的辦法也沒有。

他的身子被慢慢地縋了下去，到了離地只有丈許之際，那些青狼還是一動也不動，鹿威心中還存了半分僥倖之心，暗忖這些青狼不動，多半是受過訓練的，活人餵狼，這等事多半只是她們的說笑而已，若是這樣，自己大可放心。

他心中這樣想着，身子又下縋了兩尺，也就在此際，突然聽得「呼呼呼」三下響，三條馬駒子大小的青狼，挾着三股勁風，已然向上直撲了上來，撲得最高的那頭，一條又長又紅，熱氣四冒的舌頭，幾乎要搭到了鹿威的面門之上！

鹿威的心中吃驚之極，忍不住高聲驚呼了起來。

在他的驚呼之中，只聽得一個少女，埋怨另一個少女道：「別放得太低了，萬一陳大姐同來，說宮主講的別將他餵狼，但他却已然死了，那怎麽辦？」

另一個則回答道：「你說得是，但是我們也不必担心，十之八九他是逃不了的了。」

一面說，一面鹿威又覺得自己的身子，向上又提起了兩三尺來。

那些青狼，敢情十分乖覺，當鹿威的身子被提得向上升去之際，牠們想是明知撲不到的，是以盡皆伏着不動，只是望定了鹿威。

鹿威剛才險險乎被一條狼舌搭到了臉上來，實在已經亡魂皆冒，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顧不得自己是什麽一派之尊了！

他語帶哭音，道：「兩位……兩位快將我拉上來，我……快將我拉上來。」

站在石上的兩個少女，像是覺得十分有趣，「格格」地笑個不已，却非但不將鹿威的身子提起來，反而又將他的身子突然沉了下去！

他身子向下一沉，又有七條青狼，向上陡地撲起！

鹿威一面尖叫着，一面雙腳連忙踢出。他的武功，也當眞不錯，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只聽得「撲撲撲撲」四下響，他已將四頭青狼，踢得怪聲嗥叫，在半空之中，直跌了出去！

然而，另外還有兩三條青狼的利爪，却已抓了上來。

眼看他必然要命喪在那兩三頭青狼的利爪之下了，他的身子又被那兩個少女提着，向上升了起來，那兩三頭青狼又落了地去。

鹿威冷汗直冒，身子一提了上去又苦苦哀求。

可是，他怎麽哀求，那兩個少女却仍是無動於衷，實在難以使人相信，如此美麗的兩個少女，心腸居然會如此之硬。

鹿威被縋下去又被拉上來，也不知有多少次。雖然他明知在那女子同來之前，那兩個少女是不會將他來餵狼的，但是，有的狼竄得高，有的狼竄得低，那兩個少女却也是算不準的。

有好幾次，當眞只是千鈞一髮之差，才倖免於難。鹿威雖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這樣的精神折磨，他却也難以忍受。

是以到得後來，他幾乎已陷入半昏迷和半瘋狂的狀態之中，他除了雙腳亂踢，尖聲呼叫之外，連眼前的事物也看不清楚了。

他也不知道那兩個少女的惡作劇，是什麽時候停止的，而當他的神智又漸漸恢復之際，他只覺得全身冰也似的，像是被浸在冰水中一樣！

當然，他並不是被浸在冰水之中，而是他全身都已被他自己的汗水濕透了，此際，山風再一吹，便冷得發抖而已。

而當他神智清醒之後，他發現自己被反縛的雙手，也已被解開了，他掙扎着站了起來，只見那個女子，已站在他的面前，而那兩個少女，則躲在那女子的背後，在向他做着鬼臉。

到了這地步，聖手劍鹿威的身份、架子，什麽也不再存在了，他只是變成了一

個在死亡邊緣，力求生存的人，而不論這個人原來的身份怎樣，一到了這等地步，都是一樣的了。他都會對操縱着他生死的人，奴顏卑膝，希望得以不死！

鹿威這時，甚至連身子也不敢站直，他的身子簌簌地發着抖，那女子望了他片刻，在那片刻間，鹿威簡直覺得比一年更長！

他結結巴巴，想講些什麽，但是由於他的身子，實在抖得太以厲害，是以什麽話也講不出來。

那女子則已冷冷地道：「鹿威，我已問過宮主了，宮主說——」

當她講到這裏的時候，鹿威緊張得幾乎又要昏了過去！但是那女子並沒有停頓，立時道：「——你既是青城弟子，暫時可免一死！」

鹿威聽到這話，方始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但是那女子的話，却還沒有講完，只聽得她道：「但是你不遵先人遺訓，却要在此終生做苦工，若萌逃亡之意，立時活活餵狼，你可聽到了麽？」

這時，在驚駭欲絕之下，一聽得暫時可以不死，那裏還顧得去攷慮其它？竟然自然而然地道：「多謝……宮主恩典。」

那女子「哼」地一聲道：「你不想餵狼，最好記得我今天的話。」

鹿威又戰戰兢兢地道：「是，我記得了！」

× × ×

鹿威的聲音，又靜了下來。

當他講到他自己如何被那兩個少女，在那滿是青狼的山谷中，縋下去又吊上來之際，他的聲音，一直在發着抖，有時候，一個字，甚至要抖上許久，才能夠講得出來，當然講得十分緩慢。

當他靜下來之後，那已經是午夜時份了。

魏金鳳也越聽越是心緊，在鹿威停了下來之後，過了許久，她才道：「彭大叔，你……也將自己講得太過份了吧，你絕不是那樣的人！」

鹿威突然尖聲笑了起來道：「我是的，我是一個懦夫，我是一個胆小鬼，我完全屈服了，我一看到她們的影子，就嚇得發抖，我只是順從她們做着苦工，我什麽都做，我根本已不再是一個武林高手，一派掌門，我……只是一個卑賤的奴隸！」

魏金鳳大聲道：「不！你不是！」

鹿威仍然喘着氣，道：「我是的，我是的。」

魏金鳳道：「彭大叔，你不必自己作賤自己了，你當然不是懦夫，如果你是懦夫的話，那麽，你還會有這個勇氣，陪我再到紅梅宮來麽？」

鹿威的喘氣聲更急了，在他急速的喘氣聲中，又可以聽得出他斷續發出的尖笑聲。

他所發出的聲音，實在不是一個正常的人所能發得出來的。

魏金鳳心中十分害怕，她又道：「彭大叔，你不必難過了，唯有最勇敢的人，才能再敢到紅梅宮去，你說是不是？」

可是，鹿威的尖笑聲，却是越來越尖銳，他一面笑，一面却講出了一句，令得魏金鳳吃驚之極的話來，他道：「魏姑娘，你，你怎知我有勇氣，陪你到紅梅宮去？你怎知我有勇氣？」

魏金鳳在一驚之下，一時之間，竟至於講不出話來。她只看到在黑暗之中，鹿威的身子，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去。

鹿威臉上的神情怎樣，她自然看不清楚，但是看到鹿威的身子，正在向後退去，她自然也可以知道，那是怎麽的一回事了！

她陡地吸了一口氣，大叫道：「彭大叔！」

鹿威的身子一震，依稀可以看出他雙手在亂搖，同時，也可以聽得他用發抖的聲音道：「別……叫我……你叫我……也沒有用的。」

魏金鳳急叫道：「一路上都是好好的，何以你……忽然變了卦？」

鹿威道：「我……不敢想，這些年來，我什麽也不敢想，一路上，我也什麽都不敢想，可是如今，我却什麽都想起來了，我……我實在害怕……魏姑娘，我實在害怕，我……我是逃出來的，只要我再一見到她們，我一定要被活活地餵狼了！」

他講到這裏，停了一停，又尖聲叫道：「我會被活活地餵狼的啊！」

魏金鳳哼了一聲，說道：「彭大叔，那麽，你在慨然答允，帶我去找玉龍的時候，難道竟未曾想到你會被活活地餵狼的麽？」

鹿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在黑暗中聽來，他發出的聲音，就像是有好幾隻風箱在同時扯動一樣。好一會，他才道：「當時，我是覺得我應該帶你來，因爲玉龍……他……顯然是到了紅梅宮中……」

魏金鳳像是被一枚針刺中了一樣，立時踏前一步尖聲問道：「你說玉龍，他，他在紅梅宮中……會……會怎麽樣？」

鹿威簡直像是在向魏金鳳哀求了，他道：「別……問我，魏姑娘，別問我！」

魏金鳳却是不能不問，她也不由自主，喘起氣來，道：「你說……玉龍他可能被她們……活活地……餵狼了？會不會？會不會？」

魏金鳳猛地踏前了幾步，雙手緊緊地抓住了鹿威的雙臂，用力地搖幌着，不斷地問道：「會不會？會不會？會不會？」

可是，鹿威却始終沒有回答。

魏金鳳連問了二十來聲，鬆開了手，哭了起來道：「她們爲什麽要那樣？爲什麽……她們……要這樣，爲什麽她們要帶走我的……玉龍！」

鹿威的身子，又向後退開了幾步，道：「魏姑娘，我……我要走了。」

魏金鳳道：「好，你走好了，你怕她們，我不怕，我一個人去！」

鹿威道：「你……去……只怕……只怕……」

可是他話也沒有講完，身子却是越退越後。

這時，天色本就黑得可以，再加上魏金鳳淚眼模糊，在鹿威退出了七八步之後，鹿威已然在她的視綫之中消失了。

魏金鳳叫道：「彭大叔！彭大叔！」黑暗之中，一片寂寞，分明鹿威已然走遠了。

魏金鳳一個人站在黑暗中，在半個時辰之前她是絕對料想不到，突然之間事情會變成這樣子的！

如今，只有她一個人了！

當然，一個人也好，兩個人也好，都絕改變不了她去尋找玉龍的決心，可是，紅梅宮在什麽地方呢？

最主要的是白玉龍如今在什麽地方，如果他在紅梅宮中的話，那麽，他的生死如何？

魏金鳳在黑暗之中，又呆立了許久，才頹然坐了下來，黑暗像是一大團棉絮一樣地包圍着她，她的身子一直在發着抖。

她想要尖聲大叫，好將心中的恐懼，憤怒，一起叫了出來。

但是，當她一張開口之後，她却只是不由自主地喘起氣來。

因爲剛才，鹿威的話實在太使人驚怖了，就像是紅梅宮中的，全不是人，而是一羣殘酷成性，以殺人爲樂的魔鬼一樣！

而如今，白玉龍落在這一羣魔鬼的手中，正在受着什麽折磨呢？她的丈夫，她的白玉龍，她要百般呵護，她要用全副心神，令他快樂的人，如今却在一羣魔鬼的手中！

一想到這一點，魏金鳳的心就碎了！

她不明白紅梅宮中的那羣人爲什麽會那樣，她自然更不明白，金劍白震東和紅梅宮龍仙子有什麽關連，而這種糾葛，却又使白玉龍惹禍上身！

她想搶天呼地大哭，但是她並沒有哭出聲來，她只緊緊地咬着下唇，直咬到發麻，發木。

天色越來越黑，可憐的魏金鳳，就在那樣的黑暗之中，懷着驚怖、焦慮、痛苦、憤怒交集的心情，無可奈何地坐着！

一頁舊痕　百年秘史

白玉龍被那兩個蒙面人夾在中間，他的雙腕，仍然爲人所制，馬兒在向前飛馳，白玉龍慢慢地鎮定下心神來。在他心神一鎮定之際，他立時覺出，在那兩個蒙面人的身上，都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傳出來。

男人的身上，是絕不會有這樣的香味的！白玉龍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因爲那兩個蒙面人，剛才所表現的武功，是如此之高，而他們若是女子的話，那實在更是令人駭異的事！

白玉龍在江湖上走動，已非一日，但是像今日這樣的奇事，他却還未曾遇到過，這時他雙手脈門被扣，就算他有一身武功，也是施展不出，只得勉力運轉眞氣，以不變應萬變。

那匹黑馬的去勢快絕，轉眼之際便已馳出了好幾里，可是白玉龍却隱隱約約，聽到後面似乎有人在不斷地叫喚自己！

他好幾次回頭看去，却又看不到什麽，漸漸地叫聲近了，白玉龍雖然還未曾看到叫他的是什麽人，但是他却聽出，那正是神行無影蔣無方！

白玉龍的心中陡地生出了希望，他也大叫了起來道：「蔣三叔！蔣三叔！」

那兩個蒙面人聽得白玉龍高聲呼叫，齊皆冷笑一聲，說道：「你不必叫了，他追不上咱們的，若是追上了，那是他自己倒霉！」

白玉龍沉聲道：「你是誰，帶我到何處去？」

那兩個蒙面人並不回答，再聽得蔣無方的聲音，越來越近，突然間，已然可以看到他的人了。

蔣無方的身形，十分瘦削，而這時他向前奔來的勢子，也可以說快到了極點，眞不愧「神行無影」這個外號，只見他漸漸地接近那匹黑馬，他才一出現的時候，離那匹黑馬足有十來丈，但是一點一點追近，到了最後，已只有丈許遠近了！

白玉龍回頭一看，他看到蔣無方越來越近，心中又驚又喜，不住地叫道：「蔣三叔小心，這兩人的武功十分邪門！」

蔣無方也不回答，只見他身形陡地掠起，又逼近了兩三尺，只見他手揚處，七點金星，電也似疾，向前激射而出！

那七點金星一出手，白玉龍的心中，已定了一半。

因爲白玉龍一看便看出，那是神行無影蔣無方除輕功以外的另一項絕技，「七星追風鏢」，那七點金星，乃是七枚長才寸許的金鏢，堪稱百發百中，這時在那麽近的距離發出，就算射不中人，也可以射中那匹黑馬的。

只要黑馬一中了暗器，那麽自己也可以趁機掙脫，和他們動手了！

是以，白玉龍一見蔣無方脫手射出了七點金星，體內眞氣大盛，猛地一掙！

他是想配合着蔣無方的「七星追風鏢」掙脫那兩人，立時可以出招動手的。

却不料他這裏用力一掙間，只覺得脈門之上一緊，刹那之間，全身乏力，體內眞力，一齊被那兩個人襲來的大力震散！

而在此同時，騎在最前的蒙面人，伸手在馬頸之上，「叭」地拍了一掌，同時發出了一下尖呼聲！

隨着那一下尖呼聲，那匹黑馬，一聲長嘶，突然四蹄騰空，向上躍了起來！

這一躍，足足躍出了五六丈遠近，騎在馬背上，簡直就像是騰雲駕霧一樣，那七點金星，「颼颼」向前飛來，可是暗器的來勢雖疾，却還比不上那匹黑馬突然向前竄去的勢子來得快，是以七星追風鏢，始終未曾射中那匹黑馬，却發出錚錚之聲，一起跌在地上。

而黑馬在突然竄起之後，向前奔出的勢子更快，簡直就像是旋風一樣，迎面逼來的勁風，連得白玉龍這樣武功的人，也有連氣都透不過來之感。

他再回頭看去，只見神行無影蔣無方的氣力漸漸不支，又已落在七八丈之後了，而且，越落越後，終於，看不見了！

隨着神行無影的漸漸墮後，白玉龍的心也在不住地向下沉着。

他知道，連神行無影也追不上自己，那麽，世上已沒有什麽人可以追得上自己了，那自己將被這兩個蒙面人帶到何處去呢？自己的命運，是不是和父親一樣，從此消失不見了呢？

白玉龍的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憤怒，他好幾次想要開口喝問，但是黑馬奔得實在太快，所以他一開口，還未發出聲來，勁風撞了過來，便令得他閉口不迭了！

那黑馬馱着三個人，以如此驚人的速

度奔馳着，竟足足奔了一個時辰，這一個時辰中，只怕少說也奔出了七八十里了！

突然之間，馬兒轉進了一條小路，穿過了一片枯樹林，勢子便慢了下來，白玉龍向前看去，只見前面有一所灰撲撲的宅子。

那宅子十分大，全是灰磚砌成的，單看外表，已給人以十分陰森的感覺了。白玉龍這時有機會可以開口，他連忙問道：「你們將我帶到這裏來作甚？這裏是什麽所在，你們是什麽人？」

可是那兩個蒙面人却是一聲不出，黑馬直來到了宅前，白玉龍才注意到宅子的圍牆相當高，但是却根本不見有門。

馬兒一奔到了牆前，那兩個蒙面人的身形已一起向上拔了起來，白玉龍仍然被他們各抓住了一隻手腕，提在中間。

那兩個蒙面人的輕功也極高，兩丈來高的圍牆一躍便過，輕輕落到了地上，又帶着白玉龍向前奔去，轉眼之間，穿過了好幾條走廊，停在一個大廳之中。

那大廳之中，光綫十分陰暗，只見正中有一張椅子，椅上也坐着一個蒙面人，一見白玉龍便道：「他就是白震東的兒子麽？」

那蒙面人的聲音十分尖，一聽就知是個女子。

那兩個蒙面人齊聲道：「是！」

坐着的蒙面人道：「爲什麽要抓住了他的手？莫非他不願來麽？」

那兩個蒙面人又道：「是。」

坐着的那個道：「行了，放開他。」

那兩個蒙面人一齊鬆開手來，白玉龍雖然被制了那麽久，但是他體內眞氣，却在盡可能地運轉，是以這時，兩個蒙面人一鬆開了手，他立時發作，只聽得他一聲大喝，突然一掌，向左側一人攻出！

左側那人連忙向後退去，可是白玉龍的那一招，看來去勢勁猛之極，但實際上，却是虛招，一掌才發，他的身子突然向右撞去，反手一抓，抓向另一個黑衣人的面門！這兩下虛中帶實，聲東擊西，可稱矯若游龍，實是妙絕！

那另一個黑衣人顯然未曾防到白玉龍的身子會突然向他撞來，而且還反手發出了一抓，是以一聲驚叱間，「嗤」地一聲響，面上的黑布已被撕去！

白玉龍一得手，立時轉過身來。

他轉過身來，向那蒙面人一看，不禁呆了呆。

那蒙面人的確是一個女子，不但是一個女子，而且，十分年輕，十分美麗。

那女子至多只有二十上下年紀，這時候，似笑非笑，似嗔非嗔，正以一種十分嬌羞，却又薄帶惱怒的神情，望定了白玉龍！

白玉龍呆呆地站着，那被撕去了黑布的女子，也站着不動，另外兩個蒙面女子，一坐一立，也沒有人出聲，刹那間，雙方僵持了起來。

過了半盞茶時，白玉龍才一聲斥責，道：「你們，你們究竟是什麽人？」

那坐着的蒙面人却不回答白玉龍的問題，只是沉聲道：「月蘭，你且退下！」

那被撕去了臉上黑布的美貌女子，恭順地答應了一聲，便低着頭，迅速地向後退了出去。可是她在臨退出之際，却還向白玉龍望了一眼。

那一眼，只望得白玉龍的心頭怦怦亂跳。

因爲那少女在這一眼之中，實是包含了極深的情意，白玉龍雖是新婚燕爾，但是却也不免因爲對方的這一望，而生出遐思來。

那少女迅即從邊門中退了出去，白玉龍的眼光不由自主望着她的背影，當那少女的身影終於看不見時，他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茫然之感來。

這時，那個坐着的蒙面女子才叫道：「白少莊主！」

白玉龍一聽得這一下叫喚，心中陡地一凜，暗忖自己是怎麽了？身在險地吉凶未明，如何因爲對方一個美貌少女而着起迷來？

他連忙鎭定心神，轉過頭去，那蒙面女子又道：「我們全是從紅梅宮來的。」

白玉龍陡地吃了一驚，失聲道：「紅梅宮！」

他在叫了一聲之後，又自己問自己也似地道：「世上眞有一座紅梅宮？」

需知武林中關於紅梅宮的傳說雖然多，但大都是當作海外蓬萊仙島一樣地傳說着的，至於是不是眞的有一座紅梅宮，那是誰也不能確知之事，是以白玉龍聽到了之後，心頭大是吃驚。

那蒙面女子的聲音，雖然還是冷冰冰的，但是聽來已比剛才順耳了許多，只聽得她道：「我們是從紅梅宮來的，那麽自然是有紅梅宮的了！」

白玉龍這時候心中的疑問一個接着一個而生，他忙又問道：「那麽，家父十年之前是被你們帶走，他是到紅梅宮中去的麽？」

那蒙面女子道：「不錯，他本來是在紅梅宮中的，可是他却帶了你逃了出來，但不論他怎樣改名易姓，我們總是找得到他的，十年之前，他就是被我們找到了之後，又回到紅梅宮去的。」

白玉龍不等對方講完，已然連聲反問道：「什麽？你說什麽？」

他的心中起先是驚駭，但是到後來，却越聽越覺得奇怪，那蒙面女子說什麽「他本來是在紅梅宮中的」，又說什麽「帶着自己逃出來」，更說什麽「改名換姓」，這實在可以說是白玉龍有生以來所聽到的話中，最最荒誕不經的話了！

他等到對方講完，只覺得好笑，是以「哈哈」大笑了起來。

那蒙面女子沉聲道：「你笑什麽？」

白玉龍道：「我笑你的話，實在太無稽了！」

蒙面女子「哼」地一聲，道：「我說的話，全是事實，你怎說我無稽？」

白玉龍的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你說家父他本是紅梅宮中的，又說什麽他帶着我自紅梅宮中逃了出來，這還不可笑麽？」

那蒙面女子却沉聲道：「這有何可笑之處？」

白玉龍聽了，不禁一怔。因爲這明明是可笑之極的事，但是那婦人却硬說不可笑，一件事的可笑與否，本來漫無標準，

你說可笑，他講不可笑，爭下去又何時是了！

白玉龍略呆了一呆道：「我說好笑，是因爲這事絕無可能！」

蒙面女子冷冷地道：「不是絕無可能，是你一直不知道而已。」

白玉龍揚起了雙眉，但是他還未曾出聲，那蒙面女子又問道：「白震東號稱金劍，他的金劍，自何而來？他的一身武功，又是從那裏學來的？你的母親是誰？他的來歷如何，你可知道麼？」

那蒙面女子一連串幾個問題，不禁將白玉龍問了個目瞪口呆！

那是幾個他應該答得出來的問題，但是他却又的確一無所知，甚至連他的母親是誰，他也不知道！當然，他曾問過自己的父親，但是白震東的回答，却是他的母親是一個鄉下女子，難產身亡如此而已。

這時，那蒙面女子這樣問他，他當然不能將他父親搪塞他的回答來答對方的。

他呆住了作聲不得，那蒙面女子又道：「我不妨告訴你，白震東本來只是一個放牛娃兒，在他十二歲那年，他無意中救了一個被毒蛇咬了脚的女孩，當時他不顧自己的危險，替那女孩吮毒，那女孩感他相救之德，是以將他帶到紅梅宮去的。」

白玉龍像是身在夢中一樣，他道：「那麼……那女孩又是什麼人？」

「那女孩就是當今的紅梅宮主人。」

白玉龍陡地一跳，他想說些什麼，可是他心頭的驚駭，實在太甚，是以他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那蒙面女子道：「你且坐下，待我細說紅梅宮中一切與你聽，因爲你也快要到紅梅宮中去了。」

另一個蒙面女子，一聽得這句話，立時轉身出去，搬了一張椅子來，放在白玉龍的身邊，可是白玉龍也不坐下，他只是呆呆地道：「我要到紅梅宮去了？」

蒙面女子道：「紅梅宮建造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了，本來是一家世家，爲奸臣所害，避難逃到一個遍是紅梅的山谷之中造起來的。這家人家百餘人，有男有女，本來上下齊心，在山谷之中，如同世外桃源一樣，日子過得十分好，可是，漸漸地，家中的男子便不安份起來了，他們不肯一直隱居在山谷中，開始的時候，還只是一個兩個地溜出山去，後來，成羣結隊地不在山中，走去繁華世界中，花天酒地，另結新歡！」

白玉龍聽着這種奇妙悠遠的傳說，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詫異之感！

那蒙面女子略頓了一頓，才又繼續道：「薄倖的男人，使得紅梅谷中的女子，受盡了苦楚，終於，她們忍不住了，她們設法，將散處在外地的男子全找了回來，在那年八月中秋，等谷中的男子。全齊集在紅梅谷中之時，一齊將他們毒死了！」

白玉龍的身子猛地一震，道：「你說什麼？」

但蒙面女子却全然無動於衷，仍然是聲音淡淡地講了下去，說道：「從此，紅梅谷改稱紅梅宮，但是紅梅宮中，已沒有男子了。」

白玉龍雙手連搖，道：「不對，不對，武林傳說，紅梅宮中全是龍姓的女子，若是宮中沒有男子，那人早已死光了。」

蒙面女子只是冷冷地望了白玉龍一眼，道：「自那時候起，紅梅宮中若是有男子，那便是宮中女子物色來的丈夫，他們一入紅梅宮之後，終生不得外出，這是紅梅宮中的規矩。」

白玉龍聽得對方這樣講，又想起剛才那蒙面女子說自己要到紅梅宮去，他心頭更大是駭然，道：「這算什麼，紅梅宮中的女子既然要嫁人，何以這樣待人？況且，結婚生子，也不一定全生女兒！」

蒙面女子的聲音，冷酷如冰，道：「只有女孩留下來，男嬰盡皆送出谷去，交與積善人家撫養，無人知道孩子的來歷身世！」

白玉龍又搖頭道：「你越說越不對了，剛才你還說我父親當年，是帶着我一起逃出來的，我不是男孩子麼？何以未送給人家？」

蒙面女子道：「你父親是宮主的丈夫，第一年，宮主就懷孕生下你來，照宮中的規矩，三日之後，你就會被棄去，但是在第二天，你父親便帶着你逃走了！」

白玉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他所聽到的一切，全是他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他的母親竟是紅梅宮的主人，這話是從哪裏說起？但是，白玉龍却一點也不知道，那蒙面女子所說的全是實話。

最清楚這件事的，當然還是青城掌門聖手劍鹿威！

× × ×

聖手劍鹿威在紅梅宮的附近山洞中住着，當他做苦工的時候，有手執長鞭的婦人監守着他們，鹿威曾親眼看到有一個苦工想逃，但是長鞭呼嘯而下，一連兩鞭，便將那苦工的背脊，抽開成了兩邊！

鹿威不敢逃，他每天都害怕得發抖，苦工自然不止他一人，然而他也無法知道別的苦工間的心意，和他們的身份，當然，人家也絕不知道他的身份，因爲苦工和苦工之間，是絕不准交談的。

但是，鹿威心底深處，却一直想着要逃走。

他是堂堂的一派掌門，本來在武林之中何等風光，但如今却過着豬狗不如的日子，幾乎任何女子，都可以盡情來侮辱他，踢他，打他。

他，要逃出去。

要逃出去的意念，隨着日子的過去，而越來越強烈。當他決定付諸實行的那天晚上，是一個無風無月，黝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

那一夜的午夜時份，他腹貼着地，像是一條蛇也似地自他存身的山洞中爬了出來，他武功造詣本就不弱，爬行之際，要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也不是什麼難事。

這些日子來，他已經觀察到，要逃出去，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必需通過谷口，通常谷口處是有四個人守着的。

鹿威這時已知道紅梅宮中，任何一個人的武功都在自己之上，是以他絕不打硬闖出去的念頭，他只是想偷出去！

他貼地爬着，足足過了半個時辰，才看到了谷口點着的燈籠。由於天色極黑，是以那幾盞燈籠，看來也特別地明亮，在燈籠之旁，是四個婦人坐在石上。

那谷口只有丈許來闊，那四個婦人坐在石上不動的話，他是絕對無法通得過去的。他的心中十分沮喪，他停了許久之後，才再輕輕地向前，一寸一寸地移動着，直到他若是再走一步，就一定會被發現，他才又停了下來。

那四個婦人，兩個一邊，面對面地坐着，也不說話，而且，一些也沒有移動的意思。而時間却一點一點地過去，足足等了大半個時辰，鹿威的心中，才暗嘆了一聲，他明知要偷出去，是沒有可能的了，還是先退到存身的山洞中去，慢慢再打主意的好。

正當他要向後退出之際，只見那四個婦人，突然霍地站了起來，齊聲喝道：「什麼人？」

當那四個人站起身來，喝問什麼人之際，鹿威的全身血液幾乎都凍結了，他只感到全身一陣陣發熱，一陣陣地發麻！

他似乎又感到那又大又兇的青狼，一尺來長的紅舌，又向他的臉上搭來！

他實在是嚇呆了！

也幸而他整個人都嚇呆了，是以他只是僵直直地站着，像個死人一樣，什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他的雙眼仍是定定地望着前面，只見那四個婦人，喝問了一聲之後，其中的兩個，突然身形拔起，向外疾撲了出去。

而也直到此際，鹿威才看到在谷口外不遠處，有一條黑影迅疾無比地閃了一閃，那兩個女子，正是向這條人影撲去的，而剛才的那一下喝問，當然也是爲谷外的人影而發，並不是那四個婦人發現了他！

當鹿威弄明白了這一點時，他三魂已去了兩魂，七魄也少了六魄！他的兩腿，像是被釘在地上一樣，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

那兩個婦人向谷外撲出，一眨眼間，便隱沒在黑暗之中，只聽得黑暗之中，傳來了幾下呼叱之聲，除了那兩個婦人的呼喝聲之外，還有一個却是十分低沉的男人聲音。鹿威一聽得那男人的聲音，心中便苦笑了一下，那男人能不被活活餵狼，已算是大幸了！

可是，事情的發展，却全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幾下呼喝聲之後，只聽得那兩個婦人，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呼，分明已是吃了虧！

那兩下驚呼聲一傳了出來，另外兩個婦人，也一齊向外掠了出去！

當那兩個婦人也向外掠去之後的一刹那間，鹿威還是呆呆地站着。但是他立即便想到，如今谷口沒有人，是自己逃走的最好機會！而且，谷外已來了高手，說不定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此時若是不走，只怕再等上十年八年，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可是，他的心中在叫着：走啊！走啊！但是他的雙腿，却還是牢牢地釘在地上，難以挪動半步，那是他剛才所受的驚駭，實在太甚了！

他伸手在身後摸着，摸了一塊有尖角的石塊，握住了重重砸地在自己的腿上，一見了痛，他人才陡地跳了起來，向外疾撲而出！

他才一撲出谷外，便看到外面一條黑影正如鬼似魅，行動閃忽，在和兩個婦人苦戰，另外兩個婦人，則已倒在地上。

鹿威一掠了出去，那兩個婦人又喝道：「什麼人？」

可是，也由於她們的一喝，令得她們略一鬆神，那人影立時得手，只聽得「呼呼」兩下响，兩個婦人的身子，直飛了起來，在鹿威的頭上掠過，跌在他的身後，沒有了動靜，也不知是死是活。

而那條人影在一將兩個婦人拋出來之後，立時閃了一閃，向前掠去，鹿威這時仍是嚇得雙腿發軟，他一見那人要走，更是駭然之極，忙不迭叫道：「朋友，救我一救！」

他才叫了一聲，一股勁風便向前直撲了過來，他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手腕一緊，便被撲過來的人抓了個實。

接着，他的身子便被那人帶着，騰雲駕霧也似，向前直掠了出去。

他也不知奔出了多遠，他只知道當天色濛濛亮之際，那人停了下來，那是在一條山溪的邊上，水聲潺潺，他也直到此時，才看清那男子是一個和他差不多年紀貌相十分威武的男子。

而令得鹿威奇怪不止的，是那男子的手中，抱着一個長形的包裹，這時，他正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將那個包裹揭了開來。

而當那男子將那包裹揭開了一角之際，鹿威更是詫異得不由自主，「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原來，那是個出世至多不過三五天的嬰兒！

那個男子望着嬰兒，臉上顯出十分喜悅的神色來，他將嬰兒緊抱着，像是怕被人搶去一樣。

好一會，他才抬起頭，向鹿威望來。

鹿威早已注意到那男子的衣著華貴，雖然是從紅梅宮來，但絕不是苦工，是以他一見對方向自己望了過來，便連忙跪了下去，道：「多謝尊駕相救之德！」

那男子嘆了一聲，道：「你先別謝我，我們是不是逃得出去，還不一定哩！」

鹿威戰戰兢兢地問道：「昨天晚上，我們已奔出了多少路？」

那男子道：「大約一百來里吧。來，我們再逃，可以逃多遠，便逃多遠！」

他又拉住了鹿威，一齊向前奔了出去，直奔到了黃昏時分，才到了一個小村中，歇了一夜，第二天，第三天，他們不停地走着，直到了第五天，他們進入了岳陽城中，才停了下來。

他們在岳陽城中住了沒有多久，便在岳陽附近，買了一大片田地，建了一個莊子，那男子便是這個莊的莊主，人人都稱他爲白震東白莊主。

而聖手劍鹿威，從那時候起，便成了彭總管。

人人都只知彭總管和白莊主是一齊從北邊來的，但是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底細，甚至可以說，多少年來，沒有人見過他們的眞面目，因爲他們自從建莊起，便一直戴着極其精緻的人皮面具。

白莊主的武功，自然驚世駭俗，而他特地要使自己出名，因爲他知道紅梅宮中的人要找他，一定想不到他會如此招搖的，十多年下來他竟當上了武林近百門派的

盟主！但是，在十年前，他還是失蹤了！

× × ×

十年前，金劍白震東的失蹤，彭大叔的心中是隱隱有數的，但是他却也不能肯定。

他更不敢妄動，因爲白莊主是被紅梅宮找了回去，他離開了金劍莊的話等於是自露馬脚了。所以他一直在金劍莊中躭了下來，直到白玉龍——就是當年的那個孩子也成了親。

而當鹿威在那匹黑馬的頸際，發現了那塊刻有「龍」字的金牌之後，他的心中實是駭然到了極點。可是當時，他想及當年，若不是白震東相助，自己萬難從紅梅宮中逃出來的，如今只怕也已屍骨成灰了，是以一時勇氣勃發，自願和魏金鳳一起到紅梅宮去。

如果一離開金劍莊，就是紅梅宮的話，那麼，鹿威或許也豁了出去，不顧死活了。可是，紅梅宮離金劍莊，却有着好幾天的路程。

在那幾天之中，鹿威却是越想越怕，越怕越不敢向前去，而在離紅梅宮越來越近之時，他終於做了黑夜逃兵，讓魏金鳳一個人呆在黑暗之中！

× × ×

魏金鳳一個人在黑暗中，她心中實在害怕極了，黑暗中雖然什麼也看不到，可是她却感到，自己的四周圍，像是站滿了青面獠牙的魔鬼。

她坐着，一動也不敢動，像是她如果一動，那些魔鬼便會一起撲了上來一樣。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黑暗之中，僵坐了多久，她心中只是不住地在想：「我要去，我不能像彭大叔一樣逃走，我非去不可！」

她的確是非去不可的，因爲鹿威告訴她，她的丈夫是在紅梅宮中。

魏金鳳坐了許久，天像是不會再亮一樣，魏金鳳慢慢地站起身來，伸手向腰際摸了一摸，她觸及了那柄沉甸甸的金劍。

一路上，彭大叔怕金劍碍眼惹出麻煩來，是以一直命她用黑布裹着，不使光華外露的，這時，魏金鳳伸手一摸到了劍柄，立時一抖手，將裹住金劍的黑布，抖了開來，刹那之間，自她的身邊，暴起了一團金光，那團金光，遠可達丈許開外！

魏金鳳掣了金劍在手，略定定神，四面看去。

四周圍實在什麼人也沒有，靜悄悄地，只有附近的一帶鳥兒，被突如其來的金光，驚得向上撲翅飛了起來，發出了一些聲音。

魏金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握着劍慢慢地向前走去，她雖然不知道紅梅宮在什麼地方，但是彭大叔一直帶着她向前走，方向她總是知道的。

她夤夜向前走着，夜色似乎越來越濃，到後來，不但夜色濃，而且山中似乎還起了濃霧，金劍上發出來的光芒，雖然強烈，但是向前看去，過了七八尺外，便只是黑糊糊的一團，什麼也看不到。

魏金鳳的武功造詣頗高，可是這時候，她心情慌張，脚高脚低地向前走着，眼看又走出了一個多時辰，算來天也應該亮了。

魏金鳳停了下來，只聽得遠處似乎有潺潺的水聲傳了過來。那自然是前面有一道小溪之故。魏金鳳陡地想起彭大叔說，他第一次來紅梅宮，就是在一道溪旁遇到了紅梅宮中的人的！

魏金鳳一想及此，心中不禁陡地緊張了起來。

也就在此際，她突然聽得前面似乎有人，發出了一下冷笑之聲！

魏金鳳其實，也未能肯定前面是不是眞的有人在冷笑，但就是這一下疑眞疑幻的聲音，却已然令得她身子陡地一震！

她疾聲問道：「有，有人麼？」

她心情緊張，是以她的聲音十分尖銳，在靜寂的黑夜中，聽來更是刺耳之極。

她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前面又是一下冷笑聲，但是這下冷笑聲却比剛才的那下清楚了許多，可知發出冷笑聲之人，是自遠而近，迅速地逼近來的，可是除了冷笑聲之外，却又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魏金鳳只覺得四周圍的黑暗，宛若是一塊其大無比的冰塊，將她包在中間，令得她的身子，也冷得如同冰塊的一部份！

她又道：「是誰？」

這一次，除了那種陰森之極的冷笑聲之外，總算又有了回答，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那女子冷冷地道：「你是誰？這裏不容人走近，你快走吧！」

那講話的女子就在魏金鳳的前面，但是恰在金劍的光芒照射之外，是以魏金鳳看不清那是什麼樣的女子，可是魏金鳳十分機伶，她一聽得對方這樣講，便立時想到，這裏離紅梅宮十分接近了，對方之所以如此說法，自然是因爲她是紅梅宮中的人！

魏金鳳心念電轉，已然打定了主意，但是她却裝出了一副十分恐懼的樣子，道：「我是在深山中迷了途的，原不知自己來到了何處，尊駕莫怪。」

那女子的聲音，聽來像是和順了些，只聽得她道：「那麼，你便別再向前來了，快向後退去！」

魏金鳳竭力向前看去，可是天色實在太黑，她什麼也看不到。

然而，那女子就在她的身前講話，對方所站的方位魏金鳳是弄清楚了的。魏金鳳已然立心要到紅梅宮去尋找丈夫，那實是沒有退縮的餘地的，她心中此際所打的主意，便是想出奇不意地將那女子制住，逼得她帶自己到紅梅宮去！

是以她剛才一面講話，一面全身眞氣，早已運足。

此際，她一聽得那女子令她退後去，她立時大聲道：「是！」

隨着這一聲「是」字，她的身形，已疾拔了起來！

可是，她的身形疾拔而起，却不向後退出，而是向前疾撲了出去！

這時，固然霧濃，天黑，但是金劍所及的光芒，仍然在六七尺開外，那發話的女子站在六七尺開外，魏金鳳自然是看不到她的，但這時魏金鳳的身子突然向前撲去，金劍所發出的光芒也向前移，突然之際，那女子已然現身出來！

刹那之間，魏金鳳只看到對方的身形又高又瘦，她也來不及端詳對方，手中金


可憐的魏金鳳在黑暗中無可奈何的坐着。

劍一沉，一招「天崩雲散」，正是她父親魏非子所傳擎天劍中的絕妙招數，已然向下砍去！

刹那之間，只見金光燦然之中，幻出百十劍影，猶如百十顆帶着金光的流星，一齊迸散了開來，劍氣森森，一齊向那女子的身上罩了下來！

這一招實在是來得突兀之極，是以那女子的身形，突然一呆，一時間，像是不知道該怎樣躲避才好。

而魏金鳳的出手何等之快，那女子身形一呆間，點點金星，已然將她的頭部罩住了，魏金鳳一見自己出手得利，心中大喜。

她的目的乃是想逼那婦人，將自己帶到紅梅宮去，並不想取對方的性命，是以她一見自己的劍招已將對方的頭部罩住，她劍招不再加緊，身形一沉間，左手食中雙指，齊向那女子背後敲去，她是準備一敲中了對方背後的穴道，便立時再伸手拿向她的後頸，將她制住的。

魏金鳳的武功着實不弱，變招之快也無出其右，她左手「啪」地一聲，敲中了對方的背部，立時一揚手，身形下沉，雙足落地，而左手已化敲爲抓，五指箕張，一屈一伸間，已然牢牢地抓住了那女子的後頸，同時，那一招「天崩雲散」也已歛去，却將金劍架在那女子的頸際，令得對方更不敢妄動。

這一切，本就是電光石火間，一刹那的事，而那女子自始至終未曾動過，魏金鳳一得手便沉聲喝道：「你是紅梅宮中的人麼？」

那女子「嘿嘿嘿」地乾笑了三聲，道：「你知道紅梅宮麼？你是來找紅梅宮的麼？」

魏金鳳道：「正是。」

那女子又乾笑了幾聲，說道：「你知道我可能是紅梅宮中人，却居然還敢向我動手，你的胆子可當眞不小啊，你是什麼人？」

魏金鳳性子本就甚傲，她聽對方講話的口氣，似乎任何人見了紅梅宮中的人，都應該低聲下氣才是，心中不禁有氣，冷笑一聲，道：「那也不算什麼大胆，你還不是我一出手，就被我制住了麼？」

那女子聽了之後，却又乾笑了起來，道：「是麼？」

那時，魏金鳳的五指，正牢牢地抓住了那女子的後頸，大拇指並還用力壓在她的督脈之上，那和扣住了對方的脈門一樣，對方實是沒有反抗的餘地的，可是對方却還想不承認被自己制住，這豈非可笑之至？

魏金鳳心想，若不是先讓她吃一些苦頭的話，只怕自己想她帶到紅梅宮去，也不會有那麼順利！

是以，她一聲悶哼道：「你還不知麼？」

她一面說，一面抓住了那女子後頸的五指，陡地加了三成力道。

她在加上三成力道之際，是已然準備聽到那女子的告饒哀求聲的。可是，她手指上的力道，才一透出，便突然覺得，刹那之間，那女子的後頸，變得又硬又滑，簡直如同長期浸在水中的石頭一樣，幾乎拿捏不住！

魏金鳳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她連忙想再加強指力時，可是却已然遲了一步！

那女子的後頸非但變得又硬又滑，而且，刹那之間，一股極強的力度反震了出來，那股力道直衝向魏金鳳的掌心，令得魏金鳳不由自主五指一鬆，連手臂也向上揚了起來！

而當魏金鳳的五指鬆開之際，由於對方頸後的一下反震之力，實在太爲強烈，令得她的指骨發出了一陣「格格」聲來，幾乎斷裂開來！

當剛才魏金鳳發覺對方頸硬如石，自己竟抓不住間，她心頭的駭然，已屬非同小可，何况此際，這時她簡直巳來不及感到害怕了，她左手才一揚起，連考慮也不及考慮，右手「颼」地一劍，已向那女子的背後，電也似疾刺了出去！

她本來是絕無意取對方性命的，可是此時她已知對方的武功極高，想起彭大叔所說，關於紅梅宮中的一切，她心驚肉跳之餘，實是無法不殺傷對方以求自保！

是以，她那一劍是直對着對方後心刺出的。

可是她這一下出劍雖快，對方的身形動作却來得更快，就在金光暴展，金劍向前刺出之際，那女子已突然轉過身來。

她不但轉過身來，而且倏地伸指向劍尖彈了出來。

那一彈，發出了「錚」地一聲響，恰好彈在劍尖之上，魏金鳳只覺得一股大力，由劍尖而劍身，由劍身而劍柄，向她的掌心一撞，她右手五指也不由自主一張，金劍已脫手飛起！

金劍脫手並不是向上飛起，而是向她的面門疾撞了過來的！

而且，由於金劍脫手之際，是劍尖受力的，是以劍尖轉了一轉，變得一柄金光燦爛，令人不能逼視金劍，劍尖向着魏金鳳的面門疾插了過來的。

那金劍的來勢之疾無與倫比，魏金鳳陡地一怔間，連躲避的念頭都未曾起，劍尖上的寒芒已然逼近，令得她俏臉生疼！

魏金鳳在那一剎間，只來得及發出一下呼叫！

而在那一下呼叫聲中，她心中的憤怒、驚駭、冤屈，實是一齊發洩了出來，這一下呼叫聲，自然也是駭人之極，魏金鳳自分偷襲不成，一定要被金劍穿過面門死於非命的了！

可是，就在她那一下叫聲出口之後，金劍的來勢突然停止了！

金劍仍停在半空，劍光就抵在她的眉心之間，令得她的額上陣陣發痲。

但是劍的來勢却停止了，金劍並沒有穿過她的額角，魏金鳳已然嚇得呆了，也不去躲避，只是那樣子呆呆地站着一動不動。

過了好久，魏金鳳才漸漸定過神來，可以看清眼前的情形。

也直到此時，她才看清，那柄向自己面門直飛過來的金劍，它之所以突然停止，是因為那婦人在千鈞一髮之際握住了劍柄之故。

魏金鳳慢慢地噓出了一口氣來，那女子哼地一聲道：「你以為自己將我制住，那豈不是太不自量力了麼？」

魏金鳳的神色在金劍的光芒之下，顯得金慘慘地十分駭人，她本來以為自己已出手制住了對方，可以令得對方將自己帶到紅梅宮去的，可是轉眼之間，情勢急轉直下却變成了這樣。

在這樣的情形下，她實是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她只是睜着眼望着那女子，只見那女子的神情十分冷酷，正在不住地乾笑又道：「你要找紅梅宮有什麼事？」

魏金鳳的心中雖然驚駭，但是一聽得對方這樣問，她心中怒意又生，尖聲道：「我要到紅梅宮去找人！」

那女子冷冷地道：「找什麼人？」

魏金鳳喘了幾口氣，說道：「找我丈夫！」

那女子像是呆了一呆道：「找你的丈夫？你的丈夫是什麼人？他怎會在紅梅宮中的？就算他到了紅梅宮中，你又怎知他的行踪？」

魏金鳳聽得對方大有推得一乾二淨之意，心中更是大怒，厲聲道：「是你們派了兩個蒙面人，裝神弄鬼將他刦走的，還來問我麼？」

那女子又是一呆道：「你說的是白玉龍？」

魏金鳳一聽得自那女子的口中，叫出了自己丈夫的名字來，她的心中不禁感到一陣難過，如此說來，白玉龍真是在紅梅宮中了。

她強忍着心頭悲痛道：「是的，就是他。」

那女子搖了搖頭，指住了魏金鳳額頭的金劍也放了下來，看來，像是在剎那間，態度和善了許多，只聽得她道：「你一定弄錯了，白玉龍是昨天黃昏才到紅梅宮的，他怎會有什麼妻子？」

魏金鳳怒道：「他怎會沒有妻子？他若是沒有妻子，那麼我是他的什麼人？天下武林上千高手曾參加我們的婚禮，那也假得了麼？」

那婦人斬釘斷鐵地道：「我不來理會你假得假不得，你不會是她的妻子！」

魏金鳳怒得臉色更加慘白道：「你胡說！」

那女子的聲音，聽來更加和順，只聽得她道：「我絕不是胡說，白玉龍若是已有妻子，何以他已答應和宮主的外甥女月蘭成婚？」

魏金鳳的身子猛烈地抖了起來，道：「你，你……說些什麼？」

那女子一字一頓道：「他已準備在近日內，和宮主的外甥女月蘭成婚　月蘭姑娘美若天仙，和他却正是一對，你還在這裏叫嚷作甚？」

魏金鳳整個人都呆住了，但是她却不是呆立着不動，而是在不住地發抖，那婦人乾笑着，也不知道她這時在乾笑，是什麼意思，只見她一揚手，「唰」地一聲，將那柄金劍插在魏金鳳面前的地上。

她身形向後退去，道：「你還是快離去吧，算你運氣好，遇到了我，要不然，你有十條命也早已不見了！你在此留着無益，越快走越好！」

她一面講着，一面身子一弓，已然不見了。

魏金鳳仍然站着，發着抖。

而在她自己的感覺上，她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站着，還是坐着，她只覺得自己被一團無窮無盡的黑暗包圍着，而那一大團黑暗，却是在不斷地旋轉着，是以連得她也在旋轉。

她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在不斷地旋轉，但是却不知道將轉向何方，她甚至沒有法子想。

眞的，叫她想什麼呢？她知道丈夫是在紅梅宮中，但是她只知道丈夫是在紅梅宮中受苦，像彭大叔一樣，甚至已可能被活活地餵了狼了。但是事實上，白玉龍却要在紅梅宮中，另娶一個貌若天仙的女子為妻了！

自己的丈夫竟是這樣的人麼？難道他已全然將他的新婚妻子忘却了？還是他怕被紅梅宮中的女子捉去活活餵狼，是以才不能不答應的？

魏金鳳只覺得身子越轉越是劇烈　終於，她倒了下來，她只覺得自己像是倒在一團棉絮上，倒在一團雲上，而她却跌穿了這團雲，是以她從半空之中直落了下來，跌向一個無底的深淵。

× × ×

白玉龍使勁搖着頭，那蒙面女子所講的話，實在太無稽了，那是不可信的，她是在胡說！

可是白玉龍却又沒有法子否認那蒙面女子所說的話，因為他對於那蒙面女子適才所問的幾個問題，却是一個也回答不上來！

白玉龍呆怔了半晌，才說道：「我不信！」

那蒙面婦人笑了起來，像是她感到白玉龍的固執，太以幼稚一樣，她道：「等你到了紅梅宮中，見了你的父母，你自然就信了。」

白玉龍抗聲道：「我為什麼要到紅梅宮去？我不去。」

那蒙面婦人又笑了起來，道：「你不去？那可不行啊，就算宮主肯讓你不去，我肯讓你不去，只怕月蘭也不肯讓你不去的了。」

白玉龍心中吃了一驚，失聲問道：「月蘭？月蘭是誰？」

蒙面婦人說道：「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看你們剛才兩人相望着，眼光分不開的情形，你自然是在明知故問了！」

白玉龍一聽，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他已經知道被蒙面女子稱作「月蘭」的，就是剛才那個美貌的少女了。白玉龍也絕無意否認，剛才見到那美貌少女之際，心中曾動了一下，但是那是人之常情，至於那蒙面女子說，那美貌少女不肯放過他，這却令得他心頭為之駭然！

他忙道：「我知道她是誰了，可是你那樣說法，却又是何意？」

蒙面婦人道：「紅梅宮中，每年一次，在外間尋得男子同宮作配偶，來宮中的男子不知誰人才是他的妻子，宮中少女人人蒙面，來紅梅宮的男子，將誰面上的蒙面黑紗揭去，被揭去黑紗的少女，便是他的妻子了，這是多少年來相傳的規矩了！」

白玉龍越聽越不是味兒，等到那蒙面女子講完，他不禁呆了！

那蒙面女子道：「本來，這事是例由宮主作主的，但如今，你既然已將月蘭的蒙面黑紗撕去，我倒也做得主的，而且，宮主極鍾愛月蘭，這正是天設良緣了！」

白玉龍到了這時，實是不能不出聲了，他搖手道：「尊駕只怕不能作主了，我新婚不久，娶的是湘西魏大俠的千金。」

那蒙面女子道：「我知道，但那有什麼關係？你一入紅梅宮，便再也不能出來，那魏大俠的千金也不知你到了何處，你在紅梅宮中成婚不成婚，又與她有什麼大相干？」

白玉龍又驚又怒道：「不行，那怎麼可以？我不到紅梅宮去，我也不信你的話，月蘭姑娘這樣美麗，怕會嫁不出麼？我要告辭了！」

他明知自己想要退出這所宅子去，絕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事情發展到了這一地步，却又逼得他非走不可了！是以他話一說完，雙手向坐着的那蒙面女子拱了一拱，身子已向後疾退而出！

他向後退出之勢，十分快疾，轉眼之間，已到了門口，那蒙面女子輕輕嘆了一聲，道：「你走不了的。」

可是就在那一下嘆息聲中，白玉龍的身子已然掠出了門口。

白玉龍心中一喜，暗忖自己已出了門口，要離開這裏，第一步總算已成功了！他身形一轉，向前面的走廊，疾穿了過去，穿出了兩三丈，立時轉了一個彎。

可是他才一轉彎，便陡地一呆！

他被帶進來的時候，一個人也未曾遇到，是以他剛才一闖出了門口，心中才陡地一喜，以為自己可以走脫的了，但這時他才轉過走廊，便看到前面，一個身披艷黃色輕紗的少女，飄了過來。

那少女的來勢十分快，身法也極之美妙，是以她看來像是在水面飄行一樣。白玉龍只不過略呆了一呆，那少女已到了他的面前。

白玉龍定睛一看，只見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月蘭。這時，她已然換了裝束，是以看來更是明艷動人，不可逼視。

白玉龍一看到是月蘭，立時待向後退去，可是月蘭却已一伸手，將他的手握住，無限嬌羞，柔聲道：「表哥，你，你可是來找我麼？」

白玉龍心弦亂跳，又窘又驚，忙道：「不，不是，我是想離開這裏的。」

月蘭怔了一怔，揚起秀眉，水靈靈的大眼睛，望定了白玉龍道：「表哥，你要離去？」

白玉龍苦笑道：「月蘭姑娘，你……你怎地叫我表哥？」

月蘭抿嘴一笑道：「七姑還未曾對你說你是誰麼？我媽是宮主的妹妹，我不叫你表哥，却叫你什麼？」

白玉龍嘆了一聲道：「原來那是七姑，她倒的確對我說了，可是我並不相信：她的話，月蘭姑娘，剛才我，我……」

白玉龍講到這裏，伸手向月蘭的臉上指了一指，才又道：「我……撕去了你臉上的黑布，那是因為我不知道是落在什麼人的手中之故，我不到紅梅宮去，你知道，我才新婚不久……」

月蘭的臉上一直是帶着十分嬌柔的笑容的，可是白玉龍一路向下說，她臉上的笑容，便一路褪去。

白玉龍看到她臉上的神情，心中也知不妙。可是這却是一件非立時說明不可的事，若是再因循下去，那痲煩更大了！是以白玉龍還是硬着頭皮，將話講下去。

在他講完之後，月蘭緩緩地道：「你對我講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

白玉龍道：「月蘭姑娘，你是聰明人，還不明白麼？我不想和紅梅宮有什關連，我是想離去！」

月蘭搖着頭道：「那怎麼可以，你父母可全在紅梅宮中，我問你，你說你新婚未久，你娶那妻子可有父母之命麼？」

這一問，不禁令得白玉龍陡地一怔！

要知道古人守禮，娶妻這等大事，若是不承父母之命，那是不可想像之事，雖然學武之士，江湖兒女，在禮法上比較隨便些，但是婚姻大事，自然也要有父母之命的。

而白玉龍娶魏金鳳，當然是沒有父母之命的！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什麽人，而他的父親却也早在他十七歲那年便神秘失踪了！他何由而得父母之命？

他怔了一怔之後，才道：「月蘭姑娘，你……這不是明知故問麽？」

月蘭一笑道：「那就是了，你回到紅梅宮中去，就可以知道你父母之意了。」

白玉龍猛地一掙，掙脫了月蘭的手，身子向後退去，月蘭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沉聲說道：「表哥，這件事不容你反悔的。」

白玉龍急道：「我根本未曾做什麽，又怎有什麽反悔不反悔？」

月蘭的面色變得慘白，她眼中淚花亂轉道：「你，你將我蒙面的黑紗撕了，還說沒有什麽？你……你怎說得出這樣的話來？」

看到月蘭這等傷心，泫然欲淚，楚楚可憐，白玉龍的心中也不禁軟了下來。可是他的心中才一軟，便突然告誡自己，這是萬萬軟不得的！這件事，自己實是萬無妥協的餘地，否則，置魏金鳳於何地？

白玉龍正色道：「月蘭姑娘，你想想，我被兩個蒙面人從自己家門口硬捉了來，若是有機會的話，怎會不撕下蒙面人面上黑布，來看看敵人是何等樣人？」

月蘭一跺足道：「那你爲什麽揀中了我？」

仙宮恨婦　人世煞星

白玉龍當時，突然出手，雙掌先攻左，後攻右，那全然是爲了聲東擊西之故，他又怎知道自己左邊的是什麽人，右邊的是什麽人？是以他聽得月蘭這樣講，實是啼笑皆非！

正在他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之際，忽然聽得七姑的聲音傳了過來。七姑分明還是坐在那廳堂之上，但是她的聲音傳了過來，却令得聽到她聲音的人，感到她就在對面一般。

只聽得七姑道：「月蘭，何必與他多說，到了紅梅宮之中，他就什麽也不記得了！」

月蘭頓足道：「七姑，他說不到紅梅宮去！」

七姑「哈哈」笑了起來道：「傻孩子，那是由你作主的啊，怎容得他作主？紅梅宮中女尊於男，你聽他的作甚？」

月蘭一聽滿面皆是喜容，歡呼道：「七姑說得是！」

她一低頭，向白玉龍一笑道：「表哥，可得委屈你一下了！」

白玉龍忙叫道：「別……」

可是，他只叫出了一個「別」字，月蘭的衣袖，已然疾拂起來，白玉龍只覺得隨着她衣袖的拂起，一股幽香撲鼻而至。

白玉龍並不是未曾親近過女子的人，可是他的妻子魏金鳳，英姿颯爽，豪氣畢露，是一個女中丈夫，和月蘭此際的那種嬌媚，那種艷麗，却是大不相同，這時他突然一呆，月蘭的衣袖袖角，已然帶起了「嗤」地一聲響，向白玉龍的肩頭疾點而到。

白玉龍的身子急忙向旁一側，可是他的身子向旁一側間，月蘭的整個衣袖却已一齊向下罩了下來，白玉龍覺出眼前一黑，心知不妙間，肩頭一麻，「肩井穴」已被封住！

緊接着，他只覺得身子被人扶住，不消說，扶住他的自然是月蘭，月蘭在他身邊叫道：「七姑，七姑，我已將他的穴道封住啦！」

七姑笑道：「那你將他抱上馬車去不就行了？總不成什麽都要七姑來帮手！」

月蘭俏臉一紅，低聲道：「表哥，你可別怪我，到了紅梅宮中，你就不會再想念外面了！」

白玉龍怒睜雙目，可是他穴道被封，却是無可奈何，月蘭雙臂一緊將他抱了起來，白玉龍只覺得月蘭緊貼着自己，雖有衣服阻隔，也令他感到十分異樣，他心中不住苦笑，却是只好聽憑月蘭將他抱到一個院子中，放進一輛馬車的車廂之內。

那車廂內陳設得十分華麗，車墊軟綿綿地，而且，在整個車廂之中，都散發着一股又甜又膩的香味，令得人心猿意馬。

月蘭將白玉龍的身子扶正，靠在椅墊上，然後，向他做了個鬼臉，縮出了車廂，將門關上，接着，便是蹄聲得得，輪聲轔轔，車子已向前駛去了。

車廂的車門上，是鑲着明瓦的，向外望去，依稀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白玉龍看到一棵接着一棵大樹，他知道馬車已到官道之上。

他心知自己一定是被送到紅梅宮去，而只要一到了紅梅宮之後，就再也不能出來了，他的心實是又驚、又怒、又急，亂成了一片。

但是，在過了幾個時辰之後，他心中已漸漸地靜了下來，他知道急是沒有用的，自己一定要設法在未到紅梅宮之前逃出去！

看來，這輛車只有一個人駕着，而駕車的人九成就是月蘭，固然月蘭的武功十分高，但如果自己可以運氣衝開被她封住的穴道，那是一定有機會逃走的！

而像剛才那樣心亂如麻，連眞氣都難以凝聚，還談什麽將穴道衝開？

他一想到這裏，便摒除了雜念，什麽也不想，就像是平時練功一樣，漸漸地，他體內眞氣，已凝於丹田，開始慢慢向上升來，他被封住的穴道，乃是左肩穴，是以眞氣向左肩穴逼去。

可是，他眞氣運行，只不過來到左脅之際，便難以再向上逼近。

白玉龍却並不灰心，他一遍不成，再來第二遍，眞氣一次一次地向上衝着，每一次向左肩之上衝來的力道，都比上一次大了一些。

這樣，也不知過了多久，他體內眞氣，已積聚出一股極強的力道來，已然可以一點點地逼近肩頭了，終於，他的肩頭上，發出了極輕微的「波」地一聲響，緊接

着，全身一鬆，他被封住的穴道，已被衝開了！

本來，白玉龍在武林中的名聲，雖然十分响亮，但是他一身武功，要和紅梅宮中的任何人相比，却還是相去太遠的。如果月蘭眞是全力封住了他的穴道的話，他是絕衝不開的。

但是，紅梅宮的少女，平日格於禁令，只在紅梅宮中居住，雖然每年都有幾個男子進入宮中，但又不知輪到誰能嫁出去，當眞是寂寞春心，這次月蘭在離開紅梅宮之前，宮主曾特地對她說過玉龍的來歷，並吩咐她好好將白玉龍接來宮中，她一路前去之際，已然是芳心蕩漾了，直至見到了白玉龍如此英俊瀟洒，一表人才，自然更是心醉。

等到白玉龍無意之中，撕去了她面上的黑紗，她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她對白玉龍既然大有情意，下手自然不會重，是以只不過運了兩三成力道，所以白玉龍才能運本身眞氣將穴道衝開的。

白玉龍一覺出身上一鬆，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幾乎出聲大叫了起來。

當然，他並沒有眞的叫出聲，他只是恨恨地睜開了眼睛來。

他上了馬車之後，便一直在運轉眞氣的。直到此時，穴道衝開，他睜開了眼來，這才知道，原來天色已然黑了！車廂內已是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到了。

白玉龍略等了片刻，覺出馬車仍在向前駛着，白玉龍緩緩地直了直身子，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啪」地一下鞭聲响，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白玉龍大吃了一驚，心想莫非自己只是輕輕動了一下。駕車的月蘭便已知道了麽？他不敢再動，只聽得又是一下輕微的聲响過處，突然車門被打了開來。

白玉龍一動也不敢動，只是斜着眼向一旁望去，只見外面的天色，也十分黑暗，可以影影綽綽看到許多樹影，車是停在一個林子之中。

而車門一打開，一個俏生生的人影，便站在車門之旁，白玉龍不必看清楚她的顏面，便知道那正是月蘭了。白玉龍的心中十分緊張，因爲他不知何以月蘭忽然打開了車門來的。

只聽得月蘭柔聲地叫道：「表哥！表哥！你不必發怒，拉車的馬兒脚程很快，明日此時我們已在紅梅宮之中了！」

她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道：「等你到了紅梅宮之中，你才知道人間仙境，世外桃源，也不過如此，你就不會再想着別的人了！」

白玉龍聽了，自然不出聲，但是他在心中却「哼」地一聲，心忖：任你紅梅宮是世外桃源，只要是我不願去的地万，我一樣不願去！況且，紅梅宮中可有和我情意深厚的魏金鳳麽？

他心中憤然地在想着，忽然又聽得月蘭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表哥，剛才你對我講的那些話，眞令我傷心死了。人家都說紅梅宮中的少女，是我最……好看，你難道不喜歡我麽？」

她一面說着，又嘆息了幾聲。

白玉龍心中只盼她快快講完，再趕着車子起程，那麽他就有機會逃走了。

可是月蘭雖然住了口，但是她人却還站在車門之旁，過了片刻，只見她一伸手自懷中探出了一顆夜明珠來，白玉龍只覺得眼前陡地一亮，就像是在一個暗暗的夜晚，陡地出現了半輪明月一樣，在眼前出現了一團十分柔和的銀輝。

而月蘭身形一縱，也進了車廂來。

她進了車廂先將那顆明珠，嵌進了車頂的一個凹槽之中，然後，坐在白玉龍的身邊，怔怔望着白玉龍。白玉龍不能給月蘭知道自己被封的穴道已然衝開，是以也只得一動不動地望着她。

這時，月蘭的雙頰緋紅，在珠輝的照耀之下，更顯得她明艷動人，她望了白玉龍好一會，才轉過頭去，可是却緊靠着白玉龍坐了下來。

白玉龍只覺得她鬢邊的柔髮，不斷地拂在自己的臉上，癢酥酥地，令人感到說不出來的舒服，也感到說不出來的煩惱。

白玉龍竭力忍着，只聽得月蘭先是輕輕地嘆息着，但接着，又十分陶醉地低聲唱了起來，她歌聲曼妙，吐氣如蘭，更令人心醉，聽得白玉龍幾乎忍不住一個轉身，將她緊緊地抱住！

但是白玉龍却竭力忍着，他不斷地想着兩件事，一件是他絕不能終生在紅梅宮中渡過，另一件事是他和魏金鳳是夫妻，江湖上人人知道他們兩人是「龍鳳雙俠」，若是他到紅梅宮另娶一個女子爲妻，那麽這種事，絕不是他這樣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做的！

月蘭唱了片刻，將頭靠在白玉龍的肩上，又低聲道：「表哥，你對我難道一點也不動心麽？我就不信世上有這樣鐵石心腸的人。表哥，若是我將你的穴道解開來，那你，你……會對我怎樣？」

她講到最後一句，心頭小鹿亂撞，幾乎連白玉龍也可以聽到她心跳的聲音了。而她羞意太濃，那句話的聲音，也低得幾乎聽不到。

白玉龍一聽得月蘭這樣講法，心中陡地一動！他知道，月蘭一定立即就要解開他的穴道來了，而如果由月蘭解開了他的穴道，那麽月蘭必然對他有了戒備，他也沒有逃走的機會了！

那也就是說，他只有在這時，出其不意地向月蘭下手，才有逃走的可能！

他眞力早已凝於右手，這時，又迅速地將力道逼入食、中二指，那可以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了。他知道月蘭的武功極高，不如此．是不足以封住她的穴道，而她的武功既高，自然也不怕出手誤傷了她的。

他眞氣聚定之後，還聽得月蘭在道：「表哥，如果我解開了你的——」

月蘭話還沒有講完，白玉龍已然陡地發動！他在出手之前，身子自然不能有什麽動作，因爲只要身子一動，月蘭就必然發覺的，是以他只是手向上一抬，便立時向前點去！

月蘭是緊挨着他而坐的，白玉龍用這樣的手法去點穴，自然只好點她的「乳根穴」。月蘭正在喁喁獨語，再加上她離「玉龍又近，一點防備也沒有，話還未完，「乳根穴」上一麻，穴道便已被封！

而白玉龍一出手，點中了月蘭的身子，他也不管是不是已將月蘭的穴道封住，立時一個翻身，已向車廂之外，疾翻了出去。

他翻出了車廂，足尖點地，「颼」地便向外掠出兩三丈，回頭看去不見月蘭自車廂追出來，心中大定。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月蘭的聲音，自車廂中傳了出來道：「表哥，你敢走！」

一聽到了月蘭的聲音，白玉龍又大吃了一驚，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但是月蘭的聲音雖怒，却不見她人從車廂中追出，白玉龍略一定神間，立時想到，那一定是自己雖然用足了全力，但是月蘭的武功極高，勉強將她的穴道封住，却不能令她不會講話，只不過令她的身子不能動彈而已。

白玉龍本來可以不理睬月蘭，逕自離去的，但是他爲了表示自己走得光明正大，是以站住了身子道：「月蘭姑娘，你可不能怪我偷襲，那是你自己不好，我闖蕩江湖，行俠仗義，我離不開武林，武林中也有多少不平事要我來管，我怎可以一生在紅梅宮中虛渡？況且我已有妻子，也絕不會再戀別人的了。」

他身形又向外閃去，但是月蘭又叫道：「你先別走，我還有兩句話要說，你却是非聽不可的！」

他身形又向外閃去，但是月蘭又叫道：「你先別走，我還有兩句話要說，你却是非聽不可的！」

白玉龍明知月蘭的武功如此之高，這幾句話工夫，她可能已能運眞氣將穴道衝開，追上來了！是以他實是不願意再久留的。

但是月蘭說得如此嚴重，他却又不能不聽，是以他略猶豫了一下，道：「你快說！」

月蘭道：「表哥，你不知道紅梅宮中最恨男子逃脫，你父親是宮主的丈夫，在逃脫紅梅宮中十七年之後，再被帶回紅梅宮去，尚且受了十年黑牢之苦，你現在逃，不論你逃向何方，你想想，可能逃得出紅梅宮的搜尋麼？等到你再被捉住時，只怕宮主和我雖然有心護你，格於宮中數百年相傳的規矩，你也是非被處死不可的了，你還是快回來吧！」

這一番話月蘭講得十分急促，也十分眞摯，白玉龍靜靜地聽完，心知她講的一定是實話，其用意也絕不是在恐嚇自己。

但是，白玉龍却仍然無法接受，他只是呆了一呆道：「月蘭姑娘，多謝你提醒我這一點，我知道了，我唯有立即和我妻子，遠走他方，浪跡天涯就是了。」

他話一說完，立時轉過身，飛也似向前掠了出去，他的去勢何等之快，一個起伏便是三五丈遠近，「颼颼颼」地不停向前竄出，但是自從他一向前掠出之後，月蘭便在不斷地叫着。

月蘭叫道：「表哥，你別走，你走不脫的，你別走，你走不脫的。」

她翻來覆去，叫的就是這兩句話，白玉龍一直向前不停地奔着，可是月蘭的聲音，却一直傳入他的耳中，像是月蘭就在他的身後追了過來一樣。

白玉龍好幾次以爲月蘭眞的是追上來了，急急回頭看去，可是身後却又沒有人。他一口氣奔出了近十里，月蘭的聲音才聽不見了。

由此可見，月蘭一直在車廂之中，只不過她內力極之深湛，是以才能將聲音綿綿不絕地逼了出來，逼出幾里開外！

在聽不到月蘭的聲音之後，白玉龍才喘着氣，停了下來，這十里狂奔，他也覺得十分乏力了。以前，他只是聽得武林中人傳說關於紅梅宮的事，但如今，他却是眞的遇到紅梅宮中的人了！

而且，照那七姑的說法，他本是在紅梅宮中出生的，還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

這實在是他絕想不到的事情，而這時他想了起來，心中也只有苦笑！他定了定神，心想自己被月蘭架走，金鳳不知急成什麼樣了，自己自然應該立即回金劍莊去見金鳳，見了她之後，先帶她到湘西去躲一陣，再作打算！

主意打定，他立時認明了方向，向前又奔了出去，他不敢奔大道，只揀偏僻的小路走，走了半夜，天色已漸漸地亮了。

他看出，自己所在的地方，離金劍莊大約還有七八十里，若是不加停息，有三個時辰，便足可以趕到金劍莊上了。

但是天色大明，他却不敢公開地向前走去，他順着小路，又向前走出了里許，來到了一個小村莊中，用了幾分銀子，買了一套破爛的衣衫，又赤着腳，戴上一頂頭笠，這才低頭向前疾行。

不到兩個時辰，他便繞過了岳陽樓，繼續向東走去，十來里路程，轉眼就到，他來到了金劍莊的大門口，只見莊中靜悄悄地，而且莊門口也沒有莊丁，他心中不禁十分奇怪，也不除下頭笠，直向莊中闖了進去，一直走了大議事廳，才看到魏非子魏大俠、祁連二老、神行無影蔣無方四人，坐在交椅之上。

他們四人雖是坐着，可是面色慘白，坐的姿勢，也是十分異特，白玉龍一見，驚叫了一聲，道：「師父，三位前輩！」

可是魏非子等四人，只是望定了他，却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白玉龍心中更驚，一個箭步，來到了魏非子的面前，便看出他是被人點住了穴道。

白玉龍這時，也顧不得吃驚了，自然是先解開魏非子的穴道要緊，他用力一掌，拍向魏非子的肩頭，魏非子發出了一陣劇咳，身子一挺，揚起手，指着白玉龍罵道：「蠢才，你回金劍莊來作甚？」

白玉龍才一解開了他的穴道，便被他戟指大罵，那實是令得他莫名其妙。

就在此際，只聽得他身後，傳來了「噹」地一聲鑼響，白玉龍更是大惑不解，連忙轉過頭去看。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涼了半截！

只見隨着那一下鑼響，四個蒙面黑衣人，已從邊門之中，走了出來。白玉龍已不是第一次看到這樣裝束的蒙面黑衣人，他自然一看就可以認得出，那是紅梅宮中的高手！

而這時，白玉龍自然也明白何以魏非子的穴道一被解開，便指着他戟指大罵了，因爲紅梅宮中的人早已到了金劍莊。

紅梅宮的人早已到了金劍莊，那自然是專等他的，而他居然一路不歇地趕了來自投羅網，那也難怪魏非子罵他是蠢才！

然而，白玉龍却一點也不後悔，他是非回來不可的，他不回來，金鳳怎知他究竟去了何處？

是以他呆了一呆之後，立時問道：「師父，金鳳呢？我是逃回來見她的！」

魏非子的神情，十分沮喪，他苦笑着道：「金鳳去找你了，他是和聖手劍鹿威一起去的，可是只見鹿威被他們帶了回來，却不知金鳳怎樣了！」

白玉龍只聽得莫明其妙，道：「什麼聖手劍鹿威？可是失踪已近三十年的青城掌門麼？」

魏非子唉地一聲，說道：「這事說來話長，聖手劍鹿威，就是金劍莊上的彭總管！」

白玉龍聽得更是一呆，但是他還想問時，却又聽到了「噹」地一聲鑼響，隨着那一下鑼響，又是四個蒙面黑衣人，走了出來。

一共是八個蒙面黑衣人，分開來站在大廳的四角，這八個人，雖然頭上全罩着黑紗頭罩，但如果用心看去，仍可以看出她們，全是女子。

白玉龍又問道：「那麼彭大叔呢？」

他這句話才出口，再是「噹」地一聲響，只見一個身形高大的蒙面黑衣人，擧着一塊老大的木板，向外走了出來，有一個人的身子，就被固定在那塊木板之上！他的手腕、足踝、頸際，皆有熟牛筋穿過木板綁住，令得他的身子不能動彈。

只見那人的面色已經蒼白到了不像是生人的地步，而那人的衣着，白玉龍雖然十分熟悉，可是白玉龍却又從未曾見過那人！

他正在發怔間，木板上的那人，却已睜開了眼來。

看官，要知道這時，被綁在木板上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聖手劍鹿威！而白玉龍之所以認他不出，那是因爲他在金劍莊的時候，常年累月，戴着人皮面具，他的本來面目，金劍莊上只有老莊主白震東一個人才知道。

這時，他被抬着出來，睜開眼來，一眼看到了白玉龍，他立時聲嘶力竭地叫了起來，道：「少莊主，救救我，少莊主，你一定要救救我！」

白玉龍一聽得鹿威開口，他的聲音白玉龍是認得出來的，立時吃了一驚，道：「彭大叔，是你，你怎地變了樣兒？」

鹿威喘着氣，道：「少莊主，你，你……要救救我，我被她們捉住了，我是從紅梅宮中逃出來的，現在又被她們捉住了，我……我……她們不知要怎樣處死我，你替我求求情！」

白玉龍聽得鹿威的聲音，如此之淒厲，心中也不禁生出了陣陣寒意，他苦笑了一聲，說道：「彭大叔，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怎能替你求情？」

鹿威的身子一動也不能動，除了看到他的眼珠亂轉之外，就只見到他的肚子和胸口，在猛烈地一起一伏。只聽得他叫道：「少莊主，你不同，你，你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她們能不聽你的話麼？」

白玉龍一聽，身子猛地一驚，大聲問道：「你……你怎地知道？」

鹿威道：「我怎麼不知？你父親是和我一齊從紅梅宮中逃出來的，那時他帶着你，而你出世才只不過兩天，少莊主，你救救我！」

白玉龍這時，只覺得耳際「嗡嗡」一直響，像是天際連續不斷，響起了十七八個焦雷一樣。

他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這件事，七姑」早已和他講過了的。然而對於七姑的話，他却根本可以不相信的，但是連鹿威也這樣講，這却不能不信了！

他，原來眞是紅梅宮主人的兒子！

這不是太好笑，也太可悲了麼？

就在他呆若木鷄之際，已聽得那托了木板出來，身形高大的蒙面女子，將木板倚柱一放，道：「鹿威，你廿七年前學技不精，違了先人之訓，擅來紅梅宮，本當將你餵狼的，你可知道麼？」

鹿威被綁在木板上，這時身子在不住地發着抖，他張大了口，呼哧呼哧地透着氣道：「我知道，我知道……仙姑……饒命。」

這時，魏非子已然走了過去，將祁連二老和蔣無方三人的穴道解了開來，四人面面相覷，却都站着不動。事實上，他們就算想離開，也在所不能的，因爲八個蒙面黑衣女子正守着大廳的四角，誰能闖得出去？

而當他們聽得聖手劍鹿威，在不住地呼叫「仙姑饒命」，他們都不禁皺起了眉，心中暗嘆着氣。但是他們也十分同情鹿威。

鹿威雖然曾當過靑城派的掌門，在武林中的地位也十分高，但是一個人到了生死關頭，自然只顧求生，哪裏還顧得什麼地位，什麼尊嚴？

那高大的蒙面女子「嘿嘿」冷笑了兩聲道：「可是宮主念在你是靑城派中人，因爲紅梅宮和靑城派早年略有因果，是以饒你不死，你就應該謝天謝地了，可是你却還逃了出來。」

鹿威額上冷汗直標，說道：「仙姑，我……知錯了，我仍然回去，我再回紅梅宮去做苦工！」

那蒙面女子一聲冷笑，道：「私自逃脫之人，哪有活着回紅梅宮的？若是有，那也只有一個，因爲是宮主之夫，是以才是例外，你也想麼？」

鹿威眼珠轉動向白玉龍望來，道：「少莊主，你替我求求情！」

那蒙面女子不等白玉龍開口，便道：「誰也求不了情，你該受五掌之刑而死，第一掌！」

她「第一掌」三字，才一出口，手揚處，「呼」地一掌，便已向鹿威的左腕拍出，出手之快，實是難以形容，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鹿威發出了一下淒厲之極的怪叫聲，他的左小臂，已然陷進了木板之中！

當然那一掌，令得他的臂骨全碎，他痛得全身發顫，怪聲嚎叫，那蒙面女子已然又喝道：「第二掌！」

她出手快絕，「呼」地第二掌，已然又拍向鹿威的右臂，鹿威又是一聲怪叫，雙眼上翻，已然昏死了過去！

白玉龍看到這裏，實在忍不住，踏前一步，厲聲叫道：「住手！」

那蒙面女子慢慢地轉過頭來，雙眼之中，精光暴射，望定了白玉龍。

白玉龍實是被她的目光望得遍體生寒，但是他却也絕不畏縮，他沉聲道：「你已毀了他雙手，就算他有什麽不是，那也够了！」

那蒙面女子一聲冷笑道：「他該受五掌之刑而死，我只不過擊了兩掌，你是什麽東西，胆敢來向我求情，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白玉龍的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受過這樣的責駡，他心中更怒，厲聲道：「你又是什麽東西？難道你說要他死，他便非死不可了麽？」

那蒙面女子「嘿嘿嘿」地冷笑起來，笑聲十分陰森可怖，令人心頭駭然，她笑了幾下，才道：「我是什麽？我是紅梅宮中的掌刑！」

白玉龍這時心中實是怒極，紅梅宮，紅梅宮，什麽全是紅梅宮，好好的金劍莊也因爲紅梅宮而變成了一片冷清，而他新婚燕爾，日子過得何等甜蜜，也全被紅梅宮破壞了，是以狠狠地「呸」地一聲，道：「紅梅宮又是什麽東西！」

那蒙面女子的身子陡地一震，她面上的神情如何，自然不得而知，但是她身形震動，也可以看出她從來也未曾聽到有人對她講過那樣的話！

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怪叫聲，道：「紅梅宮與世絕緣，也絕不會去擾及世人，但什麽人從紅梅宮中逃了出來却絕不輕恕！」

白玉龍怒道：「放屁！紅梅宮莫不成是人間地獄？否則何以不准人出來？哼哼，我看紅梅宮決不是什麽好東西，你們不是曾強我到紅梅宮去的麽？」

那蒙面女子聲音冰冷，一字一頓，說道：「白玉龍，你太過份了。我將鹿威帶到金劍莊來行刑，就是想叫你看一看，自紅梅宮中逃出來的人，會有什麽下場，好叫你心中怵然而驚，自動回到月蘭的身邊去！」

白玉龍這時早已豁了出去，仰天「哈哈」一笑道：「你以爲這樣可以嚇倒我，那未免太可笑了，你既然身在金劍莊，那麽你要殺他，除非先殺了我！」

白玉龍這一句話才一出口，只聽得魏非子發出了一聲驚呼，叫道：「玉龍！」

白玉龍身形挺立道：「師父，我知道你爲什麽叫我，你可是想對我說，我萬萬不是她的敵手麽？那我也知道，但是我却仍然要喝她住手！」

魏非子在發出一聲驚呼之際，臉色本來十分驚惶，可是白玉龍毫無懼色，侃侃而談，却令得他也勇敢起來，只聽得他大聲道：「說得對！」

那蒙面女子轉過身去，厲聲道：「什麽？」

魏非子大聲道：「玉龍說得對！」

蒙面女子學着他的聲音說道：「說得對！」

她一個「對」字才出口，「呼」地一掌，已向魏非子當頭壓了下來，魏非子身形微矮，右手食指，向上倏地指出，「嗤」地一股勁風，直指那蒙面女子掌心的「勞宮穴」這股指風，正是他獨門的「一柱功」。他外號人稱「一柱擎天」，這「一柱功」，猶在他的「擎天劍」之上。

當下，只見他指力疾襲而出，照理來說，那蒙面女子是非變招以避不可的。

可是，那蒙面女子却只是一聲冷笑，那一掌，仍然壓了下來！

電光石火之間，魏非子只覺得自己所發出的指力，竟被對方強大無比的掌力，壓得向下沉了下來，魏非子心知不妙，立時想要抽身退避時，哪裏還來得及？只聽得他發出了一聲怪叫，那蒙面女子的手掌向下一壓，五指一緊，已將他的手指，緊緊抓住！

那蒙面女子一抓住了魏非子的手指，厲聲喝道：「螳臂擋車，不自量力！」

在她的喝駡聲中，魏非子用力在向後掙着，而白玉龍也已奮不顧身，向前直撲了過去，向雙掌齊出，「叭叭」兩聲，一齊擊中了那蒙面女子的背部。

可是，他那兩掌，擊了上去，却如中敗木一樣，所發出的力道，如石沉大海一樣，毫無着落。白玉龍還想再進招間，那蒙面女子的身子，已向後撞了過來，一股大力，將白玉龍的身子撞得向後直飛了出去！

而在白玉龍的身子，向後飛出之間，只聽得「波！」地一聲，同時又聽得魏非子發出了一下慘叫聲，身子向後疾退了開去。

而白玉龍身在半空之中，也看到魏非子身形踉蹌，額上大汗如珠，他揚着手，身子發顫，向後退去，而他右手的食指，却已不見，一股血泉，自他的右手中指和拇指之間，直噴了出來！

敢情那蒙面女子，已然將他的食指，生生拔了下來！

緊接着，先是「砰」地一聲，魏非子跌在地上，又是一聲巨响，白玉龍的身子，撞在一條大柱之上。

那一撞之力，實是堪稱大到了極點，只聽得那一下巨响過處，那一條大柱，竟然被撞離了柱墩，向下沉來，等到巨柱落地之際，又是一聲巨响，連得屋樑也嘩地一聲，坍了下來。

剎那之間，瓦落如雹，沒頭沒臉，向白玉龍的頭上，落了下來。白玉龍在地上，連連翻滾，才滾了開去，一躍而起。

剛才那一撞，雖是他的背脊撞向大柱的，但是那蒙面女子，却分明用了隔山打牛之力，借白玉龍的身子，傳遞內力，是以力道強得將柱子撞歪，白玉龍却是一點損傷也沒有。

這時，大廳的一角，已然已坍了下來，白玉龍的心頭駭然之際，他才一躍了起來，便看到祁連二老，和蔣無方三人，正在圍攻那蒙面女子。

那蒙面女子雖然受三人圍攻，但是却一點也沒有叫人相助之意，那八個蒙面女子，仍然各自站在大廳的一角，一動也不動。

白玉龍喘了一口氣，一個起伏，來到了魏非子的身邊，魏非子斷了一根手指，這對於一個終日掄刀動槍的學武之士來說，本來就不算是什麽大傷。

可是，魏非子的情形，却又有所不同，一則，他的手指，乃是被對方硬生生地拉下來的，常言道十指連心，其痛可想而知。二則，他右手食指一斷，他數十年苦練的「一柱功」，也就算是完了！

是以這時他雖然已自封穴道，止住了流血，但是他仍然面如死灰，身子也在不住地發抖。白玉龍來到了他的身邊道：「師父！你怎麽了？」

魏非子喘着氣道：「玉龍，你快走，我們鬥不過這些妖婦，你快走！」

白玉龍這時，若是肯自顧自逃命的話，那麽，他剛才也不會怒斥那蒙面女子了，他身形昂然而立，正待再向前撲去時，只聽得那蒙面女子道：「白玉龍，你走不了的！」

白玉龍一聲長嘯道：「誰要走？」

就這兩句話工夫，只聽得砰砰兩聲响，那蒙面女子雙臂一分，兩掌已擊在祁連二老的胸口，祁連二老口中鮮血狂噴，向後跌翻了出來，委頓在地。

而蔣無方一見對方雙臂張開，胸前門戶大開，看出有機可趁，一拳便向對方胸前，疾攻而出！

可是那蒙面女子的動作，當眞快到了極點！

蔣無方在攻出那一拳之際，她雙臂分明還是張在外面的，但等到蔣無方的那一拳攻到了她面前之際，她雙手却突然合了攏來！

蔣無方號稱「神行無影」，輕功何等之高，一見蒙面婦人合攏手來，立時待要抽身後退，可是却已經慢了一步！

只聽得「啪」地一聲响，蒙面婦人的雙掌，一齊拍向蔣無方的拳頭，蔣無方的拳頭，簡直就像是一團麵粉一樣，被她一拍之下，一聲慘叫，等到那蒙面女子的雙手張開之際，蔣無方的右手，已不復成形了！蔣無方痛得額頭上的汗，一滴一滴地洒了下來，向後踉蹌退出幾步，坐倒在地上。

那蒙面女子一聲冷笑道：「白玉龍，你是自己前去，還是等我來捉？」

白玉龍挺胸而立，神情傲然道：「你動手好了！」

蒙面女子一聲大喝道：「你至死不悟，我也難以手下留情了！」

只見她手一揚，五指如鈎，已向白玉龍當胸抓了過來，可是也就在她五指帶起嗤嗤的指風抓了過來之際，只見一條人影，斜斜地飛了過來，攔在蒙面女子和白玉龍的兩人之間。

那人乃是從大廳坍了一角，屋頂的破洞之上，穿了下來的，但是她何以能凌空斜飛，那實是令人莫名其妙，除非那人的內功，實已到了極點！

而當那人站定後，白玉龍更是一呆。

只見那人身上，穿着一件極不合身的寬大之極的黑色長袍，直拖在地上，更奇怪的是，那人的頭上，竟套着一竹籮。那竹籮大約可以裝一斗來米，其大小恰好將一個人的頭，完全套住。

這樣的一個人，可以說全然無法知道他是何等樣人的，而他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突然攔在白玉龍和蒙面女子之間，當然是想救白玉龍的了！

白玉龍此際，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心知蒙面女子的武功太高，那人好意來帮自己，只怕會連他也一齊遭殃！是以他忙道：「朋友你讓開！」

那人並不出聲，蒙面女子已厲聲喝道：「你是誰？」

那人並不回答，突然揚起掌來，一掌便向那蒙面女子拍了出去。

這一掌，掌勢飄忽之極，而且掌拍出之際，一點聲息也沒有，就像他那一掌，一點力道也沒有一樣，蒙面女子哼地一聲道：「又來一個送死的！」

只見她手一搖，一掌迎了上來，電光石火之間，「啪」地一聲，兩人雙掌，已然相交。

白玉龍心中暗嘆了一聲，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是什麽人，若是那人死在蒙面女子手下的話，他心中實是過意不去的。

可是，兩人雙掌相交，其結果却是出人意料之外！只見那蒙面女子的身子忽然一搖，再搖，接着，便見她騰騰騰地向後連退了三步，砰地一聲，坐倒在地，鮮血已自黑紗之中，湧了出來。

一直站着不動的八個人，這時不約而同，身形閃動，向前圍了上來。

但是那蒙面女子身形一挺，手在地上一按，已經站了起來，沉聲說道：「別動手！」

她已然受了內傷，再高叫了一聲，已不住喘起氣來，喘了幾聲，才又道：「你們不是他的敵手，動手也是無益，快退到我身後來。」

那個人一聲不出，身形疾閃，已來到了那蒙面女子的背後。蒙面女子發出了嘿嘿地幾下乾笑聲，道：「尊駕何人，留下名頭來！」

可是那穿着黑袍，頭戴竹籮的人，却是一聲不出，只見他手腕一翻，又是一掌，向前拍出！

那蒙面女子悶哼一聲，一揚手，和那八人身形一起向後，疾退了出去，穿過了倒坍的牆，到了大廳之外，那人向前連趕出了三步，又連出了三掌！那蒙面女子剛才一掌被人震成了內傷，如何還敢還手，連連後退，心知那人在，自己難以逞強，氣得她一聲大喝道：「你竟敢和紅梅宮作對，叫你定無好收場，咱們後會有期！」

她雖然受了內傷，但是身形仍是十分矯捷，帶着八個人疾掠了起來，轉眼之間便已看她們奔出金劍莊，越奔越遠了。直到她們奔得看不見了，才見那頭戴竹籮的人轉過了身來。

那白玉龍等人全被剛才那一剎間所發生的事，弄得呆了，因爲在他們看來，那個蒙面女子的武功，已然可說高到了極點，但是忽然之間，又來了這樣的一個怪人，竟在一招之間，便將那蒙面女子擊退！這樣看來，這怪人的武功之高，實在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直到此際，那怪人轉過了身來，白玉龍才忙行了一禮，道：「多謝尊駕相救，不知尊駕尊姓大名，可能見告麽？」

那怪人並不出聲，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走了過來，他頭上戴着一個竹籮，他自己可以從竹籮的縫中看人，但是人家却是絕沒有法子看到他的，是以他一步步向前踱

來之際，令得白玉龍覺得詭異之極。白玉龍心頭生寒，正待向後退去，可是那人却已突然伸出手來，握住了白玉龍的手，拉着白玉龍，向外便奔，身法快絕，白玉龍只覺得耳際「呼」地一下風响，眼前根本什麽也看不到，只覺出人已到了大廳之外，依稀聽得魏非子叫他之聲。

接着，第二個起伏過處，他人已出了金劍莊之外！被那人拉着，白玉龍不斷地向前奔了出去，勁風撲面，令得他好想開口詢問，都在所不能，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那人才突然停了下來。

白玉龍定了定神，發現自己是在一個小山丘之中，那小山丘十分清幽，有好幾株古木，在一株古木之下，有一個女子，正背對着他坐着。

白玉龍一看到那女子的背影，心頭便卜卜亂跳，失聲叫道：「金鳳！」

他一叫，那女子陡地轉過身來，不是魏金鳳是誰？白玉龍也不知道那怪人是什麽時候鬆開他的手的，他陡地向前奔去，魏金鳳也向他奔了過來，兩人迅速地接近，接着緊緊地抱在一起。

他們緊緊地抱着，相互一次又一次地叫着對方的名字，大有不相信自己還有見面的可能一樣，好一會，白玉龍才問道：「金鳳，你是怎麽會在這裏的？」

魏金鳳淚水泉湧，道：「我到紅梅宮找你去了，可是紅梅宮中的人說，你就要和一個名叫月蘭的姑娘結婚了，我……」

白玉龍只覺得心頭一熱，也不由自主落下淚來，但是他一面却在笑着道：「別傻了，我怎會再娶別人？只有你是我的妻子！」

魏金鳳將頭緊靠在白玉龍的胸前，她仍然在抽泣着，道：「我哭昏了過去，醒來之後，我只覺得天地茫茫，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我迷迷惘惘，走上了一個極高的山峯，我叫着你的名字，叫得聲音也啞，我向山峯之下跳了下去——」

白玉龍失聲叫道：「金鳳！」

魏金鳳道：「若是我跳了下去，那麽我和你，就只好來世相見了。可是我才一跳起來，衣服就被人抓住了，那人穿着一件黑袍，頭上套着一個竹籮，我不知他是什麽人，是他帶我到這裏來的。」

白玉龍「啊」地一聲，說道：「我也是他帶來的！」

兩人這才一齊四面看去，却看到那人，仍然在山坳之中，離得他們遠遠地，坐在一塊大石之上，那人的頭上，仍然戴着那個竹籮。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連忙來到了那人的面前，兩人互望了一眼，不約而同雙膝一曲，齊齊跪了下去。白玉龍道：「尊駕能使我們夫婦兩人，再度相逢，恩同再造，請受我夫婦一拜！」

他們一齊拜了下去，那人也不阻攔，也不出聲，等到兩人拜畢，那人才長嘆一聲。

白玉龍忙又道：「尊駕對我們恩重如山，若是我們竟不識恩人眞面目，實是一大憾事。」

那人又嘆了一聲，從他的嘆息聲聽來，他的心中，像是十分愁苦。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正在心頭愕然間，巳見那人舉起手，慢慢地將頭上的竹籮除了下來。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連忙定睛看去。

一看之下，他們更是發怔！

只見那人在除去了頭上所套的竹籮之後，竟是一個將近六十的老婦人。只不過雖然歲月無情，在她臉上留下了滿面皺紋，但是她却十分雍容華貴可見得她年輕之際，實在是一個罕見的美人。

白玉龍以前從來也未曾見過這樣的一個老婦人，可是此際，不知怎地，他一見了那老婦人，便覺得心中陣陣發熱，就像是見到了最近最親的親人一樣！

魏金鳳一見對方是老婦人，也不禁一呆道：「婆婆，你救了我們，不怕得罪紅梅宮麽？」

那老婦人忽然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異樣，笑聲中夾雜着太多的無可奈何，笑了好一會，才聽得她道：「我？我爲什麽要怕紅梅宮？我就是紅梅宮的主人！」

她就是紅梅宮的主人！這一句話的每一個字，簡直就像是一個霹靂一樣，打在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於心頭之上，令得他們不由自主，退出了兩步。

可是，在退出了兩三步之後，白玉龍却發現對方的目光一直望在自己的身上，那種眼光，令得他感到不論躲向何處，都不能避得脫的，而且，在她的目光之中，可以找到數不盡的關注，白玉龍有生以來，還未曾被這樣的目光注視過！

他的心中又陣陣發熱，而且也覺得鼻酸，他的口唇抖動着，好一會，終於自他的口中，道出了一下稱呼來道：「娘！」

那老婦人的淚水，簌簌地落了下來，一聽得白玉龍叫喚，她忙不迭叫道：「孩子！」

白玉龍向前衝了過去，那老婦人緊緊地抱住了他的頭，這實在令得魏金鳳呆住了！

好一會，白玉龍才抬起頭來，道：「娘，七姑所說的，全是眞的？」

老婦人滿面淚痕道：「眞的，全是眞的。」

魏金鳳走了過來，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白玉龍，又望了望那老婦人，白玉龍拉住了魏金鳳的手道：「娘，這是你的媳婦。」

老婦人道：「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她是我的好媳婦了！」

白玉龍又道：「娘，爹可好麽？」

老婦人點頭道：「他好，但是我和你爹命就苦了，我們竟生活在紅梅宮中，你爹捨不得親生骨肉分離，在你出世之後兩天，就帶着你逃了出來。其實，我又何嘗捨得？可是紅梅宮中的規矩如此！」

老婦人苦笑着又道：「紅梅宮中的規矩，數不清的規矩，絕不能留男孩子在宮中，孩子，要不然我何至於一生出你來，就看不見你了？」

她又抹了抹淚，才道：「你爹在外面，改名叫白震東，我早巳知道了，因爲他用的那柄金劍，是我私下送給他的，可是這件事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改名換姓，變易容貌，可是他却不隱藏這柄金劍，可知他心中是對我好的，而且也知道，我是不會難爲他的。我是希望紅梅宮中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是十年前，他還是被人找到了，他被人找到，我也是歡喜的，因爲我終於又可以見到他了。但是我的兒子呢？我和天下的娘沒有什麽不同，我能不想念自己的兒子麽？」

白玉龍又激動地叫道：「娘！」

老婦人笑了起來道：「孩子，爲娘的糊塗了，不知你巳娶了這樣好的妻子，竟命人將你帶到紅梅宮來，想你在紅梅宮中住上一世，現在我知道了，你們可以不必再理會紅梅宮什麽了！」

白玉龍大是歡喜道：「娘，那你在救我之時，何以要套住竹籮？」

紅梅宮主苦笑道：「我怕被她們認出來。」

白玉龍駭然道：「娘，你是紅梅宮主人啊！」

紅梅宮主道：「是的，但是紅梅宮歷代傳下來的規矩，却一直刻在一塊大石之上，連宮主也要遵守，除了我之外，宮中還有掌刑、執法，我雖然是宮主，却也不能獨斷獨行。」

白玉龍苦笑道：「娘，那麽，我們想要不理會紅梅宮，也是在所不能的？」

紅梅宮主慢慢地站了起來，說道：「但是我却有法子，令得紅梅宮中歷代相傳的規矩，變得一文不值，變得無人理睬，變得——」

她講得十分激動，陡地住了聲，握住了白玉龍和魏金鳳人的手道：「就算單單爲了你們兩人，我也值得那樣做了！」

白玉龍雖然不知道母親要怎樣做，可是他心中却也隱隱感到事情非同小可，他忙道：「娘，你要廢去紅梅宮中的一切法規，可是得冒大險麽？」

紅梅宮主的聲音，在剎那之間，又變得十分平靜，道：「不，不必冒什麽險的，孩子，你們抬起頭來，讓我再好好地看看你們。」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一齊抬起頭來，紅梅宮主望着他們，好半晌，她才嘆了一聲道：「行了，孩子，我去了，你們放心好了，紅梅宮的那許多法規被廢之後，再也不會有人來麻煩你們了！」

她慢慢地向後退去，退出了好幾步，突然身形一閃，便失去了蹤跡。

白玉龍和魏金鳳兩人，望着她的去向，好一會，白玉龍才將自己被那兩個蒙面人擄去之後的經過，向魏金鳳詳細地敘述了起來……

× × ×

一個月之後，在一個十分平坦，綠草如茵的山谷之中，許多人默立在一座新墓之前。站在最前面的是金劍白震東，在白震東身後的，則是白玉龍和魏金鳳。

在他們三人身後，還有許多人，有魏非子、祁連二雄，有一手巳裝上了鐵鈎的神行無影蔣無方。還有許多年紀長幼不同的女子，以及一些滿面皆是感激之容的男子。

在那些女子之中，月蘭也在，月蘭的雙眼，一直定在白玉龍的背影之上，一臉皆是幽怨之色。

山谷中人雖多，但是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好一會，才聽得白震東以十分沉緩，十分悲痛的聲音道：「紅梅宮數百年相傳，法規重女棄男，男人一入紅梅宮，終生不得離去，違者立死，數百年來，不知使多少人流盡傷心淚，也不知送了多少人命！」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山谷中倒有一大半人，發出了一聲長嘆。

白震東又道：「當年立下法規之人，曾將各條法規，一齊刻於石上，並且註明，若有那一代宮主，想廢棄法規的話，必需將她本身的鮮血，洒遍法規的每一個字，各位，紅梅宮第九代宮主，以本身鮮血，廢棄法規，令我們得以超脫生天，而她……她自己……」白震東講到這裏，再也講不下去，語言哽咽，突然之間，他放聲大哭起來！

他一哭，一大半人，都跟着欷歔不已，這些人本來全是在紅梅宮中，受着種種法規約束的男女，紅梅宮主的壯舉，令得他們也搬開了壓在身上的大石！白震東在不斷地哭着，白玉龍和魏金鳳也不住地垂着淚，在山谷中的人，有的巳一聲不出地向外走了出去，有的則還在吞淚。

漸漸地，在山谷中的人巳越來越少了，只見一個人突然撲上墳去，哭聲不巳，一面哭一面道：「紅梅宮主，我的命是你救的，我的命是你救的！」

那人正是聖手劍鹿威，還是白震東將他扶了起來。一直到天色漸漸地黑了下來，山谷中巳只剩下金劍莊中的幾個人了，這幾個人才慢慢地向山谷之外走去，暮色罩了下來，山谷中迅即黑暗，那以自己鮮血，廢棄了紅梅宮法規的紅梅宮主的墳，也完全被黑暗裏沒了！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百步穿楊（下）

文·龍飛　圖·艾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步穿楊李維揚因一時意氣用事，而到抱玉山莊，要找黃小玉一比高下，却不料半途遇上一位艷麗的少女，誤認爲黃小玉，此後更發生連串的誤會，以至黃小玉墜崖，生死不明，李維揚也因逃避黃山威夫婦的追殺而秘密的躲起來，黃山威夫婦在江湖闖蕩了八年，仍找不到李維揚的下落，心中十分懊惱，這天，兩夫婦帶着小兒黃鷹和丁駝子來到抱玉山莊附近，黃夫人打算要將黃鷹和丁駝子留在莊中，然後才和黃山威再去尋找李維揚的下落，不料，來到山莊中，才知山莊早已被一位叫戚金花的麗人所霸佔……

佳人既無恙　釋仇百步針



黃夫人手中的長劍，陡地向前，伸了一伸，那一劍不但出手快絕，而且，用的力道，也是妙臻毫巔，劍尖已然刺透了戚金花胸前的衣服，直抵在她的胸口，可是又未曾傷及她半分！

戚金花只覺得胸口涼浸浸地，在自己還未明白是怎麽一回事間，對方便已然出手將自己制住，她面上也不禁爲之變色，忙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黃夫人厲聲喝道：「你走不走？」

戚金花眼波流轉道：「既然如此，那我自然只好走了。」

黃夫人「哼」一聲，身形一側，便待縮回劍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丁駝子突然啞聲叫道：「夫人小心，不可鬆手！」

可是，當丁駝子的警告出口之際，黃夫人的劍，已縮回尺許來了。

也就在此際，只見戚金花皓腕翻動，她腕上的幾隻玉鐲相碰，叮噹有聲，而她手腕一翻間，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向着黃夫人手中的長劍，疾壓了下來，「錚」地一聲響，長劍被壓得向下沉了一沉，而戚金花的左手，也同時翻起，另一柄短劍，已逕刺向黃夫人的胸前！

她兩柄短劍，同時出手，招式詭異，出手快疾，堪稱奇絕！

黃夫人經丁駝子一提，雖然其時已然縮回劍來，但是猛地心中一凜，也已然有了警覺，就在戚金花左手劍送出之際，她身子猛地向後一仰，被壓得沉下去的長劍，也「颼」地向上，疾揚了起來！

那一劍揚起，恰好來得及格擋戚金花刺來的一劍，「錚」地一聲響，兩件兵刃相交，黃夫人的功力，何等深厚，戚金花手中的短劍，立時幻成一溜精虹，向半空之中直飛了起來！

戚金花身形一退，却仍是若無其事也似，笑道：「黃夫人果然名不虛傳，這位駝子，可是你的家人？他也好眼力啊！」

黃夫人心中也不禁一奇，因爲她一直不知道丁駝子爲人如此機警，剛才若不是丁駝子出言提醒，只怕此際她已吃虧了。

是以她也回頭向丁駝子看了一眼，却見丁駝子低着頭，像是十分驚恐一樣。

戚金花冷冷地道：「黃夫人，你們兩夫婦的武功如此之高，八年來，連一個殺女兒的仇人也找不到，可見你們武功雖高，這機智方面未免差了一些！」

黃夫人的面色，陡然之際變得難看之極，青白不定，她盯着戚金花，一字一頓道：「我們遲早會找到他的，一定找得到的！」

戚金花「格格」笑着道：「他在什麽地方，你們可知道麽？」

黃夫人心頭緊緊地絞痛着，感到了一陣陣的痛楚。他在什麽地方？百步穿楊李維揚，在什麽地方呢？

戚金花冷笑一聲，道：「其實，這也怪不得你們，我們教主這些年來，也在到處尋找他的下落，却也是一無所獲！」

戚金花的話才一出口，只聽得大廳之中，突然傳來了一個十分蒼老深沉的聲音，「哈哈」一笑道：「金花，你這小妮子越來越不像話，居然繞着彎子罵人，你豈不是也在說我武功有餘，機智不足麽？」

那聲音一傳出來，黃夫人的面色，變得更難看了，她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兩步！

那正是天河妖叟令狐黠的聲音！

接着，令狐黠便緩步踱了出來，只見他面上帶着奸笑，道：「多謝黃夫人剛才劍下留情，免致小妾劍下喪生，盛情不敢或忘。」

黃夫人面色鐵青，橫劍當胸，一言不發。令狐黠呵呵笑着，抬頭看去，道：「啊，這位一定是令郎了，是不是？」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出現了一種異樣狡猾的神情來。

黃夫人的心中，陡地一動，暗叫了一聲「不好。」連忙又向後退了兩步，一直退到了馬車之前。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令狐黠突然發出了「哈哈」一笑，隨着他那一笑，四面八方，都有脚步聲傳了過來，黃夫人急忙四面看去，只見四面都有人自牆角處轉了出來，不下數十人之多！

那數十人走了出來之後，已將他們團團圍住！

令狐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黃夫人，令郎長得倒玉雪可愛，我看，就請他在我莊上住上些時，你們兩人在外尋找仇人時也好放心些。」

黃夫人勉力鎭定心神，道：「令狐教主，外子隨後就到，倒要問問他肯不肯才行。」

令狐黠當眞狡黠無比，聽了之後，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黃夫人，你是在和我開玩笑麽？未將仇人活捉之前，他絕不回抱玉莊來，這是黃大俠所發下之誓言，普天下人皆知，黃夫人如何還來騙我？」

黃夫人心中吃驚之極，她身形拔起，上了車頂，沉聲道：「丁駝子，你抱住了鷹兒！」

黃鷹大叫道：「我不怕，媽，我不要老丁抱着我，我什麽也不怕！」

丁駝子則顫聲道：「夫人，我……怕得緊。」

黃夫人一上了車頂，英姿颯爽，神威凜凜，沉聲道：「不必怕，你趕車出去，看誰敢阻攔。」

戚金花「格」地一笑道：「教主，你聽聽，她說沒有人敢阻攔。」

令狐黠「哈哈」笑着道：「金花，你說錯了，根本不必任何人阻攔，黃夫人自然不會走的。」

丁駝子這時，已然「叭」地一鞭，揮了下去，拉車的兩匹馬待向前衝了過去，但是令狐黠身形疾幌，一伸手，按住了一匹馬的額頭，另一手一揚，「呼」地一聲，有一件東西，向黃夫人飛了過來，道：「黃夫人，你看，那是什麽？」

黃夫人「哼」地一聲，並不伸手去接，只是長劍向前一伸，突然刺了出去，正刺在那物事之上。

那物件却也不是什麽暗器，而是一隻小小的綢包，一被劍尖刺中，綢包便散了開來，「啪」地一聲響着，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落在車頂之上。

黃夫人低頭看去，只見落在車頂上的，是一隻鑲有三顆明珠的金釵。

一看到了那根金釵，黃夫人整個人都呆住了！

她雙眼定在那根金釵之上，身子却在簌簌地發着抖，黃鷹叫道：「媽，什麽事，什麽事？」

丁駝子則低聲道：「別吵！」

黃鷹仍然在叫着，但黃夫人慢慢揚起了手，示意他不要出聲，然後，她自己抬起頭來，又望了令狐黠半响，才道：「你……是從哪裏來的？」

令狐黠一笑，說道：「黃夫人請跟我

來。」

他竟轉過身，向大廳內走了進去，丁駝子又失聲道：「夫人，不可！」

但是黃夫人却一擺手，道：「你別管我，你們在這裏等我。」

丁駝子着急道：「夫人，你要是進去了，小公子——」

黃鷹的神色也是相當害怕，但是他立即道：「媽，我不怕，我已經不小了！」

黃夫人沉聲道：「好孩子！」

她一聲「好孩子」才出口，身形疾掠了起來，向下一落，便落在令狐黠身後。

黃夫人的身形向下一沉之際，令狐黠的去勢，突然加快，「颼」地一聲，便已進了大廳，黃夫人也立時跟了進去。

令狐黠和黃夫人一走，圍住了那輛馬車的數十人，也圍得更近了一些，戚金花搖擺着身子，走向前來，笑道：「小弟弟，你媽媽也進去了，你怕什麼？還不快跟我進去看看？」

戚金花的話，令得黃鷹大怒，罵道：「呸，你不是好人，你是妖精！」

戚金花却只是格格地笑着，丁駝子又顫聲道：「這位姑娘，常言道……寃有頭，債有主，你……你何苦和一個小孩子過不去！」

黃鷹大聲道：「我不小了，我和她動手，我不怕！」

丁駝子一伸手，握住了黃鷹的手臂，道：「你不能去，你絕不能去。」

戚金花笑道：「駝子，你這樣忠心耿耿作什麼？你不讓他下來，我就將他拉下來！」

丁駝子喘着氣道：「你高抬貴手，姑娘，你全福全壽，高抬貴手罷！」

戚金花却早已身形一幌，一陣香風過處，她已然上了車踏，笑道：「駝子，你讓開些，我來接他下車！」她一面說，一面伸手便向黃鷹抓來。

黃鷹家學淵源，武功自然也相當有根底，一見戚金花抓來，反手一掌，便向戚金花的手背，拍了下來。

戚金花「哈哈」一笑，手一縮一翻，五指如鈎，已反扣住了黃鷹的手腕道：「下來吧！」

她一面說一面已用力一拉，可是也就在此際，却只見丁駝子突然伸出手來，五指一緊，却已抓住了戚金花的手腕。

那一抓，敢情十分大力，令得戚金花的五指一鬆，將黃鷹放了開來！

而且，那一抓也全然出於戚金花的意料之外，她陡地一呆，左手一掌待拍向丁駝子時，丁駝子的一掌，已然加在她的頭頂之上。

丁駝子的出手雖快，而且他一出手，便將戚金花制住，戚金花連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但是丁駝子的身子，却在劇烈地發着抖。他道：「小公子，你……快趕着車子走。」

黃鷹却還在道：「不行，我媽還在裏面。」

丁駝子的聲音，抖得更厲害，他道：「你……你快趕着車子走，夫人武功高強，不打緊的，我們……去告知老爺去，快去！」

黃鷹拿起了馬鞭，「啪啪」兩鞭，揮了下去，馬兒撒開蹄便向外奔了開去。

圍住馬車的人雖然多，但是戚金花被丁駝子扣住了脈門，按住了頭頂，圍住的人，如何敢不讓路，馬車衝過去，紛紛退了開來。

馬車直衝出了莊門，可是那數十人，也發一聲喊，早有人牽出馬來，他們各自翻身上馬，隨後潑剌剌地追了上來，衰草滿地的路面之上，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實是扣人心弦之極！

黃鷹一看到後面有人追來，一鞭緊過一鞭，馬車的去勢，快疾無比，隨後追來的四五十騎，始終跟在後面三四丈處，也不敢太接近，可是也絕無離開之意。

不消多久，已來到路近頭，見到了大道，馬車陡地一轉，轉上了大道，去勢更疾，轉眼間，已然可以看到那座石亭了。

遠遠地可以看到，在石亭之前，站着黃山威，黃山威身形長大，本來極之魁梧，可是這時看來，却給人十分落寞之感。

而黃山威顯然也被那一陣急驟的蹄聲驚動了。

而且，他自然也認出了那輛馬車來。

他身形幌動，幾個起伏便已趕到了近前，黃鷹一看到了父親，一鞭抽下去，一聲大喝，馬車立時停了下來。

黃山威在迎向前去之際，還根本未曾看到車上發生了什麼事，這時車子一停，他才突然看到，丁駝子的手中，抓着一個絕色女子！

黃山威一呆大喝道：「丁駝子，是怎麼一回事？」

丁駝子手一鬆，戚金花身子立時凌空翻起，向後疾掠出去，迎上了追來的那數十人，那數十人立時將她團團擁住。

丁駝子的身子發着抖，道：「老爺……夫人……莊上……令狐黠在莊上！」

黃山威對於丁駝子的話，像是沒有聽到一樣，只是目射精光望定了丁駝子，黃鷹說道：「爹，老丁出手很快，那女人想害我，是老丁將她抓住了的。」

黃山威徐徐地道：「老丁，這些年了，我竟不知你是一個會家！」

丁駝子道：「我……算是什麼會家？祗不過偸偸跟公子學了些功夫吧了！」

黃鷹笑了起來道：「爹，你看我做師傅，還不錯吧！」

丁駝子也乾聲笑了起來。可是黃山威對於這一老一小兩人的笑話，却是一點也不欣賞，他仍然寒着臉，一字一頓道：「閣下何人？」

丁駝子還未曾回答，黃鷹已道：「爹，你……難道不認識他？他是老丁啊！」

黃山威「哼」地一聲，身形暴起，直上直下，拔起了五尺，手起掌落，「呼」地一掌向於丁駝子的頂頭，疾拍了下來！

那一掌來得突然之極，在黃鷹的驚呼中，丁駝子身子，簌簌抖着，雙手抱住了頭，却是並不躱逃，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那一掌已齊齊正正擊在他後腦之上！而黃山威身形徒向後一彈，也彈了開來。

黃鷹一欠身，將丁駝子的身子，緊緊抱住，叫道：「老丁！老丁！」

他陡地轉頭去道：「爹，你爲什麼要打老丁？你爲什麼要打他？老丁，你……被爹打……死了麼？」

丁駝子一直縮着頭，直到這時，才抬起了頭來道：「公子，我可是被老爺打死了？」

黃鷹本來滿面皆是惶急不平之狀，看他的樣子，像是立時就要哭了出來一樣，但是，一聽得丁駝子這樣的問自己，他却也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老丁，你要是死了，還能夠發出聲來問我麼？」

丁駝子哭喪着臉道：「老爺——」

黃山威心中的疑惑，仍然未去，他剛才一掌向丁駝子拍下，丁駝子只是抱住了頭，絕不躱逃，看來他並不像是會武功之人，但是黃山威自然知道戚金花是何等樣人，連戚金花都可以擒得住，其人的武功，自是非同小可的。

要知道學武之士最忌的事，便是有人隱名埋姓，藏在近側，那喚着「臥底」，一經查出立時嚴厲對付的。剛才黃山威那一掌，當眞是想將丁駝子一掌拍死了的。

但是他一掌擊到中途時，忽地想起，這近八年來，丁駝子一直和自己在一起，黃鷹更是他帶大的，若是他要害自己，什麼時候不好害？他如要加害鷹兒，更是易如反掌，何以七八年來，一直都相安無事？他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是以才發掌發到了一半，突然內力回收的。

而對丁駝子來說，剛才他等於已在鬼門關前，打了一個徘徊一樣！

這時，黃山威儘管還是滿腹疑雲，但也却也不及追問，只是沉聲道：「丁駝子，夫人怎樣了？」

丁駝子想是嚇壞了，連講話的聲音，也變得乾澀無比，道：「夫人……夫人……她……」

他沒有講下去，却聽得戚金花尖聲道：「黃夫人應敎主之邀去商議一件事。」

黃山威大吃了一驚道：「什麼？」

丁駝子道：「眞的。」

黃山威倏地轉過頭來，雙眼射出凌厲無比的光芒，望定了戚金花，戚金花雖然遠在三丈開外，但一接觸到黃山威那兩股凌厲無匹的眼光，心中也感到一陣害怕，她勉力鎭定道：「你……望着我作甚？」

黃山威沉聲道：「你是令狐老賊的愛妾，是不是？」

戚金花爲人極聰明，她一聽得黃山威這樣問，已知黃山威心中想些什麼了。黃山威心中所想的，自然是黃夫人若是爲令狐黠所擒，那麼，他若擒住了她，就可以和令狐黠換人了！

當戚金花才一想到這一點時，她的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可是，她隨即想到，在自己的身邊圍着四五十人之多，這四五十人，莫不是武林高手，黃山威只有一人，自己怕他何來？

她一想及此，胆氣頓壯，立時嬌笑道：「是啊，我是他最心愛的人兒。」

黃山威手背一抖，「錚」地一聲響，已然拔劍出鞘，他將寒光森森的劍抱在雙掌之中，向戚金花遙一拱手道：「那就多有得罪了！」

戚金花叫道：「你們小心——」她這裏叫聲甫畢，只聽得黃山威突然發出了一下長嘯聲，隨着那一下長嘯聲，只見劍影滾動，黃山威已然抖動長劍，向前直衝了過來！

戚金花一叫，已有十來個人搶出幾步，攔在戚金花的面前的了。可是，黃山威的來勢實在太以驚人，太以凌厲了，他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前衝了過來的，首當其衝的四個人，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一怯，不由自主，匆忙向外逃了開去。

還有四個人總算胆色較壯，倉皇還了一劍，可是只聽得「錚錚錚錚」四下響，四柄長劍一齊斷折，那四個人的身子，也各自被一股大力撞得向外跌翻了出去，黃山威再是一聲大喝，長劍自上而下，匹練也似，斜削了下來，還有六七人發出了一聲驚呼，紛紛退避，戚金花雙足一點，身子向上，疾拔了起來。

眼看她一拔起，就可以避開黃山威的一劍了，但是黃山威的身子却也跟着拔起。在黃山威的身子也跟着拔起之後，半空之中，只見劍影千重，不見有人。

但是俄頃之間，劍影歛去，人影陡現，只見兩個人，自半空中一齊落了下來，戚金花的脈門，已被黃山威扣住，她面白如紙，滿面怒容。

其餘數十人，看到了黃山威大展神威，片刻之間，已將戚金花制住，個個張口結舌，呆若木鷄！

戚金花雖然被扣住了脈門，無法掙扎，但是她仍然在尖聲叫道：「你們這批飯桶，望定了我作甚？他抓住了我，你們不會去抓他兒子麼？小心，那丁駝子是一個會家！」

黃山威一聽，也急叫道：「老丁，你別再藏頭露尾了！」

丁駝子急道：「老爺，老爺，我是不會武功，我是不會武功的啊！」

就這幾句話工夫，已有十來個人，各仗兵刃，向前一湧而上。

丁駝子用十分難聽的尖叫聲大聲叫道：「我們快逃！」

他一鞭子向馬上抽了下去，可是這時，早已有兩個人着地滾到，「唰唰」兩刀，將車輪剖成了兩半，車子向旁便倒。又有一人，一手提住了丁駝子的後頸，將他直提了起來。

黃鷹尖叫道：「別傷老丁！」

他身形一起，飛起一脚踢在那人的手腕上，那人一負痛，手鬆了開來，丁駝子的身子，骨碌碌地滾到了馬車旁邊，他連忙縮進了車底下。

這時，黃山威抓住了戚金花，但是也疾趕了過來，長劍霍霍，二招之間，便傷了七八人。可是對方共有數十人之衆，黃山威雖然所向無敵，可是等他趕到馬車邊時，黃鷹却已被兩個漢子，在他的身後將他緊緊地箍住！

黃山威發出了一聲巨喝，道：「放開他！」

那兩人望定了戚金花，戚金花尖聲道：「快將他帶到東面林中去等我，你們立此大功，我對敎主說，升你們爲天地人三堂中天壽堂堂主！」

那兩人一聲長嘯，帶着黃鷹，身形疾拔而起，並厲聲道：「黃大俠，你不想絕後，就別追上來！」

戚金花也道：「黃大俠，他們兩人，

外號人稱千蛇雙毒，倒眞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黃山威一則投鼠忌器，二則他抓住了戚金花，究竟行動遲滯些，眼看想追上去，已然不及，立時道：「你叫他們放開，不然我先殺了你！」

戚金花一聲冷笑道：「不會的，黃夫人還在抱玉莊上哩！」

黃山威陡地一呆，就在那兩句話間，千蛇雙毒身形如飛，幾個起伏早已隱沒在路邊的林子之中，看不見了。黃山威心中又驚又怒，他緊緊地握着戚金花的手腕，雖然他武功絕頂，但是突然之間，遭此巨變，他却也方寸大亂，無法應付。

他呆了極短的時間，便厲聲道：「跟我到抱玉莊去！」

却見丁駝子自車下探出頭來，抖着聲問道：「老爺，是……是叫我麼？」

黃山威一頓足並不回答他，帶起戚金花，便落在一匹馬上，雙腿一挾，馬已向前疾奔而出，其餘人也紛紛上馬，跟了上去，竟沒有人來理會丁駝子。

・丁駝子自車底爬了出來，他呆呆地站着，汗自他的額上，像是十幾條小河一樣地淌了下來。

看他的樣子，他像是極之害怕，他的確是害怕之極了，他從來也沒有像剛才那樣害怕過！

× × ×

黃山威制住了戚金花，向前飛奔而出，眼看將要奔到抱玉莊門口了，只見一匹馬自抱玉莊中，直奔了出來，轉眼之間，便到了近前，自莊上奔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黃夫人。

黃夫人一見了丈夫，高叫了一聲，身形一縱，已然下了馬，喘着氣，道：「山威……山威……我見到小玉了，我見到小玉了！」

她講到第二句「我見到小玉了」時，也不知道是太高興了，還是受刺激太甚了，她雙眼之中，淚水如泉也似湧了出來。

黃山威的身子猛地一震，忙道：「夫人，你……別太傷心了。」

黃夫人搖着手，道：「我不是傷心，我……是高興，我們的小玉好端端地在抱玉莊上！」

黃山威呆呆地騎在馬上，道：「夫人，你……好幾次半夜驚醒，也曾告訴我見過小玉來。」

黃夫人聲嘶力竭，道：「這次是眞的，小玉一直被令狐點軟禁在抱玉莊上，當日她從抱玉崖上跌下去並未曾死，是被令狐點擒住的。」

黃山威的目光轉動，望向戚金花。

戚金花一笑道：「她說的句句是實，你望我則甚？」

黃山威臉上的肌肉抽動，以爲慘死已然八年，魂牽夢縈的愛女，爲了女兒，這位大俠，大英雄，不知在背後流過多少眼淚，如今忽然知道女兒好端端地還在，他實是不知是悲是喜！

正在此際，只見令狐點「哈哈」笑着，自莊中踱了出來，道：「黃大俠回來了？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勸她答應犬子的婚事，但是她却一直不肯，看來，非要父母之命不可了？」

黃夫人忙又道：「他還是要女兒答應他兒子的婚事。」

黃山威厲聲道：「放屁，他累我們在江湖上奔波八年，還有臉提這件事！」

令狐點道：「黃大俠，你可別忘記，李維揚傷我孩兒一目，若不是我將令嬡生還的信息瞞住，你怎肯遍天下去找李維揚？但是如今，已歷八年之久，李維揚仍是踪影不見，自然是再也找不到的了，我又何妨舊事重提？」

黃山威怒道：「你怎知李維揚找不到了？」

令狐點笑道：「自然是，你知道他在哪裏？」

× × ×

百步穿楊李維揚在拚命地逃着，他的身形是如此之快，以致他簡直如同是在地上飛快地滾動着的一隻球一樣，是的，他看來像一隻球。因爲他的背上高起了一塊，是的，他背上高起了一塊，因爲他假扮成了一個駝子。是的，他扮成了一個駝子，他已扮了八年。他，就是丁駝子。百步穿楊李維揚，就是丁駝子。

丁駝子是七年多前，在一家客店的後院中懸頸，被黃夫人救下來的，自此之後，他一直跟着黃大俠夫婦，那是因爲他在逃亡了近半年之後，感到自己已然避無可避時想出來的辦法。黃大俠夫婦正在遍天下尋找他，但是他却扮成了一個又老又可憐的駝子，在黃大俠夫婦的身邊。

當然，他得日夜小心提防露出破綻來，但是，那却是最使他安全的庇護所，他安全地渡過了七八年，直到剛才他出手救了黃鷹，才露出了破綻來。

他知道，黃大俠在一時之間，雖然被他瞞了過去，但是絕瞞不久的，當一切風波過去之後，黃大俠就會想起他來，那時，不消盤問多久，他一定會進一步露出破綻來，而不能再隱瞞身份的。

所以他必需逃，他必需以最快的速度，逃到最遠的地方去！

他自然也知道自此之後，他不能再托庇在黃大俠的身邊，實在來說，天下雖大，也已然沒有什麼他可以稱爲安全的地方了。但是，他還是非逃不可！他身形迅速地投進了林子中，在密密層層的樹木中他似乎安心了些，他喘了幾口氣，正當他準備提氣再奔時，他聽到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他連忙迅速地爬上了樹去，躲了起來。

× × ×

黃山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夫人，小玉……她怎樣了？」

黃夫人道：「她長大了，可是我還認得她，她正是我們的小玉，她被禁在一個十多丈深的乾井之中，我縋下火把去，看到了她！」

黃山威一聲怒吼道：「老賊，你竟將我女兒在古井之中，因禁了八年之久？」

他想起愛女在這八年之中，竟受着這樣的苦楚，怒意陡生，手臂一振，「轟」地一聲，一股大力疾湧而出，將戚金花向令狐點推了出去。

令狐點絕未想到黃山威竟會突然動手，及至戚金花迎面飛了過來，他大吃了一驚，急忙雙手齊出，便向戚金花的身子托

去。

他武功也是非同小可，一將戚金花的身子托住，雙臂向旁一移，已將戚金花的身子輕輕巧巧抛向一邊，跌在地上。

但是黃山威在抖出戚金花之際，是封了她穴道的，令狐點在急切之間，也來不及解開她的穴道。黃山威一抛出了戚金花，身形疾起，叫道：「夫人，你還不去將女兒救了出來？」

一言提醒了黃夫人，黃夫人長劍閃動，返身向莊中疾竄了進去，她劍勢滾滾，誰敢阻攔！

而黃山威一面大叫，一面自上而下，已連攻了七劍，令狐點左右閃避，極之狼狽，他厲聲道：「我一發信號箭，立時便有千斤大石，墮入井內！」

黃山威身形流轉，劍發不已，道：「我信你所說是實，但是你怎有餘暇發信號箭？」

令狐點聽得黃山威如此說，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他自然知道，不要說沒有餘暇取信號箭出來，捏破了抛向半空，就是想抽個空，將他的獨門兵刃，五毒虎爪取了出來，也是在所不能！

因爲這時候，他全力以赴，尚且覺得劍氣森森，對方的長劍隨時可以削中他，只消略慢一慢，那是定然性命難保的了。

令狐點一生之中，也不知遇過多少強敵，但是却也未曾遇到過這樣的高手，刹那之間，他實是汗流浹背，他心中一起恐慌，腳下略慢了一慢，便聽得「嗤」地一聲響，一劍已自他脅下穿過，在他衣服上穿了一個大洞，雖然未曾受傷，但是脅下生風，更增寒意！

轉眼之間，黃山威七七四十九劍，三百四十三式變化，一齊使完，劍法略慢了一慢，令狐點究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大叫一聲，身子趁機後退，一抖手，「嗤」地一聲響，一枚信號箭，已然直飛半空。

黃山威一聲大叫身形拔起，一劍向信號箭削去，但是他一劍到處，只削下了一半，落下滿天光雨，還有半截，依然升了上去！

黃山威身在半空之中，陡地一翻，落了下來，劍尖突然指住了躺在地上的戚金花的咽喉，令狐點料不到有此一着，想要趕過來時，已然不及！

黃山威一聲冷笑，道：「小女若有不測，你和她都要陪她到九泉一行！」

令狐點面色鐵青，呆立不動，刹那之間，四周圍一起靜了下來，和剛才兩人厮殺之際，那種驚天動地的情景相比，簡直如同兩個世界一樣！

那種極度的沉寂，維持了沒有多久，便聽得莊內響起了黃夫人的高叫聲，緊接着，兩條人影，已疾掠而至，在黃夫人身邊，是一個面色蒼白之極的女子，她的左頰上，有一道淡淡的傷痕，正是黃小玉！

黃山威打從心底深處笑了出來，道：「老賊，你信號箭放得遲了！」

令狐點道：「好，你女兒無恙，你也該放開她了！」

黃山威搖頭道：「現在還不行，犬子被貴教門下兩人劫走，要找到了犬子，安然無恙，才能放她！」他一俯身，將戚金花自地上提了起來，向黃夫人一推，令狐點搶前一步，但不等他出手，黃夫人早已扣住了戚金花的脈門，將她拉了過來。

黃山威這才緩緩地轉過身去，望着他的女兒，他的鼻中一陣一陣發酸，他想叫女兒一聲，可是奇怪的却一聲也叫不出來，直到黃小玉撲到了他的懷中，他才叫了出來，可是這時候，他聲音哽塞，也根本聽不清他叫的是什麼了。

好一會，他才道：「小玉，你和你母親在此，先將莊中的狐羣狗黨，一齊驅了出來。」

他又轉頭道：「令狐教主，犬子被貴教門下，劫到了東林之中，煩你和我一齊去找一找，你最好希望犬子安然無事！」

令狐點面色鐵青，悶哼了一聲，他捨不得戚金花，自然不敢不從！

× × ×

李維揚一竄上了樹，便看到兩個人，各自用手臂箍住了一個孩子，脚步一致搶了進林子來，一進林子便停了下來。

那孩子却正是黃鷹！

李維揚不禁抽了一口涼氣，他連動也不敢動一動，只盼望那兩人快點離去，可是，那兩人却並沒有離去的意思，其中一個一伸手，點了黃鷹的穴道，將黃鷹放了下來，那人面長如驢，神情驕妄，道：「哈，好運道自天而降，想推也推不掉，我就快任本教天壽堂堂主了！」

另一個面有赤記一副凶相，只聽得他冷冷地說道：「你只怕弄錯了吧，可以當天壽堂堂主的是我！」

長臉的厲聲道：「你未曾聽得戚姑娘說——」

他話講到了一半，便突然停了下來，

那是因爲他自己也記起了戚金花的話，戚金花許下一個天壽堂堂主之位，那是在魔敎之中，權威極高的高職。

但是，如今，他們却有兩個人！

長臉的說了一半，突然停了下來之後，隨即一笑，道：「你我是好兄弟，難道還爭這個麽？誰當堂主，還不是一樣？」

面有赤記的道：「說得是，那你就不必和我再爭了，就由我當了這堂主吧！」

長臉的怒道：「這是什麽話，我們結義之際，我却是兄長！」

面有赤記的道：「是啊，你做兄長的，讓讓小弟，又有何妨？」

長臉的目射兇光，望住了對方，面有赤記的，也不甘示弱，兩人互望着好一會，突然之間，長臉的滿面笑容，伸手在赤面的肩頭之上拍了一下道：「我們——」

可是他只講了兩個字，便突然住了口，因爲就在此時，自面有赤記的人衣袖之中，已蜿蜒游出了四條全身扁平，青色的毒蛇來。

他的長臉，在剎那間，顯出了驚駭絕倫的神色來，但是他的身子却僵立着不動，他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居然還能講話，道：「好兄弟，你……將這閃電青毒蛇，捉了回去，捉了回去！」

那面有赤記的桀桀笑道：「你只要不動，蛇兒原不會咬你的。」

長臉的幾乎要哭了出來道：「可是兄弟你也別動，一見附近有東西動，蛇兒一樣會咬人的！」

面有赤記的笑道：「我爲何不——」

他才講到這裏，面色陡地一變，轉頭向肩頭之上看去，只見他肩頭上，釘着一枚赤紅色的毒釘！

他桀桀怪笑了起來，然而，他只笑了一聲，身子便向後倒了下去，他身形一倒，四條在地上盤成一團的毒蛇，突然竄了起來，只見青光一閃，長臉的發出了半聲怪叫，身子倒在地上，縮成一團，抖了兩下，就不動了。

而那四條毒蛇則又在他的身上，慢慢地游了開去，到了黃鷹的附近，停了下來：昂起了蛇首，向着黃鷹吐着蛇信。

躲在樹上的李維揚，對下面發生的一切，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簡直驚得呆了，而當他定過神來時，却又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他抬頭看去，只見黃山威和令狐黠兩人，一齊奔了過來！

而那四條「閃電青」却一齊圍在黃鷹的身邊！「閃電青」毒蛇，動作快捷，一見風吹草動，便立時擇物而噬，兩人若是奔得近了，黃鷹立時性命難保，而事實上，若不是黃鷹被封了穴道的話，他見了四條毒蛇，必然害怕，只要略動上一動的話，他也定然沒命了！

李維揚一見兩人飛奔而來，顯然未曾發現眼前的莫大危機，他不顧一切，急叫道：「你們站住，萬萬不能再向前來！」

黃山威和令狐黠兩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的來勢雖快，可是說停就停，而當他們一停下來之際，他們也看清眼前的情形了！他們兩人離黃鷹約有丈許，那四條蛇的身子，已然因爲他們的前來而搖擺了一下。

他們兩人俱皆倒抽了口涼氣，異口同聲道：「閃電青！」黃山威忙又道：「鷹兒，你千萬別動，我來殺這四條毒蛇！」

令狐黠道：「你怎樣殺牠們？只怕劍一揚起，蛇已咬中令郎了！」

黃山威的手按在劍柄之上，但是他却提不起這個勇氣將劍拔出來，他喘着氣，道：「我身形幌動，可以將蛇引開去。」

令狐黠道：「可能引開兩三條，那你我是白送了性命，令郎也是性命難保。」

黃山威僵立着，他面上的肌肉，在不斷地跳動着。而這時候，在樹上的李維揚，面上的肉跳得更厲害！因爲他知道，只有一個人能救黃鷹，那就是他百步穿楊李維揚！

別的暗器，還未曾射到毒蛇，毒蛇一見物影移動，便立時兇性大發，但是他的百步飛針，却是例外，他的百步飛針，又細又快，根本連影都未有，便已可以射中目的了。但是，他的百步飛針如果一出手的話，豈不是等於在告訴黃山威，他要找的百步穿楊李維揚就在樹上？他望着下面，望着黃鷹，黃鷹的穴道雖然被封，但是他的臉上，却也現出了駭然的神色來，他的喉間，突然發出了一陣異樣的聲响來，那是他想哭，但是却又哭不出來之故。

他的手慢慢縮進衣袖去，扣了四枚飛針在手。他是逃不過去的了，四枚飛針不發，還有一綫希望，四枚飛針一發，他是逃不過去的了！

但是，四枚飛針一發的話，黃鷹却有救了！

黃鷹如今沒有問題，但是這樣可以僵持多久呢？他的穴道，一定會自己鬆了開來的，穴道一鬆，他還只是一個孩子，能够一動不動麽？

李維揚已扣定了這四枚飛針，他雙眼也定定地望定了那四條「閃電青」毒蛇。

他頭上的汗，大滴大滴流了下來，順着他的臉頰，落了下來，落到了地上，拍拍有聲，將一兩片落葉，激得略揚了一揚，那四條毒蛇的身子，又搖擺了起來，李維揚突然大叫了一聲，四枚飛針，陡地射了出去！

那全然是出乎令狐黠和黃山威兩人意料之外的事，等到他們猛地一驚時，四條毒蛇的七寸處，已被飛針穿過，牢牢釘在地上，蛇身正在拚命扭曲！

黃山威飛身向前，將黃鷹的身子抱起，令狐黠大叫道：「百步穿楊李維揚！」

李維揚一縱身，自樹上落了下來，黃山威失聲道：「丁駝子！」

李維揚苦笑着，令狐黠大踏步地走了過來，但黃山威閃身攔住了他，道：「令狐敎主，你不可碰他絲毫！」

李維揚急道：「老爺……黃大俠！」

令狐黠恨恨一頓足，退了開去，黃山威將黃鷹的穴道解開，放了下來，他一手拉着黃鷹，反手一拉，拉住了呆若木鷄的李維揚，道：「你跟我來，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李維揚仍是莫名其妙，他不知道黃山威要帶他去見什麽人，但是他却知道一點：那就是，他至少可以不必再逃了，可以不必再躲藏了。

他的脚步，比八年來任何時候，都來得輕鬆萬倍！

（全文完）

武士道軼聞秘史

麥中青·文
可飛·圖

魔門凶焰

天涯涙子 入山擒虎

魔門的噴火金剛，霸佔日本火山郡的火山口，無惡不作，鐵胆大雄爲了報仇，投入天柱廟苦練武功，終於殺掉魔門所有劍客和噴火金剛，大功告成，削髮爲僧。

日本是島國，靠近本州的「臨安縣」，孤島更多，大島小島，星羅棋布，有許多悍盜以及窮兇極惡的人，走投無路，往往駕舟前往孤島匿居，一去不返，臨安縣府有責任把他們拘捕，却又缺少出色的捕快，因此之故，在縣衙的告示牌上面貼滿了緝兇的懸賞，武功超卓的人，只要走近告示牌，把懸賞的紙撕去，立刻有人跟他打招呼，即日掛名「捕頭」，單人匹馬，走向島嶼密佈的海面，跟惡人交手，贏了便有賞錢，輸了沒命，從縣府這方面看，如此作風，以毒攻毒，死的是天涯涙子，要是有人抓了江湖大盜或者罪惡滔天之兇手，縣府老爺「姜羅」就可以領功，這種措施倒是很高明的，值得一讚，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前往緝兇的人，極少是武林高手，十居其九只是送死。

儘管如此，縣府老爺仍是很樂意採取懸紅緝兇這一招對付惡人的，說來說去，仍是這麼一句：「死的是新丁，跟縣裏的捕快無關。」

那是一個下午，烈日當空，有一個身型臉相平平無奇的人，鬚長髮更長，整個的涙子模樣，走到告示牌前面，伸手撕了幾張紙，臉露微笑，站着聽從別人指示。

看來他似是騙取酒肉飽餐一頓的傢伙，很遲，然後有一個衙差走近，說：「你有胆撕緝兇擒盜的懸紅紙張，當然是不惜一戰了，我先問問你，你懂不懂得這個地方的規矩呢？」

此人搖了搖頭，說道：「我只是知道撕了緝兇擒盜的紙張，就是捕快，跨海出戰。」

「不錯，你的確是懂得規矩了，問題在這裏，每一張紙上寫的惡人，都是有名有姓，生擒活捉，各有若干賞錢，越是狂暴的人，緝拿歸案，獎金越多，你喜歡抓那一個？你就撕那一張紙，你怎會連撕五六張呢？」

「我認爲一出手就可以把五六個惡人緝拿歸案，橫豎要出海遠征，索性多抓幾個，多拿一些賞錢或獎金。」

同時捉拿惡人，收獲多少？大有分別，只是浮浮泛泛的匪徒，抓了回來，只是得到十兩八兩銀子，算做賞錢，有名氣的大盜，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緝拿歸案，以金子爲酬，那種人然後有資格列入獎金這一類，涙子模樣的人隨手撕了幾張紙，太過兒嬉了，無怪捕頭「東川宏」向他瞪了一眼。不管怎樣，有人應徵，自願掛名做捕快緝兇，總是對他有利的，如此一想，「東川」就不再盤問，說：「你想做掛名捕快，請往裏面走。」

兩人先後走入縣衙的一角，循例塡寫

姓名籍貫，東川宏向他打量了一眼，說：「你叫鐵胆大雄，這個名字很好，如果你眞有本領，儘可以大顯身手，滿足你殺人的慾望，兼且得到一份優差，可是，你接受命運的挑戰之前，先要接受我們的挑戰，明白嗎？」

「我當然是明白的，新來的人，如果是窩囊的貨色，剛剛交手就輸，太過丟臉，故此縣裏的捕頭要試試他的武功，這是起碼的條件。」鐵胆大雄很冷靜的說。

「是的，正是如此，大雄，你喜歡用那一種武器？」

「我沒有慣用的武器，搶了甚麼武器就用那一種武器，如果對方赤手空拳，我就赤手空拳作戰，如此打鬥比較公道。」

東川宏哼了一聲，說：「聽你的口氣，似乎十八般武器件件皆精的了，是也不是呢？」

「並非是件件皆精，只是件件皆能而已。」

「在拳脚方面呢？你只是鐵胆，並非鐵臂。」

「我沒有說過自己是鐵臂，至於鐵胆，也不是我自己揑造出來，它是祖宗留下來的姓氏，不敢篡改。」

「好，先行試試你的拳脚，你跟我來吧！」

兩人走進演武廳，東川宏說：「我站在這裏，你先發招，切勿手下留情，把我看作你想捉拿的人好了，你能够一招把我打死更好。」

鐵胆大雄說：「你是捕頭，我還沒有名份，如果我把你打死，我就是兇手，決不會那麼笨！叫我跟你落場玩玩，那是不合理的，別說把你打死，就算把你打傷也是不妙，到時你必定含恨在心，我想做掛名的捕快也辦不到。」

「你既然有那麼多的顧慮，那就把我痛打吧。」東川宏很輕鬆的說。

「好，我發招了，請勿怪責我以下犯上！」

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鐵胆大雄便即向前使勁一衝，一個直拳，向對方中路打出。

這種拳脚平平無奇，况且東川宏體格雄偉，肌肉結實，就算他這一拳打個正着，東川宏可能毫不覺痛，故此拳來不避，只是側身取勢，用右拳截擊，向對方打出來的直拳劈下去。

如果這一招大劈拳劈中了對方的右臂任何一處，東川宏的右拳必然化爲彈搥，向對方的臉孔彈出去，這一層道理十分顯淺，大雄當然明白，就在東川宏發拳截擊之際，他也發招，左拳閃電出擊，一個鷹爪，搭住對方右臂的臂彎拗曲之處，使勁一揑。

東川宏的右拳劈中了對方的右臂，有如劈在石頭上面，沒法把它壓低，他自己的臂彎却受制於人，不由自主的跪下來，不過，那種痛楚十分輕微，他可以忍受得來，不肯認輸。

鐵胆大雄只用左手出擊，已經把對方屈服，東川宏跪下來，他把右手放在對方的頭髮上面，撫掃幾次，說：「你的頭髮很厚，提防別人扯它！」

這樣做分明是向東川宏有所表示，假如他的右手並非摸摸頭髮那麼簡單，化爲硬拳，一搥由高處打落，東川宏就腦爆身亡。

只是說了這一句，鐵胆大雄鬆手，整個人向後躍開，跳出圈子，東川宏想反攻也辦不到，愕然的站起來。

幸而兩人交手，並無旁人觀看，倘非如此，東川宏剛剛過招就要跪下，面目無光，他老羞成怒，可能用大刀砍劈，把鐵胆大雄分爲兩截，既然沒有旁人，他也沒有受傷，那就算了，不過，他仍不服氣，說：「鐵胆大雄，我一時疏忽，給你抓了臂筋，受制於你，你肯跟我再度過招嗎？我用脚出擊，大概你不容易施展擒拿手對付我了。」

「不，你用脚出擊，我也可以用脚去踢你的腿筋，使你痛極倒下來，你一定不信，發招吧？」

「好極了，鐵胆大雄，我眞的希望你有這種本領！」

說完，東川宏飛脚出擊，整個身體團團轉，兩腿分飛，有如風車那麼快，鐵胆大雄左閃右避，一攻一守，十分漂亮，東川宏只知脚脚有力，步活如輪，對方必然沒法招架，却不提防鐵胆大雄的閃避功夫如此靈活，他連發二十多招，脚脚落空，踢出去的脚逐漸落空，更加煩躁，突然看見鐵胆大雄仰臉滑跌，喜出望外，加緊脚步走過去，提起右脚來，向下踐踏。

鐵胆大雄只是誘敵，東川宏的功夫跟他相差得太遠，絕不知情，故此一招就敗下來，鐵胆大雄的身體雖然躺在地上，只是向左邊一滾，乘機飛脚由下邊踢上去，脚尖剛剛踢中了對方右腿的腿彎內側，鐵胆大雄的鞋尖暗藏一塊硬鐵，東川宏如何能够支持？一招就倒地呻吟。

鐵胆大雄正想走過去扶他站起，忽然有一聲叫喚，語聲洪亮，說了一句：「好脚法！」然後緩步走近。

鐵胆大雄定眼看去，發覺此人擧止安詳，衣履華麗，且在演武廳自出自入，料想他不是等閒之輩，趕快跪下，說：「捕頭滑脚跌倒了，讓小的扶他站起來。」

東川宏怒容滿臉，掙扎站起，忽又跪下，喊了一聲：「姜大爺！」

鐵胆大雄確信他是縣府大爺了，不敢怠慢，很恭敬的喊一句：「姜大爺！」

縣令姜羅向鐵胆大雄打量一眼，說：「你是誰？這一招釘脚，認眞靈活，從何處學習得來？」

「小的喚做鐵胆大雄，乃是浪子一名，想討個名份，到荒島捉拿惡人，敬懇大人開恩，賜給小的做掛名捕快，至於脚法，其實很糟，碰巧捕頭滑脚跌倒而已，並非小的本領高强，把他踢倒。」

「好，你眞會講話，我就吩咐東川宏捕頭給你做個捕快吧，你的拳脚這樣好，當然懂得使用兵器，你最喜歡使用那一種兵器呢？」

只是這麼一句，東川宏已經知道縣府大爺想用兵器過招，跟對方落場玩玩，趕快接口，說：「鐵胆大雄的拳脚棍棒俱是很出色的，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兼且懂得迎擊大刀的秘傳絕招，確係武林的怪傑！」

他明知姜羅擅長大刀，那一手「水月

刀」能够揮刀斬月，水中的月影散而復聚，刀鋒提起，一點水痕也沒有，只是運用刀風震碎湖心的月影而已，本州公認他是大刀第一名高手，他想借刀殺人，故此無中生有的說出鐵胆大雄懂得破刀之法，妙在他沒有說出那個「破」字，只是說大雄有本領迎擊，急得鐵胆大雄聽了生疑。

果然不出所料，縣令姜羅聽了這句話，躍躍欲試，和顏悅色的說：「鐵胆大雄，從今天開始，你已經是本縣正式委任的捕快了，不必到荒島捉賊，仍可支薪，相信你滿意了，現時本官想試試你的武藝，由本官落場以大刀出擊，任由你用那一種兵器接招，點到即止，決不會傷亡倒下，你的意下如何？」

鐵胆大雄勉强回答：「多謝縣府大爺以及東川宏捕頭提拔之恩，既然大爺想看看小的武功，小的只好獻醜了，說到迎戰大刀，應該用比較古怪的長兵器，方天畫戟或者狠牙棒都可以辦得到，未知演武廳有沒有這兩種武器？」

東川宏很快回答：「有的，這個演武廳很是闊大，對開的牆邊，正好有十八般武器放置，任由你取用，你說的兩種兵器，大戟屬於陣上交鋒的武器，恐怕演武廳不够闊大，還是用狠牙棒吧。」

縣令姜羅很有興趣，問：「鐵胆大雄，本官一向使用短而輕便的大刀，作爲兵器，從來沒有跟狠牙棒過招，未知狠牙棒有何種特色，能够尅制大刀呢？」

鐵胆大雄說：「談不到尅制，只是這兩種兵器碰頭，狠牙棒稍佔上風而已。」

縣令姜羅臉色一沉，急於交鋒，向身邊的東川宏說道：「叫人拿我的水月刀出來！」

跟着他叫東川宏把鐵胆大雄帶到兵器架那邊，任由他挑選稱心滿意的武器。

鐵胆大雄果然挑選了一柄狼牙棒，那是相當粗壯的棍，一端沒有附加物，另外一端，却有四十多條牙狀物，分別從不同的方向伸出來，牙狀物似是狗牙，底層很厚，尖端並不鋒利，東川宏說：「我只是知道十八般武器當中有這種武器，實在不知道它如何運用，料想你一定懂得如何施展，希望你傾全力出擊，把姜大爺擊倒，他十分豪氣，決不會因爲你打贏他就含恨於心，反而很高興，你替他捉賊，你的本領越是高强，捉賊的力量越大，他當然是高興了，你明白嗎？」

「我是懂事的人，不會辜負你的期望。」鐵胆大雄說。

很快他就緊握狠牙棒，緩步趨前，縣令姜羅從另外一個捕快手中接過水月刀，擺好了招式，說：「依照比武的規矩，我是主，你是客，請你發招！」

鐵胆大雄不再客氣，大喝一聲，舞動狠牙棒，如飛殺上。

兩件長兵器碰撞了一次，分開，再度碰撞，姜羅展開攻勢，刀法純熟，分別向對方上中下三路砍劈，有時忽然變成倒擋刀，凌厲無比。

刀鋒銳利，假如鐵胆大雄所握的是棍，就算是鐵棍吧，必然落敗，原因是那柄水月刀可以貼住棍尾削過去，對方的前鋒手隨時受擊，逼於棄棍，懂得用棍的人都知道「白蛇上樹」這一招正是棍棒的尅星，可是，碰上了狠牙棒，所有短柄的大刀或者長柄的大關刀，無所施其技，一刀削在狠牙棒上面，剛剛被狠牙吃住，那柄刀抽不出來，對方使勁一扯，握刀的一雙手稍爲差勁就連人帶刀被對方拖跌，有了這種顧慮，刀法再精也是沒用，充其量只是招架而已，一再苦鬥，越來越加屈居下風，這副模樣給捕頭東川宏看了，暗吃一驚，反而担心姜羅偶然失手死在狠牙棒下。

他定眼看時，忽又發覺兩人越纏越緊，不知如何，刀與棍竟然沒法分開，那柄水月刀整個的刀鋒被狠牙棒嵌住，無法擺脫，索性一躍而出，說：「兩位打和了，再鬥下去，便是角力。」

一言驚醒夢中人，雙方同時罷手。

縣令姜羅嘆息了一聲，說：「英雄出少年，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看來我已經老了，理該趁早收山。」

他吩咐厨子設宴招待，還對各人說知，新來的朋友叫做鐵胆大雄，功夫了得，委以捕快之職，並非掛名做個捕快。

很少人這樣優待，各人聽了，有些不服氣，却又無可奈何，這副模樣給鐵胆大雄看在眼裏，心裏明白，當時他沒有說些甚麼，翌日他找個機會對東川宏說：「捕頭，我進門的時候只是撕了告示牌上面的懸紅紙張，一撕就是五六張，如果我吃了縣府姜大爺的盛筵，不思振作，各人不服氣，那是意料中事，請你揀一個最難服侍的逃犯或者江湖大盜，所匿居的荒島，指點出來，我盡快把他生擒，既然使各人懾服，我是你引薦的，你也有些面子，你意下如何？」

東川宏捕頭正是盼望他這樣說，怎會不依呢？想了想，便即點頭答應，說：「鐵胆大雄，在你所撕的縣紅紙張當中，有一個人係江湖大盜的首領，綽號雙斧一箭，本來的姓名是中崗一虎，躲在鬼頭島，我們三次派出十多人登岸圍剿，但是打輸的，死傷纍纍，故此懸紅五十兩金子抓他，死活不拘，看來你急於立功，他正是你立功的目標。」

鐵胆大雄毫不考慮的說：「帶一個籐牌，一壺鐵箭，上岸跟他互射，遲早他必然死在我的箭下，長兵器也不必帶，身上有一柄短刀，二尺長左右，已經够了，希望你準備各物，另帶幾天糧食，指點我如何划艇到鬼頭島去。」

東川宏捕頭十分高興，笑了笑，說：「我不單是替你準備各種應用品物，包括糧食在內，還叫小艇的梢公替你搖艇，把你送到岸邊，他然後划艇回來，兩三日後，再去鬼頭島找你，省得你拿了一幅地圖在海上摸索。」

「好極了，讓我先行向你道謝，抓了他，再請你喝酒，有了五十兩金子，不止是喝酒，喝花酒也足够了！」

一言爲定，翌日下午，便即泛舟駛向海上的羣島。

那個海上波濤洶湧，大島小島俱是很相似的，沒有梢公引路，眞是沒法尋找。

上了岸，鐵胆大雄左手抓住日字形的籐牌，腰間掛着短刀，另有一壺箭，一團興緻，一步快過一步的走向島上略有岩石之處，來來往往的轉動，引「中崗一虎」走出來。

稍公整晚划艇，實在太倦，早就回到小艇歇息。

他十分冷靜，担心中崙一虎是個老江湖，有人登岸捋他虎鬚，他反而避過，向岸邊走，妄想奪舟逃出荒島。他在鐵胆大雄走開之後，立刻回到小艇，划向海心，離岸三百碼左右，才把長長的竹篙插入綠波中。

初時他只是把小艇划開，並非離岸很遠，後來，他越划越開，天亮之前，他已經划向海心，即使中崙一虎站在岸上也沒法看見他了。

他跟鐵胆大雄離開縣衙的時候，互相約定，從送上岸的一晚計算，第三天中午，他一定把小艇划回來，換言之，他們分手了一整晚，一個白天，又一個星夜，再看見陽光的時候復聚。

稍公在這一段時間到那裏去呢？鐵胆大雄不必理會他，傾全力搜索中崙一虎。

三枝竹筷殺了捕頭

鐵胆大雄充滿了疑念，整晚搜索，靠着岩石小睡。天亮了，陽光照射，他在荒島更爲深入的搜索，徒勞無功，靠近黃昏，他回到登岸的地點，向海心那邊眺望，看不見小艇，只好悯然走開。他想盡辦法搜索，始終是失望的，最後，他作出如此判斷，認爲縣府的情報錯誤，那個江湖大盜中崙一虎根本不是躲在鬼頭島。

很快渡過了兩天。

第三天的中午，稍公依約把小艇划向岸邊來，小艇剛剛靠岸，他準備從岸上的一塊石跳下去，突然聽到箭聲，猛吃一驚，趕快把擋箭牌移向箭聲發出的方向，沒有箭向他發射，稍公却慘呼一聲倒下來，箭桿插在胸膛。

中崙一虎一直都是躲在暗處，窺探他的行踪，希望他撲了個空之後，不再逗留，必然有船艇把他接送，到時向稍公襲擊，奪了小艇，便有機會逃生，果然不出所料，眞的有這種情形發生，他喜出望外，立刻從隱蔽的地方飛奔出來，雙脚一蹬，從岸上飛躍到小艇去。

鐵胆大雄看見稍公中箭，趕快跳下去，他剛剛雙脚落在艙板上面，已經迎臉一箭飛射過來。

想不到中崙一虎比他先跳落船，驀然發覺另有一人向小艇躍下，立刻發箭，隨即雙斧齊出，向對方撲攻。

他綽號「雙斧一箭」，名符其實，假如他射了一箭，對方用擋箭牌擋住，勢必遮住自己的視綫，雙斧撲攻，只是一面籐牌也擋不來，故此他認爲穩操勝劵，可是，碰上了鐵胆大雄，他就倒霉了，因爲對方早已洞悉他的戰略，擋箭牌剛剛迎上去，他就連人帶了藤牌退後七步。

中崙一虎的雙斧一齊斬下去，攻勢極爲凌厲，可是，對方退後七步，他就無所施其技了，他還沒有辦法展開另外一種攻勢之前，鐵胆大雄已經從箭壺拔出三枝鐵箭，向他發射。

那排鐵箭不用大弓也可以徒手發射，只是射程略短而已，一出手就是三箭，向對方中路射出，中崙一虎只有一雙手，分別握斧，一斧擋了一箭，兩斧只是擋了兩箭，第三枝箭仍是向他當胸射出，他如何抵擋呢？一聲慘叫，倒地打滾，那一枝鐵箭剛好插在他的胸膛，死定了，鐵胆大雄臉露微笑。

論理他擒了劇盜，不管死活，俱有獎金，應該在心裏發笑，可是，他向船上兩具屍體望了一眼，却是眉心緊皺。

稍公死了事小，沒有人引路，他只是懂得划艇，怎能回到臨安縣呢？如此一想，他就覺得心上一沉。

形勢比人强，他沒法選擇，只好把兩個死屍放在艇上的一邊，自行划艇離開鬼頭島。

那個海面波濤洶湧，他不懂得各處島嶼的名堂，甚至不辨方向，越划越加焦躁，到了黃昏，他簡直沒法分辨海水和岩石，幸而他一直是貼近岸邊划艇，到了那種境地，他只好把一切心事拋開，上岸再打算。

他把小艇推到岸上去，艇內還有死屍，他懶得理會，只是坐着休息，不知道歷時多久，他忽然看見岸上遠處有些燈光浮動，好奇心油然而生，藝高人胆大，索性走出小艇，只是隨身帶着一柄短刀，走向火光發生的一處看看。

他早就懷疑那些火光並非燈籠或長燭透映出來，而是野火的光亮，果然不出所料，走近看看，不單是看見一堆野火，還看見五個彪形大漢，在火光之下痛飲。

那些人相當機警，很快就發覺有人走近，其中一個濃鬍子大喝一聲，問道：「躲在草叢的人是誰？快些走出來！」

鐵胆大雄不想跟他們大打出手，索性冒充是刦匪，走了出來，說：「我是中崙二虎！」

中崙一虎的名氣相當响，對方聽了進耳，說：「如果你沒有冒認是中崙一虎的弟弟，那麼，我們總算是自己人了，只是山賊與海盜之分。你的哥哥在那裏？」

「他已經去陰曹報到！」

「你說他死了？他一直躲在島上過活，好好的怎會喪命？」

「臨安縣派了一名高手抓他，扮成稍公，誘他奪艇，他果然中計，死在這傢伙的箭下，不過，抓他的人也沒有好死，跟他一樣的中箭身亡。」

大漢雙眉往上一揚，才說道：「小艇呢？」

「小艇仍在岸邊，我想逃走，可惜不懂得航綫，划到這裏來，希望你們有人識路，一起逃生。」

「小艇坐得下那麼多的人嗎？」

「把艇上兩個死人拋入海裏，便可坐六七個人。」

「好極了，快些引路！」

聽了大漢這一句，鐵胆大雄立刻引路，另外幾個人緊隨在後。

看見了小艇，大漢哈哈大笑，說：「我們都是一路的，綽號欽州五虎將，你碰上了我們，不單是我們好，你也好，明白嗎？」

「我一聽就懂，因爲你們有人認識水路。」

「是的，確是如此，我們必須把中崙一虎的屍體拋進海裏，你不會介意吧？」

「他早已說過，一旦喪命，不是火葬，就是水葬！」

「好，我們趁着水漲走！」那個大漢以大阿哥的姿態出現，果然一馬當先的把小艇從岸上推入海中，又叫各人合作，盡快把兩個死屍拋掉，其餘的人先後走下小艇，趁着夜色濃黑開船。

船上有一盞油燈，大漢說：「人總是有個名字的，我們早已把本來的姓名忘掉，只是論年紀稱呼，我是一哥，其次是二哥，下邊三個就稱做弟，即是三弟四弟五弟，我們全是欽州的人，當然回到欽州去，你打算在甚麼地方登陸呢？」

「我想在臨安縣登陸。」

「中崙一虎一向不是住在臨安，爲甚麼你却在臨安縣登岸？」

「因爲哥哥生前把一批金銀珠寶收藏在一間廢屋裏，把它掘出來，勝過打刦，我們有緣相聚，請你跟我同行，掘了珠寶，分一半給你，任由你獨享抑或五個人均分。」

大漢聽了低聲說：「我自有打算。」

只是聽了這麼一句，鐵胆大雄已經知道他不懷好意，分明他想獨佔珠寶的一半，正合自己的心意，當然不會拆穿它，跟着細說如何掘寶，兩人十分投機。

划了一整晚，天色微微發亮，大漢對四個兄弟說：「我們雖然打算划到欽州，可惜路途遙遠，必須準備五天的糧食，中崙二虎有辦法替我辦得到，他還打算同行，我跟他一齊上岸，你們全部留在小艇，躲在船篷下面，別人不容易看得出來，入黑之後，我們二人然後帶糧食回來，切勿上岸行走，誤了大事。」

幾個山賊俱是聽從他的指揮，點頭答應，僅有他們二人登岸，鐵胆大雄說：「那個廢園傳說鬧鬼，白天也沒有人斗胆入內，我們可以立刻動手，如果你覺得餓，吃些東西然後動手！」

那大漢趕忙說：「不餓，不餓！」

這傢伙的貪念如潮湧起，甚麼都忘記了，他那裏知道那是一個圈套呢？兩人走進了廢園，鐵胆大雄說：「我記得埋藏鐵箱之處就是這個地方了，可惜我的記性太壞，難以指出確實地點，我們兩人分別向東西發掘吧，園內有鐵鏟和鶴嘴鋤，任你取用。」

大漢信以爲眞，趕快動手，不提防鐵胆大雄到了他背後，一個鐵鏟迎頭痛擊，他就頭爆腦裂，跌進鬼門關。

殺了「欽州一虎」，鐵胆大雄奔入縣衙報訊，東川宏捕頭率領十多個捕快到岸邊抓了小艇，艇內各人束手被擒，後悔不已。

鐵胆大雄剛剛出馬就抓了欽州五虎，連同中崙一虎計算，便是六隻老虎了，縣令姜羅對他另眼相看，東川宏捕頭也覺得高興。

那五隻老虎也是有獎金的，雖然各獎十兩金子，連同他殺了中崙一虎所得的五十兩金子，一共是一百兩金子了，鐵胆大雄登時活躍起來，晚晚請客，好像想一下子把那些金子盡情揮霍，一兩不留。

千辛萬苦得來的財物，竟是視如糞土，東川宏捕頭看了也覺得納罕，很想知道他的底細，多次共謀一醉，喝了些酒，乘機盤問，怎料鐵胆大雄守口如瓶，他無可奈何。

有一天，縣令姜羅忽然接獲大山郡的密令，最近有一名武林的高手派來，叫做鷹頂江，他到來捉拿一名逃犯，請縣令相助。」

那封密令只是寥寥數語，沒有寫出逃犯是誰，縣令姜羅在密室召見東川捕頭，說：「我們一向捉拿江湖大盜以及逃犯，料不到別人都到這裏捉人！此事關係重大，切勿走漏風聲。」

另外一天，忽然在衙門外邊，人聲嘈雜，走到縣衙大堂的人，渾身武士裝束，長劍短刀，各種配備齊全，腰間有一壺箭，背上還有長弓，威風凜凜，如臨大敵。

東川宏捕頭出迎，說：「壯士是否鷹頂江呢？」

「是的，公文早已送到，你們當然知道我爲甚麼到來，大山郡派我到來查緝逃犯鐵胆大雄，有人看見他在這個縣衙辦事，是一名公差，你快些叫縣令姜羅走出來，還替我把鐵胆大雄加鎖。」

東川宏捕頭想了想，說：「鷹頂江武士，請你息怒，縣令姜大爺剛剛有事到了外邊去，無法接駕，至於鐵胆大雄，却是留在大堂之內，準確一點說，他們吃過了中午的一頓飯，仍在飯堂歇息，隨意談天說地，我自問沒有本領抓他，如果你想抓他，請你自行動手，不過，抓他之前，請你先行出示公文。」

「混賬！我的公文只是給縣令姜羅看，你是誰？居然斗胆叫我拿出緝捕逃犯的公文，讓你過目？」鷹頂江武士大肆咆哮說。

東川宏捕頭趕快解釋：「我是這個地方的捕頭，想看你的公文，乃係我的職責，你不肯拿出來便算了，不過，你跟鐵胆大雄交手，如果贏了他，仍是要把公文交到姜大爺那邊過目的。」

鷹頂江武士懶洋洋的說：「好的，我立刻入內找他。」

那時鐵胆大雄在飯堂休息，吃過中飯不久，跟別的捕快談天說地，不提防一個穿得齊齊整整的武士闖進來，大聲喝問：「誰是鐵胆大雄？」

「我是鐵胆大雄，你是誰？」

「我是鷹頂江武士，係大山郡的捕頭，奉命緝拿你歸案。」

「我犯了甚麼罪？」

「你闖入魔門教的道場，一夜之間，殺了十七個人，因此要拿你入獄，鐵案如山，無法改變，但你居然逃獄走到臨安縣來，不管你的職位是甚麼，也是難逃一死，快些束手就擒。」

鷹頂江武士聲勢洶洶的說。

鐵胆大雄哈哈大笑，說：「你究竟是眞傻抑或假傻呢？你已經宣佈我的罪狀，如果我跟你走，豈不是白白的送死？」

「你這樣說，等於拒捕了！」鷹頂江武士冷然說。

「即使你處身在這種境地，你也會拒捕的，橫豎只要死，倒不如痛痛快快的打一場了！」鐵胆大雄仍是那麼傲慢。

他手無寸鐵，坐在方桌旁邊，背後是牆，想衝向門口那邊也辦不到，因爲鷹頂江武士擋住去路。

鷹頂江武士冷笑一聲，說：「你想死在這裏，我就成保你吧！」

說完，就拔出長劍來。

東川宏捕頭那時也走進了飯堂，他眼見鐵胆大雄坐着不動，方桌上面只有一個竹筒，密密麻麻的貯滿了筷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他不忍心看見在本縣成爲英雄的鐵胆大雄死在劍下，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鷹頂江！」

他想懇求那個武士收劍，忙亂之間，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可以打動哪個武士的心，只是說了一句，續不上去，反而鐵胆大雄很神氣的說：「捕頭，替他收屍吧！」

鷹頂江聽了這一句，怎能忍受？大喝一聲，挺劍飛撲過去，鐵胆大雄抓起竹筒，一脚踢向方桌，眼見那張桌子飛向空中，剛剛擋住對方的長劍，握劍的手不由自主用劍往下一劈，方桌分爲兩截，再度衝刺，只是那麼一招，慢了半步，鐵胆大雄已經把竹筒裏面的筷子抓了一把，作爲短箭，拋了出去。

鷹頂江武士慘呼一聲，整個身體仰臉翻倒，一聲不响，只是臉上有血，頸子也有血。

怎會一下子就死去，而且又死得那麼快？

東川宏捕頭走近看看，只是一眼，他就恍然大悟，鷹頂江武士給二枝竹筷插中，兩枝竹筷不偏不倚的插入左右兩隻眼睛，第三枝竹筷插入咽喉，這三處部位都是死穴，無法施救，受擊立刻喪命，只要一處被竹筷插入，已經活不下去，何況是三枝竹筷插到正？當然是一下子就跌進枉死城了，想不到鐵胆大雄的暗器如此厲害，居然化危爲安，憑着三枝筷子救了自己，東川宏捕頭看了也覺得高興，不妙的是這一點，鐵胆大雄殺了公差，他係捕頭，難道放走他嗎？如此一想，他就覺得進退兩難。

在這樣緊張的一段時間，僥倖縣令姜羅聞訊趕來，然後解開了這一個結，他人急智生，立刻跪地禀告：「卑職實在罪該萬死，原來鐵胆大雄是一個逃犯，在欽州縣殺了十七個人，入了獄，逃亡到本縣來，卑職一時不察，收容他當了捕快，今日大山郡派出公差追拿，被他殺掉了，是否緝捕他歸案，送往大山郡呢？請姜大爺卓奪！」

他故意多講幾句，讓鐵胆大雄有機會逃走，鐵胆大雄會意，果然閃身走開，他閉上了嘴，鐵胆大雄已經離開飯堂。

縣令姜羅很遲然後明白東川宏捕頭的意思，他也假戲眞做，頓了頓脚，說：「既然鐵胆大雄是個逃犯，且又殺了公差，幹甚麼獃在這裏？快把他追到天柱峯也要追！」

這句話等於叫他把鐵胆大雄追到山上去，便即罷手，東川宏捕頭喜出望外，應聲說：「卑職遵命！」

說完，他率領四個捕快，他們全是平時跟鐵胆大雄特別合得來的，一口氣奔出衙門外面。

遙見鐵胆大雄仍在田野之間奔走，東川宏捕頭大聲說：「大雄，你必然是投奔天柱和尚了，我們追到天頂也要把你抓回來！」

他們平時交談，多次談及天柱峯的山勢嶙峋，極難攀越，又說過天柱和尚的武功壓一，廟裏有許多僧人，以前是大盜，那時他連聲大叫，說出這種話來，料想鐵胆大雄必然明白，追了一程，看見鐵胆大雄眞的發脚走上山了，天色逐漸陰暗，接近黃昏，便即收隊，報告縣令姜羅。

縣令姜羅說：「他憧得投靠天柱和尚，追亦無用，那個野和尚一定不肯放人，我們還是把鷹頂江的屍骸送回大山郡吧，他的本領鬥不過鐵胆大雄，我們更加沒法把這個逃犯緝拿！」

東川宏捕頭不再過問此事了，至於鐵胆大雄，早有此心，打算投靠天柱和尚多學一些武藝，準備將來跟魔門劍客展開生死門，故此他聽了東川宏捕頭大叫，所講的話，加强了他逃亡的信心，索性一口氣攀登天柱峯，闖進山門，還在大雄寶殿外面大聲呼叫。

投奔天柱峯揮劍斬火

知客僧走出來，說：「現時已是黃昏，施主明日再來參拜吧！」

「不，我不是施主，此行也不是爲了進香參拜，我只是想出家做和尚，敬煩大師替我引見你們的方丈！」

方丈就是天柱和尚，別人做方丈，一定是通知山門的人不准外人在黃昏求見，他却不然，只是上山的人誠心誠意求見，即使是深夜，他也肯見，因此知客僧無可奈何的替這個陌生人引見。

鐵胆大雄跪下禀告：「弟子大雄誠心誠意出家做和尚，誠懇請方丈剃度！」

天柱和尚不禁笑了一聲，說：「你必然是走投無路然後黑夜登山請求剃度了，你如此年輕，居然不識得上山的道路如何行走也可以走到上邊來，料想你的武功不弱，本寺十分荒僻，最喜歡找一些武功精湛的人做和尚，守衞山門，你頗合心意，不過，你究竟因何被逼黑夜登山請求剃度出家呢？還望明言。」

鐵胆大雄聽了，心上一喜，索性把他殺了公差鷹頂江的遭遇和盤托出來，還說清楚他在欽州縣鋃鐺入獄，乃是殺了魔門道場十七名高手。

既然天柱和尚說過喜歡武藝高强的人，他不開口則已，已經開了口，索性講出他殺人的事蹟，希望天柱和尚對他另眼相看。

天柱和尚微微一笑，說道：「殺慣了人的雙手，甚麼人也敢殺，我試考一考你的胆量，如果你眞的是鐵胆，我立刻收容你留在天柱寺內，守衞山門，不管你是否想做和尚，我也懂得武功，請你拔劍來殺我。」

鐵胆大雄愕然，想了想，說：「禀告方丈，我急於上山，見路便走，沒有帶劍來！」

「不要緊，擅長刀劍的人，拿了別人的劍，同樣的可以揮洒自如，你就拿我的清涼劍吧！」

說完這一句，他揮手示意，那時知客僧已經走開，另有一個小童留在禪房，以供差遣。

小童聽了這一句，走到牆邊，摘下一柄相當沉重的長劍，雙手奉上。

天柱和尚說：「這一柄寶劍是我以前練武用的，做了和尚，簡直沒有機會用劍了，希望你能够用它出擊，如同你自己的劍。」

天柱和尚一時高興，順手拔出那把劍，露出劍鋒來。

端的是一柄寶劍，劍鋒出鞘立刻有一道奇光耀目生輝。

天柱和尚送劍過去，說：「大雄，你看清楚點，這一柄劍是否與別不同？」

鐵胆大雄接過了劍，定神看了看，但見劍上繞着一片青光，同時覺得手心有一股涼快的感覺，想起了它叫做「清涼劍」，索性對天柱和尚說：「方丈，這一柄寶劍提在手上，令我覺得心裏舒服，一片清涼，用來對付那些懂得噴火的人，再好也沒有了，我希望自己能够使用它，恰到好處！」

「大雄，你知道一些人懂得噴火嗎？」天柱和尚問。

「是的，我還曾經跟他交過手，險些喪命。」

「那些人是誰？」

「他們也是魔門劍客之一，叫做噴火金剛！」

這句話本來很是平常，料不到天柱和尚聽了此言，忽然臉色一變，殺機洶湧，過了一會，才可以把心魔尅制下來，沉住氣說：「大雄，你究竟爲了甚麼跟魔門的人過招，還給噴火金剛追殺？」

「說來話長了，簡括的講幾句，只能這樣說，魔門教裏面的人，全是妖道，欽州縣內近山的村落，往往有些少女無故失踪，後來，屍體被人找出來，喉頭有了嚙咬的痕跡，身上沒有一滴血，顯然是她的鮮血被妖怪或野獸吸去，這種慘劇多次發生，傳說魔門教的信徒嗜血，我的妹妹也是如此喪命的，我闖入魔門道場查問，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殺了十多個人，因此入獄，初時我沒有逃獄的打算，因爲同獄的人越獄，殺了獄卒，我不逃走，所有罪名，落在我的身上，我只好一齊逃走，走進了荒山，碰上了魔門教的劍客，越獄的人是他們的朋友，沒有意外事情發生，我就不同了，那些劍客知道我殺了十七名教徒，怎會歡迎我呢？五個劍客一齊追殺，我寡不敵衆，落荒而走，幸而我的輕功略勝一籌，沒有被他們追上，迷亂中，我闖入禁地，後來我才知道那一處是火山地帶，魔門裏面喜歡修煉道法的人，往往躲在山上，我碰上了一名特別高大的人，作道士打扮，這種人倘若不是神道就是魔門的人，我暗呼不妙，正想轉身走開，這傢伙已經不問情由的張口噴火，那一條火焰有十多尺長，我的囚犯衣裳也燒去一截，左臂隱隱作痛，自知不敵，盡快轉身飛奔，我沒有被他活活的燒死，確是菩薩保佑，我不敢回鄉了，索性浪跡天涯。」

天柱和尚說：「如果你握了我這一柄清涼劍，你就可以用它劈斷火舌。」

「劍鋒能够劈火嗎？眞是聞所未聞！」鐵胆大雄詫異的說。

「我們還沒有交手呢？如果我沒有死在你的手上，我就試一試用劍劈火給你看，閒話休提，我們回到練習坐功的靜室玩玩吧。」

靜室本來是出家人打坐的地方，不過，能够供給二三十人一起打坐的大堂，如果搬開蒲團，立刻變成演武廳，眞的可以用兵器拚搏，有足够的地方走動。

那時兩人一走進那間室靜，大小蒲團早已搬開，分東西位站定，鐵胆大雄忽然發覺對方沒有兵器，說：「方丈，你是否憑着闊袍大袖應戰呢？」

天柱和尚笑了笑，說：「大雄，你眞有眼光，看得出我的道袍就是武器！閒話休提，發招吧！」

鐵胆大雄看見他神閒氣定，知道他必有巧妙的方法能够取勝，好奇心油然而生，不再打話，喊了一聲：「看招！」便即飛躍出擊。

他第一招就施展天女散花的險招凌空飛躍，雙脚仍未落地，劍已刺到，而且是一劍三招，看來眞的有如仙子下凡，到處抛出花朶。

三朶劍花飄下來，但見天柱和尚不慌不忙的把道袍一揮，寬闊的大袖之內，登時捲起了一片罡風，不單是蕩開了劍花，還把鐵胆大雄整個托住，只是在空中浮動，無法落地。

鐵胆大雄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够頻頻揮舞長袍大袖，就有一股怪風，能够使他留在空中的，這一驚非同小可，逼於放軟了語聲說：「方丈，把我放下來吧，我絕對不是你的敵手，請恕冒犯之罪！」

天柱和尚哈哈大笑，說：「本來就是我叫你用劍刺我的，怎會埋怨你呢？現時你雖然身在空中，我是沒法傷害你的，反而你仍有機會殺我，你必須傾全力在空中出擊，讓我看看你是否可造之材，切勿敷衍我，傾全力出擊好了！」

鐵胆大雄沒法可想，只好把飛躍出來的劍法整套施展出來。

說也奇怪，有兩次他的長劍分明刺中對方了，怎料道袍一揮，就不由自主的飛上空中，如是者反覆多次，他自問的確沒有本領取勝，再三哀求，天柱和尚才把罡風收回，霎時間風聲頓歛，鐵胆大雄像一塊石頭那麼沉重的跌下來。

他沒有準備，跌了一跤，天柱和尚扶他站起來，說：「你的劍法還好，不是碰上了我，你贏定了，現時我想你看看手裏所握的清涼劍如何斬斷火舌。」

說了這一句，他就移動脚步，走向另外一個大房，鐵胆大雄在後相隨。

個人先後進入那一處地方，只見枱上有了三個燭台，燭光熊熊高燃。

那些蠟燭粗如兒臂，每一枝燭長三尺過外，燭光閃閃，甚是威武。

天柱和尚向他望了一眼，說：「只是這種燭光，不算是火，我把它吹一吹，那就變成火舌了，你先看看，然後揮劍砍它，但要注意這一點，如果你失手，只是一劍落空，那一條火舌，就會把你的眉毛焚去。」

天柱和尚只是說了這麼一句，就把他的臉孔俯伏下來，一張嘴剛剛湊近燭光，使勁一吹。

這是一種極强的內勁，燭光本來是向空中升起，給他吹了一吹，登時屈曲，好像舌頭似的向前伸出去，又再捲回來，伸縮自如。

燭光本來是白色而又明亮的，給他吹

過，變成紅色，光度也是減弱，因此它看來更加像一條舌。

那是龍的舌頭！

拚了一條性命亦要去報仇

鐵胆大雄定眼看時，那條紅色的火舌突然向他進攻，他趕快揮劍斬下去。

同是長劍，仍分闊邊劍以及窄劍兩種，他所握的清涼劍是比較闊的一種，不單是可以衝刺，還可以斬劈，用它去斬一條火舌，恰到好處，只見紅紅的火舌經不起考驗，一斬就分做兩截，伸長了的一截，立刻化為烏有，剩下的一截，短了許多，不過，天柱和尚運用內勁再吹，它即時恢復原狀，伸縮了一下，再度捲向鐵胆大雄那邊，而他繼續砍劈，火光越是成形得快，他的長劍就揮動得更快，如是者鬥了半個時辰，然後罷手。

鐵胆大雄毫無損傷。

天柱和尚讚他一句：「你的武功已臻上乘，寺裏沒有一個和尚鬥得過你！」

天柱和尚稱讚他，當然肯收容他了，當晚深夜，天柱和尚忽又召見，說：「大雄，我想提出幾個問題，叫你照實回答，你準備答覆好了，我先問問你，你沒有拿出勇氣跟魔門劍客相鬥的時期，家裏有甚麼人？」

「只是我跟妹妹雪萍兩個人，相依為命。」

「無怪雪萍慘死，你要替她報仇了，也許你的感情已經放在她的身上。你的功夫這樣好，師傅是誰呢？」

出乎意外的鐵胆大雄很快回答：「我沒有師傅！」

「眞是奇怪了，沒有人教你的功夫，你也學得如此精湛！」

「雖然沒有人眞眞正正的教我功夫，我仍是偷窺別的高手如何出招，再又因為爸爸的功夫實在不錯，從小就教我一些基本武功，打穩了基礎，故此我長大了，容易上手。」

「你出劍的一瞬，看來仍是有點魔門劍客的意味，你是否剛剛長成的一段時間曾經多次偷窺他們出招呢？」

「是的，當時我還有一個狂妄的想法，希望做魔門劍客。」

「這樣看，你對魔門一切恐怕是熟門熟路了，是也不是呢？」

「只是稍為有點認識，不算得瞭如指掌。」

「坦白點說，佛門跟魔門是勢不兩立的，你想撲滅魔門，我更加想把他們消滅，可是，魔門最高的境界係噴火金剛，我雖然有辦法對付他們，只是憑着一柄清涼劍，已經可以擊敗他們，問題在這裏，魔門的信徒相當多，一向死了又有第二個，循序而進，初時是武士，隨後是劍客，再進一步，就是金剛，其中還有些金剛能夠噴火，一定要把那些妖怪聚居之處搗毀，才可以連根拔起，你到過魔門的禁地，我想把你訓練成材，深入禁地，不過，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你肯不肯拚了一條性命不要呢？決心跟他們搏鬥呢？

「我早已下了決心，拚了這一條性命不要。」

「那麼，再好也沒有了，明日開始，你將要接受最嚴格的武功鍛鍊，跟你同在一起鍛練的人共有十五個，他們全是江湖人物，留居本廟，學成之後，一齊出擊，希望你傾全力去做，將來深入魔門禁地的人以你為主，希望你是一個好榜樣，眞眞正正能夠克苦耐勞。」

鐵胆大雄點頭稱善，旋即退下，翌日清晨，他就開始接受超級武功的鍛練，正如天柱和尚所說，那是非常苦的歷程，差不多每天從早到晚忙個不了，全是為了練武。

第一天練習超級武功，天柱和尚只是講了一個梗概，第二天開始就眞眞正正的學習了，首先，接受鍛練的人，必須在太陽沒有升起的一段時間，站在高台，臉對東方，運用丹田氣吸入天地間的清氣，作為滋補，然後睜大眼睛向太陽凝視，勉強忍受，每一次總是只可望到無法凝視浮在東方天空的火球為止，只是略為閉上眼睛，又再睜開眼凝視。

剛剛升起來的太陽，眞的像是一團火，三番四覆的磨折一雙眼睛，初時他覺得兩個眼睛灼熱，凝視太陽之後，好像失去了視力，有一個時辰之久，隨後才逐漸復元。

凝視旭日東升只是練習超級武功的一種，再過下去，還有更難捱的另外一些動作，包括撞鐘以及罩鐘在內，所謂撞鐘，名符其實，一個人躲在大鐘之內，另有一人，用吊起來的橫木撞擊，務求那個鐘發出震耳欲聾之聲，那些橫木俱是十分粗壯的，抓了它傾全力推進，然後撞得出聲響來，只是撞了一撞，雙臂痠痛，一再撞擊，當然是很辛苦的了，至於躲在大鐘之內的人，更加難捱，初時聽不慣，一雙耳鼓過份震動，險些暈倒，後來聽慣了些，自問稍為可以忍受，偏偏使勁用橫木撞鐘的人，臂力也增加了，仍是難捱！

這種功夫除了鍛練臂力之外，還要鍛練耳朵忍受音波的打擊，苦練這種功夫，可以抵抗音波功的攻勢。

另有一種蝙蝠功，也是很難做的，先行穿了一種能夠伸出兩翼的夜行衣裳，然後從高處躍下，馭風而行，形如蝙蝠，假如那天的風力強勁，一雙翼伸得開，姿勢正確，的確是可以在空中飛行的，反之，有些不妥，便會得從高處跌下來，故此這種功夫必須在近海的高崖練習，一旦失手，不過跌進海裏，儘可以爬出海面，攀登高崖再行練習。

練功的方式多着呢！新的刀劍招式也是必須練習的，為了對付魔門劍客，還要苦練兩節棍，務求在搏鬥當中施展密集的棍法，只用一棍擋劍，另外一棍殺上，迎頭痛擊，還要加上了各種脚法，對方只有一刀或一劍，當然吃虧。

一切功夫都是為了對付魔門教徒而設，晝夜苦練，半年之內，已經有了相當出色的表現，特別勇猛的人正是鐵胆大雄。

闖入龍潭虎穴施展音波功

有一個深夜，天柱和尚忽又召見鐵胆大雄，說：「大雄，我之所以一眼看見你就特別重視，另有一個原因，現時已經時機成熟，不妨對你說知，你的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看來有些嫵媚，並非濃眉大眼

的粗人可比，憑着這一張臉孔，有機會潛入魔門禁地，把噴火金剛趕盡殺絕，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鐵胆大雄說：「聽來好像你想我利用熱情向女金剛挑逗，是也不是呢？」

「不，照我所知，魔門派的人，上上下下，從來不會重視女人，尤其是升到金剛那麼高的一層，更加不會讓女人担當，可以說噴火金剛全是男人，我之所以看上你這一張韶秀的臉孔，並非打算由你誘惑女金剛，而是想你扮女人，誘惑噴火金剛，相信你一聽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也許你想知道噴火金剛何以對少女發生興趣，不妨對妳說知，原來魔門的人認為沒有跟男人同睡過的處女，乃是純陰之體，喝了她們的血，能夠增長武功，並且可以長壽。就是這麼一個邪惡的念頭，令到他們不斷的下山，擄刦良家婦女，到山上狂噬。」

「任何一個人的血被吸乾了，便是死路一條，處女亦無例外，因此之故，想潛入噴火金剛藏匿的禁地，最可靠的一個妙計就是扮女人由他擄刦，直到他把她放下為止，到時他就可以恢復本來面目跟這個金剛決鬥，只是把對方刺傷就算，不應該殺他，跟踪到金剛的巢穴便可把他們一網打盡，你肯不肯負担這個重要任務呢？」

「我願意担當任何一種最艱苦最危險的任務，扮女人算得甚麼？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萬一在噴火金剛的巢穴，有幾十個金剛，到時我就寡不敵衆。」

「不要緊，你已經學會了蝙蝠功，且又穿上了蝙蝠衣裳，怕些甚麼？假如企圖擄刦你的金剛，很快就發覺你是女人，你立刻露出本來面目，跟他決鬥，總之，你一定要戰勝他，還要跟踪他到山上去。照我看，噴火金剛一定在禁地之內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你能够把這種秘密找出來，那就不負此行。」

鐵胆大雄把這番話緊記在心，三日後，他就奉命出動，先行搭船到欽州縣，回到故鄉，然後依照天柱和尚的吩咐去做。

雖然他是個犯人，從欽州縣被拘，加上了枷鎖，押到大山郡下落不明，一旦回到故鄉來，可能有人向大山郡告密，這些不測之憂隨時發生，他顧不得那麼多了，只是休息了一晚，翌日黎明，便即摸黑登山，不過他所穿的衣裳是十分密實的，不容易走近他摸了摸就分辨得出他是個男人，再又因為那種衣裳要藏了雙翼，看來有比較多的布料，更加可以使他隱藏眞面目，那一柄由海底鋼質金屬岩千錘百鍊打造出來的清涼劍放在一柄「竹挑」之內，用它挑起兩個籃子，籃裏全是蔬菓。

他故意揀僻靜的地方走，第一天，碰上了兩個武士想調戲她，給他殺了，第二天，他碰上了一個魔門劍客，對方很快就發覺他男扮女裝，他也把他殺了，第三天，他交了好運果然碰上了一個噴火金剛。

鐵胆大雄很小心的跟他週旋，不過，男人扮女人，遲早露出破綻，噴火金剛跟他大打出手，還張口噴出一條火舌來，幸而他及早從「竹挑」拔出清涼劍，斬火進攻，才化危為安。

噴火金剛發覺對方佈局抓他，不敢戀戰，轉身飛奔，他雖然噴火，無法取勝，照理是應該逃走的了，可是，鐵胆大雄單身追殺，却使他很不服氣，施展詭計，把追殺的人帶到高崗，再又一層層的走上更高的一處。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高崖下面升起了一團白霧，它是灼熱的，由於霧影迷離，那一個噴火金剛很快消失，他還看見在較低的岩石上面有人打坐，看來那個地方正是禁地之內最秘密的一處，鐵胆大雄以為打坐的人必然聯羣結隊而來，看清楚點，知道那些人故意在白霧升起來的時候吸氣，可能那些白霧從火山口噴出，他們吸得多了，便會噴火。

為甚麼那個噴火金剛走開之後，毫無異動呢？初時他沒法解答這個疑團，後來，他覺得呼吸艱澀，似乎逐漸窒息，又覺得身上一陣陣發熱，好像血液發燙，忽然想起，多半是那些白霧會有很濃的火山雜質在內，留下來的時間拖長了，他可能中毒身亡，如此一想，不敢怠慢，立刻把身上所穿的衣裳那個大結解開，整件蝙蝠衣出現，左右兩邊闊大許多，如添雙翼，他從高峯最前的一塊岩石聳身一躍，就像飛鳥似的馭風而行，越過幾處有白霧升起來的火山口，然後降落田野。

他沒有受傷只是覺得胸部有巨大的壓力，同時血液發燙的感覺越來越盛，認為他吸進了白霧太多無法消解，既然如此，趕快覓路走上古道，向「天梯廟」飛奔。

他啓程之前，天柱和尚曾經對他說知，如果他受了傷，盡快走向「天梯廟」求救，那邊的方丈「天梯和尚」是同門的僧侶，交情極深，武功深厚，必然傾全力相助，故此鐵胆大雄不問情由的奔到廟門之外，大聲喊叫，看見了知客僧，立刻拿出清涼劍來，作為信物，懇求對方引見。

「天梯和尚」跟他見面後，說：「欽州縣的東方可以說是十萬大山，無數峯巒，互相緊貼，望之有如狗牙起伏，故稱狗牙山，一向都是有些火山口的，它從不噴火，看來似是死火山了，想不到它有白霧升起來，既是火山口噴出來的東西，必有毒質，幸而你受毒未深，我可以用藥化解，並無大碍。」鐵胆大雄獲救，他稍為復元，趕快搭船由水路前往臨安縣，登岸後，直趨天柱廟，叩見天柱和尚，把此行經過情形說個詳細，天柱和尚喜極狂笑，說：「原來魔門的噴火金剛全是吸進火山口的濃霧，積貯起來，才有火焰噴出，毀了火山口，他們就無法作惡。」

鐵胆大雄說：「火山口相當闊，怎能用泥土封住呢？況且那邊有幾處火山口，實在不容易完全封閉。」

「這是不難的，想火山口永遠停止活動，只有一個辦法，把冰層底下凝結的萬年冰石投入，冰石溶化，自然不再噴烟，為了準備跟他們決鬥，我早有準備，事不宜遲，明日立刻出動。」

天柱和尚為了消滅凶焰，不單是訓練江湖人物，另外貯備一批冰石，照情形看，必佔上風，可是，天柱和尚仍然担心那些噴火金剛，人多勢衆，叫鐵胆大雄引路兼誘敵，鬥到盡的時候，天柱廟的和尚當然投入戰場，末了，對他說：「以前你在本廟苦練的功夫當中，包括鐘鳴之聲，你聽慣了它，再聽不會受到損害，其實那是殺人不見血的音波功。

（以下轉入第64頁）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文·飛劍雲
圖·飛可

捉鬼

鬼節之夜

農曆七月十四，乃是每年一度的盂蘭勝會。

也有人俗稱之爲鬼節！

據說，這一天乃是地府之門大開之日，所有的鬼魂皆可以到人間領受衣食，或找尋「替身」超生，是故每逢七月十四那天晚上，或是之前之後的晚上，家家戶戶皆在門前大燒香燭衣紙，撒酒撒飯撒錢撒龍眼於地上，好待先人的鬼魂來領受。

這是盂蘭節——鬼節的一般習俗。

當然，各處鄉村各有鄉俗，但總也不會太離譜。

× × ×

今日恰好是七月十四日盂蘭節。鬼節！

孟都寨的每一戶人家的婦人閨女，早已在日間摺好了晚間要燒給從地府中上到陽間來領受衣食的先人的金銀衣紙，也準備好了一切拜祭時應用的物品，只等晚飯之後，便到門前燒祭。

也有一些好心的人，準備多一份祭品，到村頭村尾的空地上，燒給那些孤魂野鬼。

所謂善有善報，積德多福，那時候的人是很重視這種德行的。

孟都寨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有百來二百戶人家，處於雲貴兩省交界處一塊長圓形的谷地上，寨後就是深山老林，寨前却是這一帶附近的人來往雲貴兩省的一條必經的通路，故此，倒也熱鬧。

鬼怪猖狂

寨內的人漢苗雜處，但苗人却比漢人少多了，加上寨內的生意人及有錢人多是漢人。

孟都寨原本是一色的苗人，也不知從那一年起，逐漸有漢人看上了孟都寨所處的有利位置，遷移到寨上居住，做一些小生意，後來聞風趨到的漢人越來越多，加上這裏土地肥沃，不少人是來開荒種地的，便這樣，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年，本來是主人的苗人反而被客家佔地主的漢人反客爲主，苗人反而沒有了發言權。

不過，那些客居的漢人倒也不敢怎樣欺壓那些苗人土著，一直以來，相處得頗爲融洽。

而那些苗人也因爲那些漢人將在當時較爲先進的技術帶進了這荒僻的地方，才改變了那些苗人的刀耕火種，將他們帶進了文明中，這也是不容抹煞的事實。

而且，據說孟都寨在沒有漢人居住時，只是一座不到六十戶的小寨子，是那些漢人將寨子擴展到如今近二百戶的大寨子的。

而在這附近百里之內，孟都寨是最大的。

由於這種種的關係，孟都寨成了這一帶唯一的鎭集。居住於雲貴交界處的漢人及苗、僮等族人，皆以孟都寨爲貨物的集散地，在這裏，什麼土特產及山貨也可以買到，甚至連洋貨、烟土、鎗械，也可以在這裏買到，公然交易。

孟都寨因此出奇地繁盛起來。

寨內不但有酒鋪茶寮，也有兩間客館，更有半掩門的見不得人的生意，在這附近一帶的人眼中，有如一個安樂窩般。

寨內只有一條十字大街貫穿全寨，所有的店鋪也開設在這兩條十字大街上，其它的小街橫巷，都是民居，或是一些小攤檔。

論到寨內最有財勢的，要算江、張兩家了。

江、張兩家就是最早來到孟都寨扎根開花的兩戶人家，經過歷年來的經營發展，傳到這一代，已成了孟都寨內的首富。

江家是以經營山貨土產爲主，兼做旅館飲食生意，張家則主要經營百貨及銀樓當鋪生意，外帶也兼營飲食生意，寨內的五家酒鋪飯館茶寮，就有四間是他兩家經營的，只有一家是由一位已經被漢人同化了的苗人經營。

那時候在那種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有錢就等於有勢，而歷年來的正副鎭（寨）長，俱是由江張兩家輪流担任。

而江張兩家一向也相處融洽，沒有發生過爭權奪利的事情。

說起來不是不想，而是兩家皆明白到，以現時這樣的局面，誰也併吞不了誰的，與其互相傾軋而互傷元氣，不若和平共存。

江家傳到這一代是江七爺福蔭做主，而且是這一任的鎭（寨）長；張家這一代的主人則是張流遠，也是這一任的副鎭（寨）長。

當然，寨內少不免也有一隊鄉團隊。

而鄉團隊的正副隊長，亦是由江、張兩家的子姪流轉担任。

因爲鄉團隊的主要經費來源，絕大部分是依靠江、張兩家的支持，正所謂出錢出鎗，別的人憑什麼資格當那麼重要的職位？

也幸好江福蔭與張流遠皆是在外面讀過幾年洋書的人，在外面眼界大開，也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故此兩人也頗爲開明，雖則說不上造福鄉梓，也不至於倚仗財勢欺凌鄉人。

這天晚飯過後，家家戶戶拜祭過祖先之後，便在門前大燒其金銀衣紙，一時間全寨上下皆燭火通明，烟灰飛揚，一片熱鬧。

最高興的還是那些鄉童，三五成羣，逐家守候，嘻逐哄搶那些撒在地上的菓品和銅錢。

而江、張兩家的門前，算是最熱鬧的了。

因爲這兩家每年撒的菓品銅錢最多，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鄉童圍着守候，加上兩家燒的金銀衣紙如山，還有紙扎的屋轎人馬，眞是盛事一件。

這一晚，直到將近午夜，仍然有燭火閃冒……

午夜過後，全寨經已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就只有巡更值夜的鄉團隊還在寨內值夜。

大約是三更過後，一聲尖銳的厲叫聲從寨前那條大街的一間店鋪內響起。聽得那些在寨前更樓上守值的鄉團隊員一個個毛骨聳然，瞌睡全消，忍不住朝發出叫聲的地方望過去。

夜色沉沉中，一名隊員據說生有一雙「夜眼」（亦即鬼眼，據說生有這種鬼眼的人，經常在夜間看到鬼魂）的，一眼看到距更樓還過十數丈遠的一家店鋪前，閃現出幾條淡淡的白影，其中一條白影在閃沒在牆角的刹那，竟然朝着更樓這面望了一下，那隊員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一張臉驚駭得白煞煞地，像着了邪般，雙眼定定，人也定定地，嘴角吐出白沫。

那一聲尖厲的叫聲，幾乎將全寨經已進入夢鄉的人驚醒了，每一個從睡夢中扎醒的人，莫不心頭噗噗亂跳，恍似從噩夢中扎醒過來般，莫不心頭怔忡。

再說更樓上那位生有一雙鬼眼的隊員發出一聲尖叫，自然被同伴聽到，其中一人驚悸地道：「鬼眼權，你……你看到什麼？」

原來大凡生有一雙鬼眼的人，平時雙眼青光隱隱，一到晚上便青光閃閃，煞是怕人，那位鬼眼權名叫毛權，但由於他生了一雙鬼眼，他的同伴便叫他做鬼眼權。

另一個隊員也顫着聲道：「鬼眼權，你……別嚇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伸手重重拍在鬼眼權的肩頭上。

鬼眼權刹時全身震了一下，吁口氣，才伸手指着下面道：「剛才我看到有三條鬼影從那間店鋪門前閃出來，其中一條鬼影朝這面呲牙一笑，那是一隻厲鬼，紅紅的舌頭好長，滿臉流血，是我見到的鬼魂中最兇厲的一隻。」

說完連連噓氣不已。

那兩個隊員聽了，全身汗毛倒豎，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臉色「唰」地變白。

「眞倒霉，今晚是鬼節，地府之門大開，鬼魂上來領受衣食，你鬼眼權不見鬼才怪，偏偏我們與你一起當夜，不被你嚇死才怪！」一個倒吊眉的隊員吐口氣說，同時緊緊地抓住手上的「漢陽造」步鎗。

「倒吊八，可能今晚我與你都有機會看到那些孤魂野鬼了，問你驚未？」那個長了顆酒糟鼻頭的隊員故作大胆地哂笑那倒吊眉隊員。

倒吊八眼一翻，哼道：「紅鼻九，難道你不怕？你剛才不是驚得口震震，差點連話也說不出？」

一直沒有出聲的鬼眼權這時驀地雙眼一直，目中青光大盛，促聲道：「唏，你兩個快看看！」

倒吊八與紅鼻九一聽，忙不迭隨着鬼眼權的手指處望下去，這一看之下，兩人的眼光不禁爲之一直，臉上那種神色怪異駭怖，像中了邪般，手腳僵木，全身發冷，好一會，紅鼻九才猛地發出一聲歇斯底里的尖叫，雙眼一翻，朝後便倒。

隨着紅鼻九發出那聲尖叫，倒吊八也像被人戳了一刀般，發出一聲駭怖的厲叫聲，也倒在地上，被嚇暈了。

至於鬼眼權則雙眼定定地望着更樓下面，臉上神色變幻不定，終於也發出一聲怪叫，像瘋了般，端起手上的鎗就放！

「砰——」鎗聲震動夜空，在沉寂如水的夏夜中，恍如在平靜的水潭中投下了一塊大石，震動了全寨！

而鬼眼權雙手一軟，也癱倒下來。

一陣陣的開門聲及人聲刹時間响起，夾雜着小孩的哭叫聲，及急促的脚步聲。

× × ×

那一响鎗聲，自然亦驚動了江、張兩大戶，那些護院的緊張地守在兩家的大門及院牆上，同時派人出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

睡在鄉團部的隊員亦在隊長江家杰的喝令下，迅速集合起來，衝向大街响鎗的方向。

有些胆子較大的鄉民也偷偷地開門出來探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胆小的則躲在屋內，從門縫或是窗隙往外窺望。

總之，整座鎮寨被那一响鎗聲從沉睡中驚醒過來。

× × ×

民團隊長江家杰帶着手下衝到大街上，却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令到他一顆提起的心這才稍爲放落下來，但仍然不敢放鬆，一馬當先趕往寨口那面。

待到他們有點氣促地趕到寨口，一片平靜，什麼也沒有發生，這才長長地吐了口氣，向更樓上喝問：「鬼眼權，發生了什麼事？剛才是你們開鎗？」

「江隊長，那一鎗確……是我……放的，我……我見到有人……鬼……從張……張記銀樓內走出來……」更樓上傳下來鬼眼權幾乎語不成聲的聲音。

江家杰聽得不耐煩，大喝道：「鬼眼權，你在說些什麼？倒吊八與紅鼻九他們呢？」

「他兩人暈……了過……去。」這一次鬼眼權說得比較流暢了。

「媽的，眞是飯桶！」江家杰低罵一聲，吩咐手下的在原地戒備着，他帶了幾名手下衝入更樓內，跑了上去。

上到上面，果然看到倒吊八與紅鼻九癱倒在地上，暈了，只有鬼眼權瞪着那雙青光閃閃的鬼眼，坐倒在地上，無力地握着那桿漢陽造步鎗。

「鬼眼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江家杰沒好氣地瞪着鬼眼權。

鬼眼權一見是隊長來了，雖則兩條腿有點軟，也只好用鎗支撐從地上站起來，喉頭聳動了幾下，才舔舔嘴唇道：「江隊長，我看到有四……四隻鬼從張記銀樓內閃出來，那些鬼有的掛着尺長的舌頭，有的七竅流血，有的青面獠牙，模樣好不怕人！」鬼眼權頓了一下，眼內的青光更盛，令到瞪着他的江家杰不由心底生寒，鬼眼權又咳了一下，接說下去：「那四隻鬼是我看到的之中最嚇人的，它們每人手上拿着一袋東西，向寨口這面走來，居然朝更樓上呲牙裂嘴地笑起來，大概倒吊八與紅鼻九就是那樣被嚇暈的，我也忍不住朝那幾隻鬼物開了一鎗，鎗一响，他們便閃不見了。」

鬼眼權說完，仍然猶有餘悸。

江家杰更是聽得臉色青白，心底生寒，雙脚也有點軟軟的。

這時恰好他帶上來的三名手下用水將倒吊八與紅鼻九潑醒，兩人一張開眼第一句就是：「鬼，有鬼！」雙眼駭怖地四下亂轉，語聲驚顫，臉色青白得嚇人！

一名隊員將一盅水再潑在兩人的臉上，兩人才稍爲清醒鎮定下來，但却有點呆呆地！

江家杰不由抽了口涼氣，皺着眉頭走上前去，伸手拍一下倒吊八的臉頰，喝道：「唏，你不是着了邪吧？」

倒吊八這才眨了一下眼睛，目光落在江家杰的身上，渾身震了一下，急忙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吶吶地道：「江……隊長……」

江家杰吐口氣道：「你剛才看到了什麼？竟然暈了過去？」

倒吊八雙眼立時閃現出驚恐之色，驚顫地道：「江隊長……我……看到有幾隻鬼影……從張記銀樓內閃出來……那幾隻鬼怪模樣好不嚇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鬼……便暈了過去。」

江家杰與那三名隊員聽了，雖則早已從鬼眼權的口中聽過一次，仍然忍不住心底生寒，目光亂閃，四下瞀視，生恐眞的有鬼影在附近出現。

紅鼻九也完全清醒過來，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直吐大氣道：「那些鬼好不嚇人，想不到我今晚看到了鬼，眞是倒霉，江隊長，你怎麼來了？」

江家杰說道：「鬼眼權放了一鎗，咱們還以爲是土匪來搶寨，怎能不出來看一下！」

鬼眼權忽然道：「那些鬼眞的像傳說般，這一晚從地府中上來領取衣食？」

「大概是了，」倒吊八心驚胆顫地道：「我未暈倒前，看到那幾隻鬼物每人手上皆提着一袋東西，紅鼻九也看到麼？」

紅鼻九變顏變色地顫聲道：「當然看到，還看到一隻鬼口中吐出一尺長的紅舌頭，一隻鬼五孔流血，我就是被它們嚇暈過去的。」說時連連打了兩三個寒顫！

江家杰及三名鄉團隊員聽了，不覺全身寒毛倒豎，頭皮發痲。

一個人說的，還可以說他是吹牛或是說假話推卸責任，如今三個人說的皆是一樣，這就不令人不信了。

江家杰心虛地回頭望一眼，才喃喃地道：「眞的這樣邪？幸好我沒有看到，否則，不嚇個半死才怪！」

鬼眼權說道：「江隊長，是時候換更了。」

江家杰伸手從錶袋中摸出那個金光閃閃的袋錶，打開看了一眼，點點頭道：「是該換更了，長腿三，你下去叫禿子六他們三個上來。」

長腿三應了一聲：「是！」轉身走下更樓。

紅鼻九噓了口長氣，有點慶幸地道：「若還未換更，說不定又會看到那些孤魂野鬼，說不定會被嚇死！」

倒吊八喃喃道：「但願禿子六他們看不到那些嚇破胆的鬼物。」

江家杰低叱道：「等會禿子六他們上來時，不要再說，免得他們心驚驚疑神疑鬼，出了亂子。」

鬼眼權等人連忙點點頭閉上咀。

× × ×

幸好這下半夜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故，雖則擾攘了足有一個更次，鄉民在知道不是土匪來搶寨之後，便都安心地再次進入

夢鄉。

一唱雄鷄天下白，又一天開始了。

寨內的鄉民下田的下田，上山打獵的也扛鎗牽狗上山了，大街上的店舖亦紛紛開門作生意，獨有張記銀樓仍然沒有將舖面的門板卸下來。

直到張流遠的大舅子——銀樓掌櫃來到，銀樓仍然大門緊閉。

掌櫃劉紹昌皺了皺眉頭，嘀咕着：「小福今天怎麼了，睡得這樣死，這時候也不打開舖門！」一邊伸手拍起門來。

「砰砰砰」的拍門聲响起，但裏面一點動靜也沒有，照說，拍門聲這樣响，裏面的小廝小福就算怎樣貪睡，也不可能不被驚醒。

「小福，小福！」劉紹昌一邊用手拍門，一邊叫起來。

他店舖內仍然沒有動靜。

這一來，可就令劉紹昌有點驚疑起來了，繼續拍門叫道：「李勇！陳彪！快開門！」

原來店舖內除了小廝小福之外，還有兩名屬於保護銀樓安全的鎗手留宿在店內，李勇、陳彪就是那兩名鎗手。

李勇、陳彪也沒有應他。

這一來，事情就顯得有點不尋常了，掌櫃劉紹昌不是一個沒有主意的人，否則，張家也不會將銀樓交給他打理，他想了一下，決定趕往張家將事情告知妹夫張流遠。

他才轉身，却有人向他招呼道：「劉掌櫃，小福還未開舖門？」

他抬頭望去，原來是銀樓伙計陳天，後面跟着張致文、王亞水，兩人都是銀樓的伙計。

劉紹昌刹時像遇到救星般，急聲道：「小福陳彪他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拍門叫他們也不應。」

三人刹時呆了一下，張致文是張流遠的遠房姪子，衝前兩步道：「怎會這樣的？莫非……」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但劉紹昌三人却同時想到了是怎麼一回事，同時變了臉色。

這時候左隣右舖的人見銀樓的掌櫃及伙計齊集在門前，舖面到現在還未開，不禁好奇走出來看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劉掌櫃，什麼事到現在還未開舖？」左面那間賣布匹的老闆問。

劉紹昌與布店老闆是熟人了，聞言不禁苦笑說道：「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小福到現在還不開舖門，拍門也沒有人應！」

「莫非出了事？」布店老闆驚疑地望着劉紹昌。

這一點，劉紹昌早就想到了，只是沒有說出口，如今被布店老闆這一說，臉色還是變了一下，吶吶地道：「若是出了事，怎麼一點跡象也沒有？」

「劉先生，待我去將門撞開！」一名叫謝明的伙計自告奮勇。

說起來，那時候的店舖因爲防鼠偷匪刦，門板雖然是用木造的，但却很厚，造得很堅牢，收舖上門睡覺時，除了將門門好，還用兩條長長的方木自舖面的兩端橫栅起來，那根木方的兩頭嵌入兩邊的牆柱內，雖然沒有現代的鋼門或是鐵閘什麼的堅牢，但也牢固得很，外面的人很難將之撞開，更別說是打開了，除非裏面的人將橫栅木卸下來。

劉紹昌不想驚動太多的人，但若不撞門而入，根本就進不了店，無奈之下，只好道：「阿謝，你試試吧。」

謝明生得牛高馬大，是劉紹昌的遠親，才能夠在銀樓這種地方做事，應了一聲，吸口氣，鼓起全身的氣勁，咀裏低喝一聲，斜着身子像一頭蠻牛一樣向舖門撞過去！

劉紹昌等人早就退避開去，這時候已引得對面店舖的人也出來看熱鬧了。

謝明這一撞之下，少說點力道也在七八百斤上下，寬厚的肩頭撞在門板上，發出「嘭」的一下大响，謝明居然一下子就將正中的兩扇木門撞開，這一點不但大出劉紹昌等人的意料之外（在他們意料中，舖門自內被一條橫木栅閂住，一個人的氣力再大，也無可能一撞就將那根足有六七寸高，四五寸厚的木方撞斷），而謝明顯然也在意料之外，因爲他收勢不住，隨着那兩扇被撞開的木門，衝跌入屋內！

劉紹昌一眼看到，不但沒有一絲喜色，反而臉色劇變，亦一頭衝進屋內。

那些伙計及布店老闆等人亦是臉色變了一下，急步走前去。

謝明一頭衝進舖內，撞倒了一張櫈子，仍然收不住勢子，撞跌在地上，滾了幾滾，才能夠站起來。

但是他的一張臉却變得青白得嚇人，驚叫一聲，閃退開去。

却原來就在他們爬起來的地上的旁邊，躺着一個人。

這人靜靜地仰躺着，對於那樣大聲的撞門聲一點反應也沒有，就像睡「死」了一樣。令到謝明那樣驚悸的是地上那人睜眉突目，張口吐舌的「睡死」相。

而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那位留宿在店舖內的小廝小福。

而看那情形，小福肯定是死了。

劉紹昌一頭衝進店舖內，一眼就看到地上的小福，不禁亦驚叫出聲，連連後退，滿臉駭怖之色。

這時候另兩名伙計及布店老闆等人也看到店舖內小福那恐怖的死相，皆忍不住臉色發白，心中寒意陡生。

「小福……這……怎……會這……樣……的……」劉紹昌牙關打顫，幾乎語不成聲。

「小福是被人掐死的！」謝明呻吟般說出，雙脚一軟，坐倒在地上。

所有的人聽到謝明的話，目光一齊注射在小福的頸脖上。俱禁不住打了一個寒顫！

謝明說得一點不錯，小福的頸脖上留着很明顯被揑的痕跡，有兩三條淡淡的瘀痕。

「冥錢，怎會有冥錢的？」劉紹昌忽然驚悸駭異地嘶叫出聲，同時抖索着身軀伸手指着小福一只向下抓着地上的手掌。

衆人隨着他的手指望過去，果然看到小福的手掌內抓着一張冥錢，衆人沒來由地倒抽了口涼氣，有些胆小的已不敢再看下去，溜了出去。

這時候店舖門前越聚越多人，將門口堵塞了。

有人看到小福的死相，雖然心中驚駭，但仍然忍不住道：「小福一定是被昨晚從地府上來領受衣食的孤魂野鬼掐死代替身的，眞是可憐。」

「你看看他那種睜眉突目的可怕死相，他可能看到了那些厲鬼，嚇破胆死的。」有一個人聲顫顫地說。

總之，那些人雖然驚駭，但却聲顫顫地各自發表他們的「高見」。

劉紹昌雖然心驚胆駭，但畢竟是個有主見的人，他很快便有了主意，對站在門口的伙計張致文道：「阿文，你立刻趕到張老闆家！」

張致文應了一聲，轉身撥開圍觀的人羣，飛一般向張家跑去。

「阿成，你去鄉團隊部跑一趟。」劉紹昌接吩咐另一名伙計。

那名伙計應了一聲，亦擠出人羣跑向鄉團部去。

「阿謝，你隨我入去看一下！」劉紹昌再對謝明說。

謝明深吸了幾口氣，雖然雙腿仍有點軟，但胆氣已壯了不少，應聲中硬着頭皮跟在劉紹昌身後向內走去。

門口圍觀的人不但沒有減少，而且越來越多，差不多將整條大街堵塞了，而事情很快亦傳開來。

× × ×

劉紹昌與謝明一顆心提到嗓子眼，脚步微顫地走入舖面的內進。

兩人的目光像慌亂地左右掃視着，呼吸粗重，終於，兩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駭怖的叫聲，只差一點沒有暈過去！

門口圍觀的人聽到兩人的叫聲，俱不由心頭劇跳了一下，布店老闆忍不住大叫：「劉先生，你們沒有什麼事吧？」

好一會，才傳出來劉紹昌斷斷續續的驚悸語聲：「他……們……也被……掐死了……」

「鬼！鬼……」謝明却像瘋了般，從裏面跌跌撞撞地跑出來，那張臉青白得一滴血色也沒有，扭歪着，一邊叫一邊跑出來，全身一軟，忽然倒在門前，暈死過去了。

門前的布店老闆等人眼見謝明那種駭悸的樣子，一顆心亦「撲通撲通」地狂跳起來，沒來由又打了個寒顫。

後面忽然傳來擾攘的人聲及叱喝聲，圍觀的人羣紛紛左右閃開來，讓出一條窄窄的通路，一行人正側着身子。從那條「路」中擠前來。

布店老闆扭頭一望，也不禁吐了一口氣。

原來這一行人帶頭的正是鄉團隊長江家杰，還有那位副隊長張凡，他的身後是五名鄉團隊員，還有那位阿成。

「牛老闆，這是怎麼回事？」江家杰一眼看到布店老闆，皺着眉頭問。

布店老闆忙道：「江隊長，小福死了，阿謝不過暈過去，劉先生進去後還未出來，不知他怎樣了。」

江家杰一脚跨入店舖內，一眼看到小福那種恐怖的死相，雖則他有鎗在身，亦免不了心頭生出一股寒意，迅速遍佈全身，忍不住吸了口氣。

「大聲公，烏咀四，你兩個將人羣趕散。」張凡沒好氣地邊跨進舖內，邊對身後的兩名手下低喝。

兩名手下應了一聲，立時停下來，將肩上的鎗卸下來揮動着，呼喝看熱鬧的人羣散去。

以至張凡進入店舖，一眼看到小福的死相，亦不由臉色遽變，打了個寒顫。

一陣喧嘈聲傳來，衆人忙循聲望過去，却原來是張流遠也聞訊趕了來。

張凡急不迭迎出去。

江家杰亦只好走出去。

「阿凡，小福怎會死的？阿彪與阿勇呢？怎不見他們，舖內有沒有損失？」張遠流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喘着氣一口氣問。

張凡乃是張遠流的堂姪子，聞言忙苦笑道：「大伯，我也是剛來到，只看到小福的屍體，其它的還未知道。」

江家杰亦上前招呼道：「張伯，看情形阿彪與阿勇也是凶多吉少，否則，小福又怎會死？」

張流遠吸了一口長氣，邊急步朝店舖內走去，邊道：「怎會這樣的，莫非昨晚那一下鎗聲……」

說到這裏他再也說不下去，因爲他已看到小福的屍體，神情震動之下，滿臉駭怖之色，張口結舌地道：「怎……怎會這……樣的……那張冥……錢……在小福的手……上？」

江、張兩人這才注意到小福手上抓着的冥錢，兩人心頭寒意陡生，臉色再變。

「張伯，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江家杰在說話時，目中閃射出驚懼之色。

張流遠聽了，再望一眼小福的死相，雖則他受的是新式的教育，仍然忍不住打了個寒顫，目光四下一掃，猛然叫道：「紹昌呢？他去了哪裏？」

布店的牛老闆還未走，走上前指指裏面道：「劉先生與阿謝進去裏面就沒有出來過，不知他在裏面怎樣了。」

張流遠聽了，一雙眼直往裏面望，雙脚却像生了根般，一動也不動，口裏驚急地道：「阿凡，還不快帶人進去看看。」

張凡雖則不大願意進去，但他還是應了一聲，召來兩名手下，心驚驚地走進裏面。

江家杰亦只好硬着頭皮跟進去。

× × ×

裏面是一座小小的內廳，張凡一脚才走進去，便見到劉紹昌雙眼直直地攤坐在廳口的一面屏風下，全身索索抖個不停。

張凡忙上前問道：「劉先生，你怎麼了？」

劉紹昌噏動着咀唇，却就是說不出話來，抬起一只抖索得很厲害的手，指着一張放在正中的紫檀木雲石圓桌之後，直翻眼。

江家杰與兩名隊員忙趨前看個究竟，這一看，兩名隊員不禁驚悸地尖叫出聲，疾退兩步，但聽一陣嘀嗒聲，原來一個隊員已被嚇得尿了一褲襠，一屁股軟倒在地上，另一個則雙脚顫抖個不停，就像打擺子一樣，目中盡是駭怖之色。

江家杰的胆子比較大，但仍然臉色煞

白，亦發出一聲難聽的低叫聲。

張凡探身一看，剎時像看到妖魔鬼怪般，發出一聲令人心悸的嘶叫聲，雙脚一軟，坐倒在地上。

江家杰抑壓住內心的恐懼，吸口氣，定一定心神，再看清楚一下。

這一次是看得够清楚的了，那張雲石圓桌後面的地面上，並排躺着兩具屍體，其中一具屍體的臉上竟然覆蓋着一疊元寶紙，另一具屍體的臉旁亦有一疊元寶紙，那張說有多恐怖便有多恐怖的臉上，滿是血跡，就像七孔流血的厲鬼般，一雙死魚般的眼珠怒突出來，呲牙裂咀，任是再大胆的人，看到這兩具詭異恐怖的屍體，也會心胆俱顫！

江家杰的鼻子嗅了嗅——他是嗅到一陣屎臭味，嗅眞了，原來是從那兩具屍體的身上發出來的。

大概這兩人在死前可能被嚇得將屎撒了出來，才會這樣臭。

而江家杰也認出了那滿臉血跡的屍體是那兩位鎗手中的一位——阿彪！

再看清楚一點，兩人身上的鎗仍插在腰間，顯然兩人在死前沒有動手的準備，亦即是說沒有發現甚麼值得兩人拔鎗戒備的情形。

而顯然那用元寶紙蓋着臉的另一具屍體，可能就是阿勇！

照這情形看來，這兩人就死得有點神秘了。

江家杰看到這裏，再也看不下去，全身感到一陣僵麻，好艱難才挪動雙腿退後幾步！

「阿凡，裏面怎樣了？」張流遠在外面叫，却不見他走進來。

張凡在地上掙扎着站起來，語聲沙澀地道：「大伯，阿彪他們也死了，死得很難……看。」

「紹昌呢？」張遠流的語聲，也有點怪。

「劉先生沒有甚麼事，不過被嚇得有……點呆了。」張凡說着巳能够站起來。

「阿勇阿彪是怎樣死的？」張流遠在外面問，就是不走進來。

張凡吸了口氣，一時間不知怎樣答才好，江家杰巳語聲打顫地叫道：「阿彪的臉上被抓得血流披臉，阿勇的臉被元寶紙蓋着，看不到他臉上有無傷痕，也沒有打鬥的跡象，最好你進來看一下。」

外面的張流遠遲疑了好一會，才顫聲道：「那……我進來看一下好了。」

× × ×

張流遠是與牛老闆進來的，也所以牛老闆對於事情的經過知道得很清楚。

不過，當他看到阿彪阿勇那種死相後，再也不敢留下去，返回自己的布店內，整日皆有點神色恍惚！

而張記銀樓這一天也沒有再做生意，而且將所有的門都緊緊地關起來。

全寨的人亦都知道張記銀樓死了人，出了事，更衆說紛紜，說小福與阿勇阿彪皆是被厲鬼索命而死的，因爲昨晚是鬼魂從地府上出來索取衣食，可能三人開罪了那些兇魂惡鬼，所以被索魂奪魄，死得那樣恐怖。

這一天的晚上，寨上那家唯一開夜市的茶寮內可就熱鬧了，簡直是坐無虛席。

來光顧這間茶寮的，當然全是寨內的鄉親，而且是老主顧。

今晚之所以這樣多人來喝夜茶，乃是全爲了今日張記銀樓發生的事，因爲對那件事知道得最清楚的牛老闆，吃完晚飯之後就又照例來到這裏喝兩杯茶，與鄉親們聊聊天，這是他多年來的習慣。

那些平日很少喝夜茶的人正是爲了聽一下牛老闆對張記銀樓的「內幕」消息，而破例來喝茶的。

喝了兩杯濃濃的鐵觀音之後，牛老闆吐了口氣，向隣座的一個茶客招呼道：「阿興，怎麼今晚這樣早就來了？眞是少有啊。」

那位阿興與牛老闆年紀相若，亦是嗜茶之人，望着牛老闆笑笑道：「我想聽一下你今日在張記銀樓看到的聽到的，老牛，說來聽一下怎樣？」

牛老闆的臉色剎那變得有點白了，目光有點驚恐地朝茶寮外黑黑的夜空望了一眼，語聲有點沙澀地道：「唉，那有甚麼好說的，說出來只怕你們今晚誰也不敢回家。」

「牛老闆，不是那樣嚇人的吧？」坐在牛老闆對面的一個老頭問。

牛老闆喝口茶才道：「天水叔，你沒有看到當時的情形，你若是看到，包你當場被嚇暈過去！」

「老牛，聽說小福與阿彪及阿勇的身上都沒有致命的傷痕，那一定是被嚇死的了。」一個坐在門邊的漢子問。

「阿天，小福的頭上有瘀痕，阿彪臉上滿是血痕，至於阿勇——」牛老闆不知是賣關子還是心有餘悸，頓了一下，猛地打了個寒顫，才接着說下去，「他的喉嚨竟然有四個細小的血洞，仍在淌出血來，看那四個血洞像是吸血殭屍將他的血吸了不少。」

牛老闆說到這裏，神情沒來由地變得怪怪地，一雙眼閃射出驚恐之色。

所有人聽到這裏，俱感到心底生出一陣寒意，寒毛倒豎，頭皮發炸，有幾個還胆怯地偷眼瞥一下門窗外面。

「那你是說，他們三人是被厲鬼冤魂奪魄而死的了？」一個年紀約三十歲的年輕人口顫顫地問。

「那還用說！」天水叔肯定地道：「昨晚是甚麼日子？鬼節！鬼魂大出動的一夜，它們甚麼也可以做！」

「牛老闆，聽說張記銀樓失了不少銀元及銀票，可是眞的？」阿興問：「鬼也會拿那些銀元銀票的麼？難道陰間也用銀元的麼？」

「這個我可就不知道了。」牛老闆顯出一股迷惑的表情。「我只知道銀樓內一共失去了三百多塊銀圓，以及五千九百七十三圓的銀票，張老闆這一次的損失可眞大了。」

「唔，這就有點奇了。」天水老頭皺着眉頭道：「我活了這一大把年紀，還未聽過陰間不用冥錢而改用銀元了，眞是邪門！」

「莫非這些鬼魂不是尋常的鬼魂？」阿天嘟喃着說。

× × ×

在張家大宅的書房內，張流遠與張凡，劉紹昌及那名担任張家護院的總頭兒吳柏青也在談論着銀樓內發生的事情。

「紹昌，你的看法如何？」張流遠拿眼望着坐在斜對面躺椅上的大舅子問。

劉紹昌顯然還未從日間的驚嚇中回復過來，囁嚅着說道：「看小福他們三人的死相，像是被一種很恐怖的東西驚死的，若不是失去了三百多塊銀元及五千多塊的銀票，我還會以爲小福他們是寃魂厲鬼嚇死的。」

劉紹昌雖然胆小，但聽他這樣說，不失爲一個有頭腦的人。

「那你是說，這是人爲的了？」張流遠眨也不眨地望着劉紹昌。

「這我可不敢肯定。因爲阿彪阿勇不是胆量小的人，連他兩人也給嚇死，他兩人一定是看到極爲可怖的東西，否則，兩人不會在沒有動手的情形之下死去的！」

劉紹昌說時腦海中不期然又閃現出小福阿勇三人那恐怖的死相，不禁寒毛直豎，全身有一股寒意。

「還有，鬼眼權及倒吊八、紅鼻九看到的那三只鬼魂又怎樣解釋？」張凡語聲有點微顫地道：「鬼眼權可是出名的鬼眼，經常在夜晚看到鬼魂，相信他看到的不會是眼花吧？」

張流遠雖則在出外讀書時接受過不少新思想的薰陶，但仍然擺脫不了傳統的迷信習俗，故此他對於神鬼之說，是抱着信與不信之間的態度的，聽了姐夫劉紹昌及張凡的說話，他想了一下，才道：「這確是很難解釋，鬼眼權還看到那三隻鬼魂從銀樓的門前出來，每人手上還提着一袋東西，他放了一鎗之後便一閃不見了，看來，那三隻鬼魂手上提着的，可能就是銀樓失去的銀元，這……」他是越說越臉青。說到這裏竟然說不下去了。

只有吳柏青一個人在沉默着，一句話也沒有說，但從他那變幻不定的神態及深沉的眼色，可以看出他在想着甚麼問題。

一時間，書房內誰也沒有說話，一聲夜梟的鳴叫聲遠遠傳來，聽得四人不禁心頭一緊，不由自主一齊望向梟鳴聲傳來的窗外。

窗外黑沉沉地，朦朧的樹影搖曳在窗前，恍似鬼影幢幢，書房內的人忙收回目光，各自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一股寒意從脚心底直升起來，遍佈全身，刹時間三人像置身於冰窟一樣。

只有吳柏青一點也沒有受到影响。

忽然，吳柏青挺起腰身道：「東主，我想通了，這可能只是一種江湖上慣用的幻術！」

三人驀然聽到吳柏青的說話聲，皆嚇得跳了起來，失聲驚叫出聲。

及至三人定下神來，不由尷尬地重新坐下來，張流遠首先吐口氣道：「柏青，你說鬼眼權看到的鬼魂只是一種江湖上慣用的一種幻術？就像茅山道士的法術那樣，只是一種障眼法？」

讀過書的人畢竟腦筋動得比較快！

「不錯，東主，你試想一下，若是鬼魂，又怎會將那條舖門橫柵卸下來？鬼魂進出不是不用門戶，什麼也阻擋不了的麼？」吳柏青目光閃動着，顯得有點興奮。

「對。」張流遠一拍大腿，「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可能是我被日間銀樓內恐怖的情景嚇昏了頭！」說罷，長吁一口氣。

劉紹昌也是讀過幾年書的人，雖然有點迷信，但還不至於像那些鄉愚一樣深信不疑，他也認爲吳柏青提出的疑點頗有道理，就他歷來所聽到的傳聞，鬼魂只是一個影子，什麼也阻擋不了，要到那裏就到那裏，既然鬼眼權看到，那些鬼魂是從舖門中閃出來的，那爲何那條横木會被卸下來？

想到這裏，他心定了很多，咳一聲然後道：「流遠，想清楚一下，我也認爲吳護院說得對，那可能是江湖上的一種鬼蜮技倆，目的是配合昨晚的氣氛，弄出那些孤魂厲鬼來，嗯，我還想到一點可疑的。」頓了一下，接說下去：「我記起了，雖然那條橫木被卸下來，但門若是閂住的，阿謝不可能那樣輕易就將門撞開！」

張流遠問道：「你是說，門是沒有閂的？」

劉紹昌沉吟了一下，才道：「那兩扇門閂不閂我不敢肯定，但就算是閂，也是險險閂住，這一點是不難做到的，我又想起來了，當時阿謝撞開門後，衝了進去，我跟着進去，看到門前地上有一張撞翻了的圓櫈，當時我還以爲是阿謝衝進去時撞翻的，如今想眞一下，有可能是阿謝將門撞開時撞翻的！」

「你是說門是用那張圓櫈頂着的？」張流遠也顯露出興奮的神色。

「這一點若是細心一點，雖然是在外面關門，也是不難做到的。」劉紹昌點頭道：「我就曾經試過在外面關門，而裏面用櫈頂着，這不是很難做到的。」

「這我也試過。」吳柏青接上說：「東主，如今越說疑點越多，我敢說一句，昨晚發生的事情，不是鬼魂做的，而是人幹出來的！」

張流遠聽得頻頻點頭，摸着下巴道：「嗯，現在我也認爲小福他們的死法，只是一種嚇人的手法，目的是令到我們以爲那是鬼魂做的，出於一種迷信的恐懼心理，而不追究下去，那麼，他們就得其所哉了，而我也白白損失了幾千塊大洋！那些人倒是頭腦精靈，趁着昨晚是鬼節，想出這樣巧妙的主意！」

「東主，這些人昨晚既然得手，日間必然出來打探一下風聲，聽到那些鄉愚迷信的說話，必然心中竊喜不已，很可能會故技重施，今晚再作案！」吳柏青提醒張流遠。

張流遠霍然道：「柏青，虧你提醒我，阿凡，你今晚帶人在我開的那些店舖外面巡視一下，聽到麼？」

一直沒有開過聲的張凡乍然聽到張流遠叫他，一下子從椅子上扎起來，慌張地道：「三叔，聽到了。」

「那還不快去？」張流遠瞪了一眼張凡。

張凡應了一聲：「是！三叔。」硬着頭皮走了出書房。

待張凡走遠之後，張流遠才微露不滿地搖搖頭嘆口氣道：「阿凡這個人沒有什麼不好，就是胆子小了點。」

劉紹昌笑笑道：「流遠，換轉是我，經歷了日間的可怖情景之後，也不大願意今晚在大街上整夜巡邏。」

張流遠亦不禁笑道：「說得是，雖然如今已不相信是鬼魂做的。但每一想起阿勇他們的死狀，我仍然心驚不已。」

接轉對吳柏青道：「柏青，今晚叫各人小心點，說不定那些人嚐到甜頭後，故技重施，鬧到家裏來。」

吳柏青忙道：「東主，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早已吩咐了弟兄們加倍小心巡視，東主若再沒有什麼吩咐，我還要出去看一下。」

張流遠沉吟了一下，才道：「沒有什麼了，你出去吧。」

吳柏青立刻站起來，朝兩人打了個招呼，退了出去。

待吳柏青走遠之後，劉紹昌才道：「流遠，你準備怎樣做？」

張流遠攤開雙手道：「還能夠怎樣做？我已經責成阿凡與江家杰全力追查，不論是人是鬼，也要有個交待。」

劉紹昌搖搖頭道：「鄉團隊都是只會吃飯的草包，拿來擺擺樣子，嚇嚇那些毛賊鼠偸還可以，要他們追查這件事情，別指望有結果了。」

「那依你之見，要怎樣辦？」張流遠坐直了身子，直望着他的大舅子。

劉紹昌道：「這件事一是上報省城偵緝隊，由他們來偵辦，二是請那些道上的捕手來追查，才能有結果。」

張流遠遲疑着道：「省城偵緝隊那些人我不想惹，所謂請易送難，那些人作威作福慣了，只怕案還未破，寨內已被攪得鷄犬不寧；至於請道上那些捕手來查辦，好是好，不過一時間不知到那裏找，而且……要的價錢不知高不高？」

劉紹昌忙道：「這可以托人去找，至於價錢方面，一兩千大洋已足够，算起來還是划算的，總好過白白損失了五千多塊大洋！」

「嗯，說的也是，那就交給你去辦吧。」張流遠揮了一下手，表示他的決心，接望一眼窗外，沒來由地生出一絲驚恐之意。「紹昌，不早了，你也回去睡吧。」

劉紹昌「嗯」一聲，站起來向外走。

張遠流急急站起來道：「紹昌，我送你出前廳。」脚步急急地與劉紹昌併肩走出去。

追捕名手　好奇捉「鬼」

今晚是七月十五。

傳說中地府是連開三夜——十三至十五日三夜，讓鬼魂從地府中上來，領受衣食，故此，今晚寨內的人早早就已上床睡了。

誰也不願意撞到那些遊蕩的孤魂野鬼，據說，若是遇到，那是會倒運的。

三更還未到，全寨已經陷於一片沉寂中。

只有張凡帶領着八名鄉團隊員，心驚驚，疑神疑鬼地在大街上巡邏着。

幸好今晚有月也有星，不至於黑沉沉一片，一兩丈內，可以看到景物，加上手上有鎗，又人多胆壯，張凡他們才不會心驚胆顫得脚軟。

寨內除了偶爾響起一兩聲犬吠聲之外，便只有他們一人或輕或重的雜亂脚步聲，單調地响着。

今晚，張凡依照張流遠的吩咐，着重巡視張家開設的店舖，特別是那間銀樓及兩間當舖。

每當他們巡到那間銀樓時，包括張凡在內，都會放慢了脚步，全身寒毛倒豎，目光閃爍，就像那間銀樓隨時會閃撲出鬼魅來，一個個心驚胆顫不已。

幸好一直皆沒有他們最怕見到的「東西」出現過。

這一夜鬼眼權沒有被挑中參加巡夜，但倒吊八與紅鼻九却被挑中了。

他兩人心中雖然老大不願意，但又不敢出聲，在巡邏時兩個人甚至不敢東張西望，一雙眼只望着前面的弟兄，生恐左張右望時，會一眼看到昨晚看到的鬼魅。

想起昨晚見到的鬼魅，兩人仍然心頭打顫，全身發冷。

兩人一直提心吊胆着，但世事就是那樣奇，在倒吊八紅鼻九兩人來說，可以說是邪，兩人又看到那嚇人的鬼魅！

這一次是紅鼻九先看到的。

他們剛剛巡視完最後一間當舖，轉身走回銀樓那面，就在轉身的刹那，紅鼻九的目光不經意地掃瞥了一下對面的店舖，一條淡淡的白影恰好從斜對面的一條窄巷中閃出來，他的目光不由一直，張口欲叫，又看到另一條白影閃出來，並且露出鬼面目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發出一聲難聽的尖嚎聲：「鬼——」

走在他身邊的倒吊八反應最快，聽聞他的尖叫聲，差一點沒有將胆嚇破，目光很自然地朝外一瞥，恰好看到又一條魅影從横巷那道側門前閃現出來，而且還看到那猙獰的鬼相，亦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嘶：

「鬼——鬼！」

所有人緊接聽到兩人的尖叫嘶嚎，俱不由全身一震，只覺刹那間如墬冰窟般冰寒陰凍，手脚發痳，驚恐的目光亂閃，有幾個還來得及瞥到窄巷中閃沒的魅影，雙腿發軟，差點坐倒在地。

「鬼？哪裏有鬼？」張凡不但聲音發抖，而握鎗的手也抖個不停。

倒吊八抖着咀唇道：「在……對……面那條……窄巷……內江記……藥材舖的側門前。」

「隊副，我……也看……好嚇人，青臉獠……牙的，還……對我笑……了一下。」紅鼻九說到這裏，呻吟一聲，再也站不住，軟倒在地上。

張凡聽了，握鎗的手抖得更加厲害。

「不是……眼……花……看錯……吧？」

倒吊八連聲音也變了。「不……是眼花……是……眞……的。」

一個隊員也顫抖地道：「我……也看到。」

張凡聽了，只差一點沒有暈過去，抖着聲道：「眞的……這樣……猛……」

一下鎗聲也就在這刹那震人心弦地傳來，張凡與幾名胆量小的隊員（包括紅鼻九倒吊八在內）驟聞這一下鎗聲，俱不由軟倒在地，尿了一褲襠尿。

那一响鎗聲刹時將沉睡中的孟都寨驚醒過來，狗吠聲，豬嚎聲，鷄鳴鴨叫聲，

加上孩童的哭喊聲，關門關窗聲……就像一鍋煮沸了的粥般。

接着又傳來一下鎗聲。

這第二下鎗有如一顆定心丸一般，將張凡等人從極度的恐慌中鎮定下來，也顧不了尿濕褲襠。

張凡猛地從地上站起來，顫抖着聲音喝叫道：「快，快向那邊追過去！」他揮臂指的是對面那條窄巷。

這些草包們不知怎地胆氣一壯，居然吶喊出聲，（大概是藉此壯胆），持鎗衝了過去。

這時候全寨上下已鬧翻了，睡在鄉團隊部的江家杰忽忙帶着人手衝了出來，亦往鎗聲响起的方向衝去。

× × ×

鎗聲當然不是鬼魅放的，否則，那眞是天下怪聞了。

放鎗的是一條灰黑色的人影，他在那條窄巷的後面乍然瞥到三條鬼影閃沒在屋角的刹那，朝天放的。

那一鎗可說是自己壯胆。

這人雖然一向胆量大，而且不信神鬼之說，但在乍然看到其中一條鬼魅扭頭朝他一照面的刹那，他仍然驚悚得全身寒毛倒豎。

因爲他看到那魅影拖着一條血紅的長舌頭，那張臉却死白一片，饒是他素來大胆，也不免吃了一驚！

他就因爲日間不聽到寨內的人在談論銀樓的小厮及打手被鬼嚇死，及失去了數千塊銀元的怪事，一時間好奇心起，而且也感到這不可能是鬼魅的所爲，故此今晚出來查察一下，看看是人還是鬼幹的。

想不到却眞的遇到了傳說中的鬼魅。

向天放了一鎗之後，他胆氣大壯，放開脚步，撲向那三條魅影閃沒的屋角後！

待他撲到屋角後時，那裏什麼也沒有，就只有一片黑暗。

這人目光閃閃地，右手緊握住短鎗，異常機警小心地一步一步向那條橫巷走進去。

雖然附近一帶的住戶皆被鎗聲驚醒了，但誰也沒胆量出來察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此這一帶仍然是靜得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這人步步爲營，一雙發亮的目光四下閃射着，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會放鎗。

越過一間屋之後是一條後巷，這人身子貼在牆角邊，探出半邊臉朝後巷內察看，却什麼也看不到，於是一直朝橫巷深處走去。

那知他才走過後巷，驟覺後側寒氣吹襲，不覺頭皮發炸，猛地扭轉身。

他的目光隨之瞥到後巷口有一條鬼影一閃而沒。

他心頭劇跳了一下，張口喝叫道：「誰？」

但却沒有應聲。

他緊了緊手中鎗，猛咳口氣，閃撲入後巷內，同時目光急掃。

一條魅影在數丈外的一家後門前閃了入去。

他立刻毫不猶豫地揚手朝那魅影放了一鎗。

這一鎗明明擊中了那魅影，但魅影却一閃沒入那道後門中，這人看得分明，不禁倒抽了口寒氣，一時間僵呆了！

直到一陣吶喊聲與急促的脚步聲傳來，他才猛地打了個寒顫，彷彿從噩夢中驟醒過來般，甩了甩腦袋，一陣風般撲向那魅影閃沒的那邊後門。

他撲到那道後門前，那裏却一點異樣也沒有。但門角邊却有一道淡淡的白痕，好明顯，那是這人剛才開鎗鎗彈擦破的。

這人猶豫了一下，便伸手用力拍起門來。

「砰砰」的拍門聲在沉寂的夜空中異常响亮地震响起來。

「是誰在拍門呀？」屋內有人驚慌地問。

「快開門，我看到有一條人影閃進了你家的後門！」那人邊高聲叫，邊繼續拍門。

「別動，你是誰？」巷口却有人在大喝。

那人立時身形一偏，貼在門上，亦朝巷口喝道：「你們又是誰？別亂來！」

後巷口那邊即時有人喝道：「哼，快出來，你以爲裝神扮鬼就嚇得了人？你這一套再也玩不下去了！」

貼在後門上的那人叫道：「你們誤會了，我亦是出來捉鬼的，你們是不是鄉團隊的朋友？」

「我就是鄉團隊副張凡！你又是誰？」原來走到後巷口的人是張凡他們。

那人似乎喘了口氣，放緩了語聲道：「原來是張隊副，我姓蕭，名原，不知張隊副有沒有聽說過？」

「管你是蕭原還是蕭餅，快給我出來，否則我就不客氣了！」張凡很神氣地喝叫。

「老張，別亂來，我曾聽過他的大名！」有人在後巷口的那一邊大叫，叫聲中夾着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是老江？」張凡一聽就聽出是江家杰的叫聲，但仍然隨口問。

「正是我，老張，不要亂來！」隨着叫聲，張凡已看到一條人影急奔過來，身後跟着不少人影。

蕭原聽到這裏，總算鬆了一口氣。

江家杰奔到張凡貼伏的牆角邊，喘口氣道：「老張，幸好我老遠聽到那人自報姓名，不然，你糊裏糊塗地與那人開火，雖然你在人數上佔了優勢，但肯定討不了好去！」

「老江，他到底是誰？」張凡瞪大眼望着江家杰。

「他就是道上鼎鼎大名的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江家杰一口氣說：「怎麼，你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

張凡眨了眨眼，猛叫一聲道：「唏，我現在想起來了，原來就是他！」

這時那些鄉團隊員已將巷口堵塞起來，一個個緊張地緊執手中鎗，隨時準備開鎗！

「喂，剛來的可是江隊長？」蕭原朝巷口大叫。

「不錯是我，你眞是道上那位鼎鼎大名的追捕手蕭原？」江家杰在巷口叫。

「如假包換！」蕭原叫。

「既是蕭朋友，那請你走出來吧。」江家杰在巷口叫。

「江隊長，請叫你的弟兄千萬別開鎗，最好將鎗收起來，免得走火誤傷了我。」蕭原這樣說，是恐怕那些鄉團隊員緊張之下，難免會失手扣機，誤傷了他，那可是避無可避的。

「弟兄們，將鎗收起來。」江家杰吩咐。「蕭朋友，現在你可以出來了！」

「我出來了！」蕭原將鎗垂下來，慢慢從貼着的門板下走了出來。

一道在當時來說還非常罕見的手電光即時射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一動也不動。

手電光在他身上照了好一會，才聽到江家杰叫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你，但却聽說過你，我相信你是蕭原蕭朋友！」

說着他巳從巷口那面走進來。

蕭原仍然站着沒動，却對江家杰說道：「江隊長，先一會我看到有一條鬼影閃沒在這家後院內，我朝它開了一鎗，明明射中了，但却看不到它倒下來，眞邪！」他說時語聲不禁抖起來。

江家杰聽了，心頭發毛，一股寒氣自心底升起，不自禁打了個寒噤，變聲道：「蕭朋友，先前那兩鎗是你放的了？」

蕭原點點頭道：「不錯，江隊長，我想叫開那家的後門，進去察看一下，你可以帮一下忙嗎？」

江家杰遲疑了一下。硬着頭皮道：「好，蕭朋友，我與你一齊去拍門。」

蕭原二話不說，走上前就伸手拍門。

才拍了一下，門却開了，蕭原驟然之下，不禁吃驚地疾退一步！垂下的鎗也抬了起來！

「啊，江隊長，原來是你！」從門洞中探出頭來的人，一眼看到江家杰，毫不驚愕地望着江家杰。

大概是這人在屋內聽到了蕭原與江家杰的對話，所以才敢開門。

江家杰一見那人，忙亦道：「阿寬，你忽然間開門，嚇了我一跳！」

阿寬打了個呵欠道：「若不是我在屋內聽到你的聲音，我才不會貿貿然打開門呢！」掃了一眼蕭原，接又道：「剛才是這位說看到有人影閃進院內，別是他眼花吧？我却看不到有什麼可疑。」

說時雙眼左右亂掃起來。

「阿寬，你眞的看不到什麼？」江家杰心怯地朝院內瞥視着。「這位蕭朋友不會眼花的。」

「那你們進來看一下吧。」阿寬伸手抓抓頭髮，又打了個呵欠，退後一些，好讓兩人進去。

「老張，帶幾名弟兄及那支手電過來。」江家杰朝巷口揮了揮手，接朝蕭原點點頭。

蕭原二話不說，走進了院子內。

江家杰却等張凡帶着四名隊員亮着那支手電走到來，才敢一齊走進院子內。

阿寬就站在後院門邊，怔怔地看着蕭原等人在院子內搜尋起來。

在手電光的照射下，蕭原他們連院子一角的鷄籠也翻搜過，却毫無値得懷疑的地方，更加搜不到那影子。

蕭原心中不由驚疑萬分，在心裏暗道：「莫非眞的有鬼魂？而我看到的就是鬼魂？」想着，一絲寒氣從心底升起，迅速遍佈全身。

既然搜不到什麼，一行人只好走出來，阿寬嘀咕了幾聲，關上後門又去尋他的好夢去了。

× × ×

走出小巷，來到大街上，江家杰忍不住問：「蕭朋友，你怎會這樣巧見到那鬼影的？」

蕭原愕了一下，目光閃閃道：「江隊長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懷疑我？」

江家杰急聲道：「蕭朋友，我不是這個意思，順便問一下而巳。」

蕭原忍住一口氣，道：「我由於在日間聽寨內的人論說紛紜，說得活靈活現，動了好奇之心，所以今晚便偷偷出來逛一下。看看是否眞的有鬼魂，不想眞的給我看到了！」說到這裏心中不覺虛寒得微微打了個顫。

「那蕭朋友你認爲如何？」江家杰全身也是一片寒意。

「我仍然是半信半疑。」蕭原接道：「若不是張記銀樓失去了幾千塊大洋，我會信到十足。正如有些鄉民所說，昨晚巳燒了那樣多的金銀衣紙，難道還不夠他們受用？莫非陰間眞的也用大洋不成？」

「嗯，蕭朋友不愧是個高手，不同流俗，經你這一說，我也開始懷疑了。」

「老江，我差點忘了告訴你，你二伯開的那間店舖前有鬼影閃現，不知是否像我三叔開的銀樓一樣，出了事。」張凡插口說。

江家杰臉色變了一下，急急道：「快去看一下！」

說着急步朝張凡指的那家店舖走去。

一行八人立時亦緊跟着走去。

來到張記平安藥堂門前，江家杰示意張凡拍門，張凡走上前伸手拍門，叫道：「福安，福安，開門！」

舖內却毫無反應。

「福安，你怎麼哪，快開門！」張凡將舖門拍得震天價响，相信就是聾子，也會被驚醒，舖內却依然無聲無息，附近的店舖却有人開門出來看看是什麼事。

「老張，別拍了。」江家杰心頭沉沉地道：「只怕福安也像銀樓的小福一樣出了事。」

張凡驚得疾退一步，吶吶道：「那……怎辦好？」

蕭原插口道：「可以從後門進去。」

張凡驚顫地，叫道：「側門也是門住的。」

「總比前門容易弄開，是不是？」蕭原望着張凡。

張凡不得不同意地點點頭。

於是三人走進藥堂側面的那條巷，江家杰臨入去前，吩咐那些隊員守候在店舖前面。

來到側門前，張凡拿着手電照着，江家杰笑着對蕭原道：「蕭朋友，你一定有辦法弄開這兩扇門，請你動手吧。」

蕭原也不說什麼，從張凡的手裏接過手電，走近門前，先用手推了一下，那知兩扇木門却一推就開，三人不覺怔愕了一下！

江家杰與張凡更是神色大變，心底寒意直冒，頭皮發炸，蕭原却已一步跨了進去。

江、張兩人雖則心中恐慌，亦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去。

蕭原才走進去，一眼就看到用來橫栓後門的橫木倚放在牆邊，自然門閂也是打開的了，不由吸了口氣，伸手將短鎗摸出來，握在手中，才向內走進去。

江、張兩人都有樣學樣，亦急不迭將短鎗抽出來，緊緊握着走進去。

後進內是堆放藥材的地方，亦是福安睡覺的地方，蕭原移動着手電光，四下掃視着，忽地全身震動了一下，手電光定定地照在靠店堂門口的一張床上。

江、張兩人目光一直，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感到兩條腿軟軟地，同時有一股寒氣升起。

蕭原長長地吸了口氣，才緩緩走前去，手電光清晰地照出一張木板床上，仰躺着一個赤着上身，穿一條短褲，雙眼睜大，張口露齒吐舌，形貌恐怖的人，江、張兩人就是看到床上這人駭怖的臉相，驚駭失色的。

蕭原再一次深深地吸了口氣，扭頭對張、江兩人問道：「兩位，這一位是否福安？」

張凡艱澀地咽下一口水，點頭沙着聲道：「他就是福安。」

蕭原將手電光移落到福安的頭上，平靜地道：「他是被活活揑死的！」

江、張兩人一聽，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臉上驚色更濃，一會，江家杰才吶吶地道：「蕭朋友，你認爲他是被……殺死的？」

蕭原端詳着福安頸顈上的那幾條瘀痕，一會才道：「若我沒有看錯，他是被人揑死的，而不是被鬼所殺！」

一頓接道：「你兩位上前來看一下，他頸顈上的幾道瘀痕明顯地像人的手指般粗細，這瘀痕很清晰，聽說鬼魂就算揑死一個人，也不會留下太明顯的痕跡的，但看他那駭怖的臉容，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驚嚇，兩位可同意我的說話？」

江家杰忍着心中那股恐懼，乾澀地道：「蕭朋友不愧是道上的高手，觀察入微，我完全同意你的說話。」

張凡乾咳了一聲，亦讚同道：「說得極對了。」

蕭原忽然移動手電光，照向店堂那面，同時移動脚步走前去。

手電光照在店堂兩邊的藥架子上，但見有不少藥格子及在當時極爲罕見的玻璃瓶子被拉開及空了，江家杰一眼看到，張口發出一聲呻吟般的叫聲。

張凡亦是臉色陡變。

在手電光的照射下，可以清楚他看到，那些藥格子以及玻璃瓶子內盛着的應該是極爲珍貴的藥材，有幾個藥格子以及玻璃瓶上就分別貼着鹿茸、人參、靈芝、犀角之類的藥牌子。

手電光忽然向上一移，在屋頂上縱橫照射起來，忽地一定，照在正中的瓦面上，蕭原同時也「咦」了一聲。「兩位快看，上面天窗不是有條縫麼？」

江、張兩人同時仰頭上望，果然看到在手電光的照射下，瓦面上那個天窗有一道兩三寸的縫隙，沒有完全拉合起來，江家杰脫口失聲道：「那些人是從天窗進來的！」

蕭原吐了口氣，含有深意地望着江家杰說道：「江隊長不再認爲那是鬼魂做的了？」

江家杰胆氣一壯，挺挺胸道：「若是鬼魂，又何需大費手脚，從瓦面天窗上下來，蕭朋友你眞够仔細，發現了那處破綻，如果是我，就不會留意到瓦面天窗那條縫了。」

蕭原忙謙道：「江隊長，你太過獎了，那些『鬼魂』若不是粗心大意，又或是來不及將天窗重新拉好，我也發現不到那破綻，有可能是睡在床上的福安聽到有動靜，從夢中被驚醒過來，那些扮神扮鬼的東西爲了防他發覺驚叫，故此來不及將天窗拉好，便將福安揑死。」

張凡長長地吐了口氣，撫着心口道：「聽你這一說，我心定了很多，只是，那些你也看到的又怎樣解釋？」

蕭原沉吟着道：「這一點我也解釋不了，不過，有可能是茅山法術之流的邪門幻術。」

說着驀然叫道：「啊！怎麽我一時間省不起，那些鬼東西既然偷走了這樣多貴重的藥材，行動一定不快，快，咱們快追下去！」

江家杰一聽，拍一下腦袋道：「怎麽我也想不到！」

張凡這一次反應很快，幾步竄到門前，隔着門縫朝外叫道：「弟兄們，快去側門那邊！」

外面有人應了一聲，接着響起一陣急促的奔跑聲。

× × ×

蕭原江家杰張凡三人帶着那些鄉團隊員一口氣跑到阿寬後門的那條後巷，用手電光照射察看起來。

就在阿寬後門對面的一條窄巷口的屋角下，蕭原發現了一條鹿尾羓！

蕭原立時目光大亮，招呼江、張兩人看一下，兩人亦是高興不已，江家杰叫道：「可惜那時候咱們只注意阿寬後門這面，事後又想不起在附近查看一下，否則，一定能够追上那些鬼賊！」

蕭原將手上那截鹿尾羓遞給江家杰，目光望向窄巷深處，問道：「這條巷通向那裏的？」

張凡搶着道：「一直通向大街，但若是左拐右彎，却可以走出寨外。」

蕭原目光閃了一下，道：「可有發現寨內最近有什麽人値得可疑的？」

江、張幾乎同時搖搖頭道：「一時間也想不起有什麽人値得懷疑的，寨內雖然人多，但都是鄉裏鄉親的，發生這種怪異恐怖的事，還是第一次，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江家杰接問：「蕭朋友可是懷疑是寨內的人幹的？」

蕭原點頭道：「起初確曾這樣想，聽你兩人這一說，覺得不大可能是，能够弄出這種鬼蜮技倆的，必定是江湖上的流匪，唔，那一個識路走的，帶咱們追出鎭外去！」

張凡應聲道：「我帶你們追出去！」說着當先奔前去。

江家杰朝那些隊員一招手，亦追在蕭原後面奔前去。

那些隊員亦隨後跟着急奔前去。

× × ×

張凡帶頭，在那窄窄的巷子內左彎右拐地跑着，有如走在八陣圖般，蕭原有種暈頭轉向的感覺。

手電光亦在巷內亂閃起來。

在一條橫巷之內，在手電光的照射下，又發現了一些遺落在地上的散碎藥材，蕭原江家杰張凡三人更加肯定了那些鬼賊是跑向寨外。

在張凡的帶領下，終於跑出了寨外。

張凡喘了口氣，停下來，對蕭原道：「現在怎樣？」

蕭原從張凡的手上拿過手電，在地上照射起來。

地上的泥土長着疏落的野草，蕭原在附近照射察看着，大約在離巷口約丈許兩丈的斜前方，蕭原朝江、張兩人招招手。

江、張兩人忙急步走上前去。

「兩位看一下這裏的地上。」蕭原微俯下來，定睛一看，地上有幾個微微顯現的脚印，而脚印之間，還有一根遺落的人參！

江家杰首先忍不住喜道：「蕭朋友，這果然是人做出來的。」

「這就不用心驚驚了，對付人總好過對付那些鬼怪魅魎！尤其是在夜晚。」張凡忍不住用手撫着心口，長噓一口氣。

「兩位，這裏附近有什麽地方是可以藏人的？」蕭原俯身檢起地上那根人參。

江家杰想也不想就道：「離此約半里路左右，有一間義莊，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藏人的了。」

蕭原果斷地揮揮手道：「兩位，若果我沒有猜錯，他們一定藏匿在義莊之內，咱們快去看一下！」

江、張兩人一聽，却露出猶豫之色，而且目露驚色，張凡囁嚅着道：「那裏……是存放棺材的地方，只有棺材與死人，這時候去好不怕人……」說到這裏倏地打了個冷顫。

蕭原笑笑道：「這有什麽好怕的？咱們這樣多人，又有鎗，還有這支手電，若這時候不去查看一下，只怕他們携贓遠颺了！難道你們不想捉到他們，尋回那些失欵及藥材？」

江家杰一想到若是捉不到那些人，尋不回那些被竊的藥材 他的二伯江福蔭一定會對他大發雷霆 罵個狗血淋頭，他也交待不了，於是硬着頭皮道：「既然蕭朋友也不怕，我們又怕什麽，老張，若是尋不回那筆失欵，你的三叔一定不會饒恕你，還是壯胆去吧！」

張凡吸口氣，挺挺胸，無可奈何地道：「三叔他確實不會原諒我，而我也再當不成這個副隊長了，爲了保住這個職位，說不得只好去一趟了。」

於是由江家杰帶路，沒有開亮手電，直撲向義莊！

× × ×

離開義莊大約還有十數二十丈，每個人皆感到無形的恐懼，心跳也不由加快，特別是在望到那座隱約隱現，鬼氣森森的義莊時，張凡只感到雙腿有點虛軟。

蕭原示意大家慢下來，並用手勢示意各人盡量將身形掩蔽起來，不要弄出太大的聲響來。

於是各人盡量彎下腰，找尋一些樹或草叢來掩蔽自己，散開來，慢慢向那座令人毛骨聳然的義莊走過去！

「吱——」地一聲尖細的銳叫陡然響起，蕭原江家杰張凡等人但覺全身汗毛倒豎，一顆心也隨之收緊，頓時間覺得眼前那座黑沉沉的義莊鬼氣森森！

蕭原咬着牙，脚步不停，掩到了義莊門前。

江、張兩人雖則心中發毛，但也只好硬着頭皮跟在蕭原的後面。

那些鄉團隊員見正副隊長皆壯着胆掩前去，有幾個胆大的便也跟着掩上前去，但有兩三個却磨蹭着，就是挪動不了那雙發軟的腿脚。

蕭原的脚步才輕輕踏上義莊門前的石階，急風迅掠中，一道黑影自簷角下閃掠出來，發出一聲刺人心弦的尖叫聲。

蕭原心頭一懍，身形急閃至門邊，那道黑影自他身後掠過，他也不禁鬆了一口氣。

他已看清楚那黑影只是一隻被驚飛的蝙蝠！

但江、張兩人却差點驚嚇得軟倒在地上。

「江隊長，裏面可有人看守？」蕭原回頭問。

江家杰乾噍了幾次，才勉強從發澀的喉嚨中逼出沙啞的語聲：「有，有一個跛了一隻脚的跛李打理這間義莊。」

「那你就叫他開門吧！」蕭原閃開一些。

江家杰啞悶地應了一聲，好不容易挪動雙脚移到門前，吸了口氣，伸出微顫的手拍門叫道：「跛李，我是江隊長，快開門。」

拍門聲及叫聲又驚飛了兩隻棲宿在簷下的蝙蝠，「吱吱」尖叫着飛走了。

這一次他們沒有那樣驚了。

義莊內却沒有人應，不知是否那位跛李睡得太沉了，聽不到。

江家杰心中不由有氣，再次拍門叫道：「跛李，開門，我是江隊長！」

義莊內仍然沒有反應，江家杰的叫聲在這樣沉寂的夜空中傳了開來，聽在衆人的耳中竟然有一種怪異的感覺。

「媽的，這跛李怎麽攪的？就算睡得再死，也醒了！」張凡低聲罵着。

「江隊長，快帶我與幾名弟兄到義莊後面，張隊副，你繼續拍門，快！」蕭原忽然像火燒眉毛般，拉着江家杰就跑，並順手從張凡的手中一把拿過那「手電」。

江家杰先是呆了一下，隨之恍然，一句話也不說，跟着蕭原便跑。

幾名胆大的隊員在江家杰的招呼下，執着鎗緊隨在江家杰的身後。

× × ×

蕭原一馬當先衝到莊後，目光瞥視間，一眼就看到一條黑影從牆頭上閃現出來，閃飄向地面。

「什麽人？」蕭原喝聲中，手電一抬

，扭亮了手電，一道雪亮的白光射向那條黑影！

那條黑影在手電光的照射下，却倏然消散得無影無踪，蕭原當堂呆了一呆，一顆心也猛地劇跳了一下，只覺全身寒氣直冒。

「鬼！」一個隊員語聲駭異地尖叫出聲。

江家杰等人一聽，全身震悚了一下，雙脚一軟，停了下來，不聽使喚！

隨着那隊員的一聲「鬼」，刹那間，義莊牆頭上眞的鬼影幢幢，而且發出數聲「啾啾」的鬼叫聲。

江家杰等人眼見耳聽，驚嚇得胆落魂飛，有兩個隊員發出一聲駭怖的叫聲，轉身跌跌撞撞地狂奔而去。

蕭原心中雖則駭驚不已，但却驚而不亂，心中暗忖：「難道世間眞的有鬼？那一切皆是鬼魂之所爲？」

但隨即他却推翻了自己的忖測。「鬼魂既是虛無飄渺之物，又如何用得着人世上的大洋及藥物？這豈不是荒謬至極的事情？」

他心中忖思如電，手上的手電也飛快地掃射向那些閃現的鬼影。

那些鬼影却在手電光的照射下，一一消散得無影無踪。

這情形就像傳說中的鬼魂是見不得光的一樣，這又令到蕭原心頭打鼓不已。「莫非這些鬼影眞的是鬼魂？」

想到這裏，他心頭一動，驀地抬手朝天放了一鎗！

「砰」然一聲，鎗聲在夜空中炸响，恍如晴天起了個焦雷，震得江家杰等人從驚駭恐怖中回過神來，胆氣亦爲之一壯。

這一下鎗聲却意外地引來了數下驟發的鎗聲，冷不防之下，蕭原只覺髮際一涼，心中驚懔之下，急忙捺熄手電，同時斜撲在地上！

「呀！」有人發出一聲痛叫，隨之是重重的倒地聲，及接連急促的撲地聲。

蕭原撲倒在地的刹那，身形急滾開去。「砰砰砰」數下鎗聲又响，「噗噗」兩下悶响，在蕭原滾過的地上開了花！

蕭原若不是同時滾開去，那射在地上的兩顆鎗彈就會射在他的身上！

蕭原手臂猛揚，朝閃現出鎗火的一角牆頭掃了一梭子彈，同時間身形猛竄起來，撲向牆下，口裏吆喝：「江隊長，快衝到牆下！」

江家杰與幾名隊員鎗聲响起的刹那，嚇得忙撲倒在地上，被嘯然掠射過的鎗彈壓得不敢抬起頭來，聽到蕭原喝叫，才省起若是繼續匐伏在空地上，無疑成了毫無遮擋的鎗靶了，驚得出了一身冷汗，當此生死存亡的關頭，根本就將什麽鬼怪丟到九霄雲外，胆氣一壯，藉着蕭原那一輪鎗火的掩護，一個個從地上竄起來，胡亂放着鎗，衝向牆下！

蕭原衝到牆下，身子緊貼着牆，換了一梭子彈，喘着氣抬眼斜望着發出鎗聲的那一角牆頭。

江家杰與幾名隊員亦衝到牆下，急喘幾口氣，其中一名隊員抬眼向牆頭上一望，不禁心胆俱裂，發出一聲駭怖的怪異叫聲，昏倒在地上！

江家杰與另幾名隊員聽到那隊員的怪異駭叫聲，同時抬頭一望，原來牆頭上正有一張露着血盆大口，銅鈴眼中閃着燐燐綠光，猙獰異常的鬼臉，正猙視着他們！

江家杰等人被那張鬼臉嚇得胆破魂飛，一個個駭叫着軟倒在牆脚地下！

蕭原聽到江家杰等人的駭叫聲，心中驚懔，忙循聲望過去，恰好看到離他站着的牆下約三丈左右的牆邊，江家杰等人倒在地下，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還以爲江家杰等人遭了意外，同時間他亦瞥到那邊牆頭上那張鬼臉，他亦被那張駭人的鬼臉嚇得心頭一寒，但他沒有像江家杰等人那樣被嚇倒，手一抬，朝那鬼臉開了一鎗！

「砰」然一聲，那張鬼臉應聲碎裂開來，一聲慘厲的叫聲亦隨之响起。

聽到這一聲慘叫，蕭原的心定了很多，因爲他聽出那一聲慘叫是人發出來的，那就表示那些鬼怪可能是人弄出來的，亦即是俗語所說的裝神扮鬼。

蕭原彎着腰跑到江家杰的身邊，伸手一摸，一顆心才放下來，壓着語聲叫道：「江隊長，你怎麽哪？」

江家杰原來沒有被嚇暈，呻吟一聲，駭叫道：「鬼，好嚇人的鬼臉！」

蕭原伸手將他扯起來。「江隊長，那不是鬼，是人裝出來的，可能是戴了一個臉具，那人已被我一鎗打死了！」

江家杰不大相信地道：「蕭朋友，你說的是眞的？」

蕭原肯定地伸手拍拍江家杰的肩頭。「當然是眞的，你抬頭一看，那張鬼臉是否不見了？」

江家杰壯着胆，怯怯地抬頭朝上望去，果然不見了那張嚇人的鬼臉，一顆心這才定下來，長吐了口氣。

蕭原雙肩揚了一下，急聲道：「江隊長，快叫你的手下站起來，同時通知張隊副他們不用怕，咱們前後夾攻，攻入去，將那些裝神扮鬼的東西擒下來，遲了，恐怕他們又會弄出什麽鬼花樣！」

聽到那個「鬼」字，江家杰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吸口氣，轉身抬脚逐個將那些隊員踢起來。

蕭原這時已想到一個通知張凡他們的好辦法，張口大叫：「張隊副，你們不用怕，那些鬼怪只是人裝出來的，咱們前後夾攻，他們一定逃不了！」

前門那面回答他的是一陣駭叫聲及幾聲鎗聲。

蕭原一聽，便知不妙，急忙對江家杰道：「江隊長，你快帶人趕回前面去支援張隊副他們，我翻牆進去，快！」

江家杰見蕭原那種緊張的樣子，而他也聽到前面傳來的駭叫聲及鎗聲，知道張凡他們一定遇上了意外，當下應了一聲，吆喝着朝前面急奔回去。

蕭原則縱身一跳，雙手一伸，攀住牆頭，接發力一引攀升上去，接一翻，翻上了牆頭，略一窺看，牆內沒有人影，於是跳了下去。

× × ×

義莊乃是停放棺材的地方，在白天也與人一種陰沉的感覺，在黑夜中，更覺得詭怖陰森，令人沒來由地生出一股寒意。

蕭原才跳落在地上，一股冷風急襲而

至，不禁一驚，但動作却一點不慢，拿着手電的手隨着身形的側旋向外一揮。

「錚」一响，手電擊在一件物件上，蕭原疾退一步，猛地開亮了手電，一道耀眼的光柱掃射向寒風襲來的方向！

刹那間，蕭原不禁倒吸了口寒氣。

手電光照射下，恰好照射在一個身穿喪服，披頭散髮，雙眼翻白，口吐長舌的恐怖鬼物！

這不知是人是鬼的怪物手上執着一柄匕首，正欲欺身劏削向蕭原的腰脅，驟然被那雪也似亮的手電光一照，不由吃驚地窒了一窒！

蕭原即時吆喝一聲：「裝神扮鬼嚇得了那些鄉愚，但却嚇不倒我，還不束手就擒！」

那鬼怪口中發出一聲令人毛骨聳然的尖叫聲，「噗」地跳前一步，朝蕭原的心窩就扎。

蕭原一咬牙，抬手朝那鬼怪扎來的手臂開了一鎗。

那鬼怪應聲手臂向上揚，身形亦被震退一步，發出一聲痛叫，匕首「噹」地一聲掉落在地上。

聽到那一聲痛叫，蕭原胆氣大壯，心裏也篤定了，因爲他聽出那一聲痛叫分明是人發出的，也就是說，這口吐長舌的「鬼怪」是人扮的！

蕭原隨即喝道：「果然是裝神扮鬼嚇人，乖乖地伏在地上，否則，一鎗轟掉你的腦袋！」

那「鬼怪」全身震抖了一下，慌急急地道：「別開鎗，別開槍……」

說着立時匐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一下。

「哼，終於現出原形了！」蕭原冷笑一聲，正欲上前揭下那人臉上的鬼臉具，驀地一記冷鎗射來，「啾」地擦着他的臉頰掠過，立時火辣辣般痛。

蕭原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身形順勢向後仰倒的刹那，手電亦熄了，右臂却一掄，朝那發出鎗聲的方向掃盡了鎗膛中的子彈。身形倒地的刹那，他已棄了空鎗，從脚側拔出另一枝裝滿了子彈的短鎗，身形疾滾，滾了開去！

那邊一聲慘嚎隨之响起，接着「砰砰」大响，似是撞跌了什麽物件。

這時候門外吆喝聲震天响起，原來是江家杰趕回前面，看到張凡等人伏在地上震抖個不停，鎗却指向義莊兩扇業已敞開的大門，看到江家杰等人來到，兀自牙關打顫，連聲道：「鬼，好嚇人的鬼！」

恰在這時，聽到蕭原在內傳出來的喝聲及鎗聲，慘叫痛嚎聲，江家杰刹時胆氣大壯，疾聲道：「張隊副，你聽聽這不是人發出來的叫聲麽？那是那些賊匪裝出來嚇唬人的，蕭朋友已從後翻了進去，咱們快衝進去接應他！」

說完也不知那來的一股勇氣，吆喝着衝向大門。那些隊員見隊長一馬當先衝去，只好亦硬着頭皮衝去，呼喝着以壯聲勢，也爲自己壯胆。

張凡就算再無胆這時候也只好顫抖着從地上爬起來，跌跌撞撞地隨着衆人衝入義莊內……

× × ×

義莊內鬼氣森森，那一具具棺材彷彿隨時會冷不防跳出一具屍體來，江家杰等人一個個兀自心跳驚悸不已，但仍然硬着頭皮在義莊內搜索起來。

蕭原則早已將那個傷了手臂，匐伏在地上的「長舌鬼」的臉具剝下來，果然是一個活人！

接下來，江家杰等人又在一處牆角下擺放的棺材後，發現了一具屍體，臉上也戴着一個嚇人的鬼臉具，至此，他們才沒有那樣心驚。

經過一番搜查一下，在手電光的照射下，匿伏在棺材後的三名臉上戴着鬼臉具的人亦無所遁形，舉着手走了出來。

跟着，在那名傷了手臂的人的指點下，分別在兩具棺材內找回了被刦去的大洋及銀票，還有那些貴重的藥材。

那人更在蕭原的查問下，供出那些幻現的鬼影乃是那名在牆頭上扮鬼嚇倒江家杰等人，被蕭原一鎗轟碎臉具，一命嗚呼的人弄的手脚，那人原來學過一些茅山法術，不但會障眼法，還會一些旁門左道的幻術，他們這一帮人就是以那人爲首的，倒處流竄作案，裝鬼扮怪嚇人，從來未失過手，想不到這一次却翻了船。

江家杰張凡聽了那人的供說，莫不紅了臉，幸好在黑夜中沒有人看得到。

自然，他們對蕭原是又感激又佩服，若不是蕭原插上一手，只怕已被這帮人挾贜溜之乎也。

對於蕭原來說，這一次的經歷可說既恐怖又刺激新奇，他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捉「鬼」！　（全文完）

魔門凶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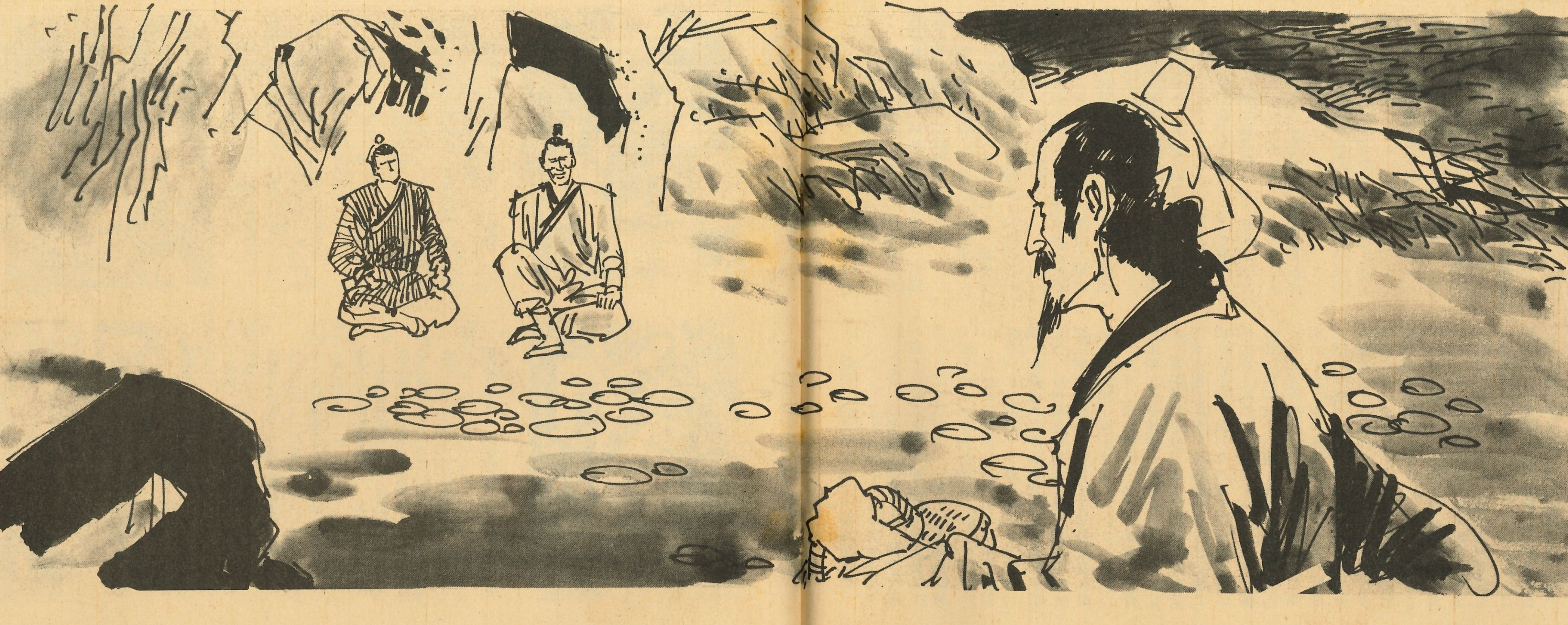
（本文承自第50頁）

「只要那種無法忍受的鐘聲出現，你立刻離開戰場，魔門中人留下來的，不管他是劍客抑或金剛，必然七竅流血，耳鼓爆裂，死得不明不白。」

到了那一瞬，鐵胆大雄才知道音波功的妙用，芸芸衆僧，那一個人具有如此法力高强的本領可以施展音波功呢？他仍是困惑不解，後來，天柱和尚叫齊人馬落船，船上還有許多塊萬年冰石，駛向欽州縣，在天梯廟會合，談及此事才知道負責展開最後一擊的人只是天柱天梯兩個和尚。

決戰的一天，黎明即起，分兵兩途出擊，撲攻狗牙山的魔門禁地，正如事前所料，發生混戰，互有死傷，到了下午，靠近黃昏，噴火金剛正在火山口打坐吸氣，不提防蝙蝠人高處飛下，紛紛把冰石投入死火山的噴火口，登時白霧全消，魔門中人氣湧如山，聯手撲攻，刀劍齊出，而且從口中噴出火舌，看來和尚那邊門不過他們了！突然一陣陣的鐘聲自遠而近，噴火金剛聽了頭脹腦裂，和尚那邊的人急急退走，沒有一個人受害，雖然在第一次交鋒死了三個，傷了五個，第二次混戰却大獲全勝，狗牙山上魔門中人死個清光，火山口不再噴出濃烟白霧，總算爲民除害了。

回到天梯廟，各人靜養，鐵胆大雄說：「初時我說自己想做和尚，並非眞心話，說時我眞的想做和尚了，根本上我已經毀了家，天柱廟就是我的家！」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七王爺見張嵐、王守義、常九、蕭寒月等人來到王府，便詢問查出了刺客是誰，他們說跟踪江湖黑道上的魔刀白龍潛入王府，故來搜索，並未發現賊踪。他們發現七王爺的女兒一身武功，連張嵐在王府當總教席也不知道，衆人覺得出奇，看來王爺對女兒的武功是知道的，對她施展的輕功不以爲怪，而且揮手叫他們盡量搜索。蕭寒月懷疑白龍在王府有隱身之所，這話說出來引起大家也懷疑，只好細心到處搜索，常九發現假山流泉之前，在那垂布而下的流泉，隨即衝入了水簾之後，落在山石上，伸手敲打，內裏空虛，那假山下可能別有洞天……

假山下藏有密室

一時之間，花園中一片寂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足足過了有一刻工夫之久，常九才睜開眼睛。收好鐵筒，站起身子，拍拍身上的泥土。

王守義皺皺眉頭，道：「老常，你這故弄玄虛的鬧了半天，攪的什麼名堂啊？」

常九吁一口氣，道：「我告訴你，你也不懂……」

張嵐道：「這就是江湖上傳說的地聽之術了？」

常九點點頭，道：「不錯！」

王守義道：「聽出什麼沒有？」

常九道：「我聽到轉輪帶動的水聲，也聽到了重物撞地的聲音。」

張嵐道：「什麼？重物撞地的聲音？」

常九道：「也就是說，那假山密室之中，有人活動，只可惜石壁堅厚，無法聽到其他的

花叢內出現怪人

聲音。唉！我幾乎就要放棄了，却傳來了那一聲重物撞擊的聲音，說起來，也是湊巧……」

張嵐接道：「常九，你能肯定，那是人爲的重物撞擊之聲？」

「絕對是的，而且是撞在石壁上……」常九語聲堅定的說：「因此，我更相信那密室在假山之內。」

王守義雙目盯注張嵐，似是要等他拿個主意。

蕭寒月也感覺此事關係重大，插口多言，未必有益，應該由張嵐作個決定。

「找門戶，咱們進去看看？」張嵐大胆的作了決定。

王守義道：「老常，你聽出門戶在那裏沒有？」

常九道：「沒有人在地道中活動，如何聽得出來？」

張嵐說道：「這就痲煩了，咱們不能進去看一個明白，如何能確定是假山之中有密室存在？」

常九道：「辦法倒有，只是……」

王守義接道：「快說出來，立刻進行，咱們不能在這裏停得太久。」

常九道：「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在假山之上闢出一個入口，直趨密室。」

王守義接說道：「這座假山全用花崗石砌成，堅硬無比，開一個入口，錘鑿交擊，那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除了七王爺之外，誰也沒有這個權力，這個辦法不成，還有別的辦法沒有？」

常九道：「有！今晚上把我留下來，我當盡一夜之功，我相信，是可以找出進入山中密室的門戶。」

王守義道：「這個辦法倒是可行，不知張兄意下如何？」

張嵐道：「現在，就算我想拒絕，只怕也沒有辦法了。」

蕭寒月道：「常兄，我陪你留在這裏。」

常九道：「好！王總捕頭應該回到趙府中去看看，韓伯虎、何剛雖都是老江湖了，但他們究非主事之人，一旦遇上變故，不知該如何措施？」

蕭寒月道：「武鳳還囚在趙府之中，也是一條很好的綫索，不過，她生性剛烈，宜用智取，不可以暴力逼供。」

王守義道：「不用攆我，我這就走，有了什麼消息，希望能盡早通知我一聲……」

目光一掠蕭寒月，接着說道：「關於武鳳姑娘的事，我看等蕭兄弟回去之後，再作處置了。」

抱拳一禮，連忙轉身而去。

衆人目送王守義離去之後，張嵐神情很沉重的說道：「我去安排一下，兩位可要先行休息？……」

常九接道：「你請便吧！記着入夜之後，給我們帶點吃的來就行了。」

張嵐點點頭，歎口氣，說道：「王府之中，不比尋常人家，兩位舉動之間，可要小心一些……」

常九笑道：「放心，放心，不會讓你張兄無法交代，你如能阻止王府中侍衛進入花園，就儘量阻止他們，我要靜，越靜越好。」

他們看着張嵐離去，常九目光轉向蕭寒月，道：「你帶兵刄沒有？」

蕭寒月搖搖頭道：「沒有，我從來沒有用兵刄！」

常九苦笑，道：「有沒有什麼感覺？」

蕭寒月道：「沒有！」

「我有……」常九接道：「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幸得是你留下來，否則，我一定見不到明天的陽光！」

「你是說……」

常九道：「我是說，這一夜很難渡過，所以，我希望你手中有一把兵刄，對了，你用什麼兵刄？」

蕭寒月道：「我只學過一種兵刄，劍！」

「那你就該有一把劍，希望張嵐再來的時候，你問他要一把。」

蕭寒月笑道：「這座花園太大了，如若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裏守一夜，未免有些冷清清的感覺，但我却感覺不到任何的危機？」

常九道：「我感覺的到，不過，危機不是殺機，武功再好的人，也不會在危機來臨之前，有所警覺。」

蕭寒月道：「既然是這樣，你又怎會感覺得到呢？」

常九道：「這是一種江湖經驗的累積，由

死亡中掙扎出來的靈敏觸角……」

一隻蝙蝠，展翅劃空而過，原來，夜幕已垂。

蕭寒月忽然有着心神一震的感覺，苦笑一下，道：「也許我眞該有一把劍，這裏太靜了，靜的有一種死亡的氣息，好像王府這種地方，應該是僕從如雲，熱熱鬧鬧的才對。」

常九道：「你實在是個聰明人，聰明到能夠很快受到我的感應，你知道嗎？我和一般的江湖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蕭寒月道：「我從未有江湖人生活的經驗？很希望能多增廣一些江湖上的見聞。」

常九道：「我出身於一個很奇怪的門派，江湖上知道這個門派的人，實在很少，張嵐、王守義都是我交往了很多年的朋友，但他們只知道我擅長追踪之術，却不知道我的出身，甚至，他們未必到過我出身的門派？」

蕭寒月接問道：「那一定是很神秘的一個門派了？」

常九道：「不是神秘，而是隱密，這個門戶，在江湖上沒有名氣，也沒有很誘人的武功可學，但身入此門的人，却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時間，才能學到那些本領。」

蕭寒月望着常九，目光中一片熱切，却沒有開口追問。

常九道：「我出身地鼠門，地鼠的意思，就是見不得光亮，却能在黑暗中出沒於溝渠、洞、孔之中，地鼠門戶中，唯一値得誇耀的武功，是縮骨神功，只要腦袋能夠通過的地方，就全身都可以通得過去。」

蕭寒月道：「縮骨神功，應該是一種很難練的武功了。」

常九道：「當然，練起來要四五年的時間，才能有些成就，這種武功，不能揚名立萬，叱咤江湖，一般學武的人，都不肯投注太大的心力，何況，地鼠門中人，還受很多先天條件的限制……」

蕭寒月接道：「條件是不是很苛刻？」

常九笑道：「談不上苛刻，但先天上，地鼠門中人要體形瘦小，形貌似鼠，還得有一些聰明，不能太笨。」

蕭寒月仔細的看看常九，果然發覺常九長的有一點老鼠的樣子，忍不住微微一笑。

常九道：「所以，地鼠門中人，沒有堂堂一表人才的弟子……」突然住口不語。

蕭寒月低聲道：「爲甚麼住口不說，是不是有人來了？」

常九點點頭，訝異的道：「你的耳目很靈敏……」

蕭寒月接道：「還是稍遜常兄一籌……」

常九道：「輕功、縮骨功及視、聽能力，是地鼠門中四大主修的功業，蕭兄聽覺如此靈敏，顯見內功方面，是大有成就了。」

蕭寒月道：「人已到四丈之內了。」

但聞張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常兄，蕭兄弟……」

常九道：「在這裏……」

張嵐的動作很快，常九一句話還未說完，張嵐已衝到了兩人停身之處，手中提着飯盒，道：「兩位先吃東西……」

放下飯盒，打開盒蓋，裏面除了飯菜之外，還有一壺老酒。

常九道：「張兄安排的怎麼樣了？」

張嵐道：「幸未辱命，今天晚上我帶人巡視花園……」

常九接道：「那很好，如果沒有聽到我們的呼叫之聲，那最好就不要進來。」

張嵐笑道：「不用我帮忙麼？」

常九道：「我需要安靜，你如果眞要帮忙，就是不要破壞了花園中的安靜。」

張嵐怔了一怔，道：「好吧！我帶人守在花園外面，你找到進入密室的門戶之後，招呼我一聲就是。」





常九道：「好！咱們一言爲定，沒有聽到我們招呼，千萬不要進來，明天午時之前，我一定會有一個交代，不守約定，我姓常的回頭就走，到時候，可別罵我不夠朋友。」

張嵐吁一口氣，道：「好罷，明日午時之前，你不能給我一個交代，那就別怪我姓張的要罵人了。」

常九道：「成！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於是拏起筷子，酒杯，自顧自的吃喝起來了。

蕭寒月看了張嵐一眼，道：「張兄，我想請你帮個忙？」

張嵐笑道：「說吧！什麼事？」

蕭寒月道：「我想向你借一柄長劍用用，可以吧！」

張嵐道：「這個容易啦，走！我帶你去選一把！」

蕭寒月看了常九一眼，立即就隨着張嵐向前行去。

一座滿置兵器的庫房中，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兵器，單是長劍，就有數十支之多，蕭寒月選了一把形色古樸的長劍，掂了掂，十分順手，佩在身上，道：「明天奉還。」

張嵐道：「你的眼光不錯，這把劍是李大將軍前年回到金陵渡假，拜會七王爺時送的禮物，雖非名劍，倒也鋒利……」

蕭寒月急急解下，道：「如此名貴之劍，我怎麼能夠借用，還是換一把吧？」

「不用換了……」張嵐攔住了蕭寒月，道：「這把劍雖然不錯，但七王爺還未看在眼下，李大將軍告辭之後，王爺就把這柄劍賞賜於我，我不用劍，所以，放在了兵器庫中，我借花敬佛，這把劍就送給你了。」

蕭寒月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張嵐笑一笑，道：「是不是常九要你帶一把劍的？」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是常兄提醒在下的。」

張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由你保護他，勿怪常九這小子口氣托大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常九說地鼠門中不是以武功見長，還道他是謙遜之言，看來倒是眞話了。

張嵐帶着蕭寒月回到花園的時候，常九已經喝完了一壺老酒，蕭寒月匆匆吃了兩碗飯，張嵐帶走了飯盒。

常九凝神傾聽，除了淙淙水聲之外，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站起身子，道：「走！咱們先佈置一下。」

選一處花樹茂密的地方，常九又取出那個鐵筒來，定了方位，轉動柄把，化了有一柱香的時間，才停手笑道：「蕭兄弟，時間還早，你躺下休息也好，打坐運功也好，有動靜，我再叫你。」

蕭寒月點點頭，長劍平放身前，盤膝而坐，運氣調息，片刻工夫，已入物我兩忘，人天渾一之境。

常九却躺下身子，伏地靜聽。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突聽嗖的一聲輕響，一道寒芒，射入花叢中，就在蕭寒月身前半尺左右處，疾掠而過。

蕭寒月忽然警覺，睜開雙眼，伸手抓住了長劍。

常九疾快的按住了蕭寒月抓劍的右手，示意不要出聲，並要他悄然躺下。

寒芒釘在了五尺外一株花樹之上，深入數寸。

蕭寒月目光銳利，雖然在夜暗之中，仍然看出似是一種短箭一類的暗器，但後面却有一截白色的羽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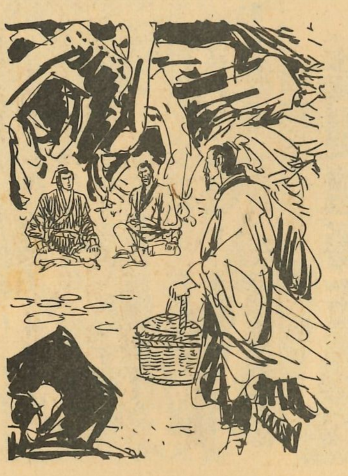
常九輕輕地拉動蕭寒月，附耳低語道：「側身而臥，把身子和長劍，都盡量隱藏在草叢之中，但要保持着最佳的應變姿勢。」

蕭寒月緩緩的收動雙腿，心中的緊張激奮，尤過於面對白龍的時刻。

這雖非生死一瞬的對決搏殺，但却別具有一種神秘的刺激。

常九果然是經驗老到，料事如神，片刻之後，一陣步履聲行入花叢。

那是個全身黑衣的人，頭臉也被一塊黑布蒙起，只露出兩隻眼睛，手上也戴着黑色的手套，正和趙幽蘭形容的黑衣人穿着相同。



那隻短箭上的白色羽毛，在黑暗中是一個很好找尋的目標。

那黑衣人辨認方位也十分準確，直行到那株花樹之旁，拔出短箭，四下掃射了一眼，才轉身而去。

蕭寒月有着飛躍而起的衝動，但他却極力的忍耐下去，他明白，這只是事端的開始，更重要的，是找出地下密室，和趙百年大夫的下落。

誰想得到的，問題竟出在七王爺的府中，如非常九的追踪之術，就算動員了天下名捕，也不會找到七王爺的府中來。

常九右耳緊貼鐵筒，左耳貼地，凝神傾聽着。

蕭寒月立即提氣戒備，右手握在劍把上，他伏在地上的身子，彎成了弓字形。

他手中有劍，就想到了劍法，也完成了出劍一擊的準備。

今夜無月，夜色如墨，黑暗中佈藏着無數的詭密，同時也潛隱着重重的危機。

果然像隻地鼠一樣，常九隱伏在黑暗中的靜止和耐性，使得蕭寒月大爲佩服，因爲蕭寒月已經兩次在緩慢中更動戒備和姿勢，而常九却連一次也未動移過。



時間在黑暗中過去，蕭寒月正準備第三次換轉伏地戒備的姿勢時，一陣衣袂飄風的聲音，掠頂飛過。

雖然在黑暗中，蕭寒月仍然看清了那是個黑衣人，一掠數丈，落在實地上。

王府中幽靜，美麗的花園，黑夜中怎會有如此詭異的江湖高手出沒。

蕭寒月無法肯定這個黑衣人是不是那個射出白羽箭的黑衣人，但却看出他們都穿着同一形狀的衣服。

微微轉目看去，只見常九仍然是原姿靜臥不動，除了雙目中閃動着光芒之外，再瞧不出還有一個活人的徵象。

漫長的黑夜中，蕭寒月接受了極大的磨練，除了在草木不驚中練習着變動的姿勢之外，還要徐徐換氣，這是要有極大的耐心和忍性工夫。

金鷄報曉，東方天際泛起魚肚白色。

緊張的一夜，終於在二人高度的忍耐中，平靜的渡了過去。

急促的步履中，傳了過來，張嵐帶着兩個王府中佩刀侍衛進入了花園中。

常九輕輕一拍蕭寒月，低聲讚道：「你的耐力已達到地鼠門中人要求的標準，了不起的年輕人！」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現在，我可以站起來活動一下麼？」

常九微微一笑，道：「去告訴張嵐，我們要離開這裏，要他中午到趙府見面。」

蕭寒月點點頭站了起來，張嵐正在四下張望，一見蕭寒月由一叢密茂花樹叢中站起來，立刻疾奔過來，張口欲叫。

却被蕭寒月搖手阻止，低聲道：「常兄說，中午在趙府中見。」

（未完・十二）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天養踏入谷中的「天羅地網正反八卦迷踪陣」，正不知所措，原來他誤入陣圖，被埋劍谷主捉住，詢問原因，知道他是來救「妻子」麥青青，谷主信以為眞，便向那邊無情谷主要人。麥青青獲救後，打算向埋劍谷主謝恩，未能相見，在谷裏吃了「朱果」，增加了功力，便攀登懸崖來到峯頂，循原路下山，注意那些遊客，都找不到楊晞與韋玉棠的影子。在路上遇到川西來此的採花大盜湯明溪，相約到德化石家莊向石陵磯拜壽，湯明溪想下手採花，青青得到埋劍谷主打救，不致受辱。正想向他道謝，埋劍谷主飄然離去，在石家莊又巧遇恩人……

忽來統一盟　偸襲聽濤莊

那少年道：「不敢當，不知老爺子意下如何，尚請早點給晚輩等一個答覆，以便咱們能早日回去復命！」

齊雲燕道：「不知咱們劍魂堡的命運又如何？」

「這個咱們三個倒不知道，不過看來敝上對齊大俠也看重得很！」

「貴上是誰？」

那少年忽然自身上掏出一張大紅的帖子來，鞠躬道：「老爺子，這是敝上給你的！」

石陵磯伸手去接，旁邊的「鐵掌震三江」范長鎭忙道：「石兄小心他們在拜帖上做了什麽手脚！」

那少年冷笑一聲：「敝上若是這種人，早在你們的酒菜內做了手脚了！」

衆人一想，後背都出了一陣冷汗。石陵磯輕笑一聲：「就是帖上有毒，老夫又有何懼？」伸手接過紅帖，隨即把其打開，目光一落，只見上面寫的都是一般賀壽常見的詞句，但署名却十分奇怪：「統一盟」！

「統一盟？」齊雲燕與范長鎭伸頭過來，看後都覺得這個組織十分陌生。

「你們的盟主是誰？」

「敝上說現在還不宜公開，請諸位原諒！」

范長鎭厲聲道：「你們三個小畜生難道眞的嫌命長麽？」

「咱們不是不怕死的，而是深知石老爺子的為人，他絕對不會貿貿然便殺了咱們！」

石陵磯冷哼一聲，道：「聽說你們曾謂欲與咱們比鬪三場，假如你們三場都勝了，老夫便得聽你們擺佈是不是？」

「不錯，不過老爺子還不太清楚！咱們尚有一個條件，你們可以找三個年齡與咱們相當的人，或者是一個不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成，只要他們能勝得了咱們三兄弟，在下兄弟甘願受你們處罰！」

齊雲燕冷笑一聲，道：「要你們受罰不太便宜了貴上？」

「這一點諸位更可以放心，只要咱們三兄弟敗了一場，便立即離開，三年之內，敝上亦不會再來找你們，但這三場比賽要公平才行！」

「如何公平？」

「每賽一場之後，需讓咱們休息，而且得供應飯菜茶水，旁邊的人也不許出手相助！」

范長鎭忽然問道：「你們三位如何稱呼，在統一盟之內授何職位？」

「晚輩三兄弟在盟主座前只是侍劍童子而已！敝姓宋，盟主平日都以排行呼咱們兄弟！」

齊雲燕臉色一變，因為這三個小孩子年紀雖小，但武功則極其可觀，而以他們的成就尚且只能得個座前侍劍的職位，其他的可想而知！此舉也含有鄙視羣豪的意思！連我統一盟的侍劍童子也鬥不過，你們還誇稱什麽英雄？

齊雲燕自然不會立即反臉，當下問道：「貴上成立統一盟的目的何在？」

「顧名思義，乃是要將武林各門派統一起來，沒有門派之分，自沒門派之見，也少了不少糾紛爭執！」

石陵磯怒極反笑。「這樣說來，你們盟主是要獨霸武林了？」

「敝上沒這個意思，本盟的宗旨只是消弭門派之分而巳！石老爺子言重了！」

「哼，老夫今日是七十歲，可不是七歲稚子！」石陵磯怒氣衝衝地道：「齊老弟不必跟他們多說，派人跟他們鬪一鬪，免得讓他們盟主以為天下再無英雄！」

齊雲燕沉吟了一下，道：「趙淵，你出去教訓教訓他們！」

趙淵是劍魂堡派來石家莊的十八名金劍客中，武功較佳，處事比較冷靜的，而且他今年才三十八歲！

當下趙淵應了一聲抽劍走前，齊雲燕輕聲道：「小心一點，他們厲害之處是首尾銜接，一人受擊，其他二人同時作出反應，而且進退之間，似有一定的規律，不要冒險求功！」

趙淵點頭受教，持劍而出，他聽堡主說得那般嚴重，知道眼前的那三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並不好惹，是以說話也不敢託大。「在下趙淵，乃劍魂堡金劍客之一，勝負只與本人有關，並無損及劍魂堡的聲譽！」

宋大笑嘻嘻地說道：「趙兄，這場比武的勝敗雖無損劍魂堡的聲譽，却與此處一千三百多人的前途有關！趙兄可得小心哇！」

趙淵臉色一變，抱拳道：「請！」

宋大仍立在趙淵身前，宋二與宋三則分左右踏前幾步，成犄角之勢，隱隱然把趙淵包圍起來。

宋大老氣橫秋地道：「咱們三兄弟合起來，年紀可能比你略大一點，請趙兄先出手吧！」

趙淵不為所動，目光在他們三人之間飄來飄去，宋氏兄弟亦淵停嶽峙。

這時候，裏面的賓客都聽到消息，紛紛擠了出來觀看，後面看不到的，都躍上屋頂牆頭，居高臨下！

宋氏兄弟面對羣豪，毫無懼色，使齊雲燕等一千高人，暗暗稱奇，亦暗暗為趙淵捏一把冷汗。

猛聽趙淵輕叱一聲，長劍一抬，如鳳舞一般，飛向宋三胸膛！他未待招式變老，立即又振腕變式，改刺宋大的小左腹！

這一劍把劍術的輕靈多變，表露無遺，旁邊的觀衆却不約而同地喝了一聲采！

可是宋二擰腰閃避之後，宋大未待趙淵劍至，便巳改變方位，同時抬劍刺向趙淵的大腿！與此同時，宋三也走動起來，手中寶劍，蓄勢以待，隨時準備反擊。

在此情況下，趙淵那刺向宋大的一劍，巳變得毫無意義！是以采聲一起，便又止了！

宋二閃開趙淵之劍，也立即展開了攻勢，斜刺趙淵的脅下！

趙淵雙脚一錯，那兩劍他一齊閃過，但他一動，宋氏兄弟齊動，宋大宋二雙劍齊出，壓住趙淵的長劍！宋三的劍直至此刻才「嗤」的一聲直刺過去！

這一劍取的是趙淵的「靈台穴」！這是人身三十六大死穴之一，讓他刺及，不死也得重傷！

羣豪心頭都是一緊，好個趙淵，不愧是劍魂堡有數的高手！他雖然看不到劍刄，但都自風中辨出來勢，是以他看也不看雙脚一頓，斜飛八尺！

可是他這個行動，似乎全在宋氏兄弟的意料中，趙淵剛落地，宋氏兄弟又把其圍住！

趙淵吃了一驚，長劍首先發動攻勢，刺向宋二的咽喉，因為宋二的劍在外，招擋不方便！但他劍一動，宋二巳奔至宋三的位置，宋三轉到宋大原有的方位，宋大則迎向趙淵那一劍，而他的劍早巳準備着

了！

「噹」的一聲，兩劍相撞，立即彈起，趙淵隨即變招，劃了半個弧圈，削向宋二的肩胛！

可是這次宋二又轉到宋大的位置上，宋三迎上趙淵的劍刃，他忽然向地上一蹲，劍尖刺向趙淵的膝頭！

這一招十分詭秘，在此情況下，趙淵長劍招架不及，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向上躍，二是向後退！

向上躍的結果不喻而明，自己在空中沒處着力，下面有三柄劍在等着自己，試想想那有多危險？是以趙淵想也不想向後一退，人未退時，長劍已先向後一撩！

「噹！」趙淵那一劍挑開宋大宋二自後襲的劍，但他前身的破綻全在宋三的劍下！

當趙淵後退時，宋三雙脚一蹬，如青蛙跳水溝般前進，劍尖乘勢一送，已刺中了趙淵的「環跳穴」！

宋三的功力還不足以劍刺穴，但血光迸出時，趙淵猛覺右脚一陣虛浮，緊接着，宋三自後一掃，便跌了個滾地葫蘆！

宋三收劍去扶趙淵。說道：「宋三有令在身，無奈何得罪了趙兄，請趙兄原諒則個！」

趙淵滿臉通紅，悶哼一聲，推開宋三走進人叢中。

宋大道：「石老爺子，咱們僥倖贏了一仗，第二戰請於一頓飯後舉行！」言畢三兄弟坐在地上，閉目養神，狀若無人！

齊雲燕與石陵磯後退了幾步，低聲商量起來：「石老哥，你認為此間誰人可以贏得他們三個？」

石陵磯苦笑一聲：「能贏得了他們的人，可不少，但都超過四十歲，咱們勝之不武，敗了更加不光采！」

忽然人叢中有人道：「剛才是誰跟他們鬥的？沒有把握的事，豈能做！」

齊雲燕認得他是綠林中出名的智囊「天狐」藍湛，當下道：「藍兄認為有何不對？」

「天狐」藍湛道：「這件事關係到咱們千多人的命運，你們為何不先徵求大家的意見？」

石陵磯白眉一掀，反問：「然則藍當家的認為咱們該忍氣吞聲？」

藍湛長嘆道：「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就是這般！這只是統一盟開出來的條件，咱們沒有答應的義務！大不了對着幹，強存弱亡，何必讓三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決定咱們的命運前途！」

這席話極有見地，人羣中立即爆出讚同之聲，齊雲燕與石陵磯互望了一眼，都有點悔意，不當過着天下英雄，却也沒有這個雅量承認錯誤，范長鎭道：「今天是石老哥的七十大壽，統一盟派了三個小孩子來搗蛋，咱們若任其肆虐，也對不起石老哥？」

藍湛冷笑一聲。「對呀，那麽繼續打吧！」

有人道：「誰有把握便由誰出場，管它超不超過四十歲！」

石陵磯道：「不行，假如這樣，咱們與統一盟有何分別？他們不仁，咱們不能不義！」

藍湛問道：「石老爺子，有什麽好辦法？」

齊雲燕輕咳一聲，代石陵磯道：「有那位英雄在四十歲以下，又熟習三才陣的，自認有把握打敗這三個小子的，請毛遂自薦！」

過了半晌，只聽有人道：「待貧道試試看！」

齊雲燕一望，原來應話的是武當五子的老大青松道人，這武當五子乃武當派掌門枕風道長的愛徒，十多年前便聞名江湖，當下大喜道：「道長請！」

青松道人一手持劍，一手握着拂塵，來至宋氏三兄弟面前，道：「一頓飯工夫已過，請三位小施主賜招！」

宋大首先跳了起來，笑道：「你用兩件兵器，好得很，咱們奉陪到底就是！」左手在腰上一抹，已多了一柄軟劍，接着宋二宋三等亦各自抽出一柄軟劍。

羣豪看了不由大吃一驚，須知軟劍並非人人使得的，因為劍刃柔軟，舞動時控制不好，很容易傷着自己，而要軟硬隨意，控制自如，除了熟習之外，尚要有一定的內功造詣才行！

宋氏三兄弟最大的也不過是十四歲，以這般年紀而能使軟劍，實是前所未聞。

青松道人臉色也是一變，道：「三位年紀輕輕，已有此等本領，實在可賀可喜！」他提了一口眞氣，抱劍道：「請。」

宋大回了一禮，青松也不客氣，拂塵揮出，千百條馬尾散開，把宋大的頭顱籠罩着！

宋大雙劍護首，繞着青松奔跑起來，宋二宋三立即發動攻勢，三人走馬燈似的繞着青松轉動。此刻他們六劍齊擧，三才之外，又暗隱六合，青松武功雖高，但仍落在下風。

羣豪却緊張起來，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石陵磯更是汗透重衣，輕聲問道：「齊老弟，你看青松的勝算如何？」

齊雲燕半晌才喟然道：「但願他尚未展盡所能！」言下之意如若青松已盡力施為，恐怕難逃一敗！

話音甫落，忽然有人道：「這一戰已敗了，青松道長不必作無謂的犧牲！」

原來青松自知責任重大，立下不惜犧牲也要傷其一人，俾使下一場己方可佔到便宜，而不必一敗塗地，是以瘋狂般進攻起來，那人的話對他毫無影響，不料那人又道：「青松導長請退下，待在下來收拾他們！」

羣豪轉頭望去，只見發話之人，身穿一襲青色的長袍，臉目死氣沉沉，身裁頎長，却十分陌生，於是都紛紛交頭接耳起來，那青袍客見青松仍無停手之意，把聲音提高：「青松道長請退下！在下已摸清楚他們陣勢的變化，已有九成五的把握取勝！」

齊雲燕問道：「閣下戴着人皮面具，不知是何方高人，可否除下讓齊某拜識一下！」他見青袍客口氣頗大，心中不甚高興。

那青袍客淡淡地道：「在下的姓名已有十八年不用了！」他頭也不回地注視着場中，忽然大聲叫道：「右脚快踏前一步，向左轉，退三！」

他聲如霹靂，語氣堅定，青松道人在危急中迷迷糊糊依了他的指示行動，果然得以喘一口氣！

宋大道：「你們違反了規定！」

青松道人稽首道：「無量壽佛，貧道自知技不如人，這一陣是你們勝了！」他轉過身來，又向羣豪行禮，表示內心的愧疚。

青袍客道：「你們休息一下吧，免得說谷某乘人之危！」

此刻羣豪才知道他姓谷，麥青青認出他剛才在後院時，曾坐在自己後面，心中忖道：「姓谷的人並不多，怎地一日之間出現兩個？」一想至此，心頭又升起那灰袍客的影子來，忍不住又踮脚四處找尋！

「天狐」藍湛忽然尖笑道：「谷兄的勇氣可嘉，自信心之強，亦令人欽佩，奈何最後一戰，對在場一千五百多人的前途，影响至巨，咱們如何相信你一定能打贏他們三個？」

青袍客道：「你們可以不相信，也可以另派別人上陣！谷某隔絕塵世十八年，近日才下山，也可以說還不是武林人，他們統一盟的條件及命令，對谷某可沒有影响！」

藍湛冷哼一聲。「閣下的意思是認為自己不會被別人的影响？」

青袍客沉吟了一下，才說道：「起碼我不會因今日的勝敗，而俯首在統一盟之下！」

藍湛冷笑一聲。「這種話誰不懂說，這種自由自在的事，誰不想做？咱們為何甘心接受他們的條件，而跟這三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比鬥？這不是給統一盟的面子，而是給石老爺子的面子，因為石老爺子答應了他們！石老爺為何要答應他們？因為他維護咱們的面子，不讓別人輕視咱們！這叫做互相尊重，不知閣下懂不懂？」

羣豪至此，還有很多人不明白藍湛說這些話的用意，但齊雲燕却暗暗點點頭，忖道：「此人『天狐』之稱，確非浪得虛名！」

青袍客沉吟了一下才道：「閣下認為在下出戰的態度欠誠意？」

藍湛道：「在下怎敢？」

青袍客伸手在臉上一抹，露出眞臉目來，只見他面皮青白得驚人，五官清秀，自有一股懾人的魅力，但眼睛却流露出一股深刻的無可奈何的神色，灰白的雙鬢，更添一份蒼老！

這刹那，羣豪心中都暗自問道：「此人到底多大的年紀！」

青袍客把面具戴上，道：「谷某今年剛滿三十八歲！」

藍湛道：「閣下不肯把姓名見告，可否透露師出何門乎？」

青袍客搖搖頭，「諸位稱我埋劍谷主吧！」

「埋劍谷主？」羣豪都覺得這四個字十分陌生，只有麥青青知道，芳心怦怦亂跳！忖道：「這人自稱是埋劍谷主，到底是眞是假？哼，他為何要冒灰袍客的名！」她昨夜為灰袍客提示才免中湯明溪的毒計，是以對灰袍客有一份難喩的好感！

埋劍谷主轉過身去，對宋氏兄弟道：「三位休息夠了沒有？」

宋大道：「問題不在我們三兄弟處，而是看來閣下似乎沒有代表的資格！」

埋劍谷主轉頭問石陵磯：「石老爺子認為在下有沒有這份功力！」他不說資格，只提功力，頗得石陵磯與齊雲燕的好感，因為若論資格，此人連姓名師門都不肯見告，自然談不上，但若指功力則卑鄙小人也可以練成驚世駭俗之武功！而此刻場中之人，黑白兩道的高手齊集，對代表的師門出身要求反而不這般高！

齊雲燕望了石陵磯一眼，道：「谷谷主既然十八年未涉足江湖，江湖上的朋友亦很想見識一下谷主的驚世絕學！」

此話用意甚明，埋劍谷主道了聲好，抬頭一望，只見莊內有一棵大樹伸出圍牆逾丈，枝頭上立着一隻喜鵲，他心頭一動，身子忽然貼地飛前，到得樹下倏地畢直飛起！

那喜鵲一驚，振翅而飛，埋劍谷主袍袖忽然捲出，一袖在下，一袖在前，那喜鵲如撞在無形的牆壁上，倏地倒飛而來！

埋劍谷主雙袖翻翻滾滾，始終不觸及那喜鵲，並把牠「帶」落地上，埋劍谷主表演得更加從容，袖管離喜鵲三四尺，那喜鵲左衝右突就是脫不出圍困，就似被關在樊籠裏！

羣豪看得目呆口定，齊雲燕、石陵磯、范長鎭、「九頭鯊」潘浩祥等高手都是臉色一變！埋劍谷主「玩」了一陣，兩袖一歛，那喜鵲長鳴一聲，振翅飛起，急如喪家之犬般，眨眼便不見踪影！

齊雲燕等人臉色更是大變，須知喜鵲被埋劍谷主以無形罡氣「困」了這許久，一但解禁，便能振翅高飛，證明埋劍谷主的功力已至爐火純青之境，力道用得恰到好處，只困住牠，而不傷其筋骨元氣！

在場之人雖衆，但有這份功力的，却如鳳毛麟角，何況埋劍谷主今年才三十八歲！刹那間，羣豪都覺得非他不能代表他們出戰！

齊雲燕鼓掌道：「谷谷主的絕技，齊某平生僅見，相信在場的朋友們也都有此同感！」

藍湛看風駛艃，立即加上一句：「谷谷主出戰，咱們放心得很！」

宋氏兄弟則臉有驚悸之色，宋三忽然道：「咱們不相信你只三十八歲！」

埋劍谷主淡淡地道：「可惜這種事沒法證明！」

宋大道：「所以咱們不接受你……」

埋劍谷主哈哈大笑道：「刁徒！谷某又怎能相信你們才十三四歲，你們有何證明？」

藍湛撫掌讚道：「不錯不錯！谷主不但武功超絕，而且機智過人！」

宋大道：「咱們的容貌身裁一望便知是小童！」

「這也不一定，有的人早老，有的人，六七十歲，望之仍如壯年，這怎能作準？」埋劍谷主道：「你們若不敢應戰便作罷，另叫大人來！」

羣豪都鼓起掌來，呼道：「叫你們盟主來應戰！派幾個小孩子來不怕丟臉。」

「嘿嘿！這叫做蜀中無大將，小童作先鋒嘛！」

宋大跟他兩個弟弟商量了一下，道：

「好，但假如你敗了，他們是不是都歸附本盟？」

埋劍谷主怒道：「小孩子言而無信！你剛才不是說不投降也可以退出江湖麼？你們三個自己小心一點！勿謂谷某不提醒你們！」

他忽然走至齊雲燕面前，輕聲道：「齊大俠，谷某有九成五的把握取勝，但谷某却恐怕此中有他們的同黨，在我取勝前暗施毒手，則一千三百人的前途危矣！」

齊雲燕心頭一動，忙道：「谷兄放心就是，齊某一定會作安排，以策谷兄的安全！」

「如此谷某便放心了！」

齊雲燕立即把十八個金劍客召來，分站四周，而石陵磯也把兒子女婿、徒弟以及幾位有交情的好友召來，交代了一切，衆人立即把宋氏三兄弟及埋劍谷主包圍起來，嚴加保護！

宋大臉色一變，道：「齊大俠不顧數十年掙來的令譽，要想殺人滅口！」

齊雲燕沉聲道：「無知小子，狗眼看人低！齊某只是嚴防你們的同黨要暗施偷襲也！」

宋大跺足道：「咱們勝券在握，何須用這種手段！」

埋劍谷主道：「在下無空跟你們閒聊，來吧！」

宋大道：「閣下可用兵器，若無帶來的，在下兄弟准你去借！」

埋劍谷主微哂道：「谷某已十八年不用兵器了，你們放心，我不用劍也可以打敗你們！」

麥青青忖道：「原來他以前是使劍的，難道是爲情埋劍？」

宋大道：「如此在下兄弟倒要領教領教！」左手劍一揮，身子向右轉去，陣勢立時發動！

他一動，埋劍谷主也立即發動攻勢，輕嘯一聲，身子隨勢而動，左袖一揚，望宋大的顏面拂去！

宋大右手劍「嗤」地一聲刺出，埋劍谷主的袖管忽然化剛爲軟，宋大的劍刺出，全不着力，接着埋劍谷主上臂一動，袍袖如蛇兒一般一折，纏住了劍刃。

兩人在過招時，雙脚仍不停地奔着，埋劍谷主的左手袖管護在後背，宋三的幾次偷襲，都被袖風震歪，而由于角度的問題，宋二的攻勢反而不大趁手！

說時遲，那時快，宋大右手的劍抽不出來，左手軟劍立即望埋劍谷主的胸膛刺去。

羣豪在旁望及，都忍不住替埋劍谷主捏了一把冷汗！因爲假如埋劍谷主敗了，他們的前途也完了！

石陵磯與齊雲燕也緊張地望着，麥青青更是連呼吸也閉住。

千鈞一髮之際，忽聽埋劍谷主大喝一聲，右臂一提 拉動了宋大的右手劍，但聞「噹」的一聲，宋大的右手劍，撞開他自己的左手劍！

這刹那，宋大不由怔了一怔，雙脚登時一慢！埋劍谷主突然甩袖，發掌，倒飛，三個動作一氣呵成！

宋大剛一怔，埋劍谷主的劈空掌已至，心神恍惚下，下意識一退，這一退，便與後面急奔中的宋二撞成一堆！

埋劍谷主倒飛一丈，倏地凌空轉身，追上了宋三，左手袖運起內勁，堅硬似鐵望宋三後頸「切」去！

宋三不敢攖其鋒，斜閃兩步，同時轉過身去，不料這一切都落在埋劍谷主的預算中，他左袖「切」去之後，雙脚一錯，右袖已悄沒聲息地貼地捲出，宋三尚未轉過身子，足踝已被其袖管纏住！

說時遲，那時快，埋劍谷主手臂一抬，宋三的身子已如脫弦之矢，望宋大及宋二射去！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宋三身子飛出時，宋大與宋二相撞才剛站穩脚，急切間見弟弟身子飛來，同時拋下一劍，伸出一手去接。

埋劍谷主正要其如此，宋三身子飛出時，他脚尖一點，也跟着飛出！

當宋大與宋二一齊接住宋三的身子時，埋劍谷主的兩隻袖管也同時拂住他倆的麻穴。

「砰」地一聲，宋三自宋大與宋二手中跌落地上，睜着一對眼睛，一副難以相信的神色！

埋劍谷主輕笑了一聲：「谷某幸不辱命。」

羣豪直至此刻才定過神，爆出一陣如雷的采聲！適才埋劍谷主那幾招，兔起鶻落，乾淨俐落，破陣克敵于彈指之間，看得羣豪如痴如醉！

石陵磯大喜，撫掌走前，讚道：「谷主絕技驚人，令老朽大開眼界。」

埋劍谷主淡淡地道：「不敢當！」

齊雲燕則道：「宋大，此戰誰勝誰敗，料你們也不敢顚倒黑白！」

宋氏兄弟臉色慘白，宋三道：「咱們認栽就是，請替家兄解穴！」

羣豪中有人道：「你們還想離開？眞是痴人說夢話！」

另有人道：「石老爺子，把他們抓起來，迫問統一盟的下落及底細，趁他們的羽毛未豐，咱們先下手爲強，替武林除害吧！」

此話一出，讚成之聲，此起彼落，石陵磯低聲與齊雲燕商量，齊雲燕道：「咱們不如先聽聽谷谷主的高見！」

埋劍谷主道：「谷某認爲應該放他們回去！一來，兩國交鋒不斬來使；二來咱們若用以大凌小，以多壓少，再用什麽逼供的手段，似亦非英雄行徑，如此又怎能反統一盟？而且……」他輕聲在齊雲燕耳邊說了幾句話，齊雲燕點頭稱善！

石陵磯道：「老朽也認爲谷主所說極有道理！」

齊雲燕道：「如此乃請谷主爲他們解決吧！」轉頭對宋大道：「回去對你們盟主說，一山還有一山高，莫坐井觀天，以爲天下英雄皆會聽令于他！若仍不知悔，只怕到頭來後悔已晚！」

埋劍谷主解開了宋氏兄弟麻穴，那三個小童拱一拱手，立即狼狽離開，齊雲燕向幾個劍客打了個手勢，那幾個金劍客立即暗中跟了下去！

埋劍谷主也拱手道：「石老爺子，剛才咱們已敬過酒，谷某有事要先走了！」

石陵磯道：「谷谷主爲何去乃匆匆？

今日若非谷主仗義出手，後果當眞不堪設想，老朽正想跟你歡暢幾天！」

羣豪也紛紛勸埋劍谷主留下來，但埋劍谷主去意甚堅，齊雲燕眉頭一掀，問道：「谷主，恕齊某斗胆問一句，你與石老哥亦無交情，今日來此怕非爲了要向石老哥拜壽吧？」

埋劍谷主不以爲忤，道：「谷某來此只爲尋人，那人既然不在，谷某也無心留下……」

「天狐」藍湛快口道：「谷主要找的是何人？此處之朋友都是交遊廣闊之輩，只要你一開口，鮮有人不知的……」

埋劍谷主道：「諸位盛情谷某心領了，這個人要谷某親自找到她才有意思！」

「他是男還是女？」

埋劍谷主拱手：「諸位後會有期！」

麥青青叫道：「喂，你莫走……」

話音未落，埋劍谷主雙肩一幌，已向外馳去，麥青青情急之下，顧不得衆目睽睽，也跟着奔去，口中呼道：「谷大俠等等我！」

羣豪忽見一個清麗的少女急追而去，都是臉臉相覷，心頭詫異不已！

× × ×

麥青青見與埋谷劍主是距離越來越遠，忍不住叫道：「喂，你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那埋劍谷主聽了此言，顯然一愣，放慢了脚步，回頭問道：「小姑娘，你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我問你是眞埋劍谷主還是假的？」

埋劍谷主料不到她會這樣問，心頭一樂，忍不住大笑起來，脚步再一慢。麥青青越追越近，見他笑得忘形，嗔道：「你笑什麽？這，這有什麽可笑的！」

埋劍谷主歛容道：「埋劍谷主又不是什麽名人？谷某有冒名的必要麼？」

麥青青道：「我還是不信！埋劍谷對面那個谷叫什麽名字？」

埋劍谷主一怔，反問：「你去過埋劍谷麼？」

麥青青側着頭，抿咀道：「你先答我，我才告訴你！」

埋劍谷主不知爲何，眼神忽然一亂，喃喃地道：「你，你叫什麽名字？」

麥青青撇撇嘴道：「你先答覆我！」

埋劍谷主吸了一口氣：「埋劍谷對面是埋情谷！」

「埋情谷主叫什麽名？」

埋劍谷主淡淡地道：「這個涉及別人，不便答你！」

麥青青想了一下，又問：「你向埋情谷主討債，是在什麽時候？」

埋劍谷主一愣，隨即笑道：「原來你是麥青青！你怎地來這裏，你丈夫在山上等你哩，快回去吧！」他雙肩一聳，脚步一緊，又把麥青青拋開。

麥青青大聲叫道：「谷大俠，我，我還未嫁……你胡說誰是我丈夫……」話未說畢，一張臉早已紅了。

埋劍谷主好像全沒有聽見，尖嘯一聲，忽然高聲吟哦起來：「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是前朝秦少游寫的鵲橋仙，借牛郎織女的故事，寫情人悲歡離合複雜的心情，金風玉露一相逢，本是無可奈何的憾事，但在秦少游的筆下，却有新景象！埋劍谷主吟來充滿無奈、蒼涼、懷疑、寂寞之情，但在最後一句，自解中又隱隱約約透出一絲希望。

這種複雜的感情，剛出江湖的麥青青，自然難以理解，可是她却爲「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而痴了！

這刹那，她心中突然翻上無情仙子述及埋劍谷主有關的話來，對他突然產生一股強烈的同情心。「他爲了心上人，在谷中等了十八年……唉，他眞可憐……哎呀，他心上人怎地這般鐵石心腸，十八年來都不去看他一趟？她不愛他麽？唉，不知她是誰……她一定長得貌賽天仙……」

想到此，她心頭忽然莫名其妙地湧上一陣酸意，驀然抬頭，却已沒了埋劍谷主的踪影，她不知爲何，忘情地叫了起來：「谷大俠，你去那裏？」話音一落，她才發現路上還有其他人，止不住紅潮往臉上翻，她咬一咬牙往前奔去。

奔了一程，她才知道現在是往西而行，右首不遠之處，便是奔騰的長江。

「我，我該去那裏？」麥青青心頭胡思亂想。「啊，他爲何不停下來，等我向他道謝？哼，他武功這般高，一定是看不起我！對對，他不是叫我小姑娘麽？十七歲還小？啊，他今年三十八歲，在埋劍谷內住了十八年，這樣說來，他是在二十歲那年去埋劍谷的……他爲什麽要在那谷內受十八年的苦？十八年……我還未出世哩……唉，眞是可憐……」

麥青青邊跑邊想，忽然又想到另一個問題：「那灰袍客又是誰？他爲何要假冒埋劍谷主？」

心念未了，忽爲一陣如雷的馬蹄聲驚醒，她下意識地向旁閃開，抬頭一望，喜極而叫：「棠哥哥！」

原來一匹黑馬急馳而來，馬上騎客正是韋玉棠。韋玉棠乍見麥青青，先是一怔，繼而歡呼一聲：「青妹，你沒死麽？」

麥青青不悅地道：「誰說我死了！」

「那個醜八怪……叫什麽馬天養的，他說你自懸崖上摔了下去！」

麥青青撇撇小嘴。「摔下去便一定會死？」

「那麽高……而且聽那姓馬的說，那裏還是什麽禁地的！」

「所以你們便先走了？」麥青青道：「既然如此，你請吧！」

韋玉棠尷尬地笑笑。「青妹，石老爺子就住在前面，今日是他的七十大壽，咱們一齊去向他老人家拜壽吧！」

麥青青淡淡地道：「你自己去吧，我今早已去了！」

韋玉棠急問了一聲：「壽筵開始了沒有？」

麥青青閃開，緩緩向前走。韋玉棠咬牙想了一下，終於撥轉馬首，跟在麥青青之後面，兩人一前一後走了一陣，韋玉棠跳下馬來，牽馬又跟了一程，麥青青氣略消，問道：「晞哥哥呢？」

「哼，原來他有一個表妹……」

麥青青訝然道：「有表妹有什麽奇怪

的？你哼什麽？」

「他表妹對他很好……」

「表妹對表哥好，也是應該……」

韋玉棠氣急敗壞地道：「他有了表妹，便不該再對你好！」

這句話若在今日之前讓麥青青聽見，也還不怎麽，但如今一入耳，麥青青一張臉便如晚霞一般，燒得發燙。跺足道：「你胡謅什麽？」

韋玉棠偷偷瞥了她一下，不知她是喜是愁，半晌才囁嚅地道：「我不懂說話，請青妹原諒！」

「你若再胡謅，我便，我便……」

「你便會怎樣？」

麥青青粉臉又是一紅，不敢回答快步走了。韋玉棠拉着馬跟在後面。麥青青冷冷地道：「你不去向石老爺子拜壽麼？跟着我作甚？」

「石老爺子他……他也不在乎少我一個……但你，我……」

麥青青悠悠地道：「我要去找一個朋友！」

「你朋友是誰？愚兄陪你去！」

「不必！我那朋友你又不認識！」

韋玉棠心頭一動，忍不住問道：「是不是要去找馬天養！哼，那醜八怪竟然胡認是你的丈夫，眞是荒天下之大謬，居然敢吹他是什麽再世潘安！」

他見麥青青默不作聲，大吃一驚，忍不住問道：「青妹，你你……難道你答應了他？」

卻不知麥青青心頭大叫一聲：「原來下去埋劍谷求谷大俠救我的是他……他怎地自認是我的……眞是豈有此理……莫非若不是夫妻，谷大俠便不肯相救麽？」想起馬天養那張馬臉，她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

韋玉棠見她仍不作答，忽覺一陣噁心，叫道：「青妹，你連那種人也肯嫁？」

麥青青惘然地道：「你說什麽？」

「你，你……答應那醜八怪，要嫁給他？」

「呸！你胡說什麽！」麥青青忽然覺得十分討厭，揮手道：「你去吧，我不要你跟着！」

韋玉棠臉色甚是難看，半晌才道：「這，這條路又不是你的！」

麥青青一抬頭，大步流星似地走着，韋玉棠猶疑了一下，終於還是遠遠跟了下去。

麥青青剛走了幾丈，忽然風聲一响，她霍然一醒，下意識地向後一退！只見樹上飛來下一人，衣袂飄飛，姿勢瀟洒美妙，落地一個亮相，又甚有氣派，却是灰袍客！

麥青青忍不住「啊」地一聲叫了起來，灰袍客笑道：「麥姑娘，你不是要找我麽？」

麥青青粉臉微微一熱，道：「你，你叫什麽名字？」

灰袍客側頭問道：「這很重要？」

麥青青有點窘，期期艾艾地道：「多謝你昨日的提醒……」

灰袍客哈哈笑：「就這樣便算啦？」

麥青青道：「你要我如何報答你？」

灰袍客目光閃過一絲殺機：「兩條路隨你選擇，第一，你告訴我，那個埋劍谷主的底細；第二，你跟我回去！」

麥青青更加肯定此人不是爲自己向無情仙子求情的埋劍谷主，當下冷冷地道：「你冒認我的恩人，姑娘還未跟你算帳，你還敢求我？」

韋玉棠此刻已趕了上來，聞言喝道：「你是什麽東西，竟敢欺侮一個女子？」

灰袍客問麥青青：「此人是貴友？」

麥青青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點頭，灰袍客道：「那很好，看在你的臉上，今日我便讓他！」

韋玉棠得寸進尺，哈哈笑道：「誰要你讓？有種的便拔刀吧！」他有意在佳人面前顯露威風，刷地一聲把烏金刀抽了出來。

灰袍客邊道邊瞥了韋玉棠一眼。「麥姑娘說錯了，谷某幾時冒認你的恩人？倒是姑娘一個勁向谷某道謝！哼，這把是烏金刀，刀是不錯，就不知人又如何？」

麥青青仔細一想，灰袍客今早雖然含糊其詞，但的確沒冒認埋劍谷主，一時間答不出話來，韋玉棠則暗吃一驚：「這人毫不起眼，想不到他竟能一眼看出其來歷來！」當下道：「閣下試試便知道！」

灰袍客說道：「像你這種人，谷某還眞不感興趣，你自己若識趣的，便給我滾吧！」

莫說有心上人在身畔，就算韋玉棠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只聽他怒極反笑。「姓谷的，你莫賣狂，有本領的便使出來讓我韋玉棠品品！」

灰袍客目光一寒，冷冷地道：「你若再不發招，便沒有機會啦！」他說話時，一對眼睛只顧留意麥青青，生怕她會突然逃跑。

韋玉棠怒哼一聲，手一掄，挽了一個刀花，斜砍灰袍客的肩頭。

麥青青知道灰袍客武功厲害，見狀急道：「棠哥哥，這人武功好生厲害，你不是他的對手，快跑吧！」

她這樣一叫，韋玉棠更非逞强不可，刀至半途，忽爾一變，改斬向灰衫客的腰腹！

這一刀，由斜砍而化橫斬，變來頗爲流暢圓滑，灰袍客忍不住讚了一聲：「不賴！」左臂一沉一撥，以袖角拂開刀刃，右掌穿袖而出，遙擊韋玉棠的顏面！

這一袖一掌，充份表現灰衫客內功的造詣！韋玉棠自小便在江湖上打混，武功雖然不很高，但目光自然比常人銳利，見狀便知自己不是對方之敵，可是此刻已騎虎難下，唯有硬着頭皮與對方周旋！

可是那灰袍客的武功實在匪夷所思，只見他右掌一收，左袖倏地盡力一拂，地上如生狂飇，韋玉棠站都站不穩，倉惶退了幾步！

麥青青又道：「快跑快跑！」

韋玉棠心中忖道：「這姓谷的武功果然非同小可，我韋玉棠志在四方，豈可因一時之快而把青春埋葬於此？何況這還是她叫我跑的！」心念未了，已奔至坐騎旁邊，雙脚一屈一直，已躍了上去，叫道：「青妹，你也一起走吧！」

灰袍客仍然攔在麥青青身前，冷冷地道：「你再不走，便沒機會了！」左臂一

甩，袖角捲起幾塊小石子，望韋玉棠的坐騎射去！

那馬兒一吃痛，洒開四蹄奔前，韋玉棠叫道：「青妹，跳上來！」

麥青青好像沒聽見般，對灰袍客道：「我不知道他的底細！」

灰袍客笑道：「小姑娘，你莫以爲我今年才三歲！」

麥青青跺足道：「我才不管你幾歲！他，他跟你一樣，却只是救過我而已，我未曾向他道謝，所以要找他！」

「你一定認識他！」

麥青青見他如此固執，也生氣了。「就算我知道他的底細也不告訴你！」

灰袍客冷笑一聲。「這樣看來，谷某只好請你跟我回去了！」

「去那裏？你到底是誰？我爲什麼要跟着你！」

灰袍客冷森森地道：「反正你這一生的幸福也是我賜給你的！」

麥青青忽然覺得此人外表雖然長得英偉瀟洒，但却十分無恥卑汚，當下暗暗準備逃跑，嘴上却道：「昨夜我可沒求你救我，是你自己要挺身而出的！」

灰袍客哈哈一笑，道：「不錯，你說得不錯！可惜江湖上本就是强存弱亡；你自信能逃得出我的掌心麼？」他臉色一沉，身上立即散發出凜冽的殺氣。

麥青青心神一震，知道硬闖一定要敗在對方手中，當下改變主意，淡淡地道：「我什麼也不知道，跟你回去，有什麼作用？」

灰袍客目光一柔，道：「只要你乖，谷某自然不會難爲你？」

麥青青冷哼一聲，扭頭不睬他。

灰袍客哈哈一笑。「小妮子，你好倔强！嗯，你跟我回去，自然有作用，起碼我可以向上面交代！」

「向上面交代？誰？」麥青青心頭一動，脫口道：「莫非你是統一盟的人？」

灰袍客笑道：「姑娘果然聰明，好好，我就是喜歡聰明的小姑娘！」

麥青青沒好氣道：「誰要你討好！」

「麥青青，哈哈，這名沒叫錯，麥還青青的，就是說你還未成熟囉！錯也錯也，如今正是花兒開放之時，恰到好處！」灰袍客的笑聲，令人毛骨悚然。「麥姑娘，走吧！」

麥青青只得跟着他並肩而行，她心頭有點驚，但又有一點安慰，因爲自己活動能力不受制，終有逃走的機會。

「你們統一盟在那裏？」

「還早哩，到時會告訴你！」灰袍客隨口問：「麥姑娘，令師有沒有下山？」

「對不起，家師不認得埋劍谷主？」

灰袍客輕哼一聲，目光閃過一絲怒色，但隨即改口說些無關痛癢的事。

麥青青見他臉目死板，肌肉僵硬，有點似曾相識，忽爾想起埋劍谷主，忍不住問道：「你臉上有人皮面具？」

灰袍客微微一怔，笑道：「那埋劍谷主一定也戴了一張人皮面具！是不是？」

麥青青不屑地道：「你得意什麼？人家敢把面具摘下來，你敢不敢？」

「有何不敢的？只是還沒有這個需要罷了！」

麥青青有點賭氣地高聲說道：「你叫什麼名？」

「我？」灰袍客目光閃過一絲痛苦之色，喃喃地道：「你叫我谷中樹吧！」

「谷中樹？當然不是你眞的名字！」

谷中樹忽爾一嘆，道：「名字對一個人的影响眞的這般大麼？你認爲人重要，還是人名重要？」

麥青青一愕，她萬萬想不到谷中樹會與自己探討這種深奧的問題，半晌反問一句：「你說呢？」

谷中樹大笑起來，笑聲一歇，道：「拐進來！」伸手一攔，示意麥青青走進路旁的一座小樹林裏。

樹林雖小，但蒿萊及腰高，谷中樹忽然一回身，食指戳向麥青青！麥青青猝不及防，麻穴立被封住！

谷中樹走進蒿萊中，拉出一輛車子來，車子雖不大，但有車廂，且造得十分輕巧。谷中樹再往內走，一忽便拉出一匹馬來。他把馬套上車，再打開車門，抱起麥青青把她拋入車廂內，然後把車門關好！

弄好這一切，灰袍客伸手拂去身上的沙塵，再摸一摸鬢髮，大約還令他滿意，因此坐在車上，輕輕吆喝一聲，馬匹拉着車兒自樹林中馳出官道。雖巳是夏季，但時正過午，天氣仍極是炎熱，官道上的行人極少，遠處的阡陌也不見一個農夫。

谷中樹狀甚悠閑，任由馬匹輕馳。他沿江西行，憑藉江風稍減燠熱。正在無聊

之處，路旁忽有布谷鳥叫聲。夏季少聞此鳥叫聲，但谷中樹卻立刻把馬拉慢，一對閃閃生光的眼睛向兩旁瞄射。

「咕咕咕……」

谷中樹也回了一聲：「咕咕咕……」

只見樹傍招出一個小腦袋來，赫然是宋大！谷中樹道：「擺脫了追兵沒有？」

宋大點點頭，笑道：「有您老人家的『七彩迷魂彈』，還怕甩不掉他們？」

谷中樹冷聲道：「你給老夫放尊重一點！」

宋大立即歛容行禮，谷中樹拉停馬車，問道：「你那兩個寶貝兄弟呢？」

宋二及宋三立即走了出來，彎腰行禮，恭聲道：「屬下參見護法！」

谷中樹目光一閃，道：「免禮！你們在這裏作甚？」

宋大道：「屬下筋疲力盡，匿在此處休息，因見護法的座駕經過，所以……」

谷中樹輕哼一聲：「你們的馬匹在那裏？」

「在前面七里之前！」

谷中樹道：「上車吧！」

宋大三兄弟歡呼一聲，打開車門跳了上去，宋三驚呼一聲：「護法，這妮子是誰？」

「沒有她，你們回去沒法交代！」

宋大道：「您老人家一向疼愛咱們三兄弟，這次意外，請您回去後，在盟主面前美言幾句！」

谷中樹輕嘆一聲：「老夫若忍心見你們兄弟受罰，又怎會悄悄跟在你們後面去石家莊？嗯，『青竹堂』的人沒來麼？」

「有有，因爲盟主說今日這一戰只是試金石，還不想公開，所以吩咐咱們盡量避免動武，他們替屬下引開追兵！」

谷中樹道：「連老夫也不知葫蘆裏賣……」他忽然住嘴驅車，改口道：「點住那妮子的暈穴！」

車聲轔轔，車上多了三個人，車速慢了許多，車轍也深了許多！到了日落時分，馬車駛進一座莊子。

這莊子距離長江不遠，四周種植了不少竹樹，江風吹來，竹樹搖幌發出沙沙的聲音，如波似濤；而遠處也不時傳來驚濤拍岸聲；是以門匾上刻着聽濤莊三個字。

不管聽濤莊主聽的是什麼濤，他總是個雅人，這聽濤莊到底有多大，從外面看，根本難以了解，遠望只見電車駛近，即被竹樹吞噬！

夏天雖然晝長夜短，但黑暗始終會來，黑暗來了之後，聽濤莊便靜得如同鬼域，一個人影也不見！啊，不，石後有人在探頭，一個，二個，三個，一共三個人！

只聽有人道：「那竹叢中是什麼地方，你們知道麼？」

「藍軍師，俺上次在這裏經過，記得是一座莊，叫什麼莊的一時想不起啦！」

原來這姓藍的便是「天狐」藍湛，只見他一對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光，輕聲道：「劉江，你的確把藍某的『十里飄香』沾在那三個小鬼身上？」

一個漢子道：「小的把您的寶貝撒在宋三的靴子內！後來他們來一批綠衣漢子，把咱們趕開，小的跟錢老七再回頭遠遠跟着，憑着『十里飄香』尋到這裏來！」

藍湛道：「十里飄香可不是我獨有的，這是一條古方，也許他們也能煉製，故意把咱們引來這裏！」

另一個漢子錢老七道：「不會這般巧吧！而且咱們一直都離他們很遠，相信他們沒發覺！」

「你們兩個的鼻子，藍某信得過，但香藥下在靴子內，又說遠遠看見他們上了一輛馬車，馬車又有車廂……你倆的鼻子眞的這般靈？」

劉江也覺得有點奇怪。「不錯……這是什麼原因？」

錢老七道：「也許他們一上馬車便把靴子脫了，那靴子穿熱了，把香味迫了出來，可不奇怪！」

藍湛輕輕拍了一下大腿，道：「必是如此！錢老七，你在這裏，千萬莫妄動，俺跟老劉去通知『九頭鯊』潘浩祥的人，要他們由小路去通知老爺子跟齊大俠！」

× × ×

黎明的一剎那，是最黑暗的，萬籟無聲中，自長江岸邊湧起無數的黑影，向聽濤莊游去。風好像死了一般，沒有江濤，也沒有竹濤，這時候天氣已經很熱，錢老七興奮得一臉都是汗！

假如統一盟的總舵就在這裏，不但綠林好漢露了一手，連他錢老七也大有光采！不是麼，號稱白道柱石的「劍魂堡」派出去跟踪的人個個垂頭喪腦回來，唯獨他們南六省的旱地綠林，把敵人緊緊扣死！

黑影全部到了，聽濤莊仍然一片如死，藍湛排衆而前，問道：「錢老七，有沒有動靜？」

錢老七道：「不見一人出入，也聽不到一點丁聲音！」

藍湛有點詫異，心想這座莊子若是統一盟的據點，甚至是總舵，這許多人來了，怎地會沒一絲反應？是以他事到臨頭反而猶疑起來！須知萬一錢老七與劉江弄錯了，這個臉實在丟得夠大了！

石陵磯輕聲問道：「藍當家的，假如你不反對，咱們便開始行動了！」

藍湛道：「藍某那敢反對？請老爺子主持一切！」

石陵磯與齊雲燕商量了一下，把人分成四隊，分四個方面向聽濤莊包圍過去，石陵磯與齊雲燕自然是負責正門這一隊的，因此他們讓其他三隊先行動，待其他三隊都準備好了之後，他才帶隊前進。

剛到達莊門外，門內忽然亮起燈來，接着莊門打開，兩個莊丁提着燈籠走了出來，淡淡地道：「天還未亮，缺少盤川也不該這個時候就來！」

石陵磯喝道：「睜開你們的狗眼，咱們是來打秋風麼？快叫你們莊主出來！」

莊丁道：「敝莊莊主尚未下床，你們這許多人找他什麼事？哎呀，原來有這許多人，帶刀携劍的，九成是强盜！」言畢忽把莊門關了起來。

立時有人叫道：「他奶奶的，打進去吧，跟他們客氣作甚！」

齊雲燕道：「千萬莫魯莽，萬不得已不可動武……」

話音甫落，忽聽裏面傳來一個淸脆的聲音：「來福，快打開莊門！不要怠慢了客人！」

（未完・三）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繼承人（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在魯四俱樂部內，見到沙樂民賭沙蟹，對手可能是老千，於是暗中帮了一手，使沙樂民反敗爲勝，並勸他以後別再賭，沙樂民感激萬分，游天虹的朋友黎柏剛接辦了「找尋石志謙」一案，目前正感到毫無頭緒，因此邀請全市的私家偵探聯手偵辦此案，張雪兒也被應邀參加……在魯四的俱樂部內，游天虹正等待范友明等人，他是來履約賭錢的，但范友明還沒來到，游天虹却先遇到了石志謙，石志謙向游天虹說明他失踪的原因，原來他與人聚賭，輸了五千萬元，而對手可能是個老千，他輸得不服，所以想請游天虹代他出面，與對方展開談判……

母子團聚　事有因由

「回家去吧，首先不要令石老太難過。」

游天虹又說：「據我朋友說，她爲了你已經三日三夜沒有睡過。我那位朋友是一位私家偵探，他接受了你媽媽的委託，轉聘全市私家偵探聯手去找你，要是誰先把你找到，他就可以獲得你媽媽懸出的一筆賞金。」

「是的，我媽媽一向最疼愛我。」石志謙的淚水一點一滴的，落進了他手上的那酒杯之中。

游天虹道：「爲了你這件事，我那位做私家偵探的朋友，惹來了不少麻煩。有人存心搗蛋，將他的辦事處燒燬。」

「這件事我也有從報紙上看到，那些人太過沒有理由了，爲什麼要這麼無聊？」

「不是無聊，我想其中一定另有目的。」

「什麼目的？」

「可能爲了他擁有許多有關資料，令行家們妬忌，亦可能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游天虹道：「總之，這件事令他十分煩惱，爲了補償他的損失，我想把你交給他，讓他向令壽堂領賞金。」

「只要你答允帮助我，我一切聽你擺佈好了。」

「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明天我們再連絡吧！」

「明天？」游天虹瞪住石志謙：「爲什麼還要等到明天？」

「你的意思是——」

「今晚就回家去，不過，在未回到你府上之前，先讓我帶你去見見我的朋友，讓他領功去啊！」

「但是，我女朋友還不知道呢。」

游天虹却担心節外生枝，因此說道：「你可以先用電話去通知她，亦可以等到明天之後再去找她解釋清楚。總之，你不可以再令你媽媽傷心地等待了。」

石志謙期期艾艾地說：「這樣子我會不會有危險？」

游天虹道：「這個你放心好了，一切包在我身上。」說着，他又將自己那半杯酒一飲而盡，然後催促石志謙：「我們盡快離開這裏，然後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誰？」石志謙有如驚弓之鳥，敏感地怔了一怔。

游天虹笑道：「你忘記了嗎，你可以令到我的朋友獲得一筆賞金的。」

「哦！原來你是說那位私家偵探。」石志謙跟着又說：「我這樣子回去，會不會被警方留難？」

「你放心好了，別的地方我不清楚，本市警方人員一向對待有錢人都十分有禮貌的，何況你還可以聘請一位好律師，隨時可以不回答警方的追問。」

「好吧！」石志謙也飲完了那少許洋酒，「讓我先去打個電話通知她。」

游天虹知道他所講的「她」，一定是尤妙蓮！看來他眞的當正她是妻子了。

游天虹表面上若無其事地讓他自由行動，其實他却一直在暗中監視他之外，還留心到酒吧中的人物和環境，以防不測。

這是難得一見的奇蹟，石老太要黎柏剛聘請全市的私家偵探去找石志謙，却想不到今晚他竟然主動地找着游天虹來了！因此，怎麼樣他也不希望會功虧一簣。

游天虹本來是約人來此賭沙蟹的，怎料到對方會失約，眼前的收穫自然更大了。

相反，他反而担心那個約他賭沙蟹的老千會突如其來地在此出現，屆時他不知道應否履約。若是衡量一下輕重，他當然要先把石志謙這位富家子帶走，以策安全。

不久，石志謙已經打完電話，由那邊走過來。

游天虹匆匆帶着他就想離開這裏，但石志謙却又說道：「先讓我去一次洗手間。」

游天虹担心出意外，乘機說道：「酒水喝得太多了，我也想去，一齊去吧！」

入到洗手間，裏面沒有第三者，游天虹這才較爲放心。

但是，石志謙却進了廁所其中一格，游天虹難免担心起來。

他一直在等待着，全神貫注，直至廁所裏面有人出來時，游天虹定神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

原來由裏面走出來的人並非石志謙。

出現在游天虹眼前的，是個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的小鬍子。他神態肅穆地望也沒有望游天虹一眼，就想離開了洗手間。

在這刹那間，游天虹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輪廓，他發覺這小鬍子的神氣和輪廓，都與剛才他見過的石志謙十分相似。於是他急步衝前：「請留步！」

說着，游天虹的一隻手已搭到了那小鬍子的肩膊上去。

那小鬍子一怔！

他停住了脚步，回過頭來，却忍不住笑了：「什麼事？」

游天虹再看清楚他的眼神，證明他的想法沒有錯，他——那小鬍子，正是石志謙！

「果然是你！」游天虹沉聲問道：「爲什麼你要避開我？」

石志謙顯然担心外面有人闖入來，所以他低聲說道：「我並非要避開你，只是担心被其他人認出我，同時也很想考考你的眼力。」

游天虹也很担心有第三者突然闖了入來，於是對他說道：「好吧！你先行一步，我在後面跟住你；我們在停車場見面吧。」

石志謙也很合作，先走了！

游天虹稍後才由洗手間出來，他一方面担心遇上相識的人，另一方面又要離遠監視住石志謙。這時候要是遇上了相識的人，總難免會交談幾句，假如遇上了昨夜約他來此賭沙蟹的范友明，那當然就會更加麻煩了。

所以游天虹惟有閃閃避避的，由人叢中穿過。而這時候，石志謙早已離去。

游天虹正待離開那間俱樂部，背後忽然有人叫住他：「游大俠，請等一等！」

游天虹吃驚地回過頭去！他之所以吃驚，完全是因爲他認得這個人的聲音。他不是游天虹的仇家，甚至還可以勉强稱得上是朋友，或者「朋友的兒子」。

站在他背後的人，正是沙百年的兒子沙樂民。也是陪游天虹到這兒來「赴賭約」的人。因此，游天虹十分担心范友明也有可能已經來到了這間俱樂部踐約。

游天虹瞪住沙樂民，怔怔地問：「發生什麼事？」

「剛才我到處找你，你去了那兒？」沙樂民又說：「你不是說過，要替我報仇嗎？」

游天虹反問道：「是不是他來了？」

「不！不是范友明，是另一帮人。」

「另一帮人？」游天虹又是一怔！

「是的，這批人過去也贏過我不少的錢，」沙樂民道：「我希望你設法狠狠地贏他們一筆。」

「嗯——」游天虹鬆了一口氣，苦笑道：「你到底跟多少人賭過？我也不知道你究竟前後輸了多少錢，更不知道那一些才是老千，總之，我只可以忠告你一句，就是以後不要再賭了。」

游天虹說到這裏，又故意看看腕表：「對不起，今晚我剛約了朋友，既然范友明失約在先，以後有機會再說吧！」游天虹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就走了，沙樂民雖然在後面叫了他幾聲，無奈游天虹心裏此刻只担心着石志謙，所以，游天虹根本就沒有理會他。

× × ×

魯四那間私家俱樂部附近一個停車場之內，雖然停放了許多各式各樣的汽車，但此刻却見不到一個人影。

游天虹走了進來之後，放眼四望，却見不到石志謙。

他們本來約好在這兒停車場會合的，難道石志謙中途又改變了主意？

游天虹當時非常焦急，他並非只爲了協助黎柏剛獲得石老太那一筆獎金，事實上，石志謙這富家獨生子也是一名十分重要的關鍵性人物。萬一他又從此再次失去了踪跡的話，游天虹固然覺得可惜，就是黎柏剛和張雪兒這兩位在本市非常著名的私家偵探，也不知如何向事主交代，偏偏他們都是游天虹的好朋友，因此，游天虹無論在任何一個角度，也絕不希望石志謙再度失踪。

於是他焦急地在停車場各處搜索。

尤其是那些黑暗的角落，游天虹想像到石志謙本身有如一隻驚弓之鳥，他說不定担心遇上了他不想見的人，因而躲到了那些黑暗的角落去。

游天虹本來可以揚聲呼叫，叫出石志謙的名字，但那樣反而可能引起外人的注意，所以他只有到處搜索，可惜搜遍了停車場各處，仍見不到石志謙。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步向他的汽車停放着的一角；他希望石志謙不致走得太遠，開車到附近街道去看看，說不定還可以來得及找到他。

豈料就當游天虹回到他汽車旁邊時，才發覺他的車子裏面躺着一個人。

當初游天虹也以爲那名躺在他汽車裏的人睡着了，豈料當他們的視綫接觸時，他才發覺那小鬍子正向他眨着眼睛做鬼臉。

游天虹早已知道石志謙化裝爲一小鬍子，所以一點也不會覺得驚奇。

他坐進了汽車裏去。

但是石志謙却沒有坐直他的身子。他只對

游天虹說：「開車吧！不要當你這車子裏面有兩個人存在，否則就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游天虹不得不佩服他的小心翼翼；他化了裝仍然担心被人識破，這點不能不令游天虹心服口服。

游天虹一邊開車離開停車場，一邊說道：「你如何認得我這車子的？」

「是朋友告訴我的。」石志謙道：「我以前不是告訴過你，你的一切資料，我手上都有麼！」

「嗯——」游天虹難免感到驚奇，「是那一位朋友？可否說出他的名字？」

「不，不可以。」石志謙道：「我答允過我的朋友，以免你誤會他出賣你。事實上，他只是希望你主持公道和正義，從中帮一帮我的忙。」

游天虹沒有苦苦迫問他，只是把他的汽車開向大街。

石志謙又問道：「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先去見見我朋友。」

「可是那位私家偵探？」

「是的。」游天虹道：「正是那位給你害得好慘的私家偵探黎柏剛。」

「嗯！我心裏也很不舒服，爲了他那間私家偵探社被燒，我會叫家母賠償他的，相信這筆賠償費的數目也不會太少。因此，你不必斤斤計較尋人的獎金。」

「我帶你先去見見他，並非單單就是爲了讓他向你媽媽領取那筆獎金，而是讓他保護你，以及了解你。而且在情理上，你似乎也很應該向他交代一下。」

石志謙沒有反對。他一直躺在游天虹那輛汽車的車廂之內，沒有坐直他的身子。這樣，外間的人就以爲這車子裏面只有游天虹一個人而已。

游天虹把車子開到一幢大厦門外，這兒正是黎柏剛的住所。

游天虹向石志謙示意道：「你現在就落車，跟我一齊入內吧。」

石志謙這才閃閃縮縮的落了車。

黎柏剛正陷於極度苦悶之際，發夢也想不到游天虹會在這時候給他帶來這麼一個不速之客，而且對他來說，也實實在在是個大喜訊。

當游天虹把石志謙帶入來之後，黎柏剛目定口呆，足足有好幾秒鐘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好。

最後黎柏剛還是招呼他們坐下來，一邊追問石志謙失踪後的情況，一邊再三多謝游天虹的帮忙。却不知道游天虹也是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與石志謙相遇的。

黎柏剛既然是受人所託，當然也明白到石老太這位老人家的心情，所以先致電石家，將喜訊先在電話中告訴了老人家。

石老太連日來精神正陷於崩潰狀態，丈夫剛剛死了，兒子又不知所踪，相信任何一個女性亦很難抵受得住這種打擊。

所以連日以來，她睡不入眼、吃不下咽，雙眼也哭得紅腫起來。想不到就在當她陷於絕望之際，黎柏剛就給他帶來了這好消息。

游天虹因爲與石家不熟，同時他老早已準備好讓黎柏剛領功，所以現在他當然就不會出面了。

時在晚上，游天虹和黎柏剛都覺得這是「很理想的時間」；要是日間，極有可能十分惹人注目，說不定一下子就引來許多記者，把石家擠得水洩不通。

石老太終於與她唯一的兒子重聚，他們母子二人相擁痛哭，久久沒有放開，連黎柏剛幾乎也給這種場面感動得流下淚來。

良久，石志謙才哽咽道：「媽媽，是我不好，我對不起你，更加對不起爸爸。」

「算了，過去的不要再提了。」石老太淚水雖然漣漣而下，但却掩不住內心的喜悅之情。「爸爸雖然見不到你，但是，只要他泉下有知，也總會原諒你的。」

石老太又瞪住石志謙，令到石志謙反而有些忸怩。

黎柏剛在旁說：「好了，我的責任總算完了，但你們要做的事可多着呢。」

石老太這才記起：「對不起，我差些忘記多謝你啊，黎先生。」她含笑帶淚，伸出震震顫顫的手來，與黎柏剛握了一下。

黎柏剛却說：「我們是好朋友，不要講這些客氣話了。現在你們要做的事，最急忙要做的就是通知警方，先向他們銷案。」

石志謙聽到要驚動警方，又是感到一陣不安。他說：「你們爲什麼要報警？這件事實在不應該鬧大啊！凡是驚動警方，一定會驚動新聞界的，我不想出風頭，更加不想變了新聞人物。」

石老太道：「誰叫你連電話也不給我一個？你可知道我爲你多担心嗎？即使你有什麼難言之隱，也應該先告訴我，然後才躲起來。」

黎柏剛道：「難得你平安回來，報警銷案只是一種例行手續而已；你不喜歡記者，大可以拒絕任何訪問。」

石老太也說：「是的，我們在離島有別墅，向警方銷案之後，你可以跑到別墅去住幾天，然後才回來料理其他事情。」

石志謙只是嘆氣，不再說話。

黎柏剛沒有理會他，循例先用電話通知警方。

這時候女工人已預備好大缸熱水，請少主人入去先洗個熱水澡。

石家大宅很闊大，不知怎的，石志謙竟然會摸錯了房門口。

女管家梅姑看見了，立刻過去叫住他：「少爺，那是客房啊；你的房間在後面，你怎麼會忘記啦？」

石老太本來留在客廳陪黎柏剛，因爲他不但是石家的世交，也是這次事件主角人物，等會兒如果警方派人到石家來，自然又要勞動他向警方交代。

現在她聽到女管家梅姑的說話之後，立刻又跑到裏面來；畢竟老人家愛子心切啊！

石志謙這時却有點尷尬地苦笑：「對不起，這一陣子，我是眞的有點兒神經錯亂啊！」他對梅姑說。

梅姑是個三十多歲的未婚女性，有女護士常識，一直以來很得石桂河夫婦的重用。所以石家上下對她都另眼相看。那些男女工人當然也是由她去統管了。

石老太入來看見這情形，也忍不住問：「發生了什麼事？」

梅姑據實說了。

石志謙却苦笑道：「難怪醫生也說，我有些兒不大正常啊！」

說完他就進了他的房間裏去。

石老太就在那兒想了想，也感到有些不對勁。

她立刻也跟進了房間裏面去。

她關心地捉住石志謙問：「孩子，你覺得那兒不舒服啊？要不要找個醫生看看？」

石志謙尷尬地笑了笑：「不用啦，我的頭部雖然無意中碰撞過，但是我相信不會眞的變了失憶吧？」

梅姑這時也跟了入來。她和石老太一齊看着石志謙，逐個抽屜拉開，明顯地是爲了找他的內衣褲。

通常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習慣，尤其是家居生活，大都非常熟識什麼地方放了一些什麼東西。例如剛才石志謙，他明知要洗澡了，當然要取出他的內衣褲及睡衣，一般人準會順手拿到的，決不會好像他剛才一樣，逐個抽屜去找尋。

但是，剛才他却好像對一切都非常陌生似的。令到冷眼旁觀的梅姑固然感到十分驚奇，就是他媽媽石老太，也大感詫異。

他們二人相對苦笑！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苦笑。

石志謙訥訥地說：「媽媽，這幾天你們沒有移動過我這房間裏的東西吧？」

「沒有。從來就沒有。」石老太說：「除了梅姑之外，其他下人未經准許，是不准胡亂闖入這兒的。」

梅姑道：「少爺，平日你的衣服和一切物件，我都照常放到老地方去，以方便你需要取用的。但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弄得糊塗起來呢！」

石志謙呆呆地獃在一旁，然後又放眼四望，彷彿要重新認識這兒四周的環境似的。

石老太和梅姑交換了一個眼色，她們漸漸相信石志謙的腦部可能受過某種程度的打擊，否則，他又怎麼會這樣失常呢？

石老太回到客廳外面來，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了黎柏剛。黎柏剛聽了，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這時候，警方已聞訊派人趕到石家來。黎柏剛首先向警方交代，但却沒有照直說出實情，只說石志謙是「自行返家」的。關於這一點，他們早已有了默契，若非如此，就會涉及游天虹和魯四的非法俱樂部。

事情至此本來已經是告一段落，但是黎柏剛心底裏仍然有許多疑心無法解答。

例如石志謙失踪期間去了那裏？他是否曾受人襲擊或者虐待？否則，他爲什麼又會患上了局部失憶症？他曾對游天虹說「被騙鉅欵」，到底是眞是假？

游天虹不但是最先找到他的人，還是聞名於江湖的千門奇俠；假如石志謙眞的「被騙鉅欵」，那麼，他分明是遇上老千。究竟對方又是何方神聖？游天虹大概總會知道一些來龍去脈吧？

黎柏剛既然有此想法，於是就決定先去找着游天虹談談，聽聽他的意見再說。

×　×　×

游天虹本來已經睡着了，想不到三更半夜又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難得今晚這麼「清靜」，最低限度，就是沒有女人糾纏着，游天虹以爲可以安安靜靜地睡一大覺，結果，黎柏剛硬要他睜大雙眼聽他說話。

「你這個人太不知足！」游天虹打着呵欠，埋怨着說：「我已間接送了一筆尋人獎金給你，豈料你却連多謝也沒有說一句，反而來此騷擾我。怎麼你也不看看清楚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黎柏剛道：「我找你總好過警方找你吧？即使警方不找你，只怕老千集團的人亦會找上門來。」

「我們早已聲明在先，你領那一份尋人獎金，讓我置身於事外，你怎可以反悔？」

「我並非反悔，只不過，是有幾件事情，一定要及早告訴你，遲了，只怕會來不及補救呢！」

「到底是什麼事？」游天虹伸了一個懶腰，取過了一支香烟燃點着了。

黎柏剛這才說道：「石志謙可能有些問題的。」

「你這就是指他被人出千，騙了不少金錢吧？」

「不！講句老實話，我眞的担心他是個冒牌貨。」

「冒牌貨？」游天虹幾乎由沙發上跳了起來，因爲人是他帶回來的，萬一眞的有人冒充石志謙，問題的確變得十分複雜。

石志謙乃石家唯一的繼承人，也是石桂河夫婦獨一無二的獨生子。這件事實實在在是非同小可。因此，游天虹整個人也爲之清醒過來，刹那之間變爲一點兒睡意也沒有了。

黎柏剛既然與游天虹是多年朋友，自然知道他的個性，明白到他是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人。因此他又說道：「我這麼忖測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有根據的。首先是據我所知，石公子本身有個十分要好的女朋友藍釆兒，但你却說他在外面有個情婦——」

「是的，的確有個女人自稱是石志謙的情婦，最先是他來此找我談及石公子要求我帮助的。」游天虹又說道：「老黎，我你同是男人，一定也明白到男人的心理，說不定好像石家公子這一類富家子，在外面給另一女人糾纏住，所以才被迫躲了起來呢。」

「嗯！這個可能性當然存在。」黎柏剛想想又說：「尤其是那些二世祖之流的富家公子，有許多根本就以玩女人爲樂。但聽說石志謙跟藍釆兒已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只差在過不了老父一關而已！」

「你的意思是：石桂河先前反對他的兒子與藍釆兒來往麼？」游天虹問道。

「是的，所以我一度猜測石志謙失踪，亦可能與此有關。但是結果却出乎我意料之外，你竟說他被人出千，以及被情婦收藏起來。」

「人不可以貌相，除非你自問非常了解石公子，否則，你不應該否定這種可能性。起碼這是石公子和他的情婦親口告訴我的，並非我生安白造的。」

「我並非對你有任何懷疑，不過，只是當石公子回到他的老家時，却又發生了一些極不尋常的怪事；據石老太說，他的兒子好像患上了失憶症似的，在自己的臥室之內，竟然也弄得烏龍百出，甚至連內衣褲放在什麼地方也弄錯了。」

「有這種事嗎？」游天虹的確也感到驚奇不已。

「因此我才想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可能有人見獵心喜，找來一個頂包的。」

「嗯——」游天虹怔怔地獃在一旁！

他不再反駁黎柏剛了，反而深思熟慮地，想到這件事後果，因爲石家實在太有錢了，即使有人向他們打主意，也絕不出奇！

「然則，你要我怎辦？」游天虹想了一會兒，只好這樣問道。

「我和你固然要密切注意這件事的發展，同時亦要暗中追查那個女人的來龍去脈。」

「你是指他的情婦尤妙蓮嗎？」

「對了。如果這是一個老千局，尤妙蓮當然就是老千集團裏面的一員。」

「這麼看來，我與老千們的確結下不解之緣。」

「無論如何，你是我朋友，相信你也不希望石家那龐大的遺產，落入壞人手中吧？」

「當然！」游天虹又說：「那並非關乎我個人的聲譽，而是事實上我曾被利用；要是一切像你所講的話。」

黎柏剛道：「眞正的答案，我你暫時都不知道，因此我才須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好吧，明天我就先去找尤妙蓮談談。」

忙足了一整天，游天虹已感到有點兒筋疲力倦。黎柏剛看見他頻頻呵欠，也不好意思再

阻他休息，道了一句「晚安」之後就走了。

游天虹返回睡房，倒頭又想睡去，豈料電話又揀着這個時候响了起來。游天虹眞不想接聽，但回頭想想，這一陣子他身邊似乎有太多事情發生了，如果他不接聽，電話只會繼續响下去。

還好他床頭有一具電話分機，他只好懶洋洋地把聽筒拿過來。

「誰？」

「游大俠嗎？我是小伍啊。」

小伍是一名警方黑社會綫人，游天虹曾託他去追查一個人的行踪，所以聽到這裏時，游天虹刹那間變得精神抖擻起來，一切睡意當堂也消失了。

「小伍，有什麼消息嗎？」游天虹早已知道小伍是三教九流社會中，消息相當靈通的人，否則他也不會拜託小伍帮他這個忙。

小伍果然把聲綫壓得低低的，在電話那邊說道：「我雖然找不到你要找的人，但我已發現了他的同黨。你現在可有空嗎？」

「你現在什麼地方？」游天虹立刻就問，因爲這是他等得很焦急的消息。

小伍說道：「我就在你住所的附近。我由街口的電話亭這邊走過來，你立刻落來一次好嗎？」

「好吧！我立刻就來！」

游天虹說完，就匆匆將電話聽筒擱上，更衣外出。

落到街上，只見行人道那邊，正有兩個人影在追逐。游天虹的心裏暗吃一驚！

他加速脚步直衝過去，小伍這時候正亡命地急奔而來，他顯然是發現了游天虹，急急揚聲求救。

游天虹還來不及查問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名男子手持利刀，轉眼已衝到了跟前。

這時候小伍已越過了游天虹站立的位置，假如游天虹再不採取行動的話，小伍可能會被殺。

「住手！」游天虹先聲奪人地首先吆喝了一聲！

當時他連外衣也來不及穿上，因爲他急於要見小伍，所以那件外衣仍在他的手中。這時候他正好利用它作爲武器。

那男子兇惡地咆哮起來：「他媽的！你少管閒事吧！」說着，刀光一閃，刀鋒已刺到了游天虹胸前來。

游天虹武功相當，反應自然是敏捷，只見他身形一閃，急退一步，手腕一翻，那件外衣凌空飛揚，勁力貫頂而去，直拍落那男子的手部。

那持刀男子來勢洶湧，就是想不到游天虹會突如其來，有此一着。當時他去勢正急，被游天虹中途攔截，難免步伐大亂！

游天虹得勢不饒人，馬步輕移，身形急翻，旋風似的，竟然在行人道上圍繞住那男子團團而轉。

持刀男子又怒又急，「察察察」，利刀疾刺，連發三招，可惜全部落空。

游天虹乘勢欺上，外衣迎風飄揚，疾揮而去，直蓋向對方頭部。

那男子情急之下，步驟已亂，游天虹已手隨身轉，抓住了他的肩臂之間，運足勁力一捺，「錚」的一聲，利刀墮地，擦出了一股火花；隨即又聽到「蓬」的一聲，游天虹一掌竟然把對方擊得倒出丈外！

小伍驚魂甫定，回顧之下，幾乎難以置信，游天虹赤手空拳竟然可以將對方擊倒。

那男子雖然跌得四脚朝天，但也明白到處境堪危，急忙爬了起來，就想拔腿飛奔！

游天虹怎會就此輕輕將他放過？只見他三縱兩躍，眨眼之間已奪在那男子的前面。

小伍看見這情形，也壯着胆子，忙走了過來。

游天虹把手一横，攔住那男子的去路：「老兄到底是什麼來頭？還未留下姓名，怎麼可以就此離去？」

那男子回頭看見小伍正走過來，游天虹又在前面擋住去路，情急之下，就想硬闖！

游天虹看見他動手，心裏有氣，揚臂撩腿，轉眼就把他拌倒地上。

游天虹這一次不再客氣了，一把將他由地上抓了起來：「敬酒不喝，你偏要喝罰酒，我看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這時候小伍亦已走了過來：「他正是范亦同派來的。」

游天虹一怔：「范亦同是誰？」

小伍道：「范亦同也就是范友明的兄弟，我在電話中說，替你查到的，正是范亦同此人。他們是同一夥。眼前這傢伙却怪我到處偵查他們的底細。」

游天虹這時才把視綫轉到那男子的身上，含怒地盯實他：「可是姓范的派你來殺人？」

「不！我們只想警告他，根本無意殺他。」那男子又說：「我們知道他是警方綫人，所以担心他對警方的人說得太多而已。」

游天虹道：「本來我眞的想將你交給警方，但現在，我却改變了主意。」

「謝謝你。」那男子忙說道：「只要你放了我，我們不究既往好嗎？今晚的事，擺平算了。」

「可以的，但我有條件。」游天虹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首先我要看看你是否夠老實。」

「宗用。」那男子說道：「我是姓祖宗的宗。」

「你的老闆究竟是范亦同，抑或是范友明呢？」

「他們都是同一夥，我只是在他們那裏混飯吃的。」

「他們是老千，你當然也是啊！」

「不！不！我什麼都不懂。」宗用急忙哀求道：「我只是一名跑腿而已，請你們放過我吧！」

「范亦同與范友明那兩個傢伙，現在什麼地方？」

「坦白說，我只是范亦同的保鏢，所以，必要時我可以帶你去見范亦同。至於范友明，這一陣子，他可能避風頭，我不見他也有兩三天了。」

「好吧！」游天虹說：「你就帶我們去見范亦同。否則，我只好把你交給警方。」

宗用陪着笑臉道：「那又何必呢？我們同是在江湖上混飯吃的人，總有一日山水相逢的，何況，警方到頭來也未必會理這些事啊！」

「好吧！那你就帶我去見見范亦同再說。」游天虹回頭問小伍：「你要不要跟我們一齊去？」

「不！我本來就是局外人嘛。」小伍很怕事地說，「這件事由頭到尾都與我無關，你又何必拖我落水呢。」

游天虹是個老江湖，聽到這裏，自然也明白小伍的意思；本來他打算給他一些錢，以報答他提供消息，但在宗用的面前，這樣做實在不便。

所以他就說道：「是的，小伍，這件事本來與你無關；你只是爲了帮帮我，才被拖落水的，眞不好意思，改天我再請你喝杯咖啡賠罪吧。」

小伍也心領神會地，匆匆告辭了。

游天虹這才押住宗用，到他的車子裏去。

「你會開車嗎？」游天虹忽然又問宗用。

「會的。」宗用口快快地說了。

「那好極了，就讓你開車，請你帶我去見范亦同吧。」游天虹跟住就把車匙交給了他。

宗用無可奈何，惟有坐到司機位去。

游天虹一邊坐到他的身畔去，一邊說道：「你跟范氏兄弟這班人，相信也有一段時日了吧？」

「是的。不過我不妨告訴你，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而已。」宗用已將汽車的馬達開動。

游天虹這時却把一柄利刀握在手中；那本來是宗用要來襲擊他的武器。但是現在，游天虹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游天虹雖然沒有把利刀抵住他的腰間，但經過剛才一次交手之後，他也明白到絕對不是游天虹的對手，否則他也不會這麼貼貼服服的，聽從游天虹的指揮。

游天虹道：「關於老千這種行業，我自問知得很多；你分明只是被利用者。當他們發覺你沒有利用價值時，你的處境就會十分危險，就算他們不殺你滅口，只怕被騙的人也不會放過你。」

宗用訥訥地說：「我帮他們，亦無非爲了混一口飯吃而已！」

「但他們未必這麼想，主要還是他們不想集團中的秘密外洩。」游天虹又說：「當然，有些正宗的老千，他們只要錢，不要命的。但憑我經驗去看，他們不似是正宗的老千集團。正因爲這樣，我才替你担心。」

宗用果然給游天虹說得有點忐忑不安。

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以爲他們會殺我滅口麼？」

「目前當然不會，但日後就沒有人可以保證了。」游天虹又說：「所以你應該好好的跟我合作，萬一出了事，我也會帮帮你。」

「你想我怎樣與你合作？」

「首先我想知道范氏兄弟這個老千集團，到底做過一些什麼事？」

「我不妨告訴你，他們主要是賭錢，而且賭得頗大。」宗用說道。

「多數賭什麼？沙蟹還是其他？」

「多數是賭沙蟹，而且總是先輸後贏，輸的時候，他們只輸得很少，但贏就贏許多。」

「跟一些什麼人賭？」游天虹問。

「富有商人以及一些嗜賭二世祖之流。」

「他們多數找那些人做來手？」

宗用一怔！問道：「什麼叫做來手？」

「也就是介紹人或者中間人；你難道完全不知道老千集團的基本組織麼？」

「我早已告訴你，我只是爲了混一口飯吃，他們吩咐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其他我一概不知道。」

游天虹看他不似裝蒜，然則，宗用可能只是被人利用的一名打手而已。

這時候，宗用已把車子刹掣停在一處馬路旁邊。

游天虹往外面四周打量了一遍，然後問道：「范亦同就住在這兒附近麼？」

「是的。」宗用隔住車窗，指指一幢多層大厦：「他就住在三樓，有平台那一層。」

「好吧！我們一齊落車。」

「你還要我帶你上去麼？」宗用有些猶疑起來。

游天虹故意把手中的利刀亮了一亮：「你不帶我上去，我怎知道你是否騙我？」

「我不會騙你的，放過我好嗎？」宗用哀求着。

「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你怎麼可以中途而廢？再說，我找不到范亦同，遲早也有辦法可以找到你。我勸你還是乖乖的，先帶我上去，只要騙得他開門，我絕不虧待你。」

「但是——」宗用感到進退維谷：「范氏兄弟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游天虹冷冷地笑了笑：「只要你好好的跟我合作，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機會去找你報仇。」

宗用在利刀要脅下，沒有辦法，惟有照做了。他首先下了車，游天虹由另一邊車門也很快地下了車。但他手上那把利刀，却被他巧妙地收藏起來。

這時已是凌晨時份。街道上很靜，沒有行人，間中却有三兩輛急急掠過的汽車。

游天虹落了車之後，很快就接近宗用，他担心這傢伙逃走，所以迅速拖住了他的手臂：「千萬不要在我面前要花樣，否則我只有犧牲你。」

宗用也看得出游天虹很認眞，他一聲不哼，靜靜地朝住那幢多層大厦走去！

那幢大厦的閘門已關上了。

游天虹看看門旁有一系列的按鍵，就知道這是一幢設有防盜系統的對講機。於是他又低聲警告宗用：「你就當有急事要求他，千萬不要用一些我聽不明白的口訊，否則我會當你出賣我，那時你可能死得不明不白呢。」

宗用按下了一個「3」字的按鍵，過了片刻才有人由傳聲系統發問：「誰？」

宗用對住對講機說道：「我是宗用，有重要的事要找范二哥。請開閘吧！」

只聽到「卡察」一聲，閘門立即傳出了聲响，宗用順手一拉，閘門隨即打開了。

游天虹很機警地放眼四望，他顯然担心梯間安裝了電眼。但宗用却低聲示意道：「登上三樓時，那兒門外才有電視傳眞系統，你要入屋找他們，我倒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你可以先上四樓，再由那兒出去走廊一個窗口，跳落三樓平台。」

「嗯，我明白了。」游天虹道：「我想，你一定是想置身於事外，是不？」

「對了。」

「但是，我如何知道你不出賣我？」

「山水有相逢，我已決心離開他們，又怎麼會與你結仇？」宗用又說：「我這次是利用小伍的事，作爲藉口。因爲是他們叫我去對付小伍的。我等會兒會說：小伍是警方的綫人，這次的事已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相信我跟他們在談話中，你經已有足夠的時間由平台爬入屋內了。」

游天虹想了想，覺得這樣的確方便得多。因爲他過去也對付過許多老千，知道老千們都因仇家太多，不得不小心門戶。既然門禁森嚴，如今宗用又說門外安裝有電視傳眞系統，所以他只好暫時接受了宗用的建議。因爲如果再講下去，時間方面的拖延，極有可能會引起屋內人的懷疑，那時反爲不妙。

於是宗用獨自乘搭電梯上三樓。

游天虹沿住梯階拾級而上。本來他可以直趨四樓，但他要看看宗用是否說謊。所以當他經過三樓樓梯間時，由防火門門縫之間偷偷望出去，發覺三樓一個單位的門楣之上，有些閃閃生光的東西——那分明是經過僞裝的電眼。

宗用正站立於門外，等待門內的人開門讓他入去。

游天虹立刻搶登四樓，沿住走廊直趨窗口。由那兒俯視，可以見到下面三樓的平台。情形果然就像宗用所講的完全一樣。

但是，游天虹並沒有笨到依足宗用的說話去做，因爲那是十分危險而愚蠢的事。萬一宗用出賣他，那時他豈不是變了甕中之鼈麼？

因此，游天虹只由四樓公共走廊的窗口攀

了出去，並非跳下三樓的平台去。

然後，他沿住牆邊的水渠，爬到了三樓一個沒有燈光透出的窗口，悄悄內望，原來那是洗手間。

游天虹立刻側側身閃了入去。

洗手間的門半掩，所以外面客廳的燈光仍有少許由門縫中透射入來。

這時候，游天虹可以聽到外面有人在交談的聲音。其中一個分明就是宗用。

「……目前這種環境，我是非走不可的。」宗用煞有介事地說：「小伍遲早報警，因爲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頓，他又是警方的綫人，警探遲早總會查出是我做的。到那時候，只怕對你們非常之不利。」

有個男人問宗用：「然則，你想我們怎麼樣？」

宗用道：「最好你們給我一筆錢，讓我溜到隣埠去，暫時避避風頭。」

「嗯！這辦法也好。」那男子反問：「大約要多少錢呢？宗用。」

「范二哥，其實我也帮了你們不少時日了，不用我開腔，相信你們也應該給我十萬元以上吧？」

「十萬元？」

「是的，其實這些日子以來，你們也贏了不少寃枉錢，十萬元又算得什麼？」

「他媽的，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說話的，分明是那被稱爲「范二哥」的范亦同。

宗用立刻又陪笑着說：「我的意思只是：反正是街外錢，我又有難，你們實在很應該破財擋災啊！」

「嗯——」外面忽然又變得沉寂起來！

游天虹心感不妙，急忙由洗手間的門縫中窺望，果然看見一名中年男子正向二名大漢遞了一個眼色；二名彪形大漢立刻合力分左右將宗用挾持。

宗用沒有掙扎，只是不斷往窗口和平台那邊張望過去。毫無疑問，他並未出賣游天虹，反而期望着游天虹去救他。

游天虹也感到事態危急，如果再不動手，只怕宗用會遭不測。於是游天虹立刻就把握住這刹那間衝了出去！

客廳裏面當時總共有四個人，除了宗用之外，其餘三人，均感愕然！

他們異口同聲地問：「你是誰？」

游天虹卻瞪住范亦同笑道：「你即使不認得我，但相信范友明也一定認得我的，他在何處？」

「哦！原來是你！」范亦同終於也認出了游天虹就是那晚在魯四俱樂部出現過的人。「我明白了，你們是同黨，怪不得宗用這麼放肆了。」

游天虹哈哈笑道：「江湖道上，誰不曉得我游某一向習慣了獨來獨往？我只是跟踪他到這兒來，想不到你果然躱在這裏呢。」

范亦同一邊向二名大漢遞眼色，一邊說道：「你來得正好，反正我也要找你啊！」

「找我幹嗎？可不是分贓吧？」游天虹的態度依舊還是那麼的輕鬆：「說眞的，我才用不慣那些騙回來的寃孽錢。」

范亦同「哼」一聲，二名大漢立即動手！

他們雙雙放開了宗用，一齊進攻游天虹。

游天虹不慌不忙，馬步輕移，揮拳踢腿之間，二名彪形大漢根本連看也未看得清楚，已被游天虹打得四脚朝天。

范亦同看見這種情形，急忙回頭就走，朝住走廊那邊遁去！游天虹又怎會就此放過他？只見他身形一矮，屈膝揚臂，有些閃閃生光的東西，已脫手飛出！

細看清楚，那是一把利刀！正朝準范亦同的背後直插而去，眼看他非死，但亦難免會被刺重傷。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他往旁一閃，利刀撲了空！

「察」地一聲，利刀由范亦同的身邊掠過，插進走廊上一幅木牆之上。

范亦同驚魂未定，已被由後趕至的游天虹抓住！范亦同作賊心虛，欲待反抗，反而跌出丈外，碰在客廳一角，痛得站不起來。

混亂中，二名彪形大漢和宗用已逃到屋外去了。

范亦同被游天虹緊緊的彎曲着手臂，按在地板之上，痛得連聲求饒！

「告訴我吧，范友明現在什麼地方？」游天虹問道。

范亦同說：「我不知道，我是眞的不知道啊！」

「他是你的好搭檔，你怎麼會不知道？」游天虹把手力加重，又痛得范亦同尖叫起來。

范亦同氣喘喘地說：「我們雖然一齊賭博，但這一陣子，他都沒有出來，可能是風聲太緊了。」

「你終於也承認，你和范友明是老千，對不？」

「不，我不承認，我們只是一齊覓食而已，我們只是賭得較爲聰明，又怎麼可以叫做老千？」

游天虹也明知全世界的老千也不肯直認自己是老千。

因此，他只好對宗用說道：「我本來約了范友明在魯四的俱樂部賭錢的，想不到他卻爽約，我要找他，就是爲了弄清楚這件事。」

范亦同無可奈何地說：「好吧，我就帶你去找他。」

游天虹這才滿意地將他放開。

范亦同忽然又說道：「可否先讓我換一件衣服？」

「不？」游天虹担心他又要花招：「我沒有時間再等你，我們立刻就要走。」

范亦同沒有辦法，惟有在游天虹的監視下，被押到他的汽車裏去。

游天虹又以同樣的手法，要范亦同負責開車，他只坐在一旁小心監視。

范亦同經過一次交手之後，也不再存僥倖之心，惟有乖乖地開車前進。

游天虹這時忍不住問他：「你當然認識沙樂民，剛才你說風聲緊，可是因爲有人要找你們算賬？」

「我知道你也認識沙官，所以一切內容，沙官大概已經告訴你了。」范亦同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說眞的，我的賭術只是普普通通而已，但范友明卻是高手。」

「只因爲他會出千，其實你也心知肚明，否則，爲什麼他要作賊心虛，躱了起來？」

「贏了錢的人，未必一定都是老千。」范亦同仍然表現得有些理直氣壯：「但是由於江湖道上，品流複雜，所以我們最近不參加任何賭局，正是避免給別人當作老千去勒索。」

「現在我不想與你爭辯？反正你們的底子不久之後就有個老行尊替我查得一清二楚。」游天虹又問：「還有多遠才到范友明住所？」

「前面路口那一幢房子就是。」范亦同道：「不過那並非他的住所，只是朋友還遊，他暫時避居該處而已。」

說話之間，車子又走了一大段路，然後在一處路邊停住了。

游天虹爲防止范亦同用種種方法通知他的同黨范友明，所以特別向他提出警告。

范亦同也表現得十分合作，落車後就帶着游天虹走進一幢多層大廈去。

他們走進一部升降機，直升至十一樓，然後范亦同走到其中一個單位外面按門鈴。

但是，門鈴再三响過了，裏面仍無反應。

「他可能睡了。」范亦同又說：「亦有可能外出未返。」

游天虹心感不妙。他問范亦同：「范友明是否一個人住在這裏？」

「是的，而且知道的人不會多。」

游天虹早已知道范友明是爲了避風頭才躱在這裏，自然是知道的人不會多。

他仔細觀察了一遍，發覺這兒大門之外另有鐵閘，防盜設施應該做得不差。游天虹試用百合匙將鐵閘弄開，再把大門用同一方法開啓。范亦同在旁看得目瞪口呆，訥訥地說：「老兄的確了不起。」

游天虹道：「這又算得什麼？雕虫小技而已。」

二人先後入內，發覺裏面黑漆一片。

游天虹伸手到門後摸索到燈掣所在，「拍」的一聲，將入門處一盞吊燈按亮了。首先映入二人眼簾的，就是客廳裏面的情形。

表面上並沒有什麼不妥，客廳裏面空無一人；但經驗豐富的游天虹，看見所有窗簾均已落下，一個花瓶則墮在地毡之上，他心裏就感到有些不妙。

范亦同急不及待地由走廊轉入臥室，游天虹則緊躡其後。

臥室的燈剛被范亦同按亮，游天虹已聽到他驚叫起來。

游天虹由於早有了心理準備，所以反而不覺得意外。

他搶在范亦同前頭，果然瞥見臥室的地毡之上倒臥着一個人——一個顯然已經死去了多時的中年人。

游天虹沒有再接近那具男屍，也知道他死去了許久，因爲他嘴角的血液已凝固，變得瘀黑。

室內一片凌亂，可能有人在此打鬥過，雙方曾發生掙扎；亦可能有人在此搜索過。

范亦同想走過去，但給游天虹叫住了：「千萬不要移動他，否則警方會將一切責任推到我你的身上。」游天虹又說：「我們先到處看看有些什麼可疑的地方，然後才報警。」

游天虹於是又回到客廳外面，發覺窗簾後面窗口邊緣，有個膠鞋鞋印，但鞋頭却是朝向內的；這表示兇手極有可能由窗口爬入來，一不小心將几子上一個花瓶推翻了。由於地板上面有地毡，所以並未將花瓶跌爛，同時傳出聲浪相信不太大。

儘管如此，亦有可能已引起臥室中的死者的注意。於是死者急急翻身落床，想查看清楚，無奈兇手已撲入臥室之內，與死者發生糾纏。結果，兇手還是將死者殺死了。

以上雖然只是游天虹憑表面所看到的情形去推想，但却是相當有根據的。

游天虹回到臥室之內，看見范亦同正蹲在屍體旁邊，態度沉默而難過。

游天虹現在可以看見死者的正面了，他正是范友明。

「他失約於我，原來是有原因的。」游天虹轉頭又問范亦同：「你最後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前天晚上。」范亦同回憶着說：「當晚我們剛與一班人賭完，分了贏回來的錢之後，相約暫時不見面，也互不連絡，但想不到會這樣。」

「當晚你們跟那一班人賭？」

「我們並不認識對方。」

游天虹有些生氣地說：「你又存心欺騙我，你們要擺局，當然有來手的。來手事前亦一定會先把對方的來頭弄清楚，然後才會引他入局的。」

范亦同道：「我早已否認是老千，怎麼你怎樣也不肯相信？我們只是因利乘便，順手牽羊而已，並不是有預謀的，所以並沒有什麼『來手』之類。」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想你落入警方之手。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然後再想辦法報警。」

二人急急退出凶宅外面。

他們正想乘升降機落樓，却看見錶板上顯示：其中一部升降機正在升上來。這種情形，許多人都不會廻避，但游天虹却担心着一些事情，就是可能與警方人員打個照面。

因此，他一手拖住范亦同的手臂，就往梯間那邊走了過去。

看見剛才發現范友明屍體的情形，范亦同已是心驚胆跳，現在又被游天虹拉拉扯扯的，更加有如驚弓之鳥。他忍不住低聲問道：「什麼事？」

游天虹一邊示意他躲在梯間一扇防火門背後，一邊說道：「有人上來，我担心可能是警探。說不定已經有人悄悄報了警。」

范亦同這才想起游天虹並未伸手去按下錶板上的按掣。原來正是因爲看見升降機正在上升。

他們由門縫外望，果然看見升降機的機門打開之後，有人由裏面出來；那是二名便衣探員和一名軍裝警員。他們正分頭去看各單位的門牌編號。游天虹似乎又猜中了。

游天虹一直懷疑已經有人報警。那報警的人可能是兇手自己，亦可能是最先發現屍體的人。所以他才不敢留在現場太久，以免警方人員不分皂白地，將他拘捕。想不到警方果然就派人來了。

游天虹示意范亦同，跟他到下一層樓去，然後才乘搭升降機到地下去。

但是，大厦門口却停了一輛警車，車上仍留有二名警員和司機留守。游天虹靈機一觸，帶着范亦同繞道後門離去。

大厦的後門雖然上了鎖，但是，游天虹就憑那一雙手和一根鐵綫，便可通行無阻。連范亦同亦看得心服口服。

游天虹帶着范亦同回到了他的汽車之內，他並沒有立刻開車，反而注意着那幢大厦的情形。

范亦同却有點焦急地說：「我們快些走吧，以免惹禍上身啊！」

「你急什麼呢？」游天虹故意說道：「難道你眞的一點也不關心殺死你老拍檔的兇手是誰麼？」

「嗯——」范亦同訥訥地說：「相信兇手是誰，到頭來警方一定查到的。」

「事到如今，我希望你最好跟我合作一些。」游天虹道：「請你想想清楚，你們曾與那一些人結怨？」

范亦同也很認眞地想了一陣：「我眞的想不到，他一向做事乾淨俐落，也從來沒有人當場揭穿他出老千。所以，你指我們是老千，我死也不認，也就是這個道理。」

游天虹道：「我並非杞人憂天，只是提醒你一件事，兇手下一個要找的人，極有可能就是閣下。」

「你的意思是：兇手還要殺我？」

「有此可能的。所以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當然，你如果識想的，最好與我合作，讓我設法先去找到兇手，那樣對你就更爲有利。」

「嗯——我是眞的想不出，到底誰要殺他，如果我想到，我一定坦白告訴你的。」

游天虹把一張咭片交到了范亦同的手上：

「當你想到了，立即就通知我吧。」

說完，他就開車離去。

游天虹先把范亦同送返家門附近，把范亦同放下了，然後才獨自駕車返家去。

× × ×

在張雪兒的辦公室之內，除了她的男朋友游天虹之外，還有行家黎柏剛。

黎柏剛的私家偵探社失火後，警方迄仍在調查中。警方初步已證實被人縱火，但却找不出是誰幹的。

「縱火」的方法很特別，有人事先悄悄把二枚計時燃燒彈，分別放在兩個不同的文件櫃之內——一個在黎柏剛的社長辦公室，一個放在衆多文員的大辦公室裏的文件柜之內。

偏偏那兩個文件櫃之內都同時放了一些有關石志謙的資料。所以那一場火警之後，存放在黎柏剛那兒的石志謙個人資料，均被燒燬。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文件都被燬了，但對黎柏剛來說，毀滅石志謙個人的資料，似乎才是最值得懷疑的事。

因此當石志謙由游天虹發現，帶他返家與石老太團聚之後，他們都有個想法：到底眼前這個石志謙，是眞的還是假的？

要假冒一個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這不是演戲；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人的四周，都有他的親友圍繞着他生活。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要假冒某人，首先要了解此人的一切有關資料之外，還要知道他四周的親友情況。稍爲疏忽，亦會露出破綻。

游天虹今天約了黎柏剛到這裏來，正是要徹底硏究清楚這件事。

游天虹對他的女友張雪兒和黎柏剛說：「首先引起我懷疑的，就是石志謙既然有一個即將論婚嫁的親密女友藍采兒，爲什麼他失踪期內，又有一個風格絕不相同的同居情婦尤妙蓮出現？」

張雪兒道：「這有什麼稀奇？你們男人就往往喜歡這一套；說不定正是因爲尤妙蓮的關係，所以石志謙才覺得左右做人難，被迫自動失踪呢！」

黎柏剛這時却忍不住挿咀道：「張小姐的解釋本來很合情理，我問過石志謙，他也這麼說；他說尤妙蓮是個歡場女子。」

游天虹想起那晚尤妙蓮求見他的情形，他也覺得那女子不大正經。

黎柏剛又說：「那小子說他與尤妙蓮只是逢場作戲，豈料却給對方苦纏住要生要死的，令他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暫時躲了起來。」

「這是誰也想得出的最佳藉口。」游天虹說道：「正如她說，被人襲擊過，患有局部失憶症一樣；現在我以爲我們必須設法證明他是眞的還是假的。」

張雪兒問黎柏剛：「石老太怎麼說？」

「老人家說，暫時看不出破綻；她相信他是眞的。」黎柏剛嘆了一口氣，「但是，人老了會糊塗，尤其是爲了龐大的遺產，怎麼樣我也不肯聽一面之詞；我必須對死了的朋友負責任。」

游天虹和張雪兒都明白他講的「死了的朋友」正是指石志謙的父親石桂河。

黎柏剛又仰起頭來問游天虹：「你替我查過了尤妙蓮那女子麼？」

游天虹却以此反問他的女友張雪兒；原來游天虹本身是個大忙人，所以他雖然答允了黎柏剛，到頭來仍把責任交到張雪兒的身上去。

張雪兒說：「我已派人按址去找過她，但那單位却空無一人。我的一名私家探員從大厦管理處查到：那女子才剛剛搬走了。」

張雪兒又從辦公桌一角，取來一疊文件，一邊翻閱，一邊說道：「管理員說，那單位是連傢俬一齊出租的，所以住客只須帶着簡單的行李，即可入住。因此那女子要走，實在也方便得很。」

「奇怪！爲甚麼他要迴避呢？」游天虹道：「明明是她來找我的。」

張雪兒道：「說不定她有難言之隱，例如石志謙那個花花公子要她躲一陣。」

游天虹回過頭來問黎柏剛：「你看石志謙像不像一個花花公子？」

「他的外表雖則很老實，但是，人心隔肚皮，實在很難講。」黎柏剛又說：「尤其是經過這一次之後，連他的身份是眞是假仍待證實，所以你要我替他定形就更加困難了。」

游天虹道：「石志謙不是有個很要好的女友麼？」

「是的，他叫藍采兒。」黎柏剛嘆了一口氣，「當他知道石志謙返家之後，也眞的很高興，但是，根據石老太和他的女管家梅姑告訴我，藍采兒見過了石志謙之後，也大感失望，而且還哭得雙眼紅腫呢。」

「這是甚麼意思？」游天虹瞪住黎柏剛。

黎柏剛苦笑搖頭：「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也許藍采兒發覺她的男朋友態度變了。」

「這麼說來，這件事的確有些奇怪。」張雪兒沉吟道：「要是石志謙是個冒牌貨，他自然要故意冷落藍采兒，否則，藍采兒可能會發現更大的破綻。」

黎柏剛道：「但是，假如他是眞的，而他在外面又有了另一個女人，而且已經同居了，他這次回來對舊女友藍采兒的態度改變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游天虹道：「無論如何，我們在良心與責任方面，也必須想辦法弄清楚這件事。」

黎柏剛和張雪兒都很了解游天虹的爲人，他既然被人稱作「千門奇俠」，自然對一切欺騙行爲深痛惡絕，更何況石志謙又是由他最先發現，帶回來的呢。三個人商議過後，決定分工合作，務求早日弄個水落石出。張雪兒因爲自己是女性，她自告奮勇，獨自去拜訪石志謙的女友藍采兒。

黎柏剛因爲本身受石家所託，責任重大，這次他的私家偵探社雖則被毀，但是，在未復業之前他仍可以借用行家的設備。最低限度張雪兒就是大力支持他的行家之一。

因此，他決定再訪石老太母子二人。

至於游天虹，却因爲最近有太多的事情與他扯上了關係，所以今天他會過了張雪兒和黎柏剛二人之後，急於要見的並非石志謙，而是一個富家子沙樂民。

綽號「沙官」的沙樂民，已經在電話中約好了游天虹，午間在一間餐室見面。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游天虹於是匆匆告辭。

游天虹急於要見沙樂民，是因爲他賭博的對手范友明死得太離奇。要不是他找到范亦同，可能范友明的死訊還要過一兩天才被人發現呢。

根據警方的公佈；警方是於當晚接到一個神秘男子的告密電話，宣稱一處地方有老千集團設下了賭局，準備向一名身懷巨欵的富商下手。因此警方當晚就派人按址前往查究。豈料當警方到達該處後，才發現那是范友明陳屍之所，而且根本就未見有任何賭局。

由此可見，兇手是用「間接報案」的方式通知警方。

事後警方懷疑兇手可能是個「被騙者」，所以才會用這種方式報案。

游天虹會晤了沙樂民之後，首先問他：「你大概已經看過報紙上的報導了？」

「是的。」沙樂民嘆了一口氣：「他死得太突然了。最初我還以爲他作賊心虛，避開了我們，却想不到原來他已遭人毒手。」

「警探有找過你嗎？」游天虹問。

沙樂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爲甚麼你會這樣問？」

「你千萬不要誤會，警探找你，未必一定懷疑你是殺人兇手；而是因爲你們曾在賭桌之上交過手。」

「嗯——」沙樂民呷了一口咖啡，訥訥地說：「暫時還沒有警探找我，但是無論如何，也請你不要在他們的面前提及我的名字。因爲我父親不喜歡我賭錢，更不喜歡我跟那些人來往。」

「但是事實上你却喜歡賭博，事實上亦與那些人來往。」游天虹笑了笑又說：「不過你放心，如無必要，我不會令你惹上麻煩的。」

「謝謝你！」沙樂民道：「你約我出來，到底又是爲了甚麼？」

「我知道你與范氏兄弟在賭桌上交手，已經不是第一次，所以我很希望你回憶一下，以前死者還跟一些甚麼人交過手？」

「嗯——過去大都在一些私家俱樂部賭，彼此互不相識。我並非有心隱瞞，事實上我只是喜歡賭，根本與那些人沒有來往過，甚至連姓名也不知道。」

游天虹道：「你可以隱瞞事實，但到頭來後悔的一定會是你。因爲我有一種預感，兇手遲早也會找你。」

「找我？」沙樂民怔了一怔：「你可不是嚇我吧？」

「我不知道是否因爲我敏感，總之兇手殺人的動機，必與老千和賭博有關。」

「但是，聽說正宗的老千只求財而不害命的。」

「沙官，你可知道這是什麼世紀麼？」游天虹道：「以前的黑社會都是很有組織的，他們都很服從首領，亦講道義。但現在根本就沒有組織，他們三五成羣，各自爲政。老千集團也是一樣，他們已不再講究形式，亦無所謂上八將下八將，總之騙得就騙，即使內行師爸，也絕不賞面。說句老實話，我就懷疑范氏兄弟屬於這一類沒有組織的老千，所以才會被人追殺。」

沙樂民嘆氣道：「最多以後我不賭了，最好不要再煩我，否則讓我父親知道，他會殺死我啊！」

游天虹看看問不出什麼結果，只好暫時放過了他。但臨別時他却警告沙樂民：「你是否知得太多，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要是你想通了，認爲須要我的話，隨時通知我吧！」說完他就走。

游天虹離開那間餐室之前，突然聽到廣播：「貴客游天虹先生，請聽二號綫，有電話找你！」

游天虹是走進了二號電話間。

裏面有一具電話分機，游天虹拿起了：「誰啊？」

「你就是游天虹？」一個陌生的男子沉聲問道。

「是的，什麼事？」游天虹已感到有些不妙。

對方果然就說：「老兄，你太愛理閒事了。其實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你何必自尋煩惱呢？」

「你如何知道我煩惱？」游天虹道：「也許，愛管閒事根本就是我的樂趣呢。何況，我要管的，絕非你所講的閒事，而是人命關天的事。」

「你只顧別人的生命，爲什麼不照顧一下你自己？」那人又說：「要講的我已經講完了，你有權選擇你要走的是一條什麼路。」

「你到底是什麼人？我可以見見你嗎？」

「我就是唯一可以隨時把你殺死的人，要是你仍在愛管別人的閒事的話。嘿！」

那人「哼」一聲，就將電話掛斷了。

超過了一分鐘的電話交談，游天虹却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走出了電話間，朝那邊望過去，發覺沙樂民已經不在視綫之內，他可能已經離去了。

游天虹也離開那間餐室。

他剛步出餐室門口，就離遠看見沙樂民出現於對面馬路之上，馬路旁邊停放了一列汽車，沙樂民當時正伸手把其中一輛汽車的車門拉開。那當然就是他的座駕車吧，看來他正準備開車離去。

就當車門掩上了之後不到幾秒鐘，突然「轟隆」一聲，震耳欲聾。沙樂民的汽車已在火海之中。

游天虹大吃一驚，呆立在這邊路旁獃住。

他眞想不通，爲什麼有人要暗殺沙樂民？而且不遲也不早，偏偏揀正那個神秘電話向游天虹發出恫嚇性警告之後，這兩者之間又是否有連貫性？

游天虹木然回到了自己的汽車裏去，隔着車窗玻璃仍然可以看見火燄冲天，也見不到沙樂民由車內衝出；毫無疑問，他已活活炸死燒焦！

許多路人在圍觀，就是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人可以赤手空拳地把沙樂民從火海中救出來。如果稍爲有辦法的話，游天虹又怎麼會袖手旁觀呢？

× × ×

在藍采兒的香閨之內，張雪兒以不速之客的身份，賴在那裏。

她們彼此都了解對方的身份，藍采兒也知道了張雪兒的來意。

藍采兒雙眼紅腫，意態消沉地垂下頭來：「我也分不清楚他是裝蒜，還是眞的有了失憶症，總之他老是處處避開我。」她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猜，他在失踪的一段期間，一定有了第二個女人。」

張雪兒幾乎忍不住直告她：他不但有了第二個女人，還同居在一起呢。

但是張雪兒結果只說道：「我只想知道，你們這次重逢之後的感想。」

「他分明變了。」藍采兒道：「他變得完全不近人情。過去我們的山盟海誓，他就當作從來沒有說過。我給他氣死了！」

「他回家之後，你們私自談過嗎？」

「有啊！石伯母一向同情我，所以故意給我倆製造機會，但是，他却好像頭一次認識我一樣，當時我氣得直發抖。」

「你有沒有懷疑過，他可能是冒充的？」

「冒充的？」藍采兒一怔。

「是的，我懷疑他是個冒牌貨。」張雪兒道：「如果他只是患上失憶症，應該什麼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才對啊，爲什麼他只記得一部份，又會忘記了另一部份呢？」

「嗯！也許你講得很有道理啊！」藍采兒突然又陷於苦苦沉思之中，好一會兒才訥訥地說：「以前，我總覺得他每一句說話都是眞心的，充滿了誠意；但是這一次我們重逢，他不但對我生疏了，連看我時的眼神也不同了。」

張雪兒也是個女人當然明白到女人對愛情是最敏感的，所以她絕對相信藍采兒的話是眞的。於是又問：「你有沒有跟石老太談過？」

「我雖然沒有主動地跟她談過，但是，老人家却了解到我內心的感受。她安慰我，叫我不要難過。她說志謙的失常只不過是暫時性的，慢慢他總會回復正常的。」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龍形劍客（八）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中岳從石棺下來到隧道被兩個黑衣大漢攔住格鬥，將他們制服，由他們的張管事帶去找副總管王奇，再將王奇制服，查出藍文蘭是他們擄到此間，交由柳花娘監押在女囚房裏，正在盤問時……聞人鳳亦已沿石棺下隧道來到此石室找到雲中岳。王奇趁二人談話之際，乘機溜走，並將石室門關閉，將二人困在石室內，並放出溫家的迷香，想把他倆昏倒。二人將計就計，先吃了溫二先生贈送的解迷丹，詐作昏迷，誘王奇入石室，由聞人鳳用藥將他弄昏，再將溫老三誘至石室。溫老三來到，發覺室內除王奇之外還有幾個人被昏倒……

攻破地下室　找到被囚人

接着又跨上了二步，突聽「砰」的一聲，跟在溫老三身後的黑衣漢子忽然一聲不作的倒了下去。

溫老三微微一驚，接着掀鬚笑道：「果然是聞人老兒的『三步倒』，嘿嘿，老二這瓶『解迷化毒丹』眞還管用，今後你們聞人老兒、四川唐門、雲南藍家用毒縱然神奇，也奈何我不得了。」

雲中岳心想：「此時該可以出手了。」一面暗中施展「傳音入密」說道：「溫老三，你少冒大氣了。」

溫老三突聽耳邊有人說話，不由吃了一驚，回身喝道：「什麼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雲中岳乘他回頭之際，突然站了起來，大笑一聲道：「是我。」

溫老三反應奇快，耳朵也極靈，聽到聲音，已經回過頭來，目光一注，喝道：「你是聞人俊？」

聞人鳳也及時站起，哼道：「溫老三，你已經走不了啦！」

雲中岳含笑說道：「在下是誰，你應該猜想得到，如果猜不到，看這個就知道了。」

左手突然朝他招去，一股奇大的吸力，在他招手之間，像怒潮般捲到。

溫老三看到他凌空招手的手勢，隨即雙足一點，一個人隨勢朝雲中岳當頭撲去，人未撲到，緊握着拳頭的雙手業已五指一放，撒出兩把灰色烟霧，當頭罩落。

嶺南溫家使的雖然不是什麼劇毒；但這兩把灰色烟霧，瀰漫空中，只要你吸入一絲，就包管你躺下來。

雲中岳使的是「擒龍功」，一吸之力，何等强大，但他發現溫老三藉着自己施展「擒龍功」之際，撒出迷藥，這一手倒是毒辣得很，不過他可不知道自己經服了溫老二的「解迷丹」，溫家迷香已無所施其技了，口中大笑一聲：「溫老三，在下並不懼怕你使迷香。」

向他招去的左手突然五指一揮，朝外揮出，這是由「擒龍」改爲「縱鶴」，把吸來的人，又朝外摔去。

溫老三一個人本是順着他吸力點足撲來，他一揮手改爲「縱鶴功」，他平空飛來的人，應該一個觔斗平空跌出去才是，那知溫老三身在半空，突然身形一弓，雙足橫點，一個人居然一下掙脫雲中岳「縱鶴功」直摔的力道，朝斜刺裏飛了開去。

這下看得雲中岳不禁一呆，「縱鶴擒龍」，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絕技，武林中還從來沒有人能够突破。

聞人鳳忙叫道：「別讓他逃出去。」

雲中岳早已在一怔之後，長身撲起，人還未到，接連拍出三掌。這三掌幾乎全在空中發招，快得有如電閃雷奔，使人目不暇接！

溫老三堪堪從橫裏掠出，雙脚還未落地，雲中岳已經追擊而至，掌勢如黃河天來，勁風如濤，心頭不覺大怒，身形一沉，口中沉喝道：「好小子，你以爲溫三爺眞的怕了你麼？」呼呼兩掌，迎擊而出。

雲中岳跟着他飄身落地，雙掌開闔，攻勢一招緊接一招，沒想到溫老三的武功果然十分高强，掌劈指戳，以攻還攻，一路搶攻過來，身法步法，無一不快，一個人直像是滴溜溜亂轉，雙手伸縮之間，指掌齊出，凌厲非凡！

雲中岳曾聽溫老二說過，不知他從那裏學來的武功，輕而易擧的把溫老二制住，溫老二的武功，自己雖沒見過，但他成名多年，當然也不會差到那裏去，由此可見溫老三確有他的絕活。

心念一動，招式也隨着一變，立即使出「九轉身法」，你不住的亂轉，我就在你左右前後穿插遊走，身形飄忽，雙掌記記不離他要害大穴。

本來溫老三滴溜溜亂轉的身法，已是十分怪異，只在進退數步之間，迴旋如意，不可捉摸；但這回雲中岳一經展開「九轉身法」，在他外面遊走搶攻，登時像把他困在中間，鬥到酣處，但見四面八方都是雲中岳的人影，圍着溫老三搶攻。

聞人鳳看着兩人動手，她根本插不上手去，索性手持短劍，退到門口（他們進來的一道石門，是在對面，現已關起，這道石門是裏首的一道），不讓溫老三有逃走的機會。

溫老三雖被七八個雲中岳的人影，圍在中間滴溜溜亂轉，看去已經有些手忙脚亂；但雲中岳要想勝他，却也大非易事。

這一番搏鬥，足足打了一百多招，把站在門口的聞人鳳看得眼花撩亂，看都看不清，她心頭漸感不耐，嬌聲叫道：「大哥，你省點力氣吧，和他纏鬥什麼呢？快些停手，讓我來試他一試？」

溫老三大笑道：「小丫頭，就算妳老子毒君聞人無咎在此，我溫老三又何懼之有？」

他搶走了溫老二的「解迷化毒丹」，不懼劇毒，不然，這間石室中聞人鳳早就撒下了毒粉，旁人一個個倒了下去，他豈會若無其事？

這點，聞人鳳自然明白，她小咀一撇，哼道：「你敢不敢試試看？」

「試就試。」溫老三被雲中岳困在中間，已經逼得他汗流浹背，一面大聲道：「妳要這小子住手，老夫倒要看看妳使毒

的本領，能不能把老夫毒倒？」

聞人鳳叫道：「大哥，你就住手咯，我要和他打賭呢！」

雲中岳知道她生性好强，說出來了，拗不過她，只得雙掌一收，退後了兩步。

聞人鳳說道：「你方才向大哥撒了兩把迷藥，我也要撒兩把毒粉，你可不許閃避。」

溫老三說道：「好，老夫不閃避就是了。」

聞人鳳收起短劍，回頭朝雲中岳俏皮的笑了笑，道：「溫老三，你準備好了麼？」

溫老三道：「妳只管施展好了。」

「好！」聞人鳳叫道：「這是第一把毒粉！」

她一隻纖手揚處，洒出一蓬黃烟，霏霏濛濛的在溫老三面前瀰漫開來！

溫老三果然一切也沒有動，毒烟對他也果然毫不發生作用。

聞人鳳叫道：「那麼你再試試我的第二把吧！」

身形倏地欺上，左手急揚，一逢灰白色的粉末朝溫老三迎面洒去。

這一把粉末，辛辣無比，溫老三聞到氣味，那裏是什麼毒粉，竟是一把胡椒粉；急忙閉住眼睛，往後疾退，但鼻孔中已經聞到，忍不住「哈啾」「哈啾」接連打兩個噴嚏！

武林中人動手過招那有你打噴嚏的時間，聞人鳳咭的一聲輕笑，身發如箭，右手閃電一指朝他胸口「膻中穴」上點去。

溫老三連打了兩個噴嚏，鼻孔似乎意有未盡，但在要打未打出之前，突覺一縷指風朝胸口襲來，心頭大怒，暴喝一聲，掄手就是一掌直劈過來。

聞人鳳眼看就要得手，雖然看到他舉掌劈來，她貪功心切，豈肯退讓？右手依然筆直點去，左手一抬，竟去硬接他的掌勢。

雲中岳看的吃了一驚，他知道溫老三武功極高，聞人鳳如何接得下，口中急忙喝道：「妹子接不得！」

身形一幌，搶了過去；但已是慢了半步！只聽「撲」的一聲，聞人鳳一指點上溫老三的「膻中穴」，同時也雙掌接實，發出「拍」的一聲輕響，聞人鳳一個人被震得「啊」了一聲，往後連退了七八步。

溫老三雖被她點中穴道；但聞人鳳功力火候較差，他只後退了一步。

雲中岳搶到之時，眼看溫老三巳經中了一指，那還怠慢，右手振腕一指，閃電點向他「華蓋穴」，一面回頭看去，聞人鳳紅菱般咀角沁出血來，一手掩胸，似乎傷得不輕，心頭一急，急忙掠了過去，問道：「妹子，妳傷在那裏？」話聲未落，但聽「砰」一聲，溫老三中指跌坐下去。

聞人鳳身軀顫動，艱澀的道：「我……我……」

她被溫老三掌風擊中酥胸，這要她怎麼說？她只說了兩個字，粉臉驟然紅了起來，一個人也搖搖欲倒！

雲中岳睹狀大驚，急忙伸手把她扶住，急道：「妹子，你到底傷在那裏？」

聞人鳳緩緩偎入他懷裏，一顆頭附着他耳朵，幽幽的道：「溫老三一記掌風，好像……好像擊在我胸口……」

雲中岳吃驚道：「這怎麼辦？妳感覺怎麼樣？」

「我……」聞人鳳輕喘着道：「胸口很痛，悶悶的透不過氣來。」

雲中岳着急道：「那就是負了傷，妳快坐下來，我帮妳運一回氣就會好的。」

他半抱半扶，讓她在地上盤膝坐下，自己也跟着在她身後坐下，讓她靠着自己，右手從她臂下環過去，手掌緩緩按在她胸口之上。女孩子的胸口和男人完全不同，那是兩堆綿軟的肉球！

雲中岳聽師父說過，替人運功療傷，必須手掌按在傷處，催動眞氣，才能化解積瘀，使氣機暢通。

他因聽說聞人鳳受傷，一時着急，忘了男女有別，等到手掌按上她鼓騰騰的胸前，心頭不由狂跳起來，聞人鳳雖然閉上了眼睛，但他手掌按上這地方，姑娘家一個嬌軀，也止不住輕輕發顫。

雲中岳雖然心旌飄蕩；但尋思此時此地，除了替她運氣療傷，別無他法，自己總不能看着她傷勢惡化，不加救治。

這麼一想，漸漸收攝心神，一面低聲道：「妹子，快凝神靜氣，儘量放寬心情，不可再生雜念，緩緩吐納越慢越好。」

聞人鳳不敢說話，只是輕輕的點了下頭。雲中岳練的究是玄門正宗功夫，手掌雖然按在令人發生遐思的地方；但他這一定下神來，立即澄心凈慮，雜念不生，緩緩吸了口氣，功運右臂，緩慢的從掌心透出，滲入她傷處。

聞人鳳但覺他按在胸口的手掌，愈來愈熱，一股陽和之氣，滲透肌肉，傷處壓迫，疼痛，和透不過氣來的感覺，登時舒服了許多，她本來一直還在害羞，這一來，她也趕緊收攝心神，照着大哥的話，緩緩做着吐納，很快就能和雲中岳度入的眞氣會合在一起，循着經絡運行。

就在兩人擁坐着默默運功療傷之際，被制住穴道，倒臥地上的溫老三忽然睜開眼來。

他被聞人鳳點中「膻中穴」；但聞人鳳接不住他一掌，被震了出去，這一指的力道自然也減弱了。他是被雲中岳的指風擊倒的，這一指點中他「華蓋穴」，力道可不小，但雲中岳發現聞人鳳受了傷，一指出手，沒有來得及再點上一兩處穴道，就急忙朝聞人鳳身邊掠去。

以溫老三這樣的高手，只點一兩處穴道是不够的，何況聞人鳳那一指，根本只能說點了他一半穴道。因此他不動聲色，緩緩運氣衝穴，先衝開「膻中穴」，再衝「華蓋穴」，等到兩處穴道完全解開，悄悄睜開一條眼縫，朝室內略打量一下，才看清雲中岳正在替他妹子療傷。

他想起那小丫頭方才曾和自己硬接一掌，敢情還傷得不輕，本來這是最好的機會，不論你武功有多高的人，在運氣行動之際，都是最脆弱的，就是一個沒有武功的人，也可以在擧手之間把他殺死。

但溫老三是個生性多疑的人，他對雲中岳的武功，也存有很大的忌憚，雖有機會，却是不敢出手，匍匐着爬到王奇身邊，探懷取出一個瓷瓶，傾了一粒藥丸，悄悄納入他口中。

這藥丸正是溫老二化了二十年心血才煉成的「解迷化毒丹」。王奇是中了聞人鳳撒在地上的毒粉而中毒昏迷的，劇毒一解，他自然很快就清楚過來，雙目「骨落」一轉，看到溫老三正在朝他眨着眼睛。

王奇大喜過望，正要開口，只聽溫老三以「傳音入密」說道：「王副總管，你醒過來了就好，有咱們兩人聯手，就足可以把這小子拏下了。」

王奇點點頭，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屬下省得。」

「好！」溫老三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咱們這就一左一右朝那小子夾攻過去，記住，聽老夫喊出一二三，咱們同時一躍而起，出手攻擊，你準備好了。」

王奇點頭道：「屬下準備好了。」

溫老三叫道：「一二三……」

「三」字出口，兩人同時從地上一躍而起，一左一右疾如鷹隼，縱身朝雲中岳撲去。

雲中岳雖在替聞人鳳療傷，但身前不遠之處，有人在地上爬行，發出來蟋蟋嗦嗦的聲音，自然可以清晰的聽到。及至兩人騰身撲起，朝他發動襲擊，他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連眼也沒睜，右手按在聞人鳳胸口沒動，左手揮起，凌空朝溫老三拍去。

這一掌他用了八成力道，一道狂飈，有如風起雲湧，激盪撞去，他此時正在施展「九陽神功」，發出去的掌風，灼熱如火，掌風未到，一股熱氣巳經炙人而至！

溫老三不防他在運功療傷的人，還能分心揮掌，拍出來的掌力，竟然還有如此强勁，心頭不禁大駭，他因人在空中，無可躲閃，急忙施展「千斤墜」身法，一下飄落地面，疾快的斜飄出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雲中岳一掌逼退溫老三；但王奇和溫老三是同時發動的，他逼退溫老三的同時，王奇巳經欺到了雲中岳的右邊，右手一探，五指如鉤，一下朝他肩頭「肩井穴」上抓落。

雲中岳身子沒動，右手按在聞人鳳傷處，更不能稍動，但他左手巳經一下彎了過來，一把抓住王奇的右腕。

這一下宛如五根燒紅了的烙鐵，扣住脈門，就痛得王奇大叫出聲。

溫老三後退出七八尺遠，定睛看去，雲中岳右手依然按在那小丫頭胸口未動，分明還在替她療傷，他不相信正在替人療傷的人，還能分得出精神和自己動手，右手一探，從腰間取出一支旱烟管，身形一幌而至，側身進招，旱烟管揮動之際，忽打忽戳，急襲過來。

雲中岳左手一揮，扣着王奇手腕，呼的一聲，把他一個人當作兵器，朝溫老三砸去。溫老三沒防他有此一着，急忙縱身後躍。

王奇被扣右手如同火灼，再經他這一摔，被摔得昏頭轉向，口中大叫道：「少俠快請放手，在下……再也不敢了。」

溫老三哼道：「沒出息的東西。」他心中暗道：「你總歸只有一隻手可以運用，而且坐着的人不能移動，我倒不相信門你不過。」

心念一轉，身形閃動，倏進倏退，忽左忽右，旱烟管隨着敲敲打打着乘隙進招，靈活無比！

這下雲中岳就感到有些窮於應付，因爲他既要替聞人鳳療傷，坐着的人不能移動，先前還可以把王奇當作擋箭牌；但對方這一左右前後游走突擊，你總不能提着王奇左右迎擊，這要化多少力氣？

心中一急，立即左手五指一鬆，放開王奇，出指如風，一連點了他三處穴道，然後左手一抬，鏘的一聲，從聞人鳳身邊抽出一支二尺長的短劍，以靜制動，溫老三攻到那裏，他劍就迎向那裏。他處的雖是劣勢；但聞人鳳這柄短劍，却是精芒流動，寒鋒犀利，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溫老三久走江湖，自然識貨，手中旱烟管不敢和它硬打硬砸。

這一來，雲中岳雖然坐着不能移動，但溫老三也因顧忌對方手中寶劍，兩人優劣之勢就扯平了，一連對拆了四五十招，還是進進退退，誰也沒佔到一點便宜。

但這樣打法，雲中岳却感到極爲吃力，一面要替聞人鳳運功療傷，一面又要處處防範溫老三的攻擊，四五十招下來，巳經打得汗流浹背，幾乎接應不暇。

溫老三也恨得牙癢癢的，這小子若是沒有這柄削鐵如泥的寶劍，說不定早就給老子制住了。

正在相持不下之際，石門外又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只聽一個蒼老而沙啞的聲音喝道：「人在那裏？」

接着另一個人的聲音道：「回田老爺子，溫老爺子和那小子就在裏面動手。」

雲中岳聽出這蒼老而沙啞的聲音，正是在「高山仰止」洞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那個神秘老人的聲音，心中暗道：「他們果然是一夥的了。」

他左手揮動短劍，不讓溫老三逼近，右手緩緩離開聞人鳳胸口，暗以「傳音入密」說道：「妹子快自行運氣行功，再運行一周，就可好了，外面不論打鬥如何激烈，都不可分心，自有在下對付。」

就在此時，石門外巳經大步走進一個人來，此人赫然是長髮披散的駝背老頭，滿臉捲髭，除了一個酒糟鼻和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幾乎看不清他的面貌，身穿一件短僅及膝的黑衣，看去十足像個怪人。

雲中岳及時站立起來，劍交右手，刷刷兩劍，把溫老三逼退了兩步。

那長髮駝背老人目光烱烱，沉笑一聲道：「溫老哥怎麼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也會久戰不下？」

溫老三手握旱烟管，陰沉一笑道：「田老哥不妨來試試看？」

長髮駝背老人嘿然道：「好！」口中只說了一個「好」字，右手抬處，凌空一掌朝雲中岳拍了過來。

雲中岳道：「果然是你！」

這駝背老人走的是剛猛路子，一掌出手，掌風如濤，一團勁力凌空撞了過來。

舉手朝前推出，硬接對方一掌。但聽「砰」的一聲，雙方潛力乍接，兩人之間捲起一陣旋風，居然勢均力敵各不相讓。

長髮駝背老人不覺一怔，目光緊注雲中岳，問道：「你認識老夫？」

他因雲中岳易了容，是以認不出來。

雲中岳大笑道：「在下曾在高山仰止洞口聽過你的聲音，也在振衣亭側，和你

動過手，怎麼忘了？」

長髮駝背老人嘿嘿乾笑道：「你就是冒充毒公子的那個小子？」

揮手一掌，迎面擊到。

雲中岳怒笑道：「在下先前還以為你們認錯了人，直到現在，才知道這是你們有意安排，把在下當作聞人公子的了。」

左手迎出，又是蓬的一聲，硬接了對方一掌。

長髮駝背老人陰森一笑：「好小子，等你想明白了，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雙手猛然朝前推出。他這下雙掌同時推出，顯然用上了十成力道，兩股勁力滙成了一道掌風，像排山倒海般席捲過來。

雲中岳不敢怠慢，也立即運集功力，依然只使一隻左手，五指一放朝前迎去。

長髮駝背老人不知他使的是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縱鶴擒龍功」中的「縱鶴功」，不論對手掌力如何厲害，他依然只是使用單掌推出，心中不禁暗暗怒笑：「好小子，你有多大的能耐，敢以單掌接我雙掌同發的一擊？」

雙方一擊一迎，勢道何等快速？但聽「蓬」然一聲大震，長髮駝背老人被震得腳下浮動，一頭長髮更是飄揚飛舞，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雲中岳身上一震，也同樣後退出一步，心頭上不住暗暗震驚，忖道：「自己聽師父說過，『縱鶴擒龍』功普天之下沒有一種掌力可以擋得住，這長髮駝背老人居然把自己『縱鶴功』接了下去！」

但他也不想想，你只有多大年紀？修習「縱鶴擒龍」只有多少年？人家一大把年紀，一身功力已經勤修苦練了幾十年。

不說雲中岳暗暗吃驚，長髮駝背老人可比雲中岳更為震驚，他雙掌同發，這一擊大有石破天驚之勢，對方這小伙子居然只用單掌，而且還是左手，就接了下去，這小子打從沒出娘胎就練功，也和他差得遠！一時睜大雙目，幾乎不敢相信。

溫老三陰惻惻笑道：「田老哥，怎麼樣？這小子不是和你也半斤八兩麼？」

他生性是個陰損的人，這話說得更陰損！

長髮怪人怒吼一聲道：「溫老三，你只管站在一旁看清楚了，老夫非把他拏下不可！」

雙手向上一叉，全身骨骼發出一陣連珠般的暴响，看去身形登時長高了數寸，連一頭長髮也無風拂拂自動，威猛已極，舉步直向雲中岳逼來。

溫老三笑道：「那好，你老哥對付這小子，兄弟就去把這小妞抓過來。」

身形一幌，朝坐在地上運功的聞人鳳撲了過來。

雲中岳發現這長髮駝背老人功力驚人，正在全神戒備，眼看溫老三居然乘人於危，朝聞人鳳撲來，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大喝一聲，右手短劍起處，一招「神龍掉首」，一道劍光矯若神龍，向右揮出。

他自從來到百泉鎮，從未施展過「龍形三十六劍」，為的是不讓人家看出師門來歷，但此時強敵當前，他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領來。

劍光乍展，匹練橫飛，手中短劍雖然只有二尺來長；但劃出去的劍芒，竟然像彗星一般，足有尋丈光景。

溫老三方才已和雲中岳打過數十招，看他劍法平平，只是仗着手中是柄削鐵如泥的利刃而已，沒想到這一劍竟會有如此凌厲，一時驟不及防，幾乎被劍芒掃中，急遽之間，只得用旱烟管朝前封出，身形隨着往後躍退，但聽「嗒」的一聲，他一支精鋼旱烟管，已被劍芒掃過，削斷了三分之一！

長髮駝背老人雙手提胸，正待發招，看到雲中岳逼退溫老三的劍勢，目中奇芒閃動，發出一陣哈哈怪笑，說道：「龍形劍法！這就對了，你剛才使的是『縱鶴擒龍』功了，崑崙一脈，代傳一人，你是述古老人門下？」

雲中岳冷然道：「在下並沒問閣下來歷，閣下又何用問在下師門？」

長髮駝背老人怒哼一聲道：「好小子，你以為老夫怕了崑崙派麼？老夫是因為崑崙門下，一向都從不捲入江湖是非，你若是崑崙門下，只要是少年好奇，無意闖入，老夫還可作主，放你出去，若要在老夫面前逞強，那就不用出去了。」

雲中岳還沒開口，只聽一個嬌脆聲音接口道：「好意心領，我大哥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還用得着你放出去麼？你們這些躲在墳墓裏見不得陽光的人，少冒些大氣吧！」

聞人鳳說話聲中，已經盈盈站起。

雲中岳看她運功完畢，傷勢自然已經好了，這就把手中短劍朝她遞去，說道：「妹子，這是妳的劍。」

聞人鳳道：「好，我正要找溫老三算帳呢。」

一手接過短劍，劍尖朝溫老三一指，嬌叱道：「姓溫的，你偷了溫老二的『解毒丹』，不畏劇毒，我也有解迷丹，不懼你的迷香，如今使毒，使迷，已經都不管用了，來，咱們各憑武功，打上一場，你敢不敢和姑娘動手？」

溫老三聽長髮駝背老人說出雲中岳是崑崙傳人，崑崙派近百年來，每代只傳一人，崑崙傳人武功劍術沒有練成是不准下山的，這年輕人武功之高，使他深具戒心，如今聞人鳳向他挑戰，這兄妹兩人之中，自然是聞人鳳容易對付得多，聞言大笑一聲道：「很好，溫三爺要是連一個小妞都不敢動手，還用在江湖走動麼？老夫就讓妳先出手好了。」

他手中旱烟管已被雲中岳削斷，早就從地上拾了一柄扑刀，橫刀當胸，等候聞人鳳發劍。

聞人鳳粉臉凝霜，哼道：「我先出手，就先出手，這也沒佔你什麼便宜。」

口中說着，短劍揚空一閃，飛雲掣電，欺身直進。

溫老三一言不發，手中扑刀一撥，掛開劍勢，反劈過來。

聞人鳳早就對他銜之入骨，這番動手，正好報他一掌之仇，因此一招出手，第二、第三招接連出手，短劍疾發如風，銀光激射，一刹那間進了三招。

溫老三身形幌動，連消帶封，避了開去。

聞人鳳終是火候稍欠，這連環三劍刺不着敵人，不敢冒進，短劍一圈，正待變

招。

溫老三大笑一聲，扑刀一記「雲橫秦嶺」，刀光如練，橫掃過來。

聞人鳳避讓不及，迫得將短劍一擋，銀光激射，但聽「噹」的一聲，溫老三手中扑刀，被削去了三寸長一截，他瘦削的臉上不禁飛過一絲驚懼之色！

聞人鳳雖然仗着手中利器，削落對方三寸刀頭，但也給她震出了幾步，手腕隱隱痠麻。

再說長髮駝背老人給聞人鳳一激，一雙烱烱眼神中射出兩道森冷的光芒，口中也同時發出沙啞的笑聲，說道：「令妹說的話，你也同意了？」

雲中岳凜然道：「在下兄妹進入石室，自然要見見眞章，閣下毋須多說。」

長髮駝背老人微哼道：「好，你亮劍吧！」

雲中岳大笑道：「閣下不使兵刃，在下自然也徒手討教了。」

長髮駝背老人點點頭道：「崑崙絕技三折九轉十八掌，三十六劍冠武林，老夫就試試你的龍形十八掌也好。」

話聲一落，從大袖中緩緩伸出雙手，手掌一陣互搓，緊接着雙手一拍，發出錚然金鐵擊撞之聲，陰笑道：「小子，你可以出手了。」

雲中岳看他雙掌互擊，居然會發出金鐵擊撞之聲，心頭暗暗駭異，目光一注，只見這一瞬間，對方一雙手掌，好像比方才大出許多，而且色呈淡金，不知他這是什麼掌功？

對方既然要自己先發招，那就不用客氣了，一面略一抱拳，說道：「在下那就有僭了。」

左足跨前半步，右手直豎朝前推去。

長髮駝背老人剛才說過：「崑崙絕技：三折九轉十八掌，三十六劍冠武林」，這兩句話，包括了崑崙派四種絕技，那是「雲龍三折」和「龍形九轉身法」，「龍形十八掌」和「龍形三十六劍」。

「天龍十八掌」，雖然只有十八記手式，但每一掌都有九個變法！就成為一百六十二手，一正一反，相生相尅，變化循環，悉仿龍形。

這一套掌法，使展開來，奇奧莫測，如果再配合「龍形九轉身法」，更使人莫測虛實，武功稍差一點的人，就會連人影都看不清楚。

雲中岳出手第一招，使的十分緩慢，乃是心存禮讓。

孔老夫子說過：「揖讓而升，其爭也君子」的話，江湖上人雖然大半都是武夫；但動手之前，却必須按江湖禮數動手，所謂「先禮後兵」是也，你別看這是迂闊，這可是五千年文化的精義所在，先禮後兵，其爭也君子。

長髮駝背老人倚老賣老，口中陰笑一聲右掌同樣直豎，迎着雲中岳手掌推出。

他推出的雖慢，但一股金風，隨掌而生，暗勁已經透過手掌，朝前暗襲過來。

雲中岳因不知對方使的是什麼掌功？又因對方剛才雙掌互拍，發出錚然金鐵之聲，被他先聲奪人之勢所懾，不敢和他硬對，身形一幌，斜移而出。

長髮駝背老人又是一聲陰笑，左手一掌隨着拍出，右手一圈，帶轉掌風，追擊而至。

雲中岳眼看他兩隻巨靈般手掌，一前一後擊來，只得使出「龍形九轉身法」，閃避對方掌勢。

長髮駝背老人看他不敢硬接，一陣得意的呵呵大笑聲中，雙掌開闔，招招如巨斧開山，朝雲中岳輪番攻出。

雲中岳一着失機，全盤陷入被動，處處挨打，他只是仗着「龍形九轉身法」，忽左忽右，閃行遊走！一面雙掌緊守門戶，帶守帶攻，擋過了對方十數招，已經有力拙技窮之感。

兩人動手，對方的情況如何，另一方自然瞭如指掌。雲中岳使出「龍形九轉身法」，僅能以躲閃趨避掌勢，長髮駝背老人那會看不出來？口中沉笑一聲，雙掌一合，發出一聲震耳的金鐵狂鳴，等到雙掌一分，呼呼兩掌，截住雲中岳身法，緊迫劈到。

這兩掌威勢之猛，有如黃河決口，掌風橫掃，席捲而來，幾乎莫之能禦！

雲中岳被逼得退無可退，狂濤般掌力，已經快要壓上身來，實逼處此，只得運起全身功力，使了一招「紫氣東來」，雙掌朝前迎擊出去。

這一下，很快就接觸上去，但聽「拍拍」兩聲，四掌接實，雲中岳但覺自己雙掌如擊敗革，對方聲威奇猛的掌勢，掌上竟似絲毫不會含蘊眞力一般，但居然能把田駝子震得踉蹌後退了七八步，還是站立不住，一屁股往地上坐了下去。

這下幾乎連雲中岳都不敢相信，對方如此凌厲的掌勢，怎麼會如此不堪一擊？

原來長髮駝背老人使的是「金聲掌」，出於西域白駝一派，練的是西方「庚金眞氣」，是以雙掌一合，聲若鳴金，擊中人體，內腑受到金氣襲擊，立遭摧殘，因此「金聲掌」擊中人體，內功最純也無法抵擋。

但雲中岳練的却是「九陽神功」，屬於乾天眞火，火可以尅金，故而雙方掌勢乍接，雲中岳絲毫沒有感覺，長髮駝背老人的「庚金眞氣」便已破去，一個人也被震出七八步之遠，眞氣破了！一身功力自然全廢，那得不跌坐下去？

雲中岳注目看去，但見長髮駝背老人在這一瞬之間，長髮枯黃，臉頰如火，目光散漫，委頓在地，除了胸口起伏，喘息不停，像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衰老老人，和方才完全變了樣子！

溫老三一柄扑刀被聞人鳳削斷，只得丟去斷刀，仍用他的旱烟管和聞人鳳搶攻，只是他已知聞人鳳手中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就不敢再和她兵刃接觸。

他一身武功，原是高出聞人鳳甚多，一支旱烟管敲敲打打，儘是找聞人鳳周身穴道下手。

聞人鳳心頭又氣又急，但人家武功高過妳，這是沒法子的事，只好咬着銀牙把短劍使得潑風一般，全身銀光繚繞，舞個不停，若不是她手中短劍是一柄削鐵利器，溫老三心存顧忌，她應該早就落敗了。

溫老三對她也恨得牙癢癢的，正待着着逼進，突聽「拍」「拍」兩聲擊掌之聲響處，田駝子居然一跤跌坐在地，再也站

不起來，這下看得他心頭大爲凜駭！

聞人鳳却精神一振，嬌叱道：「溫老三，我勸你還是束手就縛吧！」

她本已屈居劣勢，但在這一瞬間，此長彼消，形勢頓易，聞人鳳喝聲出口，刷刷刷一連三劍，閃電般搶攻而出，逼得溫老三身不由己的後退出一步。

就在此時，疾風颯然，雲中岳也一閃而至，左手一招施展「擒龍功」，一股吸力朝他旱烟管上捲去，右手駢指如戟，一縷指風凌空朝他右肩「巨骨穴」上襲到。

溫老三剛避開聞人鳳三劍，突覺右手一震，旱烟管脫手飛出，心頭方自一驚，急急向旁閃出。

聞人鳳短劍一指，一道寒光又迎面射到。

溫老三趕緊向左斜移三尺，忽然全身一麻，被雲中岳指風點中「將台穴」。

聞人鳳對他銜之入骨，豈肯甘休，又是刷的一劍朝他右肩劈落，此時溫老三已被制住穴道，一動也不能動，劍光一閃，一條右臂立被齊肩劈落，血流如注！

雲中岳忙道：「妹子，留他活口！」

聞人鳳劍光指着溫老三鼻子，冷哼道：「姓溫的，你也會落在姑娘手裏。」

雲中岳走到他身邊，點出兩指，先給他閉穴止血，然後伸手朝他懷中摸去，取出一個青色葫蘆形的瓷瓶，低頭一看，瓶上貼着一張紅色標籤，上書「解迷化毒丹」五字，不覺喜道：「這就是溫老二先生化了二十年時間的『解迷化毒丹』了。」

聞人鳳道：「他一定還有許多害人的東西了。」

短劍一揮，劍鋒從溫老三前胸劃下，衣衫被劃破了尺許長一道，從懷中滾落三個小瓶。

聞人鳳伸手一抄，接到手中，低頭看去，一瓶是「彈指迷香」，一瓶寫着「麻人草」，另一個瓶上則是「入口迷」，這就揣入懷中，一面笑道：「溫老三，我照單全收了，哦，你還有『掌中針』呢？」

伸手抓起溫老三右手，果見他中指戴着一枚黝黑的指環，上面微凸之處，有一個細孔，並不見針，口中說道：「大概就是這個了。」

老實不客氣把它取了下來，仔細看着，敢情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指環底部，只見從那凸起的細孔中忽然鑽出一支極細針尖，不覺喜道：「這指環原來做得精巧得很！」說着就戴到了自己中指上去。

雲中岳一手拂開溫老三穴道，冷冷的道：「溫老三，在下有幾句話問你……」

聞人鳳沒待他說完，短劍一指，搶着道：「你若有半句虛言，我先割你鼻子，再割你耳朵，看你敢不敢不說？」

溫老三道：「你要問什麼？」

雲中岳道：「我想知道這裏的負責人是誰？」

溫老三看了躺在地上的王奇一眼，說道：「就是副總管王奇。」

雲中岳道：「有副總管，自然還有總管了？」

溫老三道：「這裏沒有總管。」

「沒有總管？」雲中岳又道：「這麼說，副總管管理的只是這個地下石室，另外一定還有總管，但總管和副總管，僅是受僱於人的名稱，他們自然還有主人，這主人是誰？」

溫老三道：「老夫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雲中岳道：「這話我會信麼？」

溫老三道：「你不信也只好相信。」

聞人鳳短劍指着他鼻尖，道：「你再說一句不知道，我就削下你的鼻子來。」

溫老三道：「妳就是削下老夫腦袋，老夫也說不出這裏的主人是誰來。」

雲中岳說道：「你說這裏的負責人是王奇，那麼你和姓田的兩個，是什麼身份呢？」

溫老三道：「咱們兩個，名義上是這裏的供奉，月支三千兩，地位高過王奇；但並無實權，說穿了只是此地的高級護院而已！」

雲中岳看他說的不像有假，點頭道：「我相信你。」

溫老三道：「那你可以解開老夫穴道了。」

雲中岳道：「可以，不過要等我完全證實之後，才能放你。」

隨即走近王奇身邊，舉足朝他身上一蹴，喝道：「王奇，你可以起來了。」

王奇只覺身上一鬆，但四肢依然無力，只得戰戰兢兢的站了起來。

聞人鳳短劍一指；叱道：「王奇，我大哥有話問你，若有半句虛言，我會砍下你的四肢。」

王奇眼看溫老三被齊肩砍斷了一條右臂，心頭直是發毛，忙道：「大俠要問什麼，小的知無不言。」

「好！」雲中岳道：「你是這裏的副總管，總管是誰？」

王奇一怔，慌忙爬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小的眞的不知，不知道總管是誰？」

聞人鳳喝道：「你敢不說。」

王奇哭喪着臉道：「姑奶奶，小的眞是不知道，小的當了三年副總管，從沒見過總管的面。」

雲中岳道：「你總有主人吧？」

「有。」王奇道：「但小的也一直不知道這裏的主人是誰？當時，就是三年前，小的被人迷翻了送來這裏，醒來的時候，看到一個幪面黑衣人，他問小的願意活？還是願意死？小的當然想活，那人就要小的担任這裏副總管，月支一千兩，手下還有兩個管事和二十四名刀手，小的就答應了，後來……」

雲中岳道：「後來什麼？」

王奇道：「後來……小的在江湖上，原有一個相好的姘婦，叫做柳花娘，她有一個兒子叫做小三子，小的到了這裏之後，過沒多久，柳花娘和小三子也給他們弄來了，住在這裏，生活很舒適，而且小的職位也最大了，他們都要聽我的，因此小的也就死心塌地的當副總管了。」

雲中岳道：「你主人沒有來過，但總會有命令給你吧？」

「有。」王奇道：「那是由一個幪面黑衣人傳達下來的，他不經常來，只有主人有指示的時候才來。」

雲中岳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王奇道：「小的若有半句不實，小的不要命了？」

雲中岳道：「好，你們這裏囚禁了些什麼人？你在前面帶路，不過王奇，我要告訴你，你最好老老實實，別在我面前耍什麼花樣，我點了你三處穴道，十二個時辰不解就得逆血倒行，心脈斷絕而死。」

王奇道：「小的不敢。」

雲中岳回頭道：「溫老三，你和他一起走在前面。」

聞人鳳問道：「那駝背老頭呢？」

雲中岳道：「他眞氣已散，武功盡失，暫時讓他留在這裏，等我們回出來，再把他送上去就是了。」

王奇聽說田駝子眞氣已散，武功全失，心頭更是直打哆嗦，連聲應「是」，首先走過去，打開了通向甬道的石門。

聞人鳳道：「溫老三，走呀！」

溫老三到了此時，那裏還敢有半點倔強，乖乖的跟着王奇身後走去。

聞人鳳一手持着短劍，緊跟在他們兩人身後，回頭嬌笑道：「大哥，他們只要敢稍有異動，我就可以讓他們試試一劍穿心的滋味。」

出了石室，甬道上早已齊集了十來名黑衣刀手，大有躍躍欲試的模樣！

王奇走在第一個，他自然怕死，急忙喝道：「大家快放下刀，不得妄動。」

那十來名黑衣刀手聽了副總管的話，不敢違拗，各自放下扑刀。

聞人鳳咭的笑道：「王奇，你還算聰明，這些人在姑娘眼裏，就算不放下刀！又有何用？」

話聲甫出，但聽一陣「砰」「砰」連響，十來名刀手就像木排一般，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去。

雲中岳道：「妹子，妳用毒殺了她們麼？」

「才沒有呢！」聞人鳳得意一笑道：「我只是讓他們昏過去罷了。」

「不錯！」雲中岳點頭道：「罪魁禍首並不是他們，他們只怕也是受人僱用而來的罷了。」

聞人鳳道：「我爹常說，用毒可以殺人，但用毒也可以救人，我從沒用毒殺過人。」

雲中岳道：「如此就好。」

這幾句話的工夫，甬道已到盡頭，迎面是一堵石壁。

王奇沒待雲中岳開口，就走上前去，雙手握住石壁上一個鐵環，朝左一直轉着圈，石壁右首，緩緩移開，裂現出一道門戶，裏面像是一條甬道，但黝黑如墨。

王奇走在前面，伸手從懷中取出火摺子，幌着了，在壁間點起九盞油燈，然後說道：「大俠，這就是囚人的地方了。」

雲中岳目光轉動，才發現這甬道很短，左右各有四個鐵門，門上都下了鎖，這就問道：「這裏囚禁的有多少人？」

王奇道：「一共六個。」

雲中岳問道：「你可知他們是些什麼人嗎？」

王奇道：「不知道，是上面送來的，小的沒問他們，就是問也問不出來的。」

雲中岳道：「爲什麼？」

王奇道：「因爲他們都是神志不清的人，除了會吃飯，什麼話也說不清。」

雲中岳道：「他們六個人，分別囚禁在四間石室中麼？」

王奇道：「不，三間是空的，住人的只有右首一間。」

雲中岳自然不信，說道：「好，你去把四間鐵門都打開了，我要看看。」

王奇應着「是」，從身邊取出一串鐵鑰匙，走過去依次打開鐵鎖，先把沒住人的三間鐵門拉開，取出火摺子，讓雲中岳一一看了，果然僅係三間石室，並沒有人，然後又去拉開右首一道鐵門，當先走入，點起了油燈。

雲中岳、溫老三、聞人鳳也相繼走入，這間石室，較爲寬大，靠壁處地上，舖着草薦，果然有六個黑衣人神情呆滯，坐在草薦上，因爲石室幽暗，地方寬敞，看去除了裏首坐着六個人，很難看清他們的面貌。

雲中岳問道：「他們可是服了什麼迷失神志的藥物麼？」

王奇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他們送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雲中岳不覺凝目看去，只覺坐在最外首的一個黑衣人，看到的雖是側面但極爲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這就舉步走了過去，再仔細一瞧，這人生成一張同字臉，皮膚白晳，果然極爲面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正在沉吟之間，聞人鳳也跟着走近，口中咦道：「大哥，他是大通藥行的吳掌櫃，怎麼會在這裏的？」

那黑衣人聽了聞人鳳的話，不覺望了聞人鳳一眼，臉上流露出茫然之色！

雲中岳經聞人鳳一提，不禁哦了一聲道：「不錯，他就是吳掌櫃。」

再一打量，六個黑衣人中，却認出四個人來，那是藍文蘭的哥哥藍文蔚，少林寺藥王長老清源大師，和丐帮司藥長老宋志高，這四個人，是在懷帮搖頭獅子單老爺子處見過一面，無怪看來甚是面善了，一面指着第二個人道：「這是雲南藍文蔚，這位是少林寺清源大師，這位是丐帮長老宋志高！」

溫老三吃驚道：「清源大師是少林寺藥王殿長老，宋志高是丐帮的司藥長老，在江湖上極具盛名，你不會認錯人吧？」

雲中岳道：「錯不了，那天懷帮單老爺子柬邀在下，在座的就有這四位……」

說到這裏，忽然又哦了一聲道：「對了，他們身上穿着的這套的長衣，正是那天晚上在關帝廟祝融殿拍賣藥材時，每人都必須穿上的黑衣，原來他們都是參加祝融殿拍賣會失踪的人了！」

溫老三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雲中岳朝他笑了笑道：「因爲在下那晚也參加了拍賣會。」

溫老三點頭：「原來你是雲中岳！」

雲中岳笑道：「不錯，你終於想起來了。」

溫老三道：「老夫早就應該想到是你了！」

雲中岳道：「爲什麼？」

溫老三道：「你是唯一從拍賣會上生還的人，找到這地底石室來，自然以爲這樣秘密的所在，黑梔子也定然會藏在這裏了，你難道不是爲了找黑梔子來的？」

（未完・八）

奇俠司馬洛故事

妖島邪神

馮嘉．文
可飛．圖

拯救朋友

小島探險

司馬洛一眼看見金瓶島時是在空中。那時，飛機正在島的上空盤旋着，準備降落。從空中望下去，那島的形狀，倒是眞的像一隻花瓶，不過不是一隻金色的花瓶。它的大部份都是葱綠的。

不過，司馬洛對它的印象却不大好，也許，主要的是由於，這架蹩脚的飛機上，空中小姐並不漂亮吧。以最下等的飛機及最下等的人員飛航這條路綫，這條路綫上的，決不會是什麽好地方。

飛機再盤旋了一圈，就在金瓶島的東端的機塲降落。

這祇是一架雙引擎的運輸機改裝而成的客機，是美國人在第二次大戰時遺下來的物資之一，其古舊程度，是可想而知了。機師們能够每天駕着這樣的飛機飛來飛去，他們的勇氣實在可嘉！

不過，除此之外，是沒有更快速的方法可以到達這島上了，而司馬洛是趕時間來的。

那又老又醜的空中小姐，甚至忘記了提醒乘客們縛好安全帶，準備着陸，以致當機身向下傾側時，十二個乘客的其中一個，差點從座位裏跌了出來。司馬洛猜想，空中小姐也很可能是故意不提醒乘客縛好安全帶，爲的是他們明知那安全帶和機上其他的東西一樣，都發霉了，把它縛上了，反而未必安全呢？

飛機還算平穩地降落在那條沙泥地的跑道上，跳動了一下，就穩定下來了。機輪輾起了地上的沙泥，在飛機的後面成爲了一條黃塵的尾巴，飛機就拖着這條黃塵的尾巴，轉到機塲上唯一的那一座單層建築物處。這就是此地的「機塲大厦」了。

司馬洛的行李是很簡單的，就祇有一隻衣箱，他提着這隻衣箱下了機。並沒有關員檢查。這個地方比較特別，你帶任何值錢的東西進來都歡迎的，但要帶走則比較困難了。

司馬洛提着箱子，在大堂中的一張長椅上坐了下來，一面游目四顧，察着着機塲中的每一個人，這並不是一個很多人坐飛機的地方，因此機塲上的人並不多。而且，這裏的人是接近馬來血統的人，皮膚都是黧黑的，而司馬洛要找的却是一張較淺色的面孔，和他自己一樣的。如果這張面孔是在的話，應該不難找到的。然而沒有。

他看看錶。下午三時半。

他第十次看錶時，已經是下午五時半，太陽已經很斜了，不過還是同樣地熱。司馬洛身上那套米色的西服，已經全部被汗所濕透，而他也知道，他所見的人，是不會出現的了！

於是，司馬洛離開了那張椅子，走出了機塲，那裏的路邊停着幾部的士，全部都是六七年前的車欵，看來就像是快要散開來似的。但是這是附近的唯一交通工具了。這些車子，雖然不大能給他以安全感，他還是坐了上去。

「到市中心區去！」司馬洛對司機說：「先找一個有東西吃的地方把我放下吧！我餓得要命了！」他是用英語說這些話的，金瓶島這座熱小島上的土語不會講，不過他知道，這裏的人，大都懂得英語。

司機也聽得懂的，對他點了點頭，預備把車子開動，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看到，原先站在路邊的一個本地漢子走上前來，在車窗旁邊彎下身子 用土話對司機說話 司機表示爲難的樣子，又回頭瞥了一眼司馬洛。

「不行！」司馬洛搖着頭說：「這車子是我包下了的，我沒有空順搭什麽人一程！」

司機對那人說了兩句話，那人退開了，司機就把的士開動。司馬洛坐在車中，取出了他帶來的那幅金瓶島的地圖，打開來細細看一遍。這是他的習慣，每到達一

個地方，他總要把地勢研究清楚。

看了一會地圖，他再側頭看着那西沉的紅日，算了一下方向，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喂！」他對的士司機說：「怎麽了？我們現在不是到市區去！」

「這——呃——是一條捷徑！」司機說。

「到市區去並沒有捷徑！」司馬洛說。這一點他是可以肯定的。此地的地勢並不複雜，到市區祇有一條路，方向不對，就不是正在駛向市區。事實，他們現在是正向山區駛去的。周圍的環境，是更加荒涼了。

「你不明日的！」司機說。

司馬洛正要據理力爭時，就看到了路的左面，那一片寬大的黃泥地上，遠處起了塵頭。他起先還以爲是正有人騎馬而來。但不是的，再近一點，他就可以看到，那是二輛摩托車，正以高速馳行，馳向他們前頭的公路。

當這二輛摩托車到達公路時，差不多與的士相遇了。的士比他們先一點過去，他們就跟在的士後面。

司馬洛看到，騎在車上的二個是本地飛仔。那些皮膚黧黑的熱帶人，但是打扮則和電影上的美國飛仔頗近似。寬脚牛仔褲，舊舊的灰色牛仔布飛機恤。

他們開始追上的士，一面用本地話叫着。司機慢了下來。司馬洛問道：「什麽事？」

「他們——要的是你！」司機恐懼地回答！他正在發着抖。

「我？」司馬洛莫名其妙地：「找我幹什麽？」

言語不通，他相信他不容易問清楚，這二個人對他是是何來意了，但是他也猜到不會是好事，而且他也知道，好漢應該不吃眼前虧！因此他說：「開得快點吧？今天我沒有興趣會客！」他雖然沒有帶着多少值錢東西，他還是不想被刦的。

但是那個的士司機所做的事，却是剛好和他的吩咐相反的。那個的士司機忽然把車子停了下來。

「唏！」司馬洛叫道：「開車！」

司機已經跳了下車，開步就逃，逃進了樹林中了。那二部摩托車也繞到司馬洛的車子的前面，停了下來，車上的兩個飛仔下了車。

司馬洛並沒有等他們過來，他祇是一推開車門，就像飛一般跳了出去，身子貼着車門。

那二個飛仔的手上已經亮出了武器，一個是拿着一根大約兩呎長的水喉鐵，另一個則是舞着一條單車鍊。這兩件都是殺傷力甚強的武器。尤其是那根水喉鐵，給它在頭上敲一記，那起碼要頭痛一個月，敲得用力一點的話，更甚至會使到頭骨破裂了，他們用不着說什麽話表明來意，這兩件武器，就已經充份地表明了他們的來意了。

司馬洛忽然向地上一蹲，就像腿子軟了，支持不住他的體重似的，那兩個人，顯然也誤會司馬洛是害怕到站不住了！他們叫了一句什麽，就分左右撲向司馬洛。

司馬洛的兩隻手在地上一抓，抓起了兩把泥沙，這就是他蹲下來的目的。他把這兩把泥沙向兩個打手的面部一撒，泥沙入眼，這二個人的武器在中途停住，嘴邊怪叫着，另一隻手伸上去揩擦眼睛。

他們無法看到司馬洛在那裏了，也無法看到司馬洛的拳脚擊到了他們的身上。

首先中拳的是那個用水喉鐵的人，司馬洛一拳擊中了他的肚子，使他把肺內的空氣，全都呼出來了，然後，借着這一擊的應力，司馬洛的一隻脚向後一蹬，蹬中了另一個人的下頷，中拳的一個彎着腰坐到在地上，捧着肚子，幾乎縮成了一隻肉球，中脚的一個則翻了兩個觔斗，仆到遠遠的。

祇是花了兩三秒鐘的時間，兩個人都失去了戰鬥力，司馬洛把他們的二件武器拾了起來，丟進遠遠的林中，回頭四面望望，那個的士司機，已經不知去向了！

司馬洛聳聳肩，坐上了車子的司機位。他相信他能開回市區的。

那兩個惡漢睜着死魚一般的眼睛在瞪着他，大概還想起來向他進攻，但是已經有心無力了。

當司馬洛剛剛發動馬達，那個的士司機，却又從樹林裏跑出來了：「等一等！」他大叫着。

司馬洛微笑，下了車，坐回客位上，那個司機登上司機位，一面仍然恐懼地看着那二個惡漢。

「走吧！」司馬洛說：「他們現在沒有空來向你找麻煩了！」

司機却沒有開車。他低聲說：「摑我一掌吧，但是輕一點！」

「什麽？」司馬洛莫名其妙看着他。

「摑我一掌！」司機說：「就當你是在逼我開車似的，這樣你也不會做嗎？」

「好吧！」司馬洛說着摑了他一掌，提高聲音喝道：「開車！」

「我沒有辦法！」司機對那二個惡漢叫着解釋：「是他逼我的！」跟着，他就把車子開動了，車子開了一段路，他伸手抹抹眼角的淚水；那是司馬洛那一掌打出來的，他埋怨地說：「我叫你輕一點，怎麽打得這樣重？」

司馬洛笑起來：「這是最輕的了！叫我打得可以，叫我打得輕一點，那却是恕難從命了！」

司機低聲喃喃着，究竟是在咒罵司馬洛，還是在咒罵那幾個惡人，可聽不清楚了。不過現在，他是的確是把車子向市區方面駛去的。

「你欠我一個解釋！」司馬洛說。

「那——那是魯奴奴的人！」司機說：「我並不喜歡他，但是我和別人一樣，也害怕他！如果他知道我是自願載你走的——」他抖了一抖。

司馬洛皺着眉頭：「魯奴奴？這個名字眞難記！他父親一定是口吃的，所以給他取個這樣的名字！」

「別這樣說魯奴奴！」司機警告。

「魯奴奴什麽了不起？」司馬洛問。

「他——他是這裏的地下皇帝！」司機說：「他隨時可以殺死一個人！也喜歡殺死人！」

「你還沒有解釋爲什麽你載我到這裏來！」司馬洛說：「你不載我到這裏，我

們是不會碰到魯奴奴的人的！」

「是他的人叫我這樣的！」司機哀嗚着：「你看見的，那人在機塲命令我把車子開到這裏！」

「他們的搶劫眞大架子！」司馬洛笑起來：「就像抽稅一樣！」

「魯奴奴在這裏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司機痛苦地說：「沒有人敢開罪他，沒有人敢說一句不！」

司馬洛微笑聳聳肩：「這是人之常情了！每一個地方都有人想做到魯奴奴的地位，也每一個地方都有人要做到魯奴奴的地位的！」他從衣袋裏掏出一隻信封來，遞到前面去給那司機。「喂，朋友！」他說：「你知道這個地址嗎？」司機瞥了一眼，點點頭。

「把我送到這個地址吧！」司馬洛說。說着，他在座位上靠好，把那隻信封內的信取出來，看一遍。那信上是以很潦潦草草的字跡！寫着很簡單的字句！寫着很簡單的兩行字：

司馬洛，魔鬼正在流淚，我需要帮助，快點來，帶着上帝！

狄柏靈

祇是這樣。在別人的眼中，這兩句話像是謎語一樣，但是司馬洛是看得很明白的。狄柏靈，這是一個他有很深印象的人，一個曾經和他出生入死的患難之交。在他們一起闖盪江湖的時候，他們喜歡用一些他們自己創作的暗語。「魔鬼流淚」，表示危險正在逼近，而「上帝」表示槍。對於那些常常經歷危險的人，槍是比上帝更值得信賴的。這封信是說，狄柏靈遇到了危險，他需要司馬洛帶着槍來帮助他。

那一種危險呢？司馬洛無法猜到。他和狄柏靈已經三年沒有聯絡，他並不知道狄柏靈正在這島上做些什麼。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狄柏靈是在這島上的。

會不會，狄柏靈的危險是和魯奴奴有關。如果魯奴奴是司機所說的那種人，那麼這島上的任何人的危險，都可能是與他有關的！

車子駛過荒野，到達了市區。這一路上，都沒有人阻止他們了。車子到了司馬洛信上所示的那個明顯地址，停了下來。

司馬洛發覺，他們雖然進了市區，這個地址所在之處，却並不熱鬧。那是一間一半磚頭一半木板搭成的小屋子，獨立在近海的地方，離開其他的屋子很遠。離開路邊也很遠。

「這裏就是了！」司機說。

「你沒有弄錯吧？」司馬洛問。

「沒有，我已經當了十幾年司機，不會弄錯的！」司機說。

司馬洛祇好付了車錢，下車，提着箱子向那屋子走去，一面奇怪，怎麽狄柏靈沒有來接他的飛機。

兩天之前，他還拍過一封電報到這裏來和狄柏靈聯絡，告訴狄柏靈他要來的，而狄柏靈也給他回了一封電報，約好今天這一個鐘點在機塲接他。然而今天，司馬洛依着信上所約定的時間來到了，狄柏靈却沒有出現！

狄柏靈是睡着了嗎？但是，他知道狄柏靈不是一個貪睡的人，而且狄柏靈是一個重視諾言，重視約會的人。狄柏靈不能赴約，必然是有着一個重要的理由的！

司馬洛走到屋子的門前，伸手敲敲門。但是，他實在却多此一敲的，因爲，那度門是嚴閉着，而在外面給用一把大鎖鎖着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很明顯地，屋中是不會有人的了！

司馬洛呆在那裏，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魔鬼的眼淚已經流完了嗎？他帶來的「上帝」，是已經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如果狄柏靈不在家，他委實不知道，應該到那裏去找他了。狄柏靈住得這樣古怪，連隣居都沒有的。

司馬洛把箱子在地上一擱，就把箱子權充櫈子，坐了下來考慮着。怎辦好？

終於，他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探進左邊的衣袖裏，在衣袖的帖間摸了幾下，便拉出了一根大約六吋長，比頭髮粗不了很多的鋼綫，這根鋼綫雖然幼，但是却很够硬，而且又有着很強的彈性。

他四顧無人注意他，便把這條鋼綫探進那鎖內，輕輕扭動。「格格」一聲，那鎖便開了，他把那鎖除了下來，推門而入，相信狄柏靈一定不會介意他如此做的；他和狄柏靈是那麽好的朋友，好到簡直連女人都可以交換使用的程度了。

這時天色已經很黑，他相信即使對面的屋子有人憑窗而望，也不會看清楚他是正幹什麽的。不過，天却也並未黑到使司馬洛看不清楚屋內的情形。藉着殘餘的夕陽的光綫，司馬洛可以看到，那屋裏亂七八糟，亂的程度，簡直有如一座垃圾崗！

那屋裏的擺設，本來就已經不太講究的，但現在每一件傢俱，每一件雜物都翻亂了！就像曾經有一個巨人把屋子整間拿了起來，當一隻球一般在地上滾了幾滾，又放回原位似的。

司馬洛愕愕地看着那一團糟。這件事情祇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有人搜索過這間屋子，而且是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搜索的。這些人要找尋的，究竟是什麽？

狄柏靈那裏去了？在那半昏暗之中，司馬洛小心觀察那些雜物。

他發覺，在那些雜物之中，有很大部份都是書籍。這就使他覺得奇怪了，狄柏靈，和許多書？狄柏靈並不是一個文盲，不過，看書則一向並非他的嗜好之一，他就祇是祇愛看裸女雜誌一種書而已！而現在，這些書，却並不是裸女雜誌！

可以肯定，司馬洛是並沒有走錯屋子的。這間屋子，的確是屬於狄柏靈的，憑那副棄在地上的潛水衣及射魚槍就可以知道。潛水正是狄柏靈的最大嗜好。而狄柏靈就是喜歡用這樣一種勁力特別強大，很少人應用的大口徑射魚槍。

司馬洛拿起那射魚槍來，愛惜地摸撫着。在海底用這種槍去射獵巨魚，的確是一種無以上之的刺激玩意，他和狄柏靈在大溪地的時候，一天就有半天的時間是在水底，另外半天則是在床上，和那些棕色皮膚，肥臀巨乳的美女在一起，幾乎連吃飯都沒有空。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司馬洛把那射魚槍小心地掛在牆上。這屋子的人太不懂得愛惜這件好東西了。

掛好了槍，司馬洛就拿起其中一本書來，發覺那是一本歷史考證的書。對於歷史，他一點都不感興趣。他最感興趣的是

現在，其次是將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有什麼好注意的？他再拾起一本書來看看，哈，又是同樣的一類書。他發覺，全屋裏的書，原來都是同一類的。狄柏靈這傢伙，究竟在這裏幹什麼？難道他是在這裏隱居，要進修成一位歷史學者嗎？

另一些更吸引司馬洛注意的，是厨房裏的一大堆罐頭食品。這些罐頭食品，本來都放在一隻食物橱裏，但是現在却也都給翻出來了，散在橱邊的地上。

司馬洛的肚子告訴他，他需要食物。

不錯，這些罐頭食物，也進一步證明了，這的確是狄柏靈的屋子。因爲，這其中一半都是罐頭桃子，正是狄柏靈最愛吃的那一種水果。狄柏靈不愛吃鮮水果，就祇是最愛吃這一種罐頭桃子。

其他的罐頭，則是現成的果腹之物了，例如湯麵，牛排等等。由於狄柏靈失約，由於他不知道狄柏靈到那裏，因而祇有在這裏等他回來，所以，司馬洛認爲，狄柏靈是理應請他吃一頓晚飯的，所以，司馬洛就拿了一罐牛排菜湯，傾進鍋裏，放到火爐上。那火爐就是屋中唯一沒有推翻的東西了。

當那兩種食物弄熟了之後，司馬洛就狠吞虎咽地吃起來。

他的確餓得很。起初，他是叫的士司機把他送到有東西吃的地方的，但是經過那個什麼魯奴奴的手下的一番騷擾之後，他就連吃也忘記了。

司馬洛吃完了那二罐罐頭，還是意猶未盡。由於口開始渴了，於是他拿起其中一罐罐頭桃子，也打開來了。起先，他也沒有注意到有什麼不對。還是到了後來，當他把一隻匙探進罐子打開時，他是已經聽到了那噹噹之聲的，祇是他沒有注意，以爲那不過是那些桃子的核吧了！

但是他眞傻，罐頭桃子，怎會是有核的？他小心地把匙探到罐底，把那些硬物勾了一些上來，在燈光之下看清楚。他呆住了，連眼睛都不開。

那硬物祇是一些小粒，但是却是光芒四射的，使人目爲之眩。鑽石，罐頭的裏面，有的是紅豆般大顆的鑽石！怎會的？

以發顫着的手，司馬洛把罐內的東西，都傾進了一隻大海碗之內，於是，在罐頭底上留下來的，便都是鑽石了，大約有二十顆。都是已經雕琢了的。司馬洛裝了一盤水，把鑽石的糖漿淘乾淨，再看清楚一點。不錯，是已經過雕琢的鑽石，雕琢的欵式，是舊了一點，但是顆粒够大，因此，司馬洛相信，這些鑽石，每顆大約要值上一萬美元。

二十顆，每顆值一萬美元的鑽石，收藏在一隻罐頭裏，和糖漿和桃肉一起！天！上帝！司馬洛不相信，這些鑽石是會從罐頭廠裏來的？

在燈下，他再審視了一下那隻空的罐頭，並且把罐頭外面的那一圈招紙也撕掉，於是他就發現了那個洞了。那是用硬物鑽成的洞，司馬洛看得出，一定是鑽好這個洞之後，鑽石是給從這洞納進了罐內，之後，再銲封好了的。

罐頭廠決不會這樣做。司馬洛把其他的罐頭桃子拿起來，再搖一搖，也是發出「噹噹」的聲音，證明了，這些罐頭的裏面，是也有同樣的東西的。一共五罐。

如果罐內之物及其數目都是相同的話，那麼，狄柏靈的屋子裏，就是藏着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鑽石了。

狄柏靈從那裏得到這許多鑽石的？現在，狄柏靈又是到了何處去？

司馬洛一面吃着那罐打開了的桃子，尋思着。當他吃了一半之後，他就把餘下的傾回罐內，鑽石也放回了那罐內。

然後，他把燈熄掉了，就把床上的雜物推到地上，躺了下來，瞌睡着，等着。

狄柏靈究竟是在這裏攪什麼鬼？相信，就祇有等狄柏靈回來問他，讓狄柏靈自己親口回答了，想起了狄柏靈，司馬洛就不禁微笑。狄柏靈這人，也眞可算是好人之一，他的想像力特別豐富，而且羅曼蒂克，心腸有時很軟，所以雖然是一個聰明的人，却常常會做出傻事來。

狄柏靈這一次，又是在做什麼傻事嗎？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鑽石，却是不會傻到那裏去的！不，可以肯定，狄柏靈這一次，並不是在做一件蠢事！

司馬洛的腦子裏充滿了有關狄柏靈的回憶，而這些，全都是印象良好的回憶。這些回憶，對他似乎有催眠作用，使他漸漸墮入了夢鄉。

當他醒過來時，他被一種奇怪的聲音所驚醒。他發覺天已經全黑，而且直覺上知道，夜已經很深。哼！狄柏靈這傢伙！這也該是他回來的時候啦！

接着，司馬洛忽然醒覺，那聲音並不是來自門口，而是來自窗口的，狄柏靈回家怎會是從窗口進來的？

司馬洛毛髮森森地豎起，坐了起身，望向窗口，窗口傳來細碎的撬聲。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人影在窗外，由於窗內完全沒有光，而窗外，遠遠的街上是有街燈光射來的，所以從窗外望進窗裏是一片漆黑，從窗裏望出窗外則可以清楚看到來人的影子，一個人正在撬窗。

司馬洛輕輕地把自己帶來的箱子打開，從箱蓋內取出了手槍和子彈，在槍中納入子彈。來者無論如何不會是狄柏靈，因爲狄柏靈沒有理由要撬窗入屋。

門上的鎖已開了，爲什麼那人不撬門入內？

如果來者是一個小偷，那他一定是白天已來看清楚了形勢，知道大門上有一隻大鎖鎖着，決定了還是由窗口進入容易一點，於是晚間就由窗口進來了，沒有想到，那把鎖是已經開了的。

那撬聲繼續响着，大約五分鐘之後，窗子的鐵門給「格」一聲托了起來，而窗子也「咿啞」地開了。那人騰身爬上窗沿。在這一刹間，司馬洛就看清楚了。長長的頭髮，豐隆的胸部，細腰，肥臀……來者是一個女人！

司馬洛祇是坐在那裏，呆呆地看着。一個女賊，那倒是香艷之至的！

那個女人進來了之後就把窗子關上了，然後轉身，取出一隻手電筒開亮了。

那隻手電筒在地上照一照，照着那些凌亂的什物，轉左，再轉右，就轉到了司馬洛的臉上。

那個女人，一定完全沒有料到，她會照到一張人的臉。一聲恐怖的尖叫從她的

喉嚨中吐出來，手電筒一拋拋進了空中，那電筒的光詭異地亂轉着，而她像一隻給爆竹嚇着了的小老鼠一般，在屋中亂跑。

但是，屋中的地上是堆滿了雜物的，每走一步，都會踢着絆脚的東西，而且，能跑的範圍，也不很大。跑了兩步，她就仆倒下來，剛好仆進了司馬洛的懷中。

司馬洛還沒有機會看見她的模樣，但可以感覺到，那是一見溫暖而柔軟的身體，鬢髮之間，還吐着幽香。他把她扶住了，說：「等一等，別急——」

她還是恐怖地尖叫，當司馬洛繼續抱着她時，她忽然有所動作，司馬洛連忙一側身。「呼！」——把刀子在他的肋骨旁邊刺過。

「等一等！」司馬洛說：「不要——」那刀子改爲向他的面門掃過來。

「唏，你怎麽了？」司馬洛憤怒地叫着，右掌迎向那把刀子，輕輕地劈中了持刀的手腕。這使那女人發出了一聲叫喊，那是因爲腕骨受到了非常痛楚而發出來的叫喊。司馬洛那隻手掌，跟着反手一摑在她的臉上。

拍！她忽然呆在那裏了！然後，她又忽然掩着臉，抽泣起來。

司馬洛開了電燈，細細看了她一眼，着見這是一個皮膚顏色很深的少女，即使不是土生，也是有着當地人的血統的了。但是她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女，頭髮長長地披在背後，身材豐滿，但顯得很斯文。她穿得也相當摩登，一件紅色的彈性新潮運動衣，露出渾圓有緻的兩臂，束着一雙尖尖地挺高的乳房，下身一條緊窄的黑色喇叭褲，毫不欺詐地顯示出她的腰是多麽細，臀是多麽肥，小腹是多麽平坦，腿部的綫條是多麽勻稱。而且，連三角地帶盡頭的一團墳起，也毫不隱蔽的，使人看到，她天生因小承受男人駕御的設備，是多麽的豐厚。

「別哭！」司馬洛又向她伸出手。

「別碰我！」她把他的手打開了：「你可以帶我去見魯奴奴了！」

「我並不是魯奴奴的朋友！」

「別假裝了！我知道是你們殺死了他們！你騙不倒我的！我知道的！」

「誰殺死了誰？」司馬洛皺着眉問。

「你的主人！」那女人憤憤地說：「你的主人魯奴奴，殺死了狄柏靈！」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他對她的印象，是愈來愈好了，她所說的話，却使他吃驚：「什麽殺死了狄柏靈？」

那女人恨恨地瞪了他一眼：「殺死了就是殺死了！」

「你是說，狄柏靈已經死了！」司馬洛目瞪口呆的。

「就像你是眞不知道似的！」她仍然冷冷地。

司馬洛忽然一跳上前，緊執她的手臂，把她猛搖一陣。「你在說謊！」他吼道：「狄柏靈沒有死！」

他搖得那麽猛，她的頸子就像隨時要斷掉，讓頭顱滾下來似的。她的嘴巴雖然張開，也說不出話。直到司馬洛停了手，她才能發出聲音來。她問：「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

她的眼睛忽然睜得很大，上下打量着他，似乎她是現在才首次眞正地看清楚他的：「司馬洛？你就是那個司馬洛？」

「什麽那個司馬洛？司馬洛就是司馬洛！」

「我的意思是，你原來就是狄柏靈常常提起的那個司馬洛？」

「我猜是吧！」司馬洛說：「照我所知，狄柏靈並不認識另外一個同名同姓的司馬洛！」

「那麽！」她興奮地說：「我們是朋友！」

「等一等！」司馬洛說：「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爲什麽你要從窗口進來？」

「我沒有門匙！」她說：「我又怕他們白天監視着這間屋子，所以我晚上才來了！」

「你是狄柏靈的女朋友？」司馬洛問着，希望她答不是，不過又知道，這個希望，是不容易實現的了。

「不是——」出乎意外地，她却一如他所希望地回答，「我是他的小姨！」

「你是他的什麽？」司馬洛的嘴巴，不由得張得大大的。

「我是他的小姨！」那女人說：「狄柏靈娶了我的姊姊！」

「哦，那傢伙也會結婚的！」司馬洛點點頭。

「他們——很相愛！」她黯然地低下了頭：「但他們都死了！魯奴奴的人把他們殺死了！」

司馬洛的心房，就像給一隻巨手一抓抓緊了似的。靜了半晌，他才慢慢問：「他們——是怎樣死的？」

「在山洞裏淹死了，好像是意外，但我知道是魯奴奴幹的！」

「你是說在海底淹死了嗎？」司馬洛問。

「不！」那女人說：「是在山洞裏！在蘇里南山上！」

「但那是一座火山！」司馬洛說。蘇里南山是金瓶島中央的一座死火山，相當出名的，而且，他在研究這島的地勢時，也並未忽略這座火山的存在。

「那山上的山洞裏有很多水！」那女人說：「狄柏靈和我的姊姊在那山上潛水——他們——淹死了——」她忽然哭泣起來了。

司馬洛輕輕按着她的肩，安慰地。「別急！」他說：「慢慢地說吧，首先告訴我，你叫什麽名字？」

「我們姓李的！」她忍着淚回答：「我爸爸也是中國人，不過媽媽是本地人。我叫婉兒，姊姊是素兒！」

「很好，婉兒！」司馬洛說：「現在告訴我，爲什麽狄柏靈會到那上面去潛水的呢？」

她的嘴巴張了一下，似乎要說什麽，但是隨即又緊緊地合上了。司馬洛知道，她是還不敢信任他。司馬洛點點頭，又改變話題：「狄柏靈原來已經結了婚，我倒沒有猜到！實在，單看這間屋子，也是看不出來的，因爲，這屋子裏就是一點女人的東西都沒有！」

「他們還是剛剛結婚的！」李婉兒提高聲音說！似乎有點生氣司馬洛不肯相信她的話。「他們還沒有搬回屋裏來住！他們在山上露營渡蜜月！事情就發生在那上面！」

「他們在那山上渡蜜月？渡蜜月的時候潛水？」司馬洛說：「你可不能就一口咬定，這是魯奴奴幹的事呀！」

「是他幹的！」婉兒憤恨地叫道：「他早已經想奪取——」她又說不下去了，而且已經自悔失言。

「奪取什麽？」

婉兒又不肯說。司馬洛掏出了那封信來，交給她，說：「你先看看這個！」婉兒遲疑一下，把信接了過來，在她看着信時，司馬洛補充道：「這是你的姊夫寫給我的！」

「什麽叫魔鬼流眼淚？」婉兒皺起了眉頭問他。

司馬洛告訴了她，而且告訴了婉兒，他們的「上帝」是什麽。然後他又說：「似乎你所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他是被謀殺的！因爲在死之前，他已經預知到，自己是會有危險了！」

「我並沒有說錯！」婉兒飲泣着：「是魯奴奴殺了他的，是他幹的！」

司馬洛沉默着，心裏感到無比的難過。吃進了肚裏的東西，像都要嘔出來了。一個好朋友，他一心以爲他會見到他，和他一敍別後的，他甚至已經準備了不少材料，要告訴他的，但是現在，他却已經死了。

「你剛才說魯奴奴要奪取狄柏靈的一些東西！」司馬洛說：「那究竟是什麽東西？」

婉兒凝視着他，仍然不肯開口。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信任我，是不是？但，狄柏靈是信任我的，所以他才會寫信叫我來帮忙他。這已經是一個值得你信任我的理由了吧？」婉兒不做聲。

「聽着！」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就是值錢的東西，也不怕告訴我的！我並不太希罕錢，我並不是爲了錢而來的。狄柏靈寫信給我，他說會有危險，我就來了！狄柏靈現在雖然已經死掉，但我還是會留下來的。殺死狄柏靈的人，並不這麽容易就能逍遙法外，你想不想我留下來對付這個兇手？」

婉兒點點頭，一面用手臂揩着淚。「那你就想把眞相全部告訴我！」司馬洛說：「如果我對此事一無所知，那我是什麽都幹不來的！」

「鑽石！」婉兒嗚咽着，終於說。——如司馬洛之所料。

「什麽鑽石？」司馬洛還是問。

「價值幾百萬美元的鑽石！」婉兒說：「這裏有一個傳說，在八十年前，有一個比利時人帶了一大批搶來的鑽石逃到東方來，就在金瓶島上失踪了。人和鑽石一起。他並沒有離開過。因此他一定是死在島上了。但，鑽石是不會死的，那些鑽石，一定仍然在着，等人去找！」

「而狄柏靈找到了？」

婉兒指指那散了一地的書。「他作過考據。研究過很長的時間。他認爲那人當時是逃上了火山上，後來才失了踪的。那人一定是在火山上失足跌死，因此，那些鑽石仍然在山上了。」

「他上山去露營，就是爲了找這些鑽石？」

「是的！」婉兒點着頭：「狄柏靈認爲，鑽石一定是在火山口的裏面。那火山口裏面有許多個洞，都是積滿了水的，有些水還很深！他認爲，這島上很少人懂得用蛙人用具潛水，而那些洞都是很深的，非有蛙人設備潛不到底，他認爲鑽石一定還在那裏！」

「你以爲，」司馬洛說：「他有沒有找到那些鑽石呢？」

婉兒點點頭：「他找到了！他在半途中錢不夠了，就把一顆鑽石拿到島上的珠寶店去賣掉，這就起了禍！你知道的，這島上的社會，不是一個很大的社會，一點點小事，都流傳得很快，鑽石的事情傳開了，魯奴奴也知道了。他要狄柏靈把鑽石交給他，狄柏靈不肯。有一次，一羣打手到山上來找麻煩，都給狄柏靈打回山下去了。」

「這之後，情形似乎就安靜一點了。但是有一天，我下山去買日用品——我是跟他們一起去露營的，我住在另一座帳幕裏。那一次，當我回到山上的時候，他們已經不見了！狄柏靈和姊姊，他們的衣服仍然在着，祇是沒有了潛水用具，這表示他們是在水底的，我發覺我們的帳幕給搜索得亂七八糟，起先，我以爲，他們是乘狄柏靈和姊姊下了水之後來搜的。我在水邊等着，但是久久，兩個人都不上來——」她嗚咽着哭了起來：「氧氣筒內的氧氣，是不可能支持那麽久的，我又沒有水底電筒——電筒已給他們帶到下面去了，我不能下去找他們！」

「這之後呢？」司馬洛問着，語調是陰沉的。

「我跑下山去報警！」婉兒還是哭着：「但是沒有用的，在這裏，警察根本不大管事，他們二十四小時之後才來，而他們也沒有下去，祇是在上面的洞口看看，就認定他們是死了——」

「那麽，連屍體也還沒有撈起來了？」司馬洛反感地。

「沒有！」婉兒搖着頭：「我一個人，也幹不來！當我下山之後，我發覺，這屋子又給他們搜過了，而且，他們還監視着屋子，所以，我在半夜才進來，要趁他們還不會找到鑽石之前，把鑽石拿走，我——並不是貪這些鑽石，我祇是不服氣讓他們得手！」

「你知道鑽石放在何處？」司馬洛問道。

婉兒點點頭。她祇是把那罐子放在爐子上，然後推開了那張小桌子。

司馬洛着到，那塊地板的下面，原來是有一個暗格的。

那個暗格的裏面，放了一疊文件，大概是狄柏靈的私人重要文件了。婉兒把這一疊文件從暗格裏面掏了出來。這樣一下子，那暗格便已給她掏空了。

那裏面是空的，並沒有鑽石。但是婉兒却似乎胸有成竹，她再動一次手，把那隻暗格的底掀了起來。原來暗格之下，再有一個暗格。這是任何搜索的人都料不到的，所以，這是相當安全的暗格了。司馬洛就佩服狄柏靈常常有這種小聰明。

但是，這個再下一層的暗格裏面，却還是沒有鑽石。

婉兒愕在那裏了。「他們……他們拿走了！」她喃喃地說着，接着又搖搖頭：「不，不像是他們，如果他們拿了，這個暗格裏的文件，是會巳經給弄得亂七八糟的！」

「也許狄柏靈並不是把東西收藏在這個地方！」

「那麽！」婉兒失神地看着司馬洛：「是收藏在什麽地方呢？」

「狄柏靈這個人古怪精靈！」司馬洛說：「他有很多使人意想不到的收藏地方。不過，鑽石似乎是不大重要的吧？我們現在並不是來發財的。替狄柏靈報仇雪恨，更加要緊！」

「要替狄柏靈報仇雪恨！」婉兒慢慢地咬牙切齒着說：「你就要去把魯奴奴殺死！」

「魯奴奴究竟是什麽人？」司馬洛問道。

「在這裏，那些無知的階級當他是神鬼的化身。」婉兒露出不屑的表情：「但我知道他是什麽？他不過是一個大惡霸，一個大騙子。他祇有一個名字，從來不親自出面的。沒有人知道，魯奴奴究竟是誰。這個名字，也是借用此地一個古老傳說中的凶神的名字。凡是違背魯奴奴的吩咐的人，總會得到一些神秘的災難，疾病，甚至死亡，所以人們對魯奴奴愈來愈敬而畏之，他在這裏，變成是有了無上的權威了！」

「聰明的傢伙，一個名字，你不容易把一個名字毀掉的，有人要取代他的地位，也眞是不容易！」司馬洛點點頭說：「我猜，他巳經知道了狄柏靈向我求救，所以，我一到埗，他就想給我一些神秘的災難！」

「你碰過了他？」婉兒吃驚地問。

司馬洛點點頭，把他企圖毆打的經驗說了出來。婉兒的眼中閃着憤怒的光芒：「你該把他們都殺掉的！」她說。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是怎麽同事？」司馬洛說：「而且，我也是一向不愛殺人的！」

婉兒還是在咬牙切齒的。「但是！」司馬洛又說：「他們怎麽又不碰你呢？既然他們找不到鑽石，他們必然會向你身上打主意的！」

「你以爲他們不碰我嗎？」婉兒說：「不過是我躲得好，他們碰不着我吧了，我一直都是躲在山區中沒有出來過。他們找不到我！」

司馬洛沉吟着：「這樣說來，他們一定也不會放過我的，他們一定還會再來對付我！」

「這是當然的！」婉兒說。

「問題是，」司馬洛說道：「怎麽，他們現在還不來？他們一定知道我是在這裏的！」

婉兒抖了一抖：「我看你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好一點！」

「我猜他們是故意放我在這裏久一點！」司馬洛說：「希望我可以把鑽石找出來，我猜他們遲一點就會來了！」

「你打算在這裏等生他們麽？」婉兒說。

「這倒不是一個太壞的主意！」司馬洛說：「上一次，我沒有機會跟他們談得詳細一點，這一次，我可不想放過這個機會了！」

「我們祇有兩個人——」

「我有這個！」司馬洛拍拍他那枝槍，而且，他還有不少其他古怪精靈的武器，不過，他沒有拿出來給婉兒看了。

婉兒遲疑着，司馬洛又說：「既然我們要等下去，那還是帮帮手，把東西收拾好吧！口喝不喝，還有半罐桃子——」

「不！」婉兒搖頭：「我最怕吃這種東西！」

司馬洛在心裏微笑，如果她是愛吃這罐頭的，她也許很快就可以找到鑽石了。他把那剩下來的半罐桃子，放進了屋中的那隻小型冰箱裏。

婉兒動手收拾屋中的東西。這時，他們就來了。

「乒」的一聲，窗門的玻璃忽然碎掉了一塊，一塊石頭飛了進來，隨即人聲鼎沸。

「伏下來！」司馬洛說着連忙把燈熄了。

又一塊石頭打破玻璃飛了進來。司馬洛在黑暗中蛇行着爬到窗前張望，發覺那外面大約有十個大漢，把屋子團團圍住了，正在嘈吵吧叫罵着，手中揮舞着大刀及鐵尺之類的武器。

「他們不愛使用槍的嗎？」司馬洛問道。

「槍在這裏是很貴重的武器！」婉兒說：「沒有多少人用得起。」

「那就妙極了！」司馬洛說：「因爲我有的是槍，似乎這就使我變成高他們一籌了！」

「但是——」婉兒担心地向窗外窺着着：「他們十個之多！」

「那不要緊的！」司馬洛說：「祇有射倒一個，再多十個，也會像一條夾着尾巴的狗一般逃掉了！」

「那你還不射？」婉兒說：「你還在等什麽？」

司馬洛微笑：「我是在等着和他們談談，我不想大開殺戒！」

「他們都是該死的！」婉兒咬牙切齒地：「他們每一個都是該死的！他們殺了狄柏靈，難道你忘記了嗎？你的老朋友狄柏靈！」

「我還沒有問清楚一件事！」司馬洛說：「那就是，假如我殺死了一個人，那我會怎樣呢？必然會問吊嗎？」

「如果你有錢，」婉兒說：「如果你是警察局長的朋友，那你殺死很多人都可以！」

「哦！」司馬洛說：「原來是這樣，那我明天一定要去結交一下這位寶貝局長了！」

「和他結交的人都是狗！」婉兒不屑地說。

「總之，」司馬洛說，「目前我是還不適宜於殺人的！」

這樣說着時，又一塊更大的石頭破窗而入，差點打中了司馬洛。司馬洛憤怒地咒罵起來。他又喃喃着：「這個魯奴奴，他一定是警察局長的好朋友！」

「爲什麽？」

「你不是說，祇有警察局長的朋友，才可以隨便殺人的嗎？」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婉兒說：「但是，魯奴奴這個人，就是警察局長也拿他沒辦法的，到那裏去捉他呢？」

「出來！」外面一個人的聲音在大叫：「你們兩個，你們不出來，我們要進來了！」

「他們不是說笑的！」婉兒扯扯司馬洛的衣袖。

「讓他們進來好了！」司馬洛微笑着說道。

眞的，那些人聽完了之後，就有人用肩撞門了。另外那些人則在喧嘩笑謔，大概以爲，屋中人是巳經給他們嚇得恐怖萬分了。

司馬洛微笑，走到了門口。那撞門的人撞了一下，兩下，三下，大約第四下快要撞過來的時候，司馬洛忽然把門一拉拉開了。那人撞了一個空，直衝進了門內，司馬洛巳伸出一隻脚，一絆，他便仆到了屋中那些凌亂的雜物上面。

同時，司馬洛就猛然把門關上。跟着這人要衝進來的另一個人，就給那門一碰碰個正着，首先被碰的是他的鼻子。他大叫一聲，向後面跌同去，鼻子上鮮血如泉湧出。

在屋內，那人的腰在一張翻側了的小几的邊緣上一擱，腰骨也差點拗斷了。他呻吟着滾轉身來，司馬洛巳經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揪了起來，拳頭連揮，「砰砰」地擊在他的肋骨上，然後又放手。那人哀鳴着跌向地上，抱着肋骨，幾乎縮成了一個球。

又有人在外面撞門了。那些人叫囂得更厲害。司馬洛一手抓下了牆上那把強力的射魚槍，以迅速而熟練的手法把一支魚矛裝到了槍上，拉緊彈簧，對着門扳動機槍。

托！那魚矛銀光一閃地射出去，直刺透了那厚厚的門板，矛尖的一截透出了門外。他的時間是計算得很準確的，當矛尖透出的時候，那撞門的人又撞過來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門板上會忽然長出一隻矛尖來的。他的身子就撞到了這隻矛尖上。那精鋼的尖端直刺進他的肩頭，觸到了肩骨，那人又尖叫着退走了。

司馬洛吃吃笑。起碼，他們現在不敢撞門了。

但是，這兩下是還未能使那羣人打消去意。其中一個人，又到了窗外，正把手伸過那破玻璃窗的破洞，企圖摸到窗門把它打開了，司馬洛一跳跳到了那窗下去，從袋裏掏出打火機來，打着火了，向那人的手腕上一灼。這個人也發出一聲聲震耳的尖叫，連忙把手抽同去，抽得那麽急，他的手也差點給窗口的碎玻璃割斷了。他大叫着逃離屋子。

司馬洛吃吃笑：「這總算給了他們一點教訓了！」

那個在地上縮作一團的人，這時又企圖爬起身，但是司馬洛却不讓他起來，司馬洛的脚尖一踢出去，踢中了他的肋骨，他連叫也叫不出聲，又在地上倒下來，縮作一團了。

「我不叫你，你最好不要起來！」司馬洛說。

在那昏暗中，婉兒祇是呆呆地看着司馬洛。她一定覺得，他是個無比地神勇的人了。

那些人是仍然不肯罷休的。司馬洛使他們不敢接近屋子，他們便在遠遠地擲石。那些石頭，一塊一塊地撞進窗口來，使婉兒顫慄。

「司馬洛！」她哀鳴地說：「我們得想個辦法，不能就這樣下去的！」

司馬洛把手槍提了起來，檢驗了一下，然後走過去，忽然把大門打開了。

有兩個人是正對着門口的，這兩個人，就高高擧起了手中那塊大石頭，向門口直衝過來！

司馬洛微笑，提起了手槍，向他們發射了兩响。

他的子彈，並沒有射中他們的要害，事實上，他的子彈，根本就不是射他們的人。那兩顆子彈，祇是「乒乓」地射中了這兩個人手中的石頭，把它飛走了，而這一射之力，震得他們的石頭也從手中跌了下來！

司馬洛再擧槍，放了兩响。這一次，槍彈則是從那兩個人的臉旁經過，並沒有傷及他們的皮膚，但是，却接近到使他們可以感覺到子彈的熱力。

這使那個人捏了一把汗。「走吧！」他們叫道：「他有槍！」

忽然之間，恐怖傳染到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他們都一哄而散，向各方面逃掉了。司馬洛微笑，看着他們都走遠了，然後才同到屋中去。

那個闖進屋中的可憐人，仍然在地上蜷作一團，不敢起來。司馬洛吩咐過不准起來，他就不敢起來了。司馬洛就讓門打開着，因爲門口正對着市區方面，如果再有人來，可以馬上就望見的！

「好了！」司馬洛說：「你可以起來了！」

那人坐了起身，但是身上的痛苦使他坐得不直。

「現在告訴我，你們究竟是來幹什麽的！」司馬洛說。說着時，他從那些雜物裏找到一隻錄音機，弄好了，準備錄音。

那人祇是一個大漢，顯然，他是並不知道什麽是錄音機的。他吶吶着同答：「我們是來找鑽石的！你拿了那些鑽石嗎？如果是你拿了，你最好快點交出來，讓我們拿同去交給魯奴奴！」

「那眞坦白了！」司馬洛吃吃笑：而且，口氣也够大，但，究竟誰是魯奴奴？這個魯奴奴要拿鑽石的話，爲什麽不親來找我，或者，就讓我去見他？」

「沒有人見得着魯奴奴的！」那人敬仰地說道：「魯奴奴是——神！你最好把鑽石交了出來，不然，你會死無葬身之地的！」

司馬洛笑起來：「如果你這位魯奴奴是那麽兇，怎麽他又保護不了你呢？」

「慢慢地，報應就會來了！」那人虔誠地說：「慢慢就會來了！」

「沒有人見得着魯奴奴！」司馬洛沉吟着：「那麽，魯奴奴又是怎樣對你說話

的？他怎樣吩咐你們到這裏來行兇？」

那人不肯開口了。司馬洛冷酷地看着他，柔聲地說：「似乎，你是嫌受苦還不够，要不要我給你再添一些？」

「那是魯奴奴降簽下來，叫我們做的！」那人說。

「什麼？」司馬洛莫名其妙地看着那人，隨即又轉向婉兒，希望婉兒能加以解釋。

「我猜他說的是眞話！」婉兒點點頭：「魯奴奴是這樣的！他叫這些人做事，半夜裏，這些人的家中就會出現一張簽，他們拿到大廟去，由廟祝解簽，廟祝就會告訴他們，魯奴奴要他們幹什麼！」

「那眞有趣！」司馬洛微笑着說：「那靈簽就是叫你們來這裏搶鑽石和打我一頓？」

那人點頭：「魯奴奴的命令，誰都不敢違抗？」

司馬洛笑了起來：「很可惜，魯奴奴並沒有告訴你，你們是不會成功的！」

婉兒繞到了那人的面前，手裏巳經握着一把切肉刀子。她咬牙切齒地把切肉刀子遞到了那人的喉嚨前面，說道：「現在，你也得告訴我一個事情了！告訴我，你們之中，是那一個殺死了我的姊姊和狄柏靈！」

「沒有人殺死他們！」那人說：「據我所知，他們是淹死的！」

「胡說！」婉兒不屑地道：「我姊姊和狄柏靈都像魚一般會游泳，那山洞裏旣沒有水流又沒有大浪，而且他們還有潛水裝備，怎會淹得死？」

那人的臉上，却也露出了輕蔑的表情。他說：「他們觸怒了魯奴奴的手在水底把他們拉住，不讓他們上來，他們就游泳得再好也沒有用！」

「胡說八道！」婉兒叫着，刀子一揮。那人驚叫起來，但是刀子祇是拍在他的臉上而巳，他恐懼地退縮，嗚咽着說：「別殺死我，不然魯奴奴不會放過你的！」

「你再說魯奴奴，我就割下你的舌頭！」婉兒說。

司馬洛關掉了錄音機，微笑：「現在，我們去找警察局長！」

「沒有用的！」那人說：「警察局長，也害怕魯奴奴！」

「是嗎？」司馬洛微笑：「那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害怕我多一些，還是害怕魯奴奴多一些了！」

「那的確是沒有用的！」婉兒說。

「走着瞧吧！」司馬洛說：「在這個時間，我們還可以找到一部車子嗎？」

× × ×

他們找到了一部的士。那部的士，本來是巳經停止了營業的，但是，司機就睡在車上，把車子作爲他的住處。他們把司機搖醒了，有生意，司機當然不會不做。

他們首先到達了電報局，司馬洛讓婉兒與那人一起等在車中，他進去拍了一個電報。再出來，他才上車，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到警察總局去。

那座警察總局裏面是一片懶洋洋的，警察一共祇有三個，值日警官是一個大胖子，正坐在桌子後面打盹。婉兒告訴司馬洛，這裏島上的人，都是習慣了自己管自己的事情的，大件的案子不多，所以警察局的人，工作也是相當清閒了。

那個胖警官張開了眼睛，瞪着司馬洛：「什麼事？」他很不高興，司馬洛打擾了他的瞌睡。

「我想見警察局長！」司馬洛說。

「警察局長的辦公時間是下午一時到五時！」胖警官說：「早上不在，晚上也不在的。但你有什麼事情，你可以跟我講的！」

「我就恐怕你辦不來！」司馬洛說着，指指那個他捉到的打手！「你這個是魯奴奴派來的手下，他帶來了一班同伴要打我，給我捉下來了。」

「現在你想怎樣？」警官問。

「現在我要報案！」司馬洛說：「我要你替我把魯奴奴捉下來！」

「你在開玩笑嗎？」警官說：「這個魯奴奴不過是位兇神的名字！這祇不過一種民間迷信的傳說吧了！」

「我有證據！」司馬洛說着，就把帶來的那隻錄音機放在桌子上，把其中的錄音放出來。

胖警官聽了錄音，眉頭皺得更緊了。「哦，又是和狄柏靈有關的！」他說：「我看我還是通知局長吧！」

「這最好了！」司馬洛說。

那警官的桌上就有電話的，可是他却不用，他反而跑到外面去打電話。那個電話打了差不多十分鐘，他才再跑進來，跟住他的是二個武裝警察。那警官說：「對不起，你們被拘捕了！」

「什麼？」婉兒吃驚地叫起來：「我們犯了什麼罪？」

「局長的命令！」警官說：「你不是說用槍把打你的人們嚇退的嗎？在這島上，私藏槍械是違例的！」

司馬洛笑起來：「眞是妙極了，原來金瓶島上，是完全沒有公理存在的。你們打算怎樣呢？把我們槍斃嗎？」

「不！」那警官說：「局長馬上就要來了，他要親自向你們問話！」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就等着他好了！」

那個打手，此時露出一個勝利的微笑：「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每一個人都害怕魯奴奴的。你們會給關起來，你們會給判死刑！」

「他又如何？」司馬洛指着那人。

胖警官聳聳肩：「由於你現在是被拘的犯人，你沒有權利指控什麼人的，所以他可以走了！」

婉兒臉也青了，看她的樣子，她就像要衝過去動手把那個胖警官揍一頓。不過，司馬洛制止她，使她不能够發作。司馬洛微笑：「哦，現在，我明白了警方的立場了！」

「他們都是蛇鼠一窩！」婉兒咬牙切齒地道。

他們帶來的那個打手，如獲大赦地走了。那警官又轉向司馬洛：「你剛才所說的槍，請你交出來吧！被拘留的人是不准懷着武器的！」

司馬洛十分之迅速的手勢在身上一摸，槍就跳進了手中，槍嘴朝着那個胖警官。那警官全身的肥肉都跳了一跳，整個人

也跳開，他慌忙要繞到他的桌子後面，也許是要到那裏去打開抽屜取槍吧！但是司馬洛把槍在手中一轉，就改爲握着槍管，而且把槍輕輕地在桌上放下來。胖警官這才舒了一口氣，他忙把槍沒收了。

「就坐在這裏等可以嗎？」司馬洛說：「不必關進拘留所了吧？」

警官不知如何，對司馬洛總是懷着一種恐懼的，也許這是邪不能勝正吧？他老不願意地點頭。

「坐下來吧！」司馬洛指指警官的桌子前面，那一座給被問話的犯人所坐的椅子。

警官扭動着肥胖的身子，要繞回桌子下面坐下，司馬洛却比他更快。司馬洛一個箭步就到達了那張椅子，坐了下來，而且把雙腳擱到了桌子上面。

警官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却不敢命令司馬洛起來，他祇好囁嚅着，把抽屜鎖上了，然後拔了鎖匙走開。

司馬洛看着他微笑，他則祇是在那裏踱來踱去，不敢面對司馬洛。

接着，外面一陣汽車煞掣的聲音，有人把車門打開了又關上，有皮靴的聲音。然後一個矮小的漢子走進來了。這個漢子穿着警察局長的制服，身上佩了槍，腳上一雙閃閃發亮的皮靴，他那一把烏黑的頭髮梳得很光亮很貼伏，上唇蓄着幼幼的兩綫小髭。他的眼睛是充滿了暴戾。他在門口站住了，陰沉和打量着兩個「犯人」。

「你就是局長？」司馬洛問。

「這是辛局長！」那個肥胖的警官介紹着：「辛奇局長！」

「下來！」辛局長喝道：「這位子不是你坐的！」他的太陽穴旁邊，一條青色的血管在跳動着。

司馬洛把兩腳從桌上移開，放下了，站了起來。「對不起，辛奇局長！」他向局長伸出手，但是不獲接納。

辛奇局長把兩手放在背後，挺着胸，擺出了一副官架子來。「警官！」他說：「手銬！犯人被拘，是必須套上手銬的，難道這規矩你也不懂嗎？」

「呃——我——忘記了——」胖警官說着，忙跑到辦公桌後面，又用鎖匙打開抽屜，向抽屜中搜索着，找出了兩副手銬。「小姐也要嗎？」他問。

「當然！」辛局長冷冷地說：「規矩就是規矩，誰也不能破例的！」

兩副手銬在司馬洛和婉兒的手上扣上了，婉兒表示慌張，但司馬洛却很鎭靜。

辛奇局長架子十足地繞到桌子後面，坐了下來，把兩腳擱在桌上，說：「你有搜過他們的身嗎？」又是對胖警官說的。

「呃——沒有！」警官說：「不過現在就搜一搜也可以！呃——我是先等你來才搜的！」

「搜吧！」辛奇局長不耐煩地說。

胖警官首先在司馬洛的身上搜了一遍，沒有找到什麼。他轉向婉兒，感到有點爲難的。婉兒好像一隻發怒的老虎般瞪着他。婉兒危險地說：「你敢碰我，我殺死你！」

胖警官爲難地向局長：「她是一個女人！」

「公事公辦！」辛奇局長嚴肅地說：「我們沒有女警察，搜吧！」

「她身上沒有武器！」司馬洛說：「你究竟想找什麼？」

局長凝視了他一會，然後慢慢地說：「鑽石！」

「哦！」司馬洛微笑：「原來局長也是魯奴奴的同黨！」

「什麼魯奴奴？」局長仍然保持着嚴肅：「我祇是在辦着一件公事。法律規定，任何寶藏在此地出土，都是屬於政府的！我聽說，狄柏靈在火山上找到了一批鑽石，這是一件好事，但，他要把鑽石據爲己有，這却是犯法的。我一直想把這些鑽石取回，可惜他巳經死了！你們是從他的家裏出來，也許你們把鑽石偷了吧？」

「我們沒有拿那些鑽石？」婉兒道。

「妳還是乖乖地把鑽石交出來吧！」局長說：「不然，我會把妳剝光的！」

「你敢！」婉兒尖聲大叫，當一個男人聲言要把她的衣服剝光時，她却是一點也不軟弱了。

「剝！警官！」辛局長嚴肅地喝令。

胖警官整個人都在發抖，就像隨時要倒下似的。「我——我不能——我從來沒有替女人剝過衣服的！」

「你當他是男人好了！」辛奇局長喝道。

「我不能！我就是不能！」

「飯桶！讓我來！」局長繞過桌子走出來，婉兒退到牆角，求救地望着司馬洛，司馬洛却正在看腕錶。

「別過來！」婉兒尖叫。

電話響起來了，局長皺眉望望電話，胖警官忙跑過去接聽，很高興能有另一件工作把他支開，胖警官接了電話，講了幾句，就轉向局長：「是找你的！」

「這不是我的辦公時間！」局長說：「說我不在好了！」

「但——這是總督！」胖警官說。

「什麼？」辛奇愕然：「總督在這個時間打電話來幹什麼？」

在金瓶島上，警察局長的權力當然很大的，但在他之上還有總督，總督是隨時可以令他撤差的人，祇不過，警察局長的權力直接威脅人民，所以人民怕警察局長多過怕總督了。但總督還是他的最高上司，總督來一個電話，他不能不去聽的！

辛奇祇好過去聽了，那邊有一把水牛一般的聲音，不知正在叫嚷什麼，辛奇則用手掩着聽筒，盡可能低聲地回答，因此也聽不到，他究竟是回答些什麼。後來，他放下了聽筒，坐回桌子後面。這一次他却不是把腳擱高了，他坐得很正。

「警官！」他說：「把他們的手銬解下來！」

「但他們是拘留犯！」警官說：「你說沒有人能例外！」

「我叫你解下來！」辛奇大聲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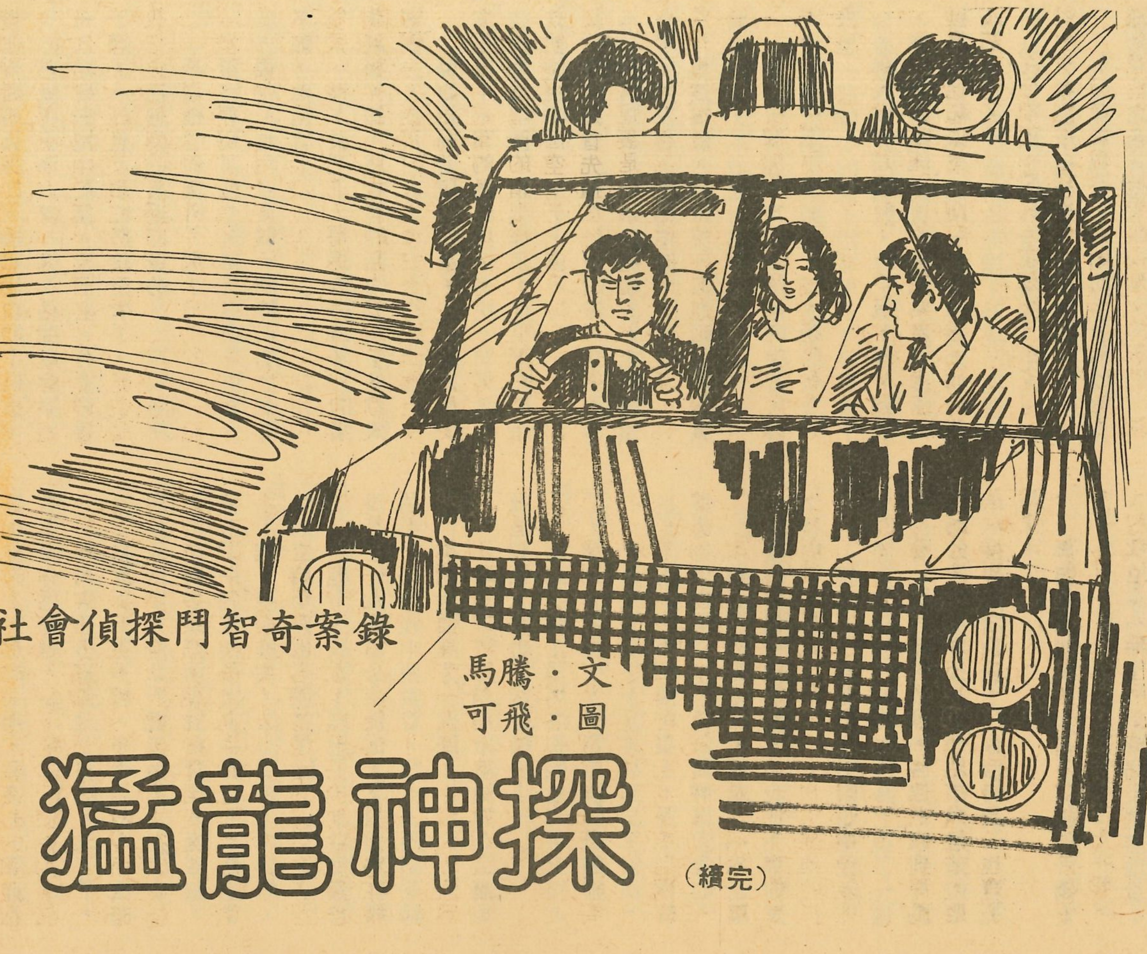
胖警官祇好遵命。司馬洛微笑：「現在不脫衣服了吧？」辛奇却看也沒看他，臉是側到一邊去的。

胖警官解去了手銬之後又請示：「現在怎樣呢？」

「現在我們等！」局長說：「總督要來了！」

「是的！」

（未完・一一）



社會偵探鬥智奇案錄

猛龍神探

馬騰·文　可飛·圖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天保、龍飛鳳被彭朋從農場押上卡車直駛向西郊，他兄妹二人趁機將押運的匪徒擊倒，奪取了二挺機槍，他叫妹妹先下車向警局報訊，自己匿在車廂裏，將一名匪徒推落車，扮作匪徒，詐作昏倒，目的是跟踪彭朋總部在那裏，以便一網打盡。卡車來到總部附近的叢林裏，彭朋從私家車下來，被龍天保瞞過乘機將他制服，脅持所有匪徒上卡車，彭朋也趁機上了卡車，乘機把車開走。龍天保也跳上卡車車頂，來到駕駛座前脅持黑豹停車，反被黑豹擊傷……龍飛鳳下了卡車後，鳴槍報警，雷克早已派鄧雄在西郊巡邏，由她帶警探追踪匪徒們……

大功告成　俠名遠播

雷克立即道：「你將你們的位置說給我聽。」

雷克又道：「好，你繼續去，我會盡快帶人來的。」

鄧雄按下通話器，抬起頭來，向前望去，樹林內仍然是一片寂靜，但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到一場暴風雨已經在醞釀中了。

× × ×

隨着那一聲大叫，黑豹雙手向前一揮，在他的心中，他滿以爲這一擲定可以把龍天保擲個腦漿塗地了。

那知龍天保危急中抓着了他的後衣領，他這一擲並沒有把龍天保抛向假石山，祇是把龍天保從他的身後抛到他的身前吧了。

這時龍天保面向前，背着黑豹，而他的雙手則仍然緊緊的抓着他的衣領。

同時由於黑豹這一擲可以說是出了全力，是以他一擲之下，衣領給龍天保抓着，沒法把他抛開，而他自己則由於用力太大之故，身子便不由自主地向前一衝。

這時情形十分巧妙，龍天保背着黑豹，雙手抓着他的後衣領，而黑豹則向前衝了一衝。這個這候只要誰能把握時機；誰便能佔優勢。黑豹因爲滿以爲可以一擧成功，可是却不然，他整個人便怔了一怔。

而龍天保則不同，他自始至終一直處於劣勢，腦子却十分清醒，這時他的身子陡地一矮，大喝一聲，因盡全身氣力，雙臂向前一揮，把黑豹整個人從他的頭頂直抛出去，「砰」一聲，重重的倒在地上。

龍天保見時機不可再，立即飛身向倒在地上的黑豹撲了過去。

那知就在這時，倒在地上的黑豹突然一翻，雙脚疾向上踢出來。

龍天保做夢也想不到在那電光火石之間會突然起變化的，這時他身在半空，眼見黑豹那兩脚倏地踢來，却無法閃避。

祇聽得「砰砰」兩聲，龍天保向後倒退開去，他雙手掩着胸口，勉力站定身子，才不致於倒在地上。

而緊接着，黑豹從地上彈起，向前衝出兩步，突然怪叫一聲，整個跳了起來，雙脚向着龍天保的下顎和胸口踢了過來。

龍天保登時大吃一驚，他知道如果這一次給黑豹踢中的話，自己必定會立時昏了過去，而且照現在這情形看來，黑豹是想把自己慢慢的折磨而死的。

是以他立即向外一閃，黑豹的那一記「雙飛」便踢了個空。

要知道使用「雙飛」時的威力雖然非常大，然而其危險性也不少。因爲使用「雙飛」時，使用的人整個人離地，一定要踢到物件的，那物件的阻力抵消了使用人的衝力，使用的人才會安全的跌回地上。

但如果踢了個空的話，使用的人便失去平衡，重重的跌在地上。

黑豹這時的情形和以上的情形一樣，他雙脚踢了個空，身子便隨即向下沉，他後腦和後頸首先撞在地上，身子才倒下。

幸好這裏是一個大花園，地上的泥土比較鬆軟，否則就算他的後頸不折斷，後腦也會被撞破，但是現在的情形也够他受了。

他的後腦和頸重重的撞在地上，連悶哼一聲也叫不出來，頭一側，便已昏了過去。

龍天保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一個踉蹌，險些又跌回地上。他勉力站定了身子，但當他抬起頭來，向前一望之際，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在他前面十尺處，在那輛卡車旁邊，最少有着二十多枝機鎗指着他。

彭朋負着雙手，排衆而出，他的臉上滿是驚訝之色。他雙眼向地上的黑豹一瞟，然後抬起頭來，向龍天保說道：「龍天保，你果然有你的一手，我衷心的佩服你，不過你這樣做，絕不能起什麽作用，祇有替你帶來更多麻煩。」

龍天保冷笑一聲，道：「我看這句話應該是由我來說才對吧，你這樣做祇有替你帶來更多麻煩，使你的罪名更大！」

彭朋哼了一聲，向他身後的大漢一揮手，道：「帶進去！」

立時便有四名手持機鎗的鎗手走了過來，在他背後一推，龍天保向前跌出幾步，其中一人喝道：「快走，別要什麽花樣了！」

彭朋向他身旁一人道：「派人救醒黑豹，同時立即收拾一切，盡快撤離這裏，我看就快有人來了。」

那人應着走了開去。

彭朋負着手，慢慢的走向別墅的建築物。

龍天保被那四人押着走向那幢別墅的建築物，他的心中一直打着轉。

他們五人一直走着，經過那兩輛卡車車旁，龍天保一眼看到其中一輛卡車的車門打開着，那正是剛才黑豹用來撞他時打開的，現在還沒有關上。他的心中便陡地一動。

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待他們來到那扇車門旁邊時，却突然急速地咳嗽起來，他是咳得如此之急速，以致他的身子也彎了下來。

在他身旁和身後的四名大漢也停住了身子，其中一人用鎗咀在他腰際上一推，大聲喝道：「幹什麽！快走！」

龍天保又咳了好一會，才轉過身來，攤攤手，苦笑道：「我也不想的，你以爲我很舒服嗎？剛才給他——」

說着轉過頭去，向黑豹一指，却突然驚叫起來：「咦！怎麽……」說時身子向後一退。

那幾名大漢見他突然驚叫起來，不期然向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龍天保的確是一個演戲的天才，他的表情七情上面，不要說是那四名大漢，就算是一個警覺性更高的人，也會給他騙倒的。

而就在這一刹那，龍天保雙拳疾揮，「砰砰」兩拳打在那在他面前一人的面上，那人怪叫一聲，雙手掩向面上。

龍天保右手陡地一縮，把那柄機槍從那人手中搶了過來，而緊接着，他的身形一閃，撲上了汽車，他的身子還沒有坐定，脚便往汽車的脚掣踏了下去。

汽車發出一陣驚人的聲音，向前疾衝出去。到這時候，龍天保才有機會關上車門，和握緊方向盤。

在這時候，一陣驚心動魄的槍聲響了起來。一排接着一排的子彈向着卡車掃過來。雖然卡車是有完善的防彈設備，可是一排子彈仍然由車窗掃了進來。

龍天保急忙一低頭，他可以感到炙熱的子彈貼着他的頭頂射了過去。

他低着頭，陡地猛力一握駕駛盤，卡車急劇地轉過彎，向着那些大漢衝過去。

那些大漢大吃一驚，怪叫起來，急忙向外奔去，然而在這時，龍天保用左手握着駕駛盤，伸出右手，將那柄機鎗架在車窗上，手指一緊，向着那些人疾掃過去！

龍天保這時所處的形勢十分有利，因爲現在他正面的向那些人衝去，一來，那些人要急於逃命；二來，就算那些人向他開槍，車前那塊防彈的擋風玻璃也將所有射來的子彈全數擋了回去。

果然，龍天保一扣手指，登時便有數人中彈倒地，其餘的人眼見當前形勢，一驚之下，立時便亂了陣脚。

彭朋站在別墅大門前，他本來已經打開了大門，正想踏入去。現在祇見他雙臂揮動着，大肆咆哮，可是那些人却只是四處奔走，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說什麽。

龍天保突然一擺鎗頭，向着彭朋掃出一排子彈，彭朋吃了一驚，急忙向旁一閃；閃到一支圓柱後面，子彈射在圓柱上，石碎被擊得飛濺起來，打在他的臉上。

如果龍天保這時能够看到彭朋的臉色，他一定會大吃一驚的。

彭朋緊握雙拳，臉上因爲極度憤怒的原故而呈豬肝色。他咬牙切齒的，雙眼射出一種極度怨毒的光芒。

而在卡車中的龍天保剛好相反，他心中興奮之極，竟然輕輕的吹起口哨來。

卡車在花園中打着轉，轉眼間又有數人倒下。突然間，他一眼瞥見在花園中的一個噴水池後，有一人取出一枚手榴彈，拉開引綫，向卡車抛了過來。

龍天保心中吃驚，要知道這輛卡車雖然設有防彈裝備，但要是給一枚手榴彈炸個正着，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的。

是以立即猛力一扭駕駛盤，卡車向左急轉，那枚手榴彈落在車頂上，然後慢慢

的滾向車邊，跌了下來，在車的右後車旁爆了開來。

龍天保祇感到隨着那一聲巨响，整輛卡車跳了起來，在地上彈了幾下，他也不理會前面的是什麽，祇是拚命踏着脚掣。

幾乎是緊接着，又一枚手榴彈在車的後輪旁爆了開來，一枚手榴彈之威力是如此大，而又那麽接近，卡車幾乎被震得翻倒，龍天保拚命握緊駕駛盤，駕着卡車左閃右避。

可是那些人的人數好像愈來愈多，一枚又一枚的手榴彈拋向卡車，龍天保自忖道：「這樣下去絕不是辦法，怎麽明珠還沒有回來的，唉，看來別墅裏面比較安全，還是設法衝進去才說！」

他一打定主意，當下向外盲目掃出一排子彈，這時花園内烟塵瀰漫，視綫模糊，他祇靠着記憶所及，向別墅大門衝出。

突然，他看見在他面前六尺右左，在烟霧中露出兩支大圓柱，龍天保心中大喜，急忙一扭車盤，卡車在大門的圓柱外貼着石階駛過。

這正是他渴望的時刻，他一手握着機鎗，一手打開車門，向外撲了出去。

卡車仍以高速度向前駛去，最後「轟」的一聲撞在噴水池的石圍上，剎那間，汽油箱爆炸，整輛車被包圍在熊熊的烈火中。

龍天保才翻滾在地上，便立即向四週掃出一排子彈，在鎗火的掩護下，撲進了大屋。

那是一幢十分寬大的建築，兩層高。

龍天保一撲進大屋，稍一定神，便立時向那通上二樓的梯級奔過去！就在他剛奔上樓上之際，樓下响起一陣又一陣的鎗聲，十多名的鎗手首先衝了進來，跟着的便是彭朋。

彭朋臉色難看之極，他的聲音簡直就和用三角銼銼玻璃時所發出的聲音一樣。

他向那些大漢大聲咆哮着，道：「你們分開三組，一組搜樓上，另一組去搜樓下，最後一組在別墅四週看守，別讓他逃掉！」

他想了一會，又道：「派十個人跟我來，你們祇要見到他，一定要把他活捉，千萬別把他打死！」

在他身旁的一人奇道：「大哥，爲什麽要把他活捉，何不乾脆的把他幹掉？」

彭朋猙獰地笑道：「你知道什麽，我要把他捉來作人質，那時雷克他們想不投鼠忌器也不能了。」

說罷一揮手向外走去，那十名鎗手立即跟了上去。這時那分作三組的鎗手巳經分頭搜索，他們搜索的嚴密，相信就算是一頭蒼蠅想飛出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龍天保來到別墅的二樓，向前望去。

那處有一條十分寬長的走廊，走廊的兩旁盡是房間，他不禁怔了一怔，因爲如果自己躲在這些房間之中，一定會被發現的，但如果要另找地方躲藏的話，却來不及了。

而且在這個時候，樓下巳傳來彭朋吩咐手下分頭搜索的聲音，不一會便巳聽到梯級間傳來一陣急速的脚步聲。

龍天保也不再猶疑，立即向那些房間奔去，他來到右面的一間門外，伸手去扳動門柄，祇聽見「卡」的一聲，房門是被鎖上了的。

他的心陡地向下一沉，連忙伸手向第二間房門的門柄上去，又聽到「卡」的一聲，房門也是被鎖上了的。

第三間也是一樣。

這時，梯級間傳來的脚步聲愈來愈响，他巳經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影子射在梯級的轉角處了。龍天保祇感到背上一片冰凉，手心冒出一片冷汗。

他一咬牙，轉身走向左面的一列房間，當他伸手去扳動其中一間房的房門門柄時，他的手也不禁微微的顫動着。

龍天保可說是從來都未有過這樣的情形的，不過現在他這一伸手，可以說是關乎他的生命，因爲如果這一次不能打開房門的話，他置身在走廊中，可以說是毫無還擊之力。

他的手臂一沉，跟着向前一推，那扇房門應聲而開，龍天保立即向内一閃，跟着輕輕的一掩，把房門關上。

就在他剛剛把房門掩上，梯級間巳經奔上十餘名鎗手，他們一踏上二樓，最先的一人便道：「我們分作二人一組，先看看那姓龍的有沒有躲在房内，同時派四人守在走廊，千萬別被他走掉，還有，別把他打死，我們要活捉！」

那十餘鎗手分作五組，其餘四人則背靠背的站着，四支機鎗對着了走廊的每一個角落。顯然走廊右邊的一列房間全是被鎖上的，而左面的則不是。

因爲那五組人都祇搜查左面的房間，對右面的却不加理會。

他們首先打開前五間的房門，大約五分鐘後，第一組的兩人走了出來，來到第六間房内，那是一間十分闊大的房間，房的左面是一張大床，後面則是露台，下面是後花園。

那兩人一進了房，便立即分頭搜索，將房内每一寸的地方都幾乎看過了，却沒有龍天保之影踪，那兩人回到房的中央，不約而同的聳了聳肩，向外走去。

然而，就在他們轉過身來，正想離去之際，他們兩人都陡地站住了身子，同時機鎗向上提了起來。

原來他們都突然發覺到在房門上的一個氣窗處，蹲着一個人，那人手裏握着一條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則纏着房中的一個吊燈。

正當那兩名鎗手揚起手中機鎗之際，蹲在氣窗處的那個人突然抓着繩子，疾蕩過來。

那人的來勢極快，眨眼間巳經來到那兩名鎗手的面前。那兩人祇覺眼前人影一幌，還未曾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那人巳經雙脚齊飛，「砰砰」兩聲踢在他們的臉上。

兩下清脆的鼻樑骨折斷之聲响了起來，那兩名鎗手慘叫起來，雙手掩面，倒在地上，鮮血從他們的指縫中冒了出來。

那人跟着又飛起兩脚，重重的踢在那兩人的後腦上，那兩人悶哼一聲，登時昏了過去。

原來這人正是龍天保，他剛才閃身奔進房内，四週一望，便知道無處可以容身，是以他立即跑出露台，想由露台爬下後花園。

那知他向下一望，心便陡地一沉，那並不是露台離地太高之故，而是在後花園中，最少有十五名鎗手在來回搜索着，祇要他向下爬下去，他便會立即成爲一個活靶子了。

龍天保祇看了一看，便回到房中，這時門外响起了人聲，而且巳經開始逐房搜查了。

他心中大急，腦子不斷的打轉，可是却想不出任何辦法來。

他雙手插進衣袋裏，在房中來回踱着步。然而這時他却陡地呆了一呆，他的手慢慢的縮了出來，在他的手中，握着一根繩子。

龍天保若在平時看到這根繩子，定會隨手把它拋在一旁，可是在這時却極其有用了。

原來這根繩子正是龍天保在喬啓光遇害那天晚上，在喬啓光睡房的露台鐵柵上找到的。

繩子是用特種尼龍質料做的，在它的一端有着一個小鈎子，他拿着這根繩子，心中陡地一動，他立即將那個小鈎子用力拋向房中的吊燈，試了三次才把鈎子扣在吊燈上。

而他自己却立時來到房門旁，踏着房門的門柄上，抓着氣窗的鐵枝爬了上去。

不一會，房門便被打開，兩人走了進來，龍天保一直蹲在氣窗處，待那兩人轉過身來，準備離去之際，才突然發難。

那兩人絕想不到他會用這樣的方法來向他們襲擊，是以在他們一呆之下，便給予他一個突擊成功的機會。

龍天保在把那兩人擊暈後，便立即伏了下去，同時將那兩人的機鎗搶了過來。

門外的人顯然也發覺房内發生了事故，立時便有四五人向房内奔了進來。

可是就在他們才走了房門，還未看清楚房内的情形，龍天保扳動機槍的槍掣，一陣快而密的子彈掃了出去，那五人登時中槍倒地。

門外的人正想向内衝進來，但當他們一見這樣的情形，便立即止住了身子。

龍天保知道，祇要自己守在房内，外面的人是無法衝進來的，但是就此也絕不是辦法，當他們援兵一到，他就祇有束手就擒了。

他有一件事怎麽也不明白，就是爲什麽他妹妹到現在還沒有趕回來？然而他怎會知道，龍飛鳳由他們分手處沿原路走回去，花了一個多鐘頭，才與鄧雄碰頭，直到現在才向着別墅進發。

在車上，龍飛鳳急得坐立不安，頻頻道：「喂！你們這輛車是幹什麽的？比蟻行還要慢上好幾倍，眞是急死人了。」

鄧雄苦笑道：「龍小姐，妳不要這樣心急好不好，我們巳經盡快的了，在這樣崎嶇的小路上開這樣高速的車，巳經是十分危險的了，要是再快的話……」

龍飛鳳突然瞪起雙眼，手叉着腰，道：「怎麽？你竟然敎訓我起來了，要不是時間緊迫，我眞不稀罕你這輛車！」

鄧雄尷尬地笑道：「龍小姐，請你不要誤會，我絕不是這個意思，請妳接受我的道歉！」

鄧雄說時一彎腰，十足一個道學之士一樣，龍飛鳳給他逗得「咭」的一聲笑了起來，而車則在他們鬥嘴間向前疾馳。

× × ×

龍天保一面不停的向房外發射機槍，一面退到露台上來，他側身向下望去，花園中的人顯然巳經被槍聲所驚動了，他們抬頭望着二樓，同時手中機槍也向上揚了起來。

龍天保才踏出露台，立時便有兩人向他開槍射了上來，他們當然不是瞄準他而開槍的，然而那兩槍却令到龍天保不得不退回房中來了。

他心中打着轉，形勢對他愈來愈覺不利了，他右手緊握機槍，左手在自己前額上重重的敲了幾下，而就在這時，他心中却陡地一動！

他突然想到：這種別墅的建築型式，每間房的露台是相連的，中間有着一道鐵柵，而剛才他來到露台上時，忽忙間確是看到這些露台是相連的！

他這時心中閃過一個念頭，那就是從這間房的露台爬到隔隣的房間中，因爲他知道現在門外的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這一間房上，祇要自己能够爬到隔隣的房中，形勢便可大大的改變了。

可是花園中的人又怎樣對付呢？

他的腦海中閃過了好幾個念頭，但是却沒有一個是可以行得通的，最後，他決定了，那就是大拚一塲。

他的心中一有了決定，便立即向外瘋狂的掃出一排子彈，這可以使到房外的人不敢輕擧妄動的衝進房來，而這對於他的計劃實在有很大的帮助。

接着他便轉身奔向露台，花園中的人仍然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二樓處，於是他也不再遲疑，立即便扳動槍掣，向下掃了出去！

花園中的人見龍天保突然向他們開槍，登時怪叫起來，向外散開，龍天保一見這個情形，心中大喜，連忙走出露台，右手持着機槍，左手抓着鐵柵最高的一段橫枝，手一用力，身子向上昇了起來。

那道鐵柵祇有四尺高，對龍天保來說，那簡直是形同虛設。祇見他左手一用力，右脚跟着踏上了那段橫枝，身子順勢向前一躍，便巳過了那鐵柵，來到隔隣的露台。

他的雙脚才觸及地面，身子便立即伏了下來，而就在他剛剛伏下，一陣驚心動魄的槍聲响了起來，他可以感到子彈射在牆上而飛濺下來的小碎石；他心中暗叫：好險！

緊接着，他俯身向房内竄了進去，來到房門旁，將耳貼在門上靜聽着。

門外仍然一片靜寂，但突然之間，有人叫了起來：「那小子不見了，他不在房中！」

那人這話一出，立時人聲四起，每個人都喃喃的細語着，驀地有一人大聲喝道：「別出聲！」四面的人聲也跟着陡地停住了。

這時龍天保慢慢的扳下門柄，輕輕的推開一道小縫，向外望去，在他剛才躲藏的房門外的兩旁，仍然伏着十名左右的漢子，在門的外面倒着五名槍手。

這時其中一人沉聲說道：「哼，這不過是那小子的詭計，要是誰想去送死的話，就進去吧！」外面一時間靜了下來。

龍天保陡地一拉房門，向外踏了出來，同時沉聲喝道：「好了，你們全部放下武器，站着別動！」

那些人給龍天保突如其來的聲音嚇得全身陡地一震，而當他們拋下了手中武器，轉過身來，發現在他們面前，用槍指着他們的人，竟然是龍天保的時候，他們心中的吃驚就更大了，其中兩人登時向後一退，撞在站在他們身後的人的身上。

他冷冷的道：「遊戲玩過了，我想現在該談談正事了吧？」

那些人仍是默不作聲，面面相覷。

龍天保轉頭向那個剛才喝止那些人喃喃私語的人說道：「你帶我去見彭朋！」

他之所以指定要那人帶他去見彭朋，是因爲從剛才的情形看來，那人似乎是在彭朋手下中，一個地位頗高的人。

那知那人却搖了搖頭，道：「對不起得很，我不能帶你去，因爲，我根本不知彭大哥現在究竟在那裏，而且……」

龍天保一怔，道：「而且什麼？」

那人突然乾笑起來，道：「而且雖然你現在指嚇着我們，可是你却還是不能逃出我們彭大哥的手指縫的，你別再作出一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來了。」

龍天保不禁大怒，然而他心中却也佩服那人的鎮定，他冷冷的笑了一下，道：「是嗎？」

就在他語音甫落之際，他突然揚起了手中機槍，向那人的臉上放了兩槍。

那人見到龍天保突然揚起機槍，已經大吃一驚，急忙本能地向後倏地退開去。

可是他才退了兩步，槍聲已經响了起來，那人在這刹那間，眞的以爲自己死了，因爲在這樣近的距離內開槍，其命中率是很高的。

過了好一會，他才從驚愕中醒轉過來，他這時才感到兩耳一陣炙熱和劇痛，那人一驚之下，伸手摸向兩耳，祇感到兩頰滿是鮮血，原來龍天保剛才那兩槍已經把他的兩耳的耳珠打碎了，鮮血汨汨的流出來。

龍天保仍是一臉冷漠的神色，冷冷的道：「怎麽？還帶不帶我去，我不想再開槍，因爲要是我再開槍的話，一定會在你的眉心上開一個透明槍孔的，快！」

那人怔怔的望着龍天保，龍天保也望着那人，可是在龍天保的手心上，却不斷的冒出冷汗來，他現在臉上雖然是一臉毫不在乎的神色，然而他的心中却是萬分焦急的。

因爲正如那人剛才所說的一樣，他現在雖然是已經制服了他們，可是這對彭朋來說，却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祇要其餘的人一衝到二樓來，把走廊兩頭封鎖了，他一樣也是要束手就擒的。

然而這却是他的一個賭博，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攻勢。大凡一個人在平時，他的口還硬，可是在他一受了打擊之後，他的口想硬也硬不來了，龍天保就是把握他這個弱點。

果然，過了一會，那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苦笑道：「好！」

龍天保心中吁了一口氣，如果有可能的話，他眞想抹去額上和手心中的冷汗。

但是他還是裝出一副極其冷漠的神色來，他向那人道：「你去將他們都鎖進房裏！」

那人呆了一呆，將手伸進內袋去。

龍天保大聲喝道：「別動！」

那人轉過頭來，苦笑着說道：「我祇不過是想拿鑰匙出來吧了，這不是你說的嗎？」

龍天保沉聲說道：「我希望你別耍花樣。」

那人把走廊右面的一間房打開了，其餘的人魚貫地走了進去，那人又把房門關上，鎖上了。龍天保把一柄機槍抵在他的腰際，另一柄則在他的背後。

那人的身子向前挺了一挺，龍天保沉聲道：「我想你不會愚蠢到反抗這個地步吧！」

那人聳了聳肩，向前走去，龍天保立即亦步亦趨的跟了上去。

走了幾步之後，他突然感到有些奇怪，那就是爲什麽在刹那間整個別墅都靜了下來，那似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他却沒有時間再去想這個問題了，因爲這個時候他們已經來到了走廊的盡頭，那人回頭示意他向左轉去，那裏仍是一列房間。

三分鐘之後，他們來到了其中一間房的門外，他心中納罕，而這時候那人已經伸手在一個電鈴按鈕上急速的連續按了四下。

緊接着，「嘶」的一聲，那道房門突然向兩邊分了開來。龍天保向裏面一望，便陡地一呆，原來這間外面看來是一間如假包換的房間，竟是一座升降機。

它是掩飾得如此精密，使到龍天保瞥眼間也不能發覺出來。

那人首先走進去，龍天保立時也跟了上去，那兩扇門也接着合起來，那人在一列按鈕的其中一枚上按了一下，龍天保便感到升降機在緩緩的向下降，他心中一陣驚訝，彭朋竟然在這幢別墅中下了這樣大的功夫。

他知道自己這次去見彭朋，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可是除此之外，却再沒有其他辦法了。升降機在二分鐘之後停了下來，那兩扇門也跟着向兩邊分了開來。

龍天保向外望去，門外的仍是一條短短的走廊，他用機槍在那人的背上一推，道：「你先出去！」那人似乎呆了一呆，但他仍然向外走了出去。

他這樣做法本來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爲如果外面是有人埋伏着，待他一踏出升降機就施暗襲的話，那麽那人就會首當其衝。

那人走出了升降機外，並沒有任何意外發生，龍天保也跟着走出去。

那知就在他舉步向外走出的時候，門外那人突然向旁邊一撲，登時走出龍天保視綫之外，龍天保陡地呆了一呆，正要向外撲出去，然而就在這時，升降機的兩扇門却「嘶」的一聲關了上來。

他一驚之下，連忙伸手去扳動那兩扇門，可是他那裏能夠扳得動？而這時升降機已經又緩緩向下降去。

他滿以爲自己佔着上風，可以在見到彭朋時設法把他制服，那知道還沒有見到彭朋的影子，在半途中已經着了他的道兒了。

升降機在一分鐘後停了下來，龍天保立即揚起手中機鎗，以便應付一切將會發生的事情，然而那兩扇門却久久未被打開，他心中納罕，可是就在這時，一陣強而有力的吸力自四面產生，龍天保祇感到手中的機鎗被那股吸力用力地扯着，他吸了一口氣，和那股吸力抵抗，那知那股吸力好像源源不絕似的，而且愈來愈強。

大約五分鐘後，龍天保感到自己的雙手漸漸的酸軟起來，力不從心，終於那兩柄機鎗被吸脫手，「啪」的一聲撞在升降機的牆上，牢牢的貼着，竟不跌下來。

他這時心中陡地一亮，他完全明白怎麽會發生這一回事了。升降機的四面牆壁原是純鐵製成，一經通電後，牆後的特殊設備便會使到那四面牆壁產生一股極強而有力的吸力，祇要在升降機內的人持有手鎗之類的鐵製物件，便會立即被那股吸力吸到牆上去。

龍天保伸手去扳動那兩柄機鎗，可是它們却絲毫不動。他心中暗自焦急，而在這時，他眼前突然一亮，那兩扇門又「嘶」的一聲向兩邊分了開來。他才向外一望，便整個人都呆住了。

在門外，最少有着十個手持機鎗的大漢，他們把鎗咀揚了起來，食指早已經扣在鎗掣上了。在人叢中走出一個人來，那正是剛才被龍天保制服了的人，他來到那些人的前面，奸笑着道：「我看遊戲玩完了吧！」

龍天保不禁苦笑了一下，這句話是他不久之前對那人說的，而他現在却用來奚落自己。

那人向他身後的人一揮手，立時便有兩人走了上來，將他手中的鎗奪去，同時一人一邊的把他的手臂抓着，夾在中間。

那人向前走出幾步，來到龍天保的面前，用手指指着他的胸口，猙獰地道：「我想你不會愚蠢到反抗吧！帶下去！」

他最後的那句話是對那兩人說的，那兩人立即在他背上用力一推，將他帶到一間房內，便又立即退了出來，「砰」的一聲把門關上，當然又鎖了上來了。

龍天保將耳貼在門上靜聽着，門外不時响起脚步聲，那顯然是有人在外看守着的。

他回過頭來，向房中望去。

那是一個不很大的房間，那看來是一個貯放雜物的地方，因爲房中滿是一堆又一堆的貨物，他心中暗忖：怎麽他們會把我關在這裏的？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他們們正在忙於撤離這裏，急忙中祇好把他關在儲物室。

龍天保聞到一陣陣汚濁發霉的氣味，他在房內來回踱了一次，便已發現這間儲物室是密不通風的，怪不得整間房內都充滿了令人嘔心的氣味。他來回踱着步，最後頹然的在一張木櫈上坐了下來，可是他才坐下，便整個人彈了起來，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鎗聲，跟着便是一個人嘹亮的聲音！

× × ×

警車一直在樹林的小路上疾馳着，不一會便來到龍飛鳳兄妹分手之處，龍飛鳳登時興奮得跳了起來，大聲叫道：「是這裏了！」

鄧雄也緊張起來，而就在這時，兩响鎗聲突然傳了過來，那正是龍天保開鎗打碎那人的耳珠時所發出來的。

那兩响聲使到警車內廿餘人立時緊張起來，龍飛鳳的緊張程度却比其他的人爲高，祇見她雙拳緊握，大叫道：「就在前面，一定是那幢別墅了，快衝過去！」

鄧雄按下通話器的按鈕，大聲道：「大家準備，不過，沒有我的命令，不可輕擧妄動！」

他用力的踏着脚掣，警車就好像一匹野馬似的，起伏不定，向着那幢別墅衝過去。

不數分鐘，警車在別墅大門外停了下來，鄧雄取出擴音器，首先向空中放了數鎗，跟着對着擴音器大聲說道：「別墅內的人聽着！你們已經被警方包圍了，現在我限你們在三分鐘內，擧高雙手，一個接一個的走出來！」

那知他所得到的回答却祇是一片沉寂，別墅內竟是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鄧雄怔了一怔，腦子裏打着轉，還沒有決定怎麽做，龍飛鳳已經不耐煩，大聲說道：「還想什麽，衝進去再算嘛！」

鄧雄想了一想，點頭道：「也好！」說着按下通話器，道：「大家下車向別墅衝去，不過千萬要小心！」

他說罷轉頭向龍飛鳳道：「龍小姐，我看你留在車裏比較安全些……」

「什麽？」不待他再說下去，龍飛鳳已經手叉着腰，圓瞪着眼，怒道：「你以爲我是貪生怕死的嗎？何況我哥哥正在裏面，你敢不讓我去！」

她說時揮動着手，拳頭在鄧雄的面前幌了一幌。

鄧雄苦笑了一下，說道：「好吧！」

她立時高興得從車上跳了下來，雙手緊握着機鎗，在地上來回踱着步。

鄧雄看了看腕上手錶，拿起擴音器，大聲叫道：「時間已經到了，要是你們再不走出來的話，我們便不客氣了！」

別墅內仍是一片沉寂。

鄧雄一咬牙，首先跳下車，走向別墅大門，同時一揮手，大聲道：「我們衝進去！」

龍飛鳳和那十名警員立即跟着衝過去，那知就在他們剛來到別墅外的一道鐵柵外之際，一陣驚心動魄的鎗聲突然响自別墅的二樓處。

鄧雄反應最快，首先伏了下來，而那十名警員也立時滾到了圍牆後面，伏了下來。

祇剩下龍飛鳳還兀自站着，子彈從頭頂和身旁不斷飛過，鄧雄大吃一驚，正想翻身去把她拉回來，那知這時龍飛鳳陡地一扣機鎗掣，向着別墅內瘋狂地掃去。

鄧雄這下子更是嚇得魂飛魄散，急忙翻身着地一滾，滾到她身旁，連忙伸手一拉她的脚踝，龍飛鳳登時仰天一倒，倒在地上。

鄧雄用力一拉，把她拉到圍牆之下，龍飛鳳一翻身，坐了起來，怒道：「你在

幹什麼？」

鄧雄也怒道：「這話應該是我說才是，你在幹什麼？你這簡直是在找死！」

龍飛鳳叉着腰，道：「難道我哥哥被困在裏面，我不該去救他，就像你們這樣躲在這裏做縮頭烏龜……」

她才說到這裏便陡地住了口，因爲她看到鄧雄的臉色突然變得極度難看，她自知失言，慢慢的垂下了頭，柔聲道：「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

鄧雄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沉聲道：「不要緊，我是不會怪妳的。」

這時一名警官來到鄧雄身旁，道：「鄧主任，我們帶有手榴彈，好不好……」

龍飛鳳急道：「不成，我哥哥還在裏面！」

鄧雄也點頭道：「唔，這樣吧，吳警官，我和你設法衝進去，由他們作掩護，進去之後立即找地方躲起來，然後互相照應，再設法從後面包抄他們！」

那吳警官一點頭，回身向那些警員說了一回，那些警員立即分作兩組，每組伏在鐵柵兩旁的牆後，鄧雄和吳警官則分別站在那兩組警員的後面。

別墅內又再轉趨沉寂，鄧雄和吳警官互一點頭，大喝一聲，那兩組警員立時從牆後向外走出一步，開動機鎗，向着別墅的每一個角落疾掃過去！

而緊接着鄧雄二人立即從那些警員後走了出來，俯着身子，向別墅內衝進去！

他們一進了花園後，便立即分了開來，鄧雄滾到那座已經毀壞不堪的噴水池後伏了下來，吳警官則在一張高大的石椅後躲着。

花園外的警員仍然不停的扳動着鎗掣，子彈好像一個密不透風的網一樣，向着別墅罩過去。鄧雄向吳警員一揮手，兩人立即從他們躲藏的地方竄了出來，向着別墅右側的草地奔去！

鄧雄之所以要由別墅的右側入手，是因爲他看到那處是一片草地，而且有着很多花架，利於避過對方的注意，同時外面的掩護做得非常好，他大可以放心。

那知就在他們才奔出幾步，離開了他們的掩護地方之際，從別墅的屋頂處，突然響起了鎗聲，如果是在平時，這幾下鎗聲當然是清晰可聞，可是現在的情形就大大不同了。

花園外響起的槍聲實在太大了，以致那幾下鎗聲聽來簡直低不可聞，直至鄧雄突然發覺在他的前面和左右的土地不斷被子彈擊得飛濺起來的時候，他才發覺事情不大對勁了。

他祇是呆了一呆，便立即伏了下來，可是那吳警官却還是繼續向前奔去！

他心中暗叫一聲不好，果然在這時，吳警官突然大叫一聲，身子向前一挺，撲倒地上。

這時不單是鄧雄，就連花園外的人也知道事情不妙了。龍飛鳳首先發現別墅的屋頂處不時有人影閃動，她立即大聲向那些警員道：「屋頂，就在屋頂！你們快掩護我，我去把他們救回來！」

說着她一提手中機鎗，向別墅屋頂處掃出一排子彈，跟着便向着鄧雄衝去。

鄧雄這時已經爬到吳警官的身旁，他看到吳警官左肩中了一鎗，他心中輕輕的吁了一口氣，因爲這不是致命傷，吳警官暫時沒有生命危險。不過他現時傷口處不斷汩汩的流出鮮血，時間一久，却也不大妙。

吳警官這時還清醒，鄧雄將他的右肩放在自己的肩上，左手摟着他的腰，正想向外走去，可是這時鎗聲又響起來了。他不得不再伏了下來。

龍飛鳳一面向外開着鎗，一面跑到他身邊，大聲道：「你快扶他出去，我來掩護你，快！」

鄧雄向她望了一眼，也不再說什麼，立即扶起吳警官，向外奔去！

在龍飛鳳和外面的警員掩護下，鄧雄終於回到花園外，將吳警官放在地上，這時鮮血已把左肩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鄧雄回身向兩名警員道：「你們將吳警官抬上車，盡快將他送去醫院！」

那兩名警員立時合力將吳警官抬上警車，全速向來路疾馳而去！

在這時候，他們二十人的情緒着實低落得可以，可是這不過是數分鐘的時間，不一會，他們的情緒又陡地興奮起來，因爲他們都突然間聽到了一陣響徹雲霄的警車聲！

隨着那一陣「嗚嗚」之聲，三輛警方的吉普車映入眼簾，他們立即發出一陣歡呼聲，鄧雄快步迎了上去，吉普車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雷克首先從車上跳下來。

他一見鄧雄，便立即問道：「裏面情形怎樣，他們有多少人？」

鄧雄道：「他們有多少人還不清楚，不過他們佔着十分有利的位置，我們很難衝進去。」

雷克道：「現在容易多了，我帶有避彈衣來，你們穿上，然後一起衝進去！」

那十多名警員連同雷克帶來的四十多人，立即將避彈衣穿上，雷克向鄧雄問道：「有沒有龍天保的消息？」

「沒有，」鄧雄道：「不過，我相信他暫時是不會有危險的。」

雷克聳聳肩，道：「但願如此。」

他回頭向在他身後的人道：「如果你們找到一個叫作彭朋的人，一定要將他活捉，不要把他傷害……」他才說到這裏，便停住了口，因爲他知道那些警員根本未曾見過彭朋這個人，就連他自己也沒有見過，就算彭朋眞的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會知道的。

是以他祇一揮手，道：「衝進去！」

五十多人一起吶喊起來，聲勢十分浩大，他們一衝進花園，鎗聲便自別墅屋頂響了起來，可是他們却一面還擊，一面向前衝去，子彈打在他們身上，毫無影響。

雷克來到別墅大門外的圓柱後，從衣袋中取出兩枚催淚彈，拋進別墅內，幾秒鐘後，兩枚催淚彈爆了開來。

× × ×

這時龍天保聽到那個人的聲音，便立即認出那是鄧雄了，他從椅上跳了起來，來到房門旁，將耳貼在門上，靜聽着。

門外起先還是十分寂靜的，那知過了一會，門外突然變得人聲嘈雜，人不停的在外面走過，龍天保知道時間到了，他立即回身走回房的中央，在那些雜物堆中找

出了一枝鐵筆來。

他握着那枝鐵筆，來到儲物室的門旁，將它插進門縫中，用力地撬着。

那扇門用十分堅硬的木材製成，而且堅固地鑲在牆上，龍天保不斷的用力撬着，那扇門亦祇不過發出一陣「咯咯」之聲。龍天保大急，連忙走回那堆雜物處，雙手不停的翻動，突然，他在那堆雜物中找到一個快艇用的「摩打」，他心中一動，用力抱起它，向着那扇門擲過去。

那座「摩打」十分沉重，被龍天保用力一拋，「砰」的一聲，撞在門上。

那扇門被它一撞，登時現出一道裂痕，龍天保心中大喜，連忙走前抱起那座摩打，向後退了幾步，又用力的向着那扇門擲了過來。祇聽得轟然一聲，那扇門上出現了一個二尺見方的大洞，於是他立即拿起鐵筆，來到那個洞口，向外望去。

門外冷清清的，一個人也沒有，他看了一看，從洞口走了出來。

這時他聽到別墅的上面和外面不斷的響起鎗聲，他想了想，便循着剛才他被捉的地方走去。那座升降機的門緊閉着，龍天保呆了呆，立即向着右面的一條走廊走去。

那條走廊迂迴曲折，不知轉了多了個彎角，龍天保感覺眼前突然一亮，跟着也陡地一怔。在他的前面的是一個海灣，這條走廊竟然是一道由別墅通往這個海灘的地底通道。

他快步走下那個海灣，却發現那裏原來有着一個小碼頭，碼頭旁還停泊着一艘十分大的遊艇。

龍天保怔了一怔，來到那艘遊艇上，那的確是一艘十分大的遊艇，大約有三十尺長十尺左右闊，而且十分新款。

他心中納罕，暗忖道：「彭朋在這裏建一座碼頭，究竟有什麼用意呢？」

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一陣十分怪異的聲音，自船艙中傳了出來。

那好像是一種金石相撞的聲音，也好像是一些小猴子在尖叫着。

龍天保感到十分奇怪，於是走到船艙的入口處，揭開那面鐵蓋，向裏面望去。

船艙內一片黑暗，但那種怪聲却更響。他沿着那道梯級爬下來，從口袋中取出一個小型電筒，在梯級旁的牆上找到一個燈掣，他伸手按下按鈕，船艙內立時一片光明，龍天保四週一望，他却陡地整個呆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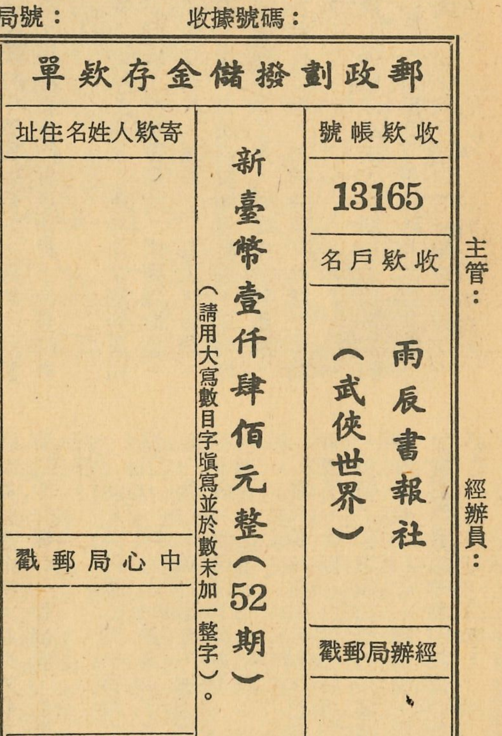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在他眼前的景物實在太嚇人了。

在船艙的一個角落處，擺放着一個大鐵籠，那鐵籠足有六尺高，十尺闊，這倒不值得怎麼大驚小怪，而嚇人的却是籠內的「東西」。

裏面有着十多頭「怪物」，相信不必我再多說，大家都知道它們就是那是月前數宗神秘命案的「兇手」，亦不必我多次形容他們的形狀了。

龍天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來到那個鐵籠前面，在那刹間，他已經將整個案情慢慢的，一點一點想通了。

但接着他却又自我反駁起來，這些怪物從那裏來的？難道彭朋不能用其他快捷妥當的辦法去殺死他們，而一定要用這些



怪物來把他們嚇死？這是最令人費解的。

他向後走去，却突然踢倒了一些物件，他低頭一看，原來是數個體積不小的木箱。他想了想，蹲了下來，取出一柄小刀，將其中一個木箱的蓋撬開。

他一看到裏面的一包包的東西，便陡地一怔，連忙用刀將一包割開，從包內倒出來是一種白色的粉末。

這時他的心中閃過了二個字：毒品，而在他將少許放在舌頭上一舐後，便更加肯定了，他慢慢的站了起來，他的腦子就好像一個霧燈，現正在濃霧中尋求前面的事物，而當他在剎那間發現了整個事情的眞相時，他整個人却陡地一震。

他是受了極度的震驚才會如此的，亦是他被彭朋那種恆心和勇氣所震驚。

他在少時曾經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古時在阿拉伯，有一個心腸十分狠毒的人，他以賣藝爲生，但後來由於他的表演太過單調，生意一日比一日少。

有一晚，他突然想到一個十分古怪的念頭，他在十天內，偷了人家的五個嬰兒回來，取了五個酒罈，在酒罈的四處開了四個洞。然後那人將那五個嬰兒放進那五個酒罈內，讓他們的四肢從那四個洞口伸了出來，頭則伸在瓶口外。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那五個孩子也一天一天的長大，但由於他們的身子被放在酒罈內，而四肢則伸在外，以致他們的生長趨於不平均。

十年後，那五個孩子都長大了，他們的身子祇有酒罈那麽大，但頭部和四肢則特別發達，成了五個天下間最奇怪的人。

那人教會他說話和演戲了，然後便帶着他們到世界各地旅行表演，賺了大錢。

而現在這些怪物就是那樣的情形，祇不過彭朋在他們身上加了些生髮水吧了。

彭朋於十多年前大難不死，蓄意報仇，便用以上的辦法，一面製造這些怪物，一面在本市暗中樹立勢力，到最近，他認爲時機到了，便派出這些怪物來把其仇家嚇死，而乘着警方的注意力全放在這幾宗命案上時，他却在暗中買賣毒品。

龍天保雖然已想到整件事情的關鍵，可是他還是未曾知道彭朋之所以要製造怪物，不全是用來報仇，而却是想模仿那阿拉伯人，將它們賣給馬戲班來賺錢。

他感到他眼前的濃霧已經漸漸的散去了，而就在這時，甲板上突然響起一陣急速的腳步聲，不一會，船身一陣震動，開始開動了。

龍天保連忙向船艙環顧一週，在艙中的一個木架上，並排着一列手鎗，他順手取了一柄，爬上那道梯級，輕輕的頂開那面鐵蓋。

遊艇正以極高的速度向外駛去，在駕駛室內，站着兩個人，那兩人背着龍天保，但他却一眼便看出那正是彭朋和黑豹兩人。龍天保揭開了艙蓋，來到了甲板上，他們兩人的神情好像很焦急，根本沒有發覺在他們後面已多了一個人。

龍天保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好了，請你們將遊艇駛回去吧。」

彭朋和黑豹兩人陡地一轉身，當他們看到龍天保的時候，他們就好像受了全世界最大的震驚一樣，他們都張大了口，瞪大了眼。

龍天保揚起了手鎗，走到駕駛室，道：「快！你們早該接受法律的制裁了。」

彭朋低下了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而黑豹却在這時突然向後飛起一腳，踢在龍天保的胸口上，龍天保的身子急向後跌退幾步，黑豹右手陡地一翻，握着了一柄利刃，向前衝來，「波」的一聲，刺進了龍天保的右肩，緊接着的，便是一下鎗聲，黑豹的身子向後倒開去。

他「砰」的一聲倒在甲板上，在他的左胸上有一個烏溜溜的孔。

龍天保站直身子，正想轉過身來，便看到彭朋從駕駛室奔出來，正想爬過欄杆，跳下海中，龍天保大聲喝道：「別動，要是你再走的話，我便開槍了。」

那知彭朋好像根本沒聽見他的話一樣，這時已經到橫舷上，準備跳下去了，龍天保一咬牙，一扣鎗掣，放了一鎗。

那一鎗打中彭朋的肩頭，他的身子翻跌下來，頭部重重的撞在甲板上，登時昏了過去！

龍天保吁了口氣，這時他才感到肩頭上一陣劇痛，他撫着肩頭，來到駕駛室。那時候，遊艇無人駕駛，在海上打着轉。

龍天保將遊艇向着岸邊駛去，這時岸上似乎已經站滿了人。他心中一陣歡悅，然而，就在這時，他的身後却響起了彭朋的聲音。

龍天保轉過身去，彭朋倚着駕駛室的門，一步一步的走了進來，他右手握着一柄手鎗，左手却在門後的一個按鈕按了一下。

彭朋這時口角流着血，却不停的奸笑着道：「你……你知道……我……我幹什……什麽嗎？」

龍天保竭力保持鎮定，道：「我怎麽知道？」

「這……我在這艘船上早放了大量的炸藥，在按下這個掣後兩分鐘，便……會整艘船爆炸了！」

龍天保吃了一驚，但他仍然道：「那你也一樣會死的！」

彭朋奸笑道：「我知……我會死，但有你陪我……」

龍天保這時祇感到背上升起一陣涼意，他的身子向外一移，彭朋大聲喝道：「別動！」他在一喝之後，便急速地咳嗽起來，龍天保見時機不可再，連忙一腳踢掉彭朋手中的手鎗，同時向外奔去！

兩分鐘在現在來說實在太重要了。龍天保一來到甲板上，再也不想，便立即爬過船欄跳落海中，拚命的向外游去，海水使到他的傷口一陣劇痛，但他也不顧得這麽多。

龍天保再游出五十碼左右，遊艇便爆炸了，一陣迫人的熱氣攻了過來，一個接着一個的大浪打過來，加上傷口的劇痛，不多會，他便昏了過去！

× × ×

龍天保出院的時候，已經是四天後的事情了，他接着出席了警方的記者招待會，接受了警方頒給他的榮譽獎章，他拿着那枚獎章，心中一陣惆悵，因爲他想到，如果彭朋將他的聰明和恆心放在社會上，那是多麽好的一回事！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見師傅天痴老人、迎風女、俞小萍也在這危崖上，自己不僅爲武林事煩，更爲情所苦，心裏難過，因此不顧而去，來到一座風火林，頓覺滿天星斗，三陽頓塞，中氣昇高，風爲禍源，火乃熱根，遂致昏迷。此時一聲子、中嶽五雄、西嶽四毒、三奇士都雲集這惡林外，由四毒用雷霆彈焚燒風火林，以爲可將夏振華燒死。幸好武林三傑、巨無霸及時趕至將夏振華救醒，才免於難。衆人見事已平息，各自離去。夏振華想起俞小萍失去一目，決定到天山尋水晶石爲她鑲補失去的眼睛，却遇到天山魔君把他糾纏住……

爲佳人鑲補眇目　探紅樓薄懲魔頭

夏振華劍眉掀起，胸部微昂，朗朗一笑道：「老前輩且慢下海口，天下第一劍如不是要爲滴血傳書之會，預爲佈置，今日我非要與你拚個強存弱亡不可……」

一聲破空銳嘯，快若流星，打斷了夏振華未完之言。

一個慈愛的聲音，也跟着響起：「華兒！你又惹出了麻煩了，人家既然要找我，你就先走罷。」

語落，一隻大紅神鷹坐着一個白髮老人。夏振華一聲「師傅」尚未叫出，却被一縷微而不勁的罡風，已撲到胸前。

夏振華還以爲天山魔君乘機暗襲，運掌蓄勢迎去。入手竟是一個油紙包裹，軟綿綿的，尚有微熱。

夏振華微微一怔，尚未悟出包裹中爲何物。一陣慈愛之聲又已響起：「華兒！那隻燒鷄，好好去吃一頓。這裏由我來處置。」

「師傅，這老魔功力罕見，你要當心了。」

一陣陰惻惻的笑聲，打斷了夏振華和天痴老人的談話。道：「老鬼！人生何處不相逢。五十年後，你居然還找上這天山來了。」

天痴老人也是一陣朗朗之笑聲。「我無意來此間，聽見你們要妄取『天心石』，使你長生不死……」

他說時，竟朗笑連聲。「老魔頭，如果上天如此不仁，『天心石』落在你的手中，天下蒼生何在？所以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好好去到極樂世界，那時無憂無慮，否則，打入十八層地獄之後，永不超生，那才麻煩。」

天痴老人半諷半訓，弄得天山魔君臉上變成了豬肝色。

又是一陣陰惻惻地怪笑道：「老鬼！我們這段舊債，今日了結了罷。」

「你不是說要在滴血傳書之會中，解決那些舊賬嗎？爲甚麽又等不及了呢？」

天痴老人朗聲笑着。

夏振華也叫了一聲：「師傅！你與老魔頭有何過節，待華兒來了結他，免得他再興風作浪。」

天痴老人的話，尚未說出，竟被一陣陰惻惻之笑所阻。「哼！果然明師出高徒，就憑小娃娃這種英風豪氣，老鬼！可就足以自豪啦……」

他陰惻惻地怪笑後，又道：「好罷！我本担心此生此世，碰不上你這老鬼，今日就衝着小娃娃，我們的事就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再來解決罷。」

語落人起，竟向那巨石後縱去。

天痴老人一拍神鷹，復衝天而起，一陣慈愛之聲，亦同時發出。

「華兒！此間另有魔頭，你不必在此久留。前途珍重，但望勿躭誤滴血傳書之會。」說完神鷹一聲長嘯早已沒入雲際。

夏振華手中捧着那個油紙包裹，亦已向山脚縱去。他去勢奇速，在這羣巒重叠中，霧裏雲間，顯得恁般輕登巧縱。他的心情，却有着無比的沉重。

他深深地知道，師傅天痴老人的行踪，此番驟然湮沒在這天山絕域中，恐怕不止天山魔君等人吧。既然如此，滴血傳書中正是魔長道消。那裏除江湖五惡外，還有翠蓮觀主、墨竹君等人，嵩山之會中，又被他們請出一個終南隱叟。如今再加上一雙天山魔君，那末，滴血傳書之會，實難操勝券。想到終南隱叟，以自己的武功僅能打個平手，却躭誤一個嵩山之會，許多武林高手，都因此喪命。

而到時能支持大局的人，除天痴老人、巨無霸，武林三傑外，各派掌門都將無力對付終南隱叟等人。

亡魂谷主師徒也可以擋上一陣，但眞能派上大用場的人物，確是屈指可數。雖然他的心思重重，但手中油紙包中的香味却一陣陣溢出。

夏振華好幾日，未曾享受過此種美味，此時由嗅覺而入味覺，而竟至饞涎欲滴。吁一口氣奔出山外，已是晨曦初露，旭日東昇。

他坐在一株古樹下，大嚼那隻天痴老人帶來的燒鷄。雖然是配着乾糧吃，這一頓算是最豐富，又富營養。

眞是人是鐵，飯是鋼，吃飽喝足了的夏振華，已是精神百倍，略一運氣調息，又繼續東歸。

在這一覽無遺的原野，看不見一個行人，夏振華也就無所顧慮放肆奔行。但見白影一閃，乍顯又失。

另一處山澗林外，正坐着一個黑衣少女，手托着香腮，似有重重心事，也似正在靜待着天涯遊子的歸來。她的目光時而注視着悠悠白雲，也不時望着山澗路口。

她夢中的王子是否會在此際趕來。但她能想像得到，他既然稱作天下第一劍，不僅有驚人武功，更要爲世人建立非常的信譽。

他既然應允去尋找「水晶石」，看他那種認眞的態度，匆匆而去的情形，他一定會在滴血傳書之會以前，趕來此間，好使自己以新面目去會天下人物。

想到自己的眼睛，她不禁悲從中來，也忿怒交集。

但當巨無霸說出天下第一劍將以「水晶石」，爲她配製一隻星目時，心中不僅充滿喜樂，也發出一陣微笑，雙頰更微微顯得一熱。

她從辰至未，都未曾離開一步。從她那形態來說，已是急不及待，口中更喃喃地說着囈語一般。

「今天應該來了，師傅說，今日三更以後，我們就得離此。否則就趕不上滴血傳書之會了……」

她倏地站了起來，一副焦急之狀，無法形容，好半晌，又低低地說道：「天山！如此路遠，難道會出事嗎？」

這是她的心聲，幾次都想問出，但她不敢問自己發此問題，她雖然不是一個宿命論者，她却担心那個不祥的意念會變成眞實的事。

所謂像熱鍋上螞蟻一般。黑衣少女此際的心情，恐怕較之熱鍋上的螞蟻，猶有過之。

終於、玉頰上流出了一行清淚。口中也喃喃地說道：「不管如何，天下第一劍，你這番心意確將使我終身銘感。」

她這一番話，豈止是終身銘感，也弄得她在餘下的歲月中，寂寞地過了半生。也成爲武林中一頁恨史。

當夕陽西下，倦鳥投林時，黑衣少女的形態，也倍感悽涼。而一點白影，也如銀丸飛瀉。她在失望之餘，終於低低地飲泣起來。她這一哭，是她身世悽涼的哭，是她感情的發洩。

一聲輕喚有似天樂悠揚。黑衣少女宛如在夢中一般。但她未抬起頭來，恐怕驚散了這場美夢。

又是一聲輕喚：「兪姑娘！爲何在此傷心哭泣。亡魂谷主老前輩呢？」

黑衣少女仰起臉來，她接觸到那多情而灼灼的目光，一顆心幾乎跳出來，雙頰也不自覺地有如胭脂般深透。

但還是迸出了幾個字：「天下第一劍，你爲甚麽現在才來呀！」

她說出來之後，又殊覺失言，臉上更紅，與那落日餘暉，交相輝映。

夏振華一時也被她問得愣住了。但想到她才正在低頭飲泣。此時臉上雖然淚痕猶存，却是充滿了喜悅。略一沉思，也就想出這句問話的道理來，原來她是在這裏等着自己歸來，心中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不由得感嘆地忖道：「可憐的姑娘，你這是何苦，我爲你走一趟天山，這與我對武林的責任並無兩樣。」

他的心中雖然如此作想，但不敢說出來，因爲這個花般的姑娘確在他的心中佔了很大的地位。

祇是他不對自己承認，尤其還有另一個長髮紅裙的影子。

在兩相對照之下，使得這個一代英傑的天下第一劍，不僅爲情所苦，也爲情絲綑得牢牢地。

故此他對兪小萍，他決定不承認是愛的付給，而祇是他對武林人物一種責任，或是一種道義的支援。

這不是他寡情，而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何況熊掌與他本身間，就有一段無法解開的恩怨情仇。在他直覺的想法中，眼不見心不煩，兩個人都視同陌路，先背着天下第一劍的招牌，掃蕩羣魔之後，再去找一處與人間隔絕的山野林間，靜靜地過一輩子。

正當他的思想，步入天馬行空時，一陣銀鈴之聲，又響在耳際。「天下第一劍！師傅說，如果滴血傳書之會，你不趕來後果眞不堪設想。」

夏振華不自覺地嘆出一口氣來，但他並未回答兪小萍的話。

好半晌，才望着兩邊的殘霞，問道：「兪姑娘，你們是否在今天晚間，就會起程？」

「師傅說，等你到三更以後。我們就走了。」兪小萍顯然因夏振華的態度不同，故將自己的話題，也祇是推說師傅的意見了。

「我因爲在途中略有躭擱，否則早就趕來了……」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但不知亡魂谷主老前輩現在何處，我正有事請教。」

兪小萍滿腔熱望，被夏振華冷冰冰的

態度，化作縷縷淡烟。

在她的想象之中，夏振華對尋找水晶石，不過是給一個失望者安慰。正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飢而已。此時他急急地去見師傅，一定是有關滴血傳書之事。

故這個好勝又好強的嬌娃那裏還能受得住，「哇」地一聲，竟爾失聲哭出，扭轉嬌軀就向林中奔去。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站在林外竟不知所措。

但兪小萍的哭聲，早就驚動了運氣調息的亡魂谷主。緩緩立起身來，正好遇上兪小萍的奔入。

「萍兒，何事。」亡魂谷主低沉而慈愛地問着。

兪小萍投入亡魂谷主懷中，盡情地痛哭了一番，才緩緩地說道：「他回來了……」這簡短的四個字，有如一柄鋼刺，軋入亡魂谷主的心中。因爲兪小萍這番哭泣，她也想到這是甚麽一回事。但她總算歷經憂患，一切都較有見地，當下運氣傳音，向林外說道：「天下第一劍，請進來說話。」

這聲音雖如蚊語，但清晰之極。夏振華也就不再等候，緩步走去。這一座密林、幽徑曲折。要不是夏振華幼習九宮八卦圖式，萬難走入。就是如此，也費了一盞熱茶工夫。三間茅屋，被一彎惡水所遮住。幾株垂楊，在這岩下山澗，另成了一個天地。

夏振華通過密林後。就已望見三間茅屋。再疾行百丈，施展意會神功，越過惡水。

亡魂谷主扶着兪小萍站在門邊，但見她手持亡魂杖，背上還揹着一個黑布包袱，顯然即將首途的樣子。

「老前輩就要起程了麽？」夏振華躬身地問着。

「遲了，恐怕趕不及。而且關係着武林大局，你天下第一劍豈能袖手不顧。」亡魂谷主說得十分冷漠。

夏振華朗朗一笑道：「滴血傳書之會，並非一朝半日就可結束，而且好戲將在午夜之後開始，三日內，能夠解决這場糾紛，清還這一頁武林血腥之債……」

夏振華雙目露着精光。「我天下第一劍以天下事爲己任。蕩羣魔，靖寰宇，我豈能置大局於不顧……」

他聲音鏗鏗鏘鏘，有如金鐵之聲，顯然他因爲亡魂谷主之言，十分激怒。

亡魂谷主和兪小萍，心頭都微微一懍，但依然未動聲色。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探手入懷，摸出一顆晶瑩玉潔的東西。淡淡一笑道：「谷主，能否再遲半日上路，我想爲兪姑娘，略盡棉薄。將這隻『水晶石』眼球換上，雖然無法看見，但對兪姑娘的玉容，總算恢復了。」

他說得十分平靜，亡魂谷主老臉上，也不禁一陣微熱。吶吶地說道：「天下第一劍，你去過天山了。」

夏振華手中托着那顆水晶石的眼球，走近亡魂谷主身邊，淡淡笑道：「谷主！此間可有『甘草』，或者弄一盆山泉。」

亡魂谷主心中一陣愧感，返身入內端出一個銅盆。清泉中浸着「甘草」。

夏振華出手如電，連點兪小萍三處大穴。復在她失明的左目上一拍，硬將那個眼眶啓開。

亡魂谷主望着夏振華的手法，心頭不禁掠過一層寒氣。再看兪小萍的臉上，眼眶裂開，現出一個黑色窟洞，十分怕人。

夏振華用手沾些甘草水，滴在兪小萍眼眶上，又將那個「水晶石」，投入盆中。這個晶瑩玉潔的東西，黑白分明，與眼珠毫無二致。

不待兪小萍醒來，那隻特製的水晶石眼珠，已嵌在兪小萍失去的眼眶之上。夏振華復運勁手指，在兪小萍的臉上推拿一陣，使她當日因受傷，肌肉變形之處恢復了原狀。

他的動作極快，在當時的藥物上，誠然是一個奇跡。兪小萍又恢復了當初那種千嬌百媚之態。雖然這隻假眼，看不見東西，但它黑白分明，閃閃發光，任何人都不會懷疑到她的眼上出了毛病。

亡魂谷主此時才吐出一口氣來，道：「天下第一劍，我眞不知如何謝你……」

夏振華回頭淡淡一笑，答非所問地說道：「谷主，你們可以動身了，滴血傳書之會上再見。」

說完，又連在兪小萍身上，連點三指，兪小萍冷哼一聲，翻身坐起。茫然回顧，好像經歷了一場大夢。

但當她在盆中，看清水中自己的影子時，一時楞住了。

夏振華早趁她坐起之間，閃身縱走，連亡魂谷主也未發覺他如何走的。終於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說道：「萍兒！我們也該準備走罷。」

兩條身影，迅捷無倫地，奔出這林間幽徑，且愈去愈遠。嘆息之聲，仍迴蕩在空際！

× × ×

且說夏振華離開亡魂谷後，他雖然施展出意會神功，但並未去得太遠。

原因是他要瞧瞧這次兪小萍復容後的姿容，也要證實自己的傑作。但他不願接受別人當面言謝，他更要瞧瞧亡魂谷主這個冷漠女人，因受惠於人後的特殊反應。

故奔出谷口之後，即閃身靜立在一方巨石之後，因爲他施行閉氣之法，使眞氣流轉於四肢百脈，外面的呼吸則完全停止，就是有再高武功之人，也難發覺有人潛伏。

約有半盞熱茶工夫，亡魂谷主仍以黑紗蒙頭，手中提着亡魂杖，兪小萍換了一身翠綠色的衣裙，背上寶劍紅穗有半尺長，相與她那三尺青絲輝映成趣。

她再不是半邊臉上肌肉擁塞之像，失去的左眼，已經恢復了往日姿容，臉上容光煥發。祇是那眼角間，仍有幾分憂鬱。

夏振華從內心中，發出一陣微笑，暗道：「果然人力巧奪天工，可惜那隻『水晶石』眼珠，不能視物，否則，世界上不知道要減少多少恨事。」

不覺輕輕地吐出一口氣來，他顯然做了一件十分愜意的事，人也頓感輕鬆了許多，輕飄飄一躍而起閃幌之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此番離去顯然並非急急去趕赴滴血傳書之會，因爲他奔去方向，正與亡魂谷主

師徒所去，背道而馳。

夕陽西下，明月漸漸昇起，夏振華的白色身影，在月色下飛馳，有似流星，亦如魅影。但因其心中高興，鼻中哼着一支聽不清的曲子。

他的身體却因着這樂曲，時而起，時而落，時而馭空而飛，時而如縷縷淡烟一幌而沒。

他就是如此不停地奔馳，直到東方之既白，他祇覺得內體，有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潛力，雖然他平時，也會如此狂奔，但却沒有這一晚，全以意會神功和馭空飛行。

就在他微一沉思之間，耳際隱隱傳來幾聲清嘯，他自從天耳神通練成之後，視力聽力，都顯著增加。

此時他微一凝神靜聽，雖然他料定距離不近，但拚鬥的人怕有十來個，而且都以內家罡勁，正在相互硬拚，似乎成了不死不散之局。

夏振華心中暗忖道：「不知又是什麽人，正拚出了性命。」

但也激起其無窮感慨，暗道：「武學一途原是強身健體，用之得當，固可鋤強扶弱，救人濟世，但時下一般武林道，却用以爲橫行霸道，欺壓善良，或以此恃衆凌寡，或欲藉武功擴充勢力，專橫天下，實在大背當初武林前輩，提倡武學健身強國之道……」夏振華心中雖感慨萬端　但脚下却未停止，一座山巒橫住去路。

晨曦裏，山霧冉冉上昇，夏振華停立在路旁，一時也愣住了，因爲他再凝神諦聽時，拚鬥之聲，業已寂然。

在他的想法中，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以他奔行速度，尤其他以天耳神通注視着各方聲響。豈知他循聲趕來，竟然靜寂無聲，寧非怪事。但要他就此罷手，也決不能，故幌身間即竄上山坳，他既不隱蔽身形，竟施展出意會神功，逕朝那晨霧中縱去。

當他從山頂望去，前面正是一個山凹，一片低矮松林，被晨風捲起的松濤，沙沙作響。

但松林中却微露出一角紅樓，幾天霞光炫耀在晨光裏，夏振華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此處山路崎嶇，且近乎荒山絕地，居然在這羣山之間，有如此絕佳建築。再注視四週，山之東，則怪石嶙峋，亦有一片房舍！間雜建築在矮松亂石之間，與那座紅樓則遙相對峙。

夏振華雖不明這是何處，但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尤其天下第一劍，必管天下人的事之感覺，也同時併發。故淡淡地笑道：「此處既有拚鬥之聲，而荒山中又有此奇妙建築，寧非海市中的蜃樓，幻境中的仙府，天下第一劍既然來此，就是龍潭虎穴，我也必往一瞧。」

他說得很細聲，因爲並無第二人在，但却隱聞一聲脆笑，竟發自夏振華左近。

他雖不懼別人偷襲，但是天下第一劍身邊就有敵人，竟爾未曾發覺，豈不令人笑掉大牙。臉上雖然微微熱，祇是緩緩地轉過身來，任是他天耳神通之絕技，再也聽不見任何聲息。

夏振華豪壯之氣微含怒意，身形霍地拔起，逕向那紅樓飛去。

又是一聲脆笑，比剛才那一聲似乎更近，祇是看不見影子，而此時的夏振華身體凌空，目光掃過四下，因爲這亂石、矮松、晨霧，都是適當的掩蔽。

故此心中一定，人即向那紅樓落去，雖然他藝高人胆大，就是這兩聲脆笑竟使他提高幾分警覺。故才微一斜身，落在紅樓丈許之外的一株松梢頭，古松枝繁茂密，夏振華隱身其間，倒也不懼別人發覺。

而樓中種種，却可從窗中一覽無遺。那知不看也罷，當他雙目一掃之後，不僅全身熱血沸騰，心中噗通亂跳，鋼牙更是咬得吱吱作響。原來那房中綉榻之上，正斜斜地躺着一個麗人，面目姣好，乍看之下，仿似迎風女一般，但見她酥胸坦露，玉體橫陳，一種懶洋洋嬌慵不勝之態，臉上半嗔半笑地，顯出了萬千媚態。

夏振華心中一動。「此人是誰？」誰知他心念陡轉，又是一聲脆笑響在身邊，也幸此際風大，樹枝發出沙沙之響，故此人脆笑，才未被紅樓中聽見。

本來他想先找着那脆笑之人，但紅樓中正傳出一陣嗲膩之聲。「寃家，你快點好嗎？」

夏振華臉上一陣火熱，他雖然還未經歷過男女之間的曖昧之事，但從那女人的口氣中，已斷定此人必是一個淫娃蕩婦。想到自己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尤其以天下第一劍自尊，竟偷窺一個淫婦的醜行，他日傳揚開去，這使那天下第一劍的顏面何存。

正待轉過身來準備縱身而起，另一陣沙嗄之聲也同時傳出：「紅姑娘！你說老鬼頭今天不會回來了。」

夏振華聽這聲音好熟，本來縱起的身體，又輕輕穩住，暗忖道：「此人聲音莫非是……」

他的身體又徐徐轉過，但見一個錦服老人，倚榻而立，他望着榻上那一幅美人睡態，貪婪的目光，從頭至脚，從胸至腹，尤其她兩個玉球般的雙峯，又白又大，使那倚窗而立的人，雙目似要噴火一般。

夏振華雖然十分噁心，但他想一探究竟，尤其對此人動了疑念，因爲他決不相信此人是一個平凡人物。就在他微一沉思之間，一陣風響紅樓上竟有非常的變化。

房中又多了兩人，而且都是怒目而視，恨聲不絕，其中一人更拔出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劍來。

「賊子！兔兒不吃窩邊草，你居然欺侮到老夫頭上來了……」她微微一頓，顯然十分忿怒，又向另一人說道：「觀主，今日你親眼所見，願你還我一個公道。」他末了的話，聲音微顫，牙齒咬得吱吱亂響。

夏振華這才看清楚原先那人，正是南嶽二劍客之一的老大張強。

還是自己初上泰山之時，曾與他們相遇，曾以追雲劍法斷去他們兄弟每人左手一指。

他的心頭電閃着各種狀況，因爲剛才奔到的，一個是羣魔之首一尊子，一個則是欲稱尊江湖中的翠蓮觀主。剛才聽一尊子口氣，這座雅居，大概是其巢穴之一，此間女人可能是其外室。

在這些魔頭中，本來無道義可言，他

們除掉「食」、「色」二字之外，就祇有爭強鬥狠。

也是一尊子作惡多端，尤其交上這一批狐羣狗黨的朋友，他這一間雅店，却成了許多江湖浪子寄跡之所。尤其一尊子經常在外，故他的那批朋友也就無形中成其入幕之賓。

像南嶽二劍客的張強，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當然以張強本人而言，他不僅武功好，且有美劍客之稱，也就在女人面前，更有其便宜好佔。

那個坦胸露體，橫陳綉榻的麗人，本是出身綠林，後來結識了一尊子，被這個江湖魔頭置金屋而藏之。但春色滿園，那裏還能關得住，何況她長得一副淫賤輕浮之相，祇要是男人都欲思染指。

張強雖然與此女早有過從，但表面上還要充起其僞君子的面孔來。

此次乘便來此，業經三日，原預定今日離此，經不起此淫婦一再挽留，故又留了下來。萬未料到天亮不久，就有鬼趕上門來。

如果祇有一尊子一人，萬一翻臉，大不了狠鬥一場，說不定以他近日武功精進，或可將一尊子除去，那麽自己就可以偕此尤物，遠颺他鄉，終日處在溫柔裏打發那些未盡的歲月。

誰知竟有翠蓮觀主同來，自己現在本已越理，更無力以一敵二，而他們早又將去路攔住。

就是想從窗口脫身而走，勢必與翠蓮觀主爲敵，一個翠蓮觀主自己也不一定能勝得了，何況一旦動手，就將引起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的連手。

當然以南嶽劍客之一的張強，也並非弱者，祇因鳩佔鵲巢，自己理屈，故一時說不出話來。

翠蓮觀主素來以連繫江湖五惡，結合五派實力爲己任，因爲也祇有他才能溝通五派情感。

故嵩山之會，五派實力，作了嚴重考驗，要不是自己預先定計，將天下第一劍困住，後果當更不堪設想。即將到來的滴血傳書，雖然有墨竹君，終南隱叟，或者竟可以邀得蠻荒老人，同來助陣，但那一場拚鬥，武林各派將盡集高手，尤其那位使江湖中聞而喪胆的天下第一劍。

他對滴血傳書却有着萬丈雄心，但却無必勝把握。此時聽一尊子所言，並要自己來主持公道。一時眞還不知如何是好。

本來捉奸捉雙，以張強衣衫半解，而榻上的女人，竟又一絲未掛，這比什麽證據還確實。那個淫婦，不知是嚇呆了，還是故作媚態，想以媚勁來瓦解一尊子的怒氣，竟躺在床上，賴着不動，鼻中更是吹氣如蘭，並發出十分淫膩之聲。

翠蓮觀主不禁眉頭深鎖，冷冷地喝道：「紅姑娘，還不快去穿衣。」

那女人竟裝做未曾聽見，置翠蓮觀主的話而不聞。

一尊子怒極，右手短劍劃出一道厲芒，直向那女人背上刺去。「賤人！我先斬了你。」

一聲脆響，一陣金鐵之聲大振，張強的寶劍竟也斜斜刺出，堪堪擊在一尊子短劍之上。當一尊子向那女人刺到時，南嶽劍客心中大急。也就顧不得與一尊子翻臉。他爲着救人，才使出了一招避重就輕的打法。劍虹指向一尊子腰際，劍刃與其短劍相觸。

劍術一道，一寸長一寸強，除非馭氣飛劍那又另當別論。

故一聲震天大震之後，一尊子被迫斜退一步。但這一個陰狠毒辣的人魔，雙目閃過一抹毒芒。短劍一帶，幻出絲絲銳嘯，左脚也踢出一股強勁，似山洪暴發，直向張強下盤掃到。

所謂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孰有甚於此者，一尊子雙目皆赤，白髮根根直豎。牙齒緊咬，攻勢有如長江大河般湧流不竭。

張強此際顯然有着甚多顧慮，劍勢雖然綿綿不絕，但每招却未盡滿，且是守多攻少，尤其他與一尊子的武功，內力上，尚略遜一籌。

此時一採守勢，任是他在劍術上，有如何高深造詣，在一尊子的凌厲攻勢下，也就漸現不支，甚且險象環生。

而一尊子則招招毒辣，每招都是拚命的打法，顯然他恨透了南嶽劍客的張強。直巴不得將他生生地刺殺才甘心。

翠蓮觀主站在一邊，也呆呆地不知如何是好。因爲目前的狀況他不知道偏袒那個好。不過他對一尊子的感情較厚，對一尊子這個如姬。也有幾分偏愛，雖然他未曾登堂入室，但他那心中，却存了此人的倩影。

現在由張強取代之後，一種恨意、妒念，同時併發。祇因自己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不好發作。此時見一尊子拚命向他刺去。也有一陣輕鬆之感。但他城府極深，故表面仍是那副冷漠之相。

看看兩人已遞過六七十招，翠蓮觀主仍然楞立當地。好似成爲兩個拚鬥之人的公正裁判一般。

那個麗人却在兩人拚鬥的劍光人影中消失不見。

夏振華目覩這一劇醜行，心中一喜，暗忖道：「這倒好，最好多來幾個騷女人，先要你們一窩反，拚過你死我活之後，武林中就會太平了。」

此念如電閃而逝，一尊子和張強二人，在一聲脆響之後，倏地分開。

一陣冷叱，也傳出室外。「你們別狗仗人勢，趕到我這清風莊來嘗盡了甜頭，還不知足。」

一個紅衣少婦雙手叉腰，柳眉倒着，滿臉怒容，朝着一尊子怒喝着。

夏振華眼看一場好戲，終將停演，因爲一尊子好似老鼠遇見靈貓一般，連動都不敢動。張強則面露得色，顯然他在這女人身上佔了優勢。

翠蓮觀主仍然裝出一副無可奈何之神色。那女子一面喝罵，雙目還不時向窗外瞟過一眼。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此人武功定然不弱，她擠身羣魔之前，一定有其作爲，而且她不時向外張望，顯然發現窗外有人，如此，她的內功，決不下於一尊子和翠蓮觀主諸人。」

他正自沉思之間，那女子的聲音，又已響起：「我這清風山莊，以後再不容許你們進來，想打嗎？出去一里之外，那裏

有一片曠場。打死了連埋屍之所，也不必另外去找……」她微微一頓，又冷冷地道：「哼！你們別欺侮我是一個弱女子，手無縛鷄之力，但我却有辦法教你們一個個……」她的話倏然止住，兩道目光在三人面上不斷流轉。忑也作怪，三個魔頭竟無一人反駁，一個個俯首帖耳，一言不敢發作。

好半晌，才聽得翠蓮觀主笑道：「紅姑娘，請多包涵，我不願管這閑事，就此告退！他說完話就向門邊移去，也因他碍於身份，不願穿窗而出。

一聲咔唰之響，那扇門迅如電閃般闔上。一股淩厲勁風，將翠蓮觀主逼退一大步。

「觀主！何必忙在一時，難道這筆賬，就祇該我南嶽張強一人來管，要走大家一塊兒走。」張強滿面怒容，冷冷地說着。手中長劍不時飛動。

連聲嘿嘿怪笑，震得人毛髮直豎。「張強，你別太不知進退了。我要不看在徐旺的分上，或者怕被人笑我翠蓮觀主也打落水狗……」

翠蓮觀王的獨目中，發出一道懾人的威芒，又冷冷地笑道：「以你此種行爲，我早就該斬了你，因爲碍着一尊子的家醜，我不願插手其間。」

他的話顯有幾分挑撥性。一尊子的老臉上，感到一陣火辣辣地。但他不怪翠蓮觀主，祇將一股怒火全發洩在張強身上。

故短劍一揮，一招「出岫春雲」，化作「梨花帶雨」，朝着張強前後左右罩下。其實他這兩招，却隱藏無窮奧妙。每一招都是兩式，而且各有一招虛式。

尤其出手十分詭異，變化多端，且逢虛可以變實，遇實則陡改爲虛。令人莫測高深。

張強自以爲是一代劍客身份。目空於頂。十年來藉竊取之「追雲劍笈」，辛勤苦練，亦小有成就。

況劍術一道，原非一尊子所長，老魔所獲的一卷「五絕奇書」，本是「古瑟琴笈」。而一尊子當年亦以掌上工夫見長。此時他竟一再以短劍相搏豈非捨長就短。

張強早存下了輕敵之心，此際見他兩招平凡劍招。自是更不放在心上。

直待劍虹逼近，銳嘯盈耳，漫天劍影，當頭罩下，更看不出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心中不由大驚。

但他總算在劍術上造詣不弱，長劍斜出，倒趕千層浪硬向一尊子劍虹上迎去，他自己則藉這一迎之勢，飄身退後。

當他靠近窗口時，陡覺一縷勁風襲上腰際，耳際也聽見那嘿嘿之怪笑聲。「哼，想走嗎？沒那麼容易。」

不問可知，這是翠蓮觀主阻住自己去路。眞是恨怒交集。

但也激起其豪氣，冷冷地笑道：「哼！老子難道還眞怕你們不成。我是因爲紅姑娘不准在她的莊中動手，免得損壞她的居所。

這小子時時刻刻還未忘記那個女人，而且言詞之間一時來討好她。

一尊子却不待他說完，咬牙切齒地罵道：「賊子！那裏死都是一樣，反正今日不刮你的皮抽你的筋，一尊子的名號就從江湖中除去。」

說完，又待撲上。却被一股香風所阻。「要你們不要打，偏不聽話，好罷！老賊！我同你拚了罷。」

一尊子微微一愕，但那女人巳當胸撲到，他正欲向一側讓去。

一陣朗朗的笑聲，劃長空而逝，跟着傳入衆人耳際的，則是一連串歌聲，震蕩在空際。

緞袍作朝服。

白髮享紅顏。

冠冕成綠色。

誰不說是現世報應在眼前。

本是同類。

蛇龜雜處何堪。

最難堪，綠頭巾，飄飄揚揚於江湖之上。

却恨自己無能，空巢待兎居。

英雄寶劍常作伴。

祇因爲：

花是將開的紅。

人還是未老的好……

跟着又是一陣朗朗狂笑。房中諸人無一不大驚失色。就連那個女人也是粉面通紅。

這一首似歌非歌，似曲非曲，但他唱來却十分入耳。也極盡諷刺漫罵之能事，更視羣魔如無物一般。

翠蓮觀主望着窗外，沉聲喝道：「何物小賊，敢偸窺人家秘密，有種的就快出來。……」

他的話顯然又在替一尊子找台階，因爲一尊子向張強出掌反被紅姑娘阻止，正在騎虎難下。此時一聽歌聲，他以向敵人喝駡之聲，並暗示各人，暫時抛棄成見。

果然一尊子也沉聲怒喝道：「是英雄，是人物，何以龜縮得不敢見人。……」

「哼！老烏龜，老婆偸了人，還怕人不知道，我天下第一劍何時怕過你來。」

語落，微風過去，窗上站着一個有如玉樹臨風的白衣美少年。

一尊子、翠蓮觀主，張强三人都同時一驚，尤其是那個淫娃，雙目中更幾乎要冒出火來。

「小賊！又是你。」翠蓮觀主故作鎭靜地說着。

「哼！天下第一劍就是在追尋魔踪，當然有你們出現的地方，我天下第一劍也就會跟踪而至。」夏振華單足站在窗前，嘴角噙着笑意。緩緩地說着。

按他此時站在三人聯手可擊的窗口，而且是單脚踏在上面。但三個魔頭却不敢冒然出手。

祇有那個淫娃紅姑不知道她是不懂厲害，還是因爲夏振華的朗朗英姿，想站近些瞧個仔細。

「小冤家！你進來麼！站在那裏摔着了怎麼辦。」淫娃果眞對夏振華動了心，看她說話，又脆又甜，又似關心，又似埋怨。這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這魔女當眞不要臉。

夏振華雙頰一紅，但他要捉弄幾個魔頭，故意淡淡一笑道：「紅姑娘！剛才的醋罎子才打翻，你恁般對在下關懷，這幾個魔頭都會氣死了。」

他的話果眞使得一尊子忘記了厲害，

怒髮直豎，口中喝駡道：「小賊！我同你拚了。」語落掌發，一股淩厲無儔的勁道，直向窗口劈到。

張强本來早欲出手，惟恐自己不敵，此時見一尊子旣經發動，長劍一揮，也向單脚站在窗口的夏振華攻到。

翠蓮觀主的嘿嘿怪笑聲落，一枝金光閃閃的拂塵，疾如石火電光般，朝夏振華氣海穴上點去。

一陣朗朗之笑聲震得三人一驚。當一股勁風陡向三人前胸撲到時，三人立即易攻爲守，但瞬眼之間，夏振華的影子早巳失去。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恨透了夏振華，甚至較恨張强的奪妻之恨尤有過之。故一聲怒叱，人即穿窗而去。

翠蓮觀主也緊隨在後飄身窗外，因爲他們共同的敵人是夏振華而巳。

張強本不願離去，一則一尊子不會再容自己胡鬧，夏振華對他也有斷指之仇。甚至是連在江湖五惡的頭上，天下第一劍都不會放過他們任何一人。

故張强望過站在書房中的紅姑娘一眼，終於也穿窗而走。他們環看紅樓巡視一週，並未發現夏振華的影子。當然三個魔頭不會就此罷手。但他們先後再度奔到紅樓窗下時，則不禁一陣慘然。

但見那個淫娃被反剪着雙臂，吊在窗前那株古松之上。紅樓窗門則巳緊閉。

一尊子恨得直跺脚，駡道：「小賊，總有一日，我要剝你的皮方洩我心頭之恨。」語落人起，短劍一揮，竟將那根綑住淫娃的蔴繩割斷。反手一抄，抱住那女人嬌軀迅疾降落。

魔女好半晌才說出話來，想是昏穴被人閉住，故此不能開口。

此際，見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張强三人的眼中都如烈焰。也因爲她剛才吃了不少苦頭，但那個俏冤家却使她寢寐難忘。

三魔都靜立窗不敢移動，魔女却不管這一些。嬌軀一閃又向紅樓中飄進。此時那裏還有俏冤家的影子。

但跟着是一聲嬌呼，聲達室外，三魔鬪聲又復同時飄進。

眞是好笑得很，一尊子本來因爲張强霸佔其妻，加了一頂綠頭巾在頭上，正氣得欲與張强拚命時，竟因夏振華的出現，他們竟同時聯手起來。

足見他們心中對夏振華的程度，甚至連奪妻之恨也都能放在一邊。但張强依然存了幾分戒心，行動總是在最後，而且都是讓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先行。他始終保持了一段距離。這時聽見魔女的驚叫，三人再度入室時，却不禁同時「噫」出聲來。

原來牆上掛着一條白色床單，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四行大字。

「字諭一尊子曁翠蓮觀主。魑魅之禍，終必有亡。滴血傳書中，自當還爾等公道，若還故生事端，必先斬汝等首級。以謝武林。」

三魔楞楞地呆立當地。當然他們知道這都是天下第一劍所爲。但就在這片刻之間，此人動作之速，實在非常人可及。三魔心中却也由衷地發出讚佩。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都是面色死灰。祇有張强還面露得色。

顯然他因爲天下第一劍特地放過他這一遭。自己的身價似也陡然增高不少。淡淡地笑道：「這小子也未免太狂妄些，下次遇上我必要他嚐嚐三尺龍泉之味。」

翠蓮觀主獨目中射出一道厲芒，冷喝道：「小子，有我們在還輪不到你，天下第一劍不過是瞧你們不堪其一顧而巳，你却就自以爲沐猴而冠了嗎？……」

張强鋼牙一咬正欲出言相識，却聽到一尊子失聲叫道：「觀主！你過來瞧瞧。」說完，竟向窗邊走去。但見窗簾上也寫着幾行小字，字體顯然出自一人。上面字句，都是針對張强而發。

「張强色兒，空負南嶽二劍客之名。却罔顧道義，奪人妻，若不是因欲鬪寶塔圖陣，當斬汝首，以洩衆忿。今日暫寄下這顆頭，但必須再自去一指，否則出窗時，必毁汝一目。……」

張强早也擠過身來，臉色大變，心中更是撲通撲通亂跳，在此種情形下，眞使他十分狼狽。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都靜立一側，看他作何打算。張强望一下壁上的字跡，又望了一眼自己左手所失的一指。

臉上露出一種迷惘之色。他相信對方旣巳說出，必會實現其目的，但要他此時自斷一指。尤其當着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的面，萬一他們傳揚出去，眞不知如何是好。故一時間竟楞在當地。

但這些魔頭都是奸謀百出，此際見一尊子和翠蓮觀主袖手旁觀。張强望着那些字故意自言自語道：「滴血傳書是武林雄長之爭，寶塔圖陣有賴十五人之力。天下第一劍難道是我張强一人之敵不成。」

他的話顯然想拉兩魔共禦强敵。因爲在他的腦際中多一個下水的人，與他自己多一分好處。

但兩個魔頭却顯得更爲奸猾。尤其翠蓮觀主嘿嘿地怪笑道：「老兒！滴血傳書之會，時間未到，寶塔圖陣，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始可發揮連環功效。……」

他故意一頓，嘴角含着冷笑。又繼續說道：「老兒，依在下之見，這座紅樓，一把火燒掉，再帶同紅姑娘在滴血傳書之後，在嵩山朝陽峯下結廬而居，咱們也有個照應。」

言下之意巳暗示一尊子不必淌這混水，何況天下第一劍並非指着自己而來。其實他此時，眞想使張强受點教訓。

張强聞言臉色陡變，他知道天下第一劍年青氣盛武功高絕，話旣出口決難收回。自己旣無力與人一拚，那就只有聽任別人宰割。但他接觸到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的冷峻目光時，一股豪壯之氣也陡然而發。

眞是寧爲玉碎，何必瓦全，自己也是江湖中叫字號的人物。何況天下第一劍現巳離此。

此念陡轉，長劍又出鞘來，當下冷冷地喝道：「二位旣要去赴滴血傳書之會，那末就請先走。我倒要瞧瞧此人是何等英雄人物。」

一尊子乾笑了兩聲，幾番欲言又止。那個淫娃却滿面怒容，走到一尊子面前冷冷地叱道：「你們旣不願連手拒敵，如果有人想放火燒我的紅樓，我必先擰下他的腦袋。」她說話，雖如銀鈴一般，却令人

有一種冷森森的感覺。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都同時一驚。而且知道這個女人已心生外向了。一尊子臉上閃過一片殺機。全身微顫。幾番都未發作，祇因耳際又響了一串聲語。

連翠蓮觀主和張强二人也臉色大變。

「我取爾等性命，有如反掌折枝之易。那裏還有你們選擇的餘地。祇是我不願你們就此默默地死去……」

蚊語之聲，似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我祇是爲小誡南嶽劍客張强，令他斷去一指，居然敢故違我命，甚且想拉上兩個老鬼來帮忙……」

蚊語之中，雜着一聲淡笑，又道：「我就是要鬪一下江湖五惡十五人的寶塔圖陣，否則你們豈有命在……」

他的聲音，倏地提高了些：「我現在限你們立刻離開此地，如果我數到二十個數字時，你們再不離開，那就休怪我心毒手辣了。」他又淡淡地一笑道：「你們都會知道，殺惡人就是善念，我想武林社會中，當不會怪我……」

蚊語頓杳，接着空際傳來：「一……二……三……四……」之聲。

一尊子望了翠蓮觀主一眼，道：「觀主，忍小忿就大謀，我們走罷。」「走」字一落，大袖一捲，人已穿窗而出。翠蓮觀主也一抖手中拂塵，緊隨在一尊子身後而走。張强面色鐵青，望着那個淫娃笑道：「紅姑娘！你也走罷！」

「這是我的家，我爲什麼要走，倒是你該走了，我再也不要見你這種人。」

張强全身一顫人也幾乎跌倒，但他的面上倏現殺機。長劍斜斜擧起。

空際又隱隱傳來「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再也不容他細想，本來想藉這女人來發洩自己悶氣，但一聽到這催人性命的數字。冷汗從額上滾落。他權衡之下，對方是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他既要自己斷去一指，以爲小懲。但自己並未聽從。如果此時出去，他必定按他的話去做，要毀去自己一目。

最後限定自己迅速離去，否則必受極刑。這些都如電閃一般，而空際又傳來「十八……十九……」

張强的心，差不多要跳出腔來，在生與死的掙扎下，他仍然選擇了前者。

當空際傳過二十之數時，張强的身體，也在一片劍光護住下，穿窗而出。

一股强勁硬將他從空際逼落。張强雖藉一團劍光，護住全身各大要害。但那股强勁暗流，簡直令他無法站住。

而張强此際祇記得那壁上留言，「如不斷指，將以一目交換」。故他臨出窗口時，招式都是「滿雲冠蓋」。他是防止雙目被擊。

倏地一道强烈金光，漫天蓋下。張强全身一軟，向後跌倒。

因爲他預料到的强敵，決不會輕易饒過他，甚或將遭遇更悲慘的命運，不過他雖然倒下，長劍仍在身前劃出一道長虹。

一聲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動。「南嶽劍張强，胆敢違我命令。」

張强一愕之下，一式平步青雲，飄身而起，注目望去，丈許之地，站着一個白緞長衫的英俊少年，乍看之下那裏看得出什麼惹眼之處。但張强却如老鼠見貓，甚至身體也在微抖。那白緞長衫的美少年，正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天下第一劍。

他望着張强冷冷地笑道：「張强！你竟敢不遵令斷去一指，以資自懲，大概有什麼可以憑藉……」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現在我天下第一劍，倒要先會會你這自以爲在劍術上成名的人物。」

張强一聽天下第一劍要單獨鬪他，心中不由一懍，但豪壯之氣，也激起拚命之決心。當下也就咬牙恨道：「天下第一劍，你別欺人太甚，我南嶽劍在劍術上，諒還不會輸你……」

不待他說完，一陣朗朗之笑，截斷張强未竟之言。「好！南嶽二劍，豪氣可嘉，我天下第一劍，決不憑技欺人。但爲言必信守，你自己既不斷指，自然要毀去你一目……」

他微一沉凝後，又道：「現在我許以三招之數，如你接得我三招，我不僅饒過你這一次，連那斷去一指，也一併予以赦免。」

這那似面對着一代人魔，簡直如逗兒戲。那似出諸一個弱冠之年的少年人之口氣，顯然是一個君臨萬民的王者，面對着那些臣僕一般。

就是泥菩薩，也有個土性兒，何況南嶽二劍客之一的張强，本爲一代强者，江湖中有數的人魔。

此時聽他如此目空一切，咬牙切齒地恨聲罵道：「小兒！你別徒逞口舌之利，我張强就與你拚了……」

語落人起。長劍帶起一片銳嘯，劍虹遙指，奔雷聲暴發。他起手就施展了「追雲劍」法。

夏振華淡淡一笑先將全身罡氣施出，復旋身陡轉，恰好與張强易位而立，輕輕讓開。

但張强則已面色鐵青，因爲對方身上所發出的潛勁暗流，震得他右臂發痳，虎口隱隱作痛，全身血脈也猛似潮湧。

夏振華則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不僅張强倒退三步，四野迴聲，週遭枝葉，都紛紛飄落。

「賊子！接招！……」朗朗之聲，有如天崩地裂，張强連續退後。他的身體則如魅影一般，看似緩慢，實則變化莫測。右指、左掌，遙遙彈振而起，口中則數着第一招。

但覺得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自左右緩緩迫近。張强此際，那還敢絲毫怠慢，右手長劍「萬樹梨花」。封住對方進路，左掌護胸，防止對方襲擊。

而那兩股微而不勁的罡風，則陡地加速，銳嘯盈耳。張强陡覺壓力大增，全身血脈暴漲，幾將窒息。

心中正自一驚，而朗朗之笑又響聲空際。「這樣濃包，也配稱劍客。」語落，勁道驟加，咔唰一聲，一道血光，直起三尺，張强的身體也跌在地上。

原來夏振華所施展的「浮雲指」，暗含大金罡指功力。故硬將張强所舞起的劍光突破。

還是他不想取張强性命，故一隻左眼

，活生生地被挖出來。

張强一陣刺心之痛，人也跌倒。但夏振華的第二招，並未立即出手，祇是朗朗笑道：「那裏要我三招，連一招也都經受不起……」

他故意將話一頓，冷冷地喝道：「賊魔！一隻眼睛，是罰你自高自大，目中無人。還有一個指頭，是罰你霸佔友妻，替你的老朋友加上綠頭巾……」

他的話說得很高，顯然他知道附近還隱有別人，好使他們都能聽見。

果然他的話尚未說完，兩條人影同時奔到，數股勁風自四面攻到。「小賊！你少得意，看你今日可逃得出手去。」

原來是一尊子等人再度來襲，夏振華祇是淡淡一笑道：「老賊！全不知好歹。連綠頭巾，也不願追究。天下第一劍一片好心，竟也……」

夏振華的話尚未說完，被一尊子和翠蓮觀主的凌厲招式逼得身軀數轉，白緞長衫迎風飄起。張强看準了機會，夏振華祇注意到兩個老魔的攻勢。心中不由一喜，暗忖道：「這是天賜我報仇機會。」

長劍一擺，人隨劍起，一招「伏地追風」，向着夏振華下三路攻去。

夏振華雖然表面似在全力對付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個魔頭，但他此時功力，天耳神通更非凡響。

張强挾全力而攻，尤其他此時不僅要報私仇，也是要除江湖公敵，劍虹陡捲，似萬道銀蛇，奔雷聲中，天地色變。

夏振華故作不知，猶一味與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遊鬥，而張强的暗中偸襲，顯然在他意料之中。

而且張强的長劍，已接近尺許，他還在輕移漫步着。既不對一尊子還手，亦未對翠觀主發招，祇是自兩人空隙中間，串來突去。似飛鳥，似游魚。

張强以暗襲取巧成名，此次對夏振華更是連呼吸都停止了。

就在他劍虹快接近夏振華的剎那之間倏然暴響，夏振華的身體平地拔高三丈。

一尊子全力一擊頓失依憑，眞力被一股無形潛力向外一引，整個身體硬向翠蓮觀主闖去。

翠蓮觀主也抽空取出拂塵，施展了十二成眞力向夏振華期門穴上點到，左脚也暗中踢出一股勁道。不知怎的，全身眞力全失，一股奇大無比的暗流湧向南嶽張强的身上。他自己也猛向張强撲去。

張强本係欲偸襲夏振華，當夏振華霍地昇起時，眞氣却被另一股氣流引開，劍鋒却向一尊子刺去。

三魔似是同時都發覺攻錯目標，而且自己眞力顯又不繼。但要收式，却又如着了魔一般，那還收勢得住。

一聲震天巨響，三魔同時跌倒在地。除一尊子右腿鮮血湧出外，翠蓮觀也主張口吐出血來，張强鐵青着面孔。一條左臂軟綿綿地齊肩劈斷。

好半晌，三魔才凝氣聚功，彼此對望了一眼，含着一股憤怒之火。但他們自己心中十分清楚。

正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而朗朗之笑，又已響起：「賊魔！如何，我要不看在滴血傳書之會，否則必先斬汝等頭顱，以爲世人洩忿。……」他微微一頓，又指着張强冷喝道：「狗頭，你既不聽命於前，又欲偸襲少爺。哼！這味道如何？本來祇要你斷去一指，如今一條臂，算是給你好色者戒……」

他說時，又故意一笑道：「狗頭！你這條臂，就祇是把綠帽子給人戴了之後所得的報應。我天下第一劍不要這功勞，是你們三人連手彼此負傷。」

夏振華連諷帶罵，三個魔頭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但他們此時傷勢甚重，尤其翠蓮觀主和張强，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

一尊子腿上雖被刺透，但未震傷內腑，故止住血後，包軋好了，就已復原。

但他此時，顯然對夏振華十分容忍，似乎處處容讓他檢便宜。而夏振華却不領這份人情，故意朗朗地笑道：「三位應該好好地休養一番，否則滴血傳書之會中，使不出全力將會遺恨終身。」

翠蓮觀主再也忍耐不住，身軀微微斜起，右手一招「撥雲見日」，硬向夏振華切去，口中也冷冷地喝道：「小賊！有你沒有我，咱們拚了。」他是發招在先，出言在後，顯見這魔頭氣忿之極。

夏振華又復淡淡一笑道：「老賊！你還沒有吃够苦頭……」說完，右手一引一送，翠蓮觀主的身體，又復向南嶽劍張强撲去。

張强此時正撫臂而坐，並運氣調息。他正在自痛以後成獨臂人。對他那朗朗英姿，頓將失色。一行淚珠正流在腮邊。陡聞一股勁風，見翠蓮觀主又全力撲來，他雖然恨極了夏振華，但却是翠蓮觀主毀去了自己。一肚子悶氣，正無處發洩，此時見翠蓮觀主的身軀撲近。强忍痛苦，一咬鋼牙，長劍化作萬野寒星，直向翠蓮觀主迎去。

一尊子在旁看得清清楚楚，暗忖道：「不好！兩人如果再硬拚一招，必有一死一傷，或者落個同歸於盡。」

這老魔頭心念電閃，右手一揮，一股無形潛勁，硬向兩人之間劈到。

張强的劍勢，頓失準頭，翠蓮觀主也被帶得一個蹌踉。這眞是石火電光的一擊，兩個魔頭都同時一驚，翠蓮觀主一咬牙，恨恨地說道：「賊子！我總有一日要報這口惡氣。」

一尊子聞言也淡笑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況我們在滴血傳書之會，自有妙計收拾這小子。觀主何必急在一時。」

他的笑聲來得突然，連夏振華也一時楞住了，眞不知這老魔頭在滴血傳書之會中有什麼鬼謀。

張强見一劍未傷到翠蓮觀主，自己反被一尊子的掌力，震動傷口，斷骨之處又隱隱作痛。

一行英雄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是末路英雄的哀鳴。

遠處，却響起一連串銀鈴之聲：「天下第一劍，你也別欺人太甚。」

三魔聞聲，都面露得色，故同時立起身來。

夏振華也以爲三人有後援到達　想試一下對方手段，故也靜靜地立在當地。但一盞熱茶工夫過去，仍然無任何動靜。

三個魔頭也都露出不安之色，夏振華則朗朗一笑道：「我還以爲有什麼英雄人物來此，原來也不過一羣銀樣蠟槍頭的貨色。」

「哼！小子！別太得意，總有一日，要你知道老子們的厲害。」一尊子也冷笑着。牙齒更咬得吱吱作响。

「憑你們這幾塊廢料，也用不着我再化什麼力氣來對付。天下第一劍的責任倒是要除惡務盡了，因爲就憑你們五惡這十五個傢伙，還興不起什麼大浪。」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一落，人已在十數丈之外。

但遠處也是紅光一幌，一聲脆笑。不知道夏振華有否聽到，但一尊子等三人都覺臉上陡變。

就在他們一愕之間，那座紅樓倏地烟霄四起，巨響連天。刹那間籠罩在一片烈焰中。

林中枯葉更助長了火勢，密林、乾樹，都被紅樓的火勢所引發。這時，又刮來一陣西南風，火勢更陡漲。不半盞茶時間，這座森林全陷在一片火海中。

夏振華雖然奔出十數里之外，但這林中大火，却使他想到紅樓中一幕，不禁陷入沉思中。

一聲脆笑將他的思維打斷，但忽然間記起這兩天來，自己所聽到脆笑聲，已不止是一次了。

略一凝神辨向，身形霍地拔起。心中暗忖道：「我必須要找到你，問一下爲何而笑？」

他去勢奇速，錯眼間就失去影子。也宛似魅影般，倏隱乍現。

當他在一陣狂奔之後，才忽然想到一件大事般，心中也不由暗忖道：「我明明知道是你搗鬼，却不願戳穿你的紙老虎。不過你的輕功，有士別三日的進境……」

他雖作如此想，但心底深處，總想尋到這一件失落的珍品，甚至再靜聆她一曲清音，那怕是拚得筋疲力盡，或拚個你死我活都好。

想着想着，脚下不禁慢了下來，因爲這時已是申初時候，夕陽已西下，倦鳥也投林了。但他並無目的地，只是因那聲脆笑，故此趕來，而恣意狂奔。若不是腹中一陣雷鳴，他眞還不知而要奔馳到什麼時候。

抬頭望去，三四里官道附近，似有一小鎮甸。想到自己這麼無目標奔走，又不禁啞然失笑。暗道：「我不如吃飽了飯，再作決定。」

當下放緩脚步，向那小鎮走去。但他走近街口時，一個店小二打扮的人，恭謹地站在路旁。「爺！你才來，酒菜都備好了，都在上房……」

店小二並未注意夏振華的反應。因爲這個少年俠士，此際却是楞住了。他既無同伴，也未先料理食物。而這店小二的態度。顯然又絲毫不假。

他不善僞裝，當下淡淡笑道：「夥計！我並沒有要你預備食物，你怎麼會知道我要住店呢？」

這回該輪到店小二愕然了，本來還帶有幾分諂笑的俏臉上，立時漲得通紅。好半晌，才吶吶地說道：「爺！你別開玩笑了！一個時辰前，你老不是要小店準備一隻肥鷄，三斤細麵，一瓶蓮花白酒。這些都準備好啦！小的就在此地等着。」

夏振華更是愕然了，而且是一個時辰之前就有人來此，而這人究竟是誰呢？店小二竟認作自己呢。

一時間，不僅疑竇叢生，而好奇之心更是大起，必須要揭開這個謎底，瞧瞧這是何許人物。

心念陡轉，臉上也綻開了笑意。「夥計！你看錯了人罷！」

「不錯！一點都不錯，你老這白緞長衫，腰間這柄寶劍，還有天下少有的英俊面孔，是人間龍鳳，別人那能比得上爺。小的怎會認錯人。」

店小二說得十分認眞，却聽得夏振華笑出聲來。心中更增加了幾分疑惑。

因爲店小二口中的人，也是白緞長衫，腰佩寶劍，與自己一般俊秀的人物，只是能佩劍走路，如沒有眞正的武功，豈不怕遭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麻煩。

但他却未明言，反而故意朗朗一笑道：「夥計！我說你認錯了人，你還不承認。不過我願去吃這一頓，免得你們店中損失。」

店小二雖然心中一喜，店中食物總算有了交待，不要自己掏腰包。但店小二年青好奇，仍然笑嘻嘻地問道：「爺！一定是你老人家，或者你一定認識那位爺。」

「對啦！聽你所說，此人必是我那兄弟，我們是孿生兄弟，相貌差不多，所以被你認錯，這也難怪你，好在我們已經有兩月未見，正好在此遇上。」

夏振華不慣說謊，但這一篇鬼話，連他頸根也紅了。店小二也未在意。領着夏振華就向店中走去。

還未進屋，就聞到一股酒肉香味。夏振華此時正自饑腸雷鳴。不自覺地嚥了一口涎沫。

他雖然藝高胆大，近來對江湖門檻也精了，尤其對於許多江湖詭詐，他已都能辨識，甚且有時能將計就計。

這次，他當然想到又是有所爲而來者，故將錯就錯，而且還僞稱其兄弟。

在他的想法中，決無如此湊巧之事，若不是奸人有意的安排，就是這店中，必與江湖人物有關，因爲天下第一劍之名，在江湖中太響亮了。

他的心念陡轉，但人却緩緩地坐了下來，復笑對店小二說道：「夥計！先弄盆水來，我洗罷臉，再等一下我那兄弟。」

洗完臉，打量四週，更運起「天耳神通」來，都未察知任何動靜。趁店小二外出時，他在身上取出一顆小珠。先投入那隻熱騰騰的清燉鷄中。

又迅速撥出，投在另一盤菓中，都未發生異樣，這才將這顆小珠塞入口中，置在舌下。

他這一動作十分快捷，因爲他曾有過中毒之事，雖然在食物中下毒，已爲江湖人所不齒，但他仍然謹愼地試過。

按說這是一顆太古遺物，名爲「辟毒珠」，就是眞有毒物，經此「辟毒珠」化解，任何毒物，甚至九毒散之類，也都可消失盡淨。

（未完·廿四）



一期完短篇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可飛·圖

天心

劍下留情　網開一面

西湖，亦名錢塘湖、明聖湖、金牛湖，因蘇軾詩有「欲把西湖比西子」之句，故又名西子湖。

西湖在杭州城西，三面環山，有南北二高峯相對峙，湖中有蘇堤，四時風景宜人，以十景聞名天下。

上燈時分，西湖第一樓上已是座無虛席，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

這時，臨湖靠窗的座位上正對坐着一位看來約莫三十多歲年紀，氣宇脫俗的青衫中年文士和一位雙十年華的黑衣少女。

他二人正在一面喁喁清談，一面欣賞西湖夜景，對週圍那嘈雜喧嘩的聲浪，似是聽若未聞。驀地，那嘈雜喧嘩的聲浪倏然靜止，全樓鴉雀無聲，所有酒客的目光全都集中地投向樓梯口；投射在剛上樓來的一男一女身上。

那男的年約二十上下，氣宇英挺，豐神俊朗，身穿一襲白色儒衫，面貌長像，竟有七分酷肖那臨湖靠窗座位上的青衫文士。女的是個二十五六歲年紀的少婦，一身杏黃衣裙，走路時柳腰欵擺，搖曳生姿，俏臉兒白裏泛紅，直似一朶盛放的桃花；一雙妙目水波盈盈，勾魂攝魄，妖媚入骨，令人意蕩神搖。

這一雙男女是何許人？是什麽關係？看年紀，似乎是姊弟，但看情形，却又不像。

樓上本已滿座，店小二正要上前陪笑致歉，恰好有兩位酒客在這一雙男女登上樓頭時起身結賬，這時空出了一副座位。

因此，店小二致歉的話立刻變成招呼：「二位請這邊坐。」

那副剛空出的座位，恰巧就在青衫文士距離不遠的隔座。當這一雙男女經過青衫文士座旁時，青衫文士和黑衣少女對黃衣少婦，僅略微一瞥立即轉移開目光，但對那白衫少年却甚爲注意。

白衫少年的神情原本十分瀟洒自然，可是，他一見青衫文士，那瀟洒自然的神情立時消失，顯得有點兒侷促不安起來。

白衫少年背對着青衫文士坐下，黃衣少婦則坐在白衫少年的對面，正好面向青衫文士。

他二人落座點了酒菜，店小二剛一走開，白衫少年身軀立即俯前向黃衣少婦低聲說了幾句。

黃衣少婦聽後，嬌靨兒倏然一變，但旋即恢復常態地，神情妖媚冶蕩地瞟視了青衫文士一眼，自語地低聲說道：「我正感奇怪，見了貌美如我這樣的女人，竟然一點都不動心，我還以爲是柳下惠重生了呢，敢情是范天行掌下遊魂，大概是百丈懸崖那一跌，跌破了色胆了！」

原來那青衫文士乃是名震當今武林的「絕情劍客」宇文天豪，黑衣少女正是江湖惡徒聞名喪胆的「黑牡丹」楚寒霜。

至於那黃衣少婦和白衫少年；前者是「天殘敎」高手，生性淫蕩妖媚的「迷香劍」胡玉奴，後者則是宇文天豪劍下數度

不忍「絕情」的莫秋凡。

「迷香劍」胡玉奴的語聲雖然極低，但宇文天豪和楚寒霜却全都一字不遺的聽入耳中。

宇文天豪神情不屑地嘴角微微一哂，楚寒霜却向宇文天豪嬌笑地說道：「天豪！你聽見了麽，天下竟有這等不要臉自以爲美的女人！」

這時，樓上的酒客又恢復了那猜拳行令的嘈雜喧鬧之聲，有些人已在開始評頭論足的談論胡玉奴。

突然，不知是那個口德不修的冒失鬼，竟拉開嗓門兒叫嚷道：「有這麽一個花朶兒般地美嬌娘陪着咱們，今天這頓酒就是花雙倍的價錢也值得！」

另一個沙啞的嗓音接口說道：「可惜，老天太不公平，竟讓這麽個貌比花嬌的美人兒的左手小指短了那麽一小截，這多遺憾！」

「你懂個屁！這叫做缺陷美呀！我王麻子要是能摟着這麽個美嬌娘樂上一宵，閻王老爺就是立刻下請帖……哎喲……」

王麻子的話聲突然變成了驚叫聲，雙手捂住嘴巴，一縷鮮血由指縫中滲出。

滿樓酒客的目光立刻都轉向王麻子，臉上顯露出一片驚詫之色！

宇文天豪嘴角噙着一抹冷笑，斜倚窗欄在欣賞湖景；對樓中所發生的事情，恍是聽若未聞，視如未見。

楚寒霜可沒有宇文天豪那種修養，她忍不住一聲冷嗤道：「狐狸與黃鼠狼，還不都是一樣的貨色，何必裝腔作勢那麽假正經呢！」

胡玉奴臉色一變，叱喝道：「臭丫頭！看來妳是活得不耐煩了！」

叱喝聲中，一縷勁風直向楚寒霜後腦「玉枕穴」電疾射到。

距離既近，來勢又快疾如電，而楚寒霜對背後射來的勁風，却似乎毫無所覺。

眼看那縷勁風已臨近楚寒霜腦後五寸左右的刹那，宇文天豪動了，他微抬了抬手。奇事突然發生了。那縷勢疾如電的勁風，驀如遇上了什麽阻力似地，竟然自行垂直下墜落地；那是一根寸許長的魚刺。

楚寒霜美目眨動地朝宇文天豪嫣然一笑，倏地一轉臉，嬌靨凝霜地冷冷道：「暗箭傷人，這大概就是你們『天殘敎』仗以成名露臉的慣技吧！」

胡玉奴暗襲雖然未能得逞，但她名列「天殘」高手，當然不會示弱，立刻接口叱喝道：「臭丫頭！別逞口舌之利，有胆量就在今夜三更，前往岳王廟前一會，分個高下強弱！」

楚寒霜黛眉一挑，尚未開口，宇文天豪已經一聲冷哼，接口說道：「岳王廟三更之約，宇文天豪和楚寒霜準時必到，你們在這杭州附近還有多少殘廢，最好召集同往，免得我日後再多費手脚！」語聲一頓，轉向楚寒霜道：「霜妹，咱們走！」

語落，長身站起，掏出一塊碎銀丟在桌上，和楚寒霜相偕下樓而去。

×　　×　　×

夜，三更正。岳王廟前的空地上，神情肅殺地並排站着三名「天殘」高手：「金蛇杖」常德山，「銀星劍」單黑虎，「迷香劍」胡玉奴。

那莫秋凡默默地站立在三人身後，他雙目灼灼地盯視着「迷香劍」胡玉奴豐腴婀娜的嬌軀；那神情，似乎要看穿胡玉奴那一身杏黃衣裙裏面去，大有那一口吞下肚裏去的樣子。

突然，「迷香劍」胡玉奴終於忍不住地發出一聲輕哼，道：「我看宇文天豪和那丫頭一定不敢來了。」

「金蛇杖」常德山微一搖頭道：「我看不見得，宇文天豪那小子一身傲骨，他既說過準時必到，就決不會失約不來！」

他話音剛落，二十丈外已現出一雙人影，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薑到底是老的辣，常德山！你說的不錯，我一身傲骨，更有一腔浩然正氣，豈會失約於你們這些邪魔外道之輩！」

語聲中，「絕情劍客」宇文天豪和「黑牡丹」楚寒霜已雙雙飄然走近，神定氣閑地併肩岳立在常德山等三人對面一丈開外之處。

常德山臉色一變，但旋即恢復鎮定。

他爲人心機深沉，老奸巨滑，雖明知宇文天豪武學功力大爲精進，但他心中尚無所懼，何況目前又是以四對二的局面。

以二對一，他自信可穩操勝券，惟一担心的是前番在天華峯頂上，那隱身暗中以松針戲弄得他和單黑虎狼狽不堪之人。

那人的功力實在太高，如果那人也跟來此間，隱身暗中，則今夜之戰別說以四對二，縱是以八對二，只怕仍將是個灰頭土臉的收場！

因此，他心念一陣電轉，嘿嘿一笑地試探着說道：「宇文天豪！你該知道，目前我們有四個人，今夜的這場搏戰，只憑你們兩個，你兩個是敗定了，以老夫看，你還是趁早將天華峯頂上那個見不得人的老鬼叫出來，免得後悔莫及！」

宇文天豪冷冷道：「對付你們這幾個殘廢，何用他老人家出手，就憑我一人已足够打發你們的了。只是，今夜我無殺人的興趣，現在只要你們實答我數問，留下莫秋凡，我便決不難爲你們！」

「迷香劍」胡玉奴哼道：「宇文天豪！你太狂妄了，也不怕夜風封了舌頭！」

宇文天豪劍眉微軒倏垂，淡淡道：「我是不是狂妄，妳立刻便能知道了！」

語聲一頓即起，轉向楚寒霜說道：「霜妹！妳先生擒下莫秋凡給他們看看！」

楚寒霜口中一聲輕「嗯」，嬌軀微閃，直朝那站在三人身後的莫秋凡撲去！

胡玉奴一見，疾地閃身揮劍攔截楚寒霜，「迷香劍」幻起一道綿密的劍幕，將楚寒霜的身形截住。

楚寒霜撲向莫秋凡時只是一雙空手，胡玉奴揮劍攔截，她身形立被胡玉奴的劍勢迫的一窒，後退了三步。

可是，她身形一退即進，驀見寒虹飛湧，「錚！錚！」兩聲激响中，劍幕寒虹倏斂；胡玉奴手中「迷香劍」已臏下半截，楚寒霜手上却多了把精芒如電的短刃。

胡玉奴手握半截斷劍，臉色泛青，神情怔然呆立。

楚寒霜一刀削斷胡玉奴長劍，她身形却是決不遲疑地直撲向莫秋凡，手一抬隔空彈指，身未到，一縷指風已電疾射到。

莫秋凡心頭凜然一驚！待要閃身躲避

時，奈何已經無及，身軀一震，「左期門穴」已被指風擊中，渾身勁道頓時盡失。

適時，楚寒霜身形也恰好撲到，探臂伸掌，抓住莫秋凡的一隻胳膊一提一甩，莫秋凡的身子立時被甩得凌空直朝宇文天豪飛去。

胡玉奴突然由呆怔中回過神來，疾地一揚手，斷劍脫手如電地直朝楚寒霜胸前射去。口中同時叱喝：「臭丫頭，妳敢仗恃利刃毀我寶劍，姑奶奶跟妳拚了！」

叱喝聲中掠身疾撲，掌指兼施，凌厲狠辣地攻向楚寒霜！

楚寒霜閃身避過斷劍，回手收起短刀，道：「妳想拚命，姑娘我就是徒手接妳幾招，試試妳在掌指招式上又有多高的造詣火候？」

她口說手不閒，倏忽之間，已硬接了胡玉奴三掌一指，也立刻還以顏色地還攻了三掌一指。

雖然，楚寒霜的一身武學功力，比胡玉奴要略高一籌，但是由於她新學的掌法火候尚還不足，因此一時之間，竟然奈何胡玉奴不得，與胡玉奴打了個難解難分平手局面。

「金蛇杖」常德山深知莫秋凡武學功力不弱，却萬想不到楚寒霜出手竟是奇快絕倫，莫秋凡根本來不及閃身避招，穴道便已被制。

在莫秋凡的身子被甩向宇文天豪的閃電間，常德山連忙騰身截救，但他身形剛騰起，驀覺一股絕強無比的勁氣，直朝他騰空的身軀撞壓了過來。

他心頭不禁猛然一驚！顧不得救人，先求自保要緊，忙不迭地吸氣沉身暴退八尺。他身形暴退八尺，雖然避過了那股撞壓向他的絕強勁氣，但是，莫秋凡已到宇文天豪的手中。

宇文天豪一手挾着莫秋凡，並順手點了他的昏穴，目光轉向那激鬥得難解難分的楚寒霜和胡玉奴二人，朗聲沉喝道：「住手！」

楚寒霜聞喝，立即虛攻一招，飄身退至宇文天豪身傍俏立。

胡玉奴和楚寒霜之搏雖然還不足十招，但胡玉奴已盡全力。此刻，她心中已然明白，楚寒霜一身武學功力實不在她之下，再拚搏下去，她決難討得好處。因此，楚寒霜一退，她也就立即收招停手後退，與常德山、單黑虎三人併肩站立。

宇文天豪目光如冷電激射地緩緩掃視了常德山等三人一眼，冷冷說道：「常德山！以你們三個的武學功力，宇文天豪敢誇海口，雖三人聯手齊上，也難是我手下百招之敵。如按你們平日的作爲惡行，今天我本該爲武林除害，但爲上體天心；天心且有好生之德，所以我也不想多造殺孽，有傷天和，現在只要你們實答我數問，我保證決不難爲你們！」

常德山爲人心機深沉，他從宇文天豪阻止他截救莫秋凡所顯露的武學功力上，已發覺宇文天豪的功力比前又更精進了許多。

目前的形勢雖原是以四敵二，如今莫秋凡被擒，就減少了一份實力；一個楚寒霜，胡玉奴或可勉強對付。可是他與單黑虎二人聯手對敵宇文天豪，實無必勝的把握。以宇文天豪剛才所顯露的功力情形看，縱然能勝，恐怕也要力鬥三百招以上。

但是，胡玉奴對楚寒霜呢？她是不是能支持三百招以上呢？萬一支持不過三百招，楚寒霜決不會袖手旁觀宇文天豪以一敵二，除非她已看出宇文天豪的確力有裕餘，必勝！情況若果如此，那他與單黑虎今夜的命運如何？已不言可知。

他素向老謀深算，生平從來不作沒有把握的事。因此，宇文天豪話聲一落，他立即嘿嘿一笑，道：「宇文天豪！你語氣狂傲凌人，視老夫等如俎上肉，須知士可殺而不可辱；縱然明知不敵，老夫也將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何況老夫三人若是以死相拚，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呢！」

「哦！」宇文天豪雙眉微軒了軒，凝目道：「那麽你的意思是……」

常德山道：「你我應該以公平立場談判。」

宇文天豪淡淡道：「你想要和我談條件？」

常德山點頭道：「不錯。你我勝負未分，老夫並非階下囚，應該有此權利。」

宇文天豪淡然一笑，道：「好！你有什麽條件，先說來聽聽看。」

常德山道：「首先將莫秋凡交還。」

宇文天豪搖頭道：「對莫秋凡，我不會傷他一根毛髮，但目前也不會把他交還給你，半月之後，你們可前往『抱劍山莊』見他，那時他願不願意跟你們走，但憑他自己作主！」

常德山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好！此事就依你所言爲定。你要老夫實答你數問，老夫當必知無不答，答必盡實，但是，你也必須實答老夫數問。」

宇文天豪道：「這我可以答應你，但是如果你所問，是我認爲目前還不宜公開之事，則恕不作答。」

常德山道：「這本是交換條件，你既這麽說，老夫當也以你此言爲例！」

宇文天豪雙眉倏地一挑，道：「這恐怕由不得你！」

常德山臉色一變，冷笑道：「宇文天豪！剛才老夫已經說過，老夫等並非階下囚，應該有此公平權利！」

宇文天豪星目寒電一閃，道：「你這是要敬酒不吃吃罸酒！」

話落，儒袖一揮，神功突發，匝地湧起一股狂飇，形成一條海碗般粗巨蟒似地風帶，挾着地上的沙石塵土，衰草枯葉，迅速無倫地將常德山的身軀環繞圍住。

站立在常德山身旁的胡玉奴和單黑虎二人見狀，立時互相一打眼色，倏然掌、劍齊施，一左一右，身形如電地撲向宇文天豪。

胡玉奴和單黑虎二人在宇文天豪右手以神功風帶環圍住常德山，左臂挾着莫秋凡之際，滿以爲這是大好的突擊機會；憑他二人聯手合力一擊之威，宇文天豪功力再高，也決難抵擋。

他兩個的如意算盤雖然打得極好，可惜事實却出了二人的意外。

也就在他兩個身形剛撲出的刹那，宇文天豪已在一聲朗然長笑聲中，身形拔起了五丈多高，左臂肋下依然挾着莫秋凡，右手却已撤出了「絕情劍」，一招「雷驚

天下」，寒虹如電耀眼中挾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淩厲劍氣，籠罩二人淩空擊下！

他二人劍、掌招勢撲空，心中剛知不妙，淩厲的劍氣已當頭罩落。二人不禁亡魂喪胆，情急之下保命要緊，也顧不得丟臉，同時身形撲地，一式「懶驢打滾」，飛快滾出一丈五六；險而又險地躲開了宇文天豪那威力無倫的一招「雷驚天下」！

可是，另一邊，常德山却慘了！

那環繞着常德山的風帶，在宇文天豪騰身拔起，運劍淩空下擊後，與之同時，因爲失去控制，在常德山的功力一逼之下，竟然自行爆炸，沙石激射……這一來，常德山可就吃足苦頭了；渾身被那些激射的沙石擊得既疼又痲，而且一隻左耳竟無巧不巧地被一片石片削去，鮮血淋漓！

宇文天豪身形落地，立即將挾着的莫秋凡交給楚寒霜，道：「霜妹！請照顧這畜牲一下。」

話落，目光轉向常德山，威稜懾人地沉聲說道：「常德山！現在你怎麽說？」

常德山左手撫着左耳傷處，道：「算你厲害，你想問什麽，你問吧。」

他吃過苦頭之後，乖了。這也可以說是「識時務者爲俊傑」。

當然，像常德山這種惡徒，絕不能稱做「俊傑」，否則那也就太侮辱「俊傑」兩字的意義了；他的「識時務」，只是爲「怕死」。

宇文天豪雙目威稜稍斂，道：「現在請先答我第一問：你們此行目的是專爲對付我，抑或另有企圖？」

常德山道：「我們此行目的主要是對付你，就便前往『冷月門』找那『千面秀士』杜夢星。」

宇文天豪不由微微一怔，目光凝注，道：「杜夢星寄身『冷月門』中之事，你們是如何知道的？」

常德山臉露得意之色地道：「本敎要是連這一點兒小事都不知道，還配稱尊武林麽？」

宇文天豪淡笑了笑，道：「貴敎所訂九九玉皇峯頂之約，只爲稱尊武林？抑或還有其他目的？」

常德山道：「玉皇峯頂之約，除稱尊武林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目的？那該是敎主個人的隱私秘密，老夫就不知道了。」

宇文天豪道：「你眞不知道？」

常德山正容道：「剛才老夫已說過，知無不答答必盡實，你應該相信老夫！」

宇文天豪目睹常德山正容之色，知其所言可能確實。便點了點頭，道：「現在請答我最後一問，貴敎總壇位於何處？」

常德山吸一口氣，道：「你此問關係本敎機密禁令，老夫如若實答，必將身受敎規酷刑慘死，所以老夫拒絕作答。但九九玉皇峯頂之約了後，本敎總壇所在，自會公開武林！」

宇文天豪劍眉微皺地默然了片刻，道：「你旣然這麽說，此問就此作罷，現在你有什麽想問的？可以問了。」

常德山沉吟了一下，道：「剛才你所施展的神功，可是傳說爲武林三絕神功之首的『歸元神功』？」

宇文天豪點頭道：「不錯。」

常德山道：「那麽楚女俠所使之短刀必是那『血滴神刀』了？」

宇文天豪道：「也不錯。」

常德山雙目眨動地道：「聽說你藝承黃山老人門下，可是？」

宇文天豪點頭道：「但是『歸元神功』却傳自另一位武林前輩奇人。」

常德山道：「請問那位前輩奇人的號諱居處？」

宇文天豪搖頭道：「他老人家已隱跡多年，請恕我不便奉告。」

常德山默然沉思了一下，道：「老夫之問到此爲止，告辭！」

話落，身形一動，便待騰身掠去。

「且慢！」宇文天豪適時一抬手道：「我還有話說。」

常德山臉色微微一變，注目道：「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宇文天豪目光如電掃視了三人一眼，正容道：「以你們平日的作爲惡行，今天我本該爲武林除害。你也該看得出來，我要殺你們，你三個今天就全得躺在這兒。因此我要告訴你三個，不是我不能殺你們，而是爲上體天心，天心且有好生之德，我又何不給人一條自新之路？不過，這自新之路只有一次，希望你三個今後能有所改悔，下次就沒有這種便宜的機會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另外，請煩你傳話貴敎主，希望他最好是打消那稱霸武林的雄圖野心，好好地管敎下屬衆弟子，別再縱容他們在江湖上爲惡作歹，枉事殺戮。否則，天心雖然仁厚，也決難容忍罪惡滿身，兩手血腥之人！好了，我言盡於此，你們請便吧。」

常德山沒說話，抱拳一拱，口中輕喝了一個「走」字，當先騰身率領着單黑虎和胡玉奴電射飛掠而去。

目送三人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之後，楚寒霜美目眨動地望着宇文天豪道：「我眞奇怪，你心腸怎麽忽然變得這麽仁慈，講起『天心』起來了！」

宇文天豪微微一笑，道：「這有什麽好奇怪的，人生數十春秋，性情、思想總不會一成不變的。是不是？」

楚寒霜笑笑道：「名震武林，惡徒聞名喪胆的『絕情劍客』竟然也講『天心』，這話要是傳出江湖，定必令人驚詫！」

宇文天豪道：「驚詫就由他們驚詫吧，只要我這番『天心』沒白費就好了！」

楚寒霜道：「天殘敎下幾乎無一不是窮凶極惡性情乖僻暴戾之徒，你和他們講『天心』，何異是與虎謀皮，只怕……」

宇文天豪搖頭接口道：「妳這看法我不敢苟同，『人之初性本善』，有良知的人，總是只要良知未泯，我想他們總會體念到『天心』的仁厚，而悔悟回頭的！」

楚寒霜點點頭道：「但願他們眞能如你所想，懂得『天心』二字的眞意，不負你這番心意，天下江湖蒼生就有幸了！」

宇文天豪抬頭仰望了一下天空，微吁了口氣，道：「天快亮了，我們回客棧去息歇吧！」

× × ×

天亮了，東方已現出曙光紅影；看來這將是個艷陽滿天下，大好的美麗天氣！

然而，江湖呢？是不是也是個大好美麗的江湖？……

（全文完）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